

第十八回

她想到：“自己目前落在贼人手中，如果受了侮辱，还真不如死了的好，到不得已时，只好和他拼了。”

心念转处，先就提了一口真气，玉牙紧咬着舌尖。

这事情是很明显的，梅姑娘要打算施展“碧血剑”的功夫，自毁伤人……

须知这“碧血剑”的功夫，乃是惨毒无比的一种武功，尽聚自己的体内真力于口中，然后咬烂整条舌头，倏然喷出口，任是敌人防备再严，功力再高，就是有罡气护体，这“碧血剑”仍能射透出去，与敌同归于尽。

即是对方功力再高，虽然不致于立刻死去，但那重伤却是免不了的。

阴司秀才冷焰哪知他目前已是危在眉睫，只要稍微的一冲动，惨剧立刻发生。

还好，他并没有动手，只是阴险地一笑道：“小姑娘，你最好对我亲善一点，等我忍不住了，可就够你瞧的。”

梅影仍然不理他，冷焰又道：“好吧！你好好地想一想，可不要死心眼，等一会我再来！”

他说着，又阴险一笑，便走开了。

在冷焰走后不久，就有人送来了饭食，而且菜肴还是十分精美。

梅影她可不敢去吃送来的食物，担心会中了药物，只是调息运气，打算挣开被缚着的手脚。无奈，她那手脚上所缚，是鹿筋绳儿，有很强的韧性，任是再高强的功力造诣，也难挣得断。

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山洞的铁栅栏又打开了，她立刻被那一阵脚步声惊醒。

她睁眼看去，心中不由一震，暗道：“这是人是鬼呀，世上竟有这样鬼状的活人？……”

那进来的人，乃是毒指居士贺奇，他似乎用有点萎靡的神情，凝目望着这位被囚的美人儿。

梅影也是惊诧地看着对方，初时，只是觉着这鬼脸有些令人生厌，天下竟会有生得这样难看的人？

渐渐的，她已发觉对方双眼中，射出一种可怕的光，不由得芳心大震，立又把眼睛闭上了。

贺奇凝望了一眼，眼中的光芒更变得灼灼逼人，宛如一凶猛的野兽，逼视着目的物，鼻息也粗重起来，咻咻有声。

“嘿嘿！”他冷冷地笑了一阵，道：“难怪那阴司秀才下不得手，就是我也有些不忍了，长了这么几十岁，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俊的小妞，如能一夕风流，嘿嘿！就是死在眼前我也甘心。”

他说着话，移动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地向梅姑娘逼近。

梅影芳心惕然，一响响轻微的脚步声，似乎每一下都踏着她的心，连忙又一提气，玉牙咬紧舌尖。

就在这时，洞外有人朗声道：“禀告坛主，阎王壁捉住那姓云的小子。”

贺奇闻言怔了一下，倏地咄咄一声怪笑，道：“好！我、我这就去，小冤家也有落在我手里的时候，看我不让他尝遍世上所有的酷刑，他不知我毒指贺奇的厉害。”

说着，又向坐在地上的梅影姑娘，贪婪地看了一眼，梅影一听悦云霄被

擒，不由大吃一惊，暗叫一声：“完了……”

在另一个山洞里的薛琴，她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虽然初涉江湖，但对江湖风险可是早有所闻。

她也是一样的被缚紧了手脚，动转不得，但并不如梅影那般的焦急，瞪大着一双秀目，仔细地打量这山洞。

就在这时，进来了阴司秀才冷焰。

他是方从梅影那边过来的，但在一看到薛琴姑娘时，又怔住因为他见这位薛琴，论容貌并不弱于梅影，另有种高雅脱俗的气质，是梅影万万赶不上的，可以说是媚在骨里，使人看上一眼之后，就舍不得移开眼去。

薛琴见这人凝神地看着她，心中觉着好奇怪，美眸眨了两下道：“你是什么人？”

冷焰似乎看得入迷，虽然听到了对方的问话，但却忘了答话，仍然呆呆地立在当地。

薛琴越发感到奇怪，又道：“咦！你这个人怎么啦？”

冷焰这才如梦初醒，忙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薛琴道：“那你这么这样看着我，好怕人呀！”

冷焰笑了一声道：“你很胆小是吗？”

薛琴秀目一展道：“谁说的，我有时胆子是很大哟。”

冷焰道：“那你为什么怕我看你呢？”

薛琴道：“你问这个呀，那是因你那眼光就像一只狼的眼睛，你不知道，我最怕狼。”

冷焰笑道：“那我不看你好啦，不过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薛琴道：“薛琴，我家就是祥府薛家……”

她这一说出来，冷焰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来，那是天蝎圣女薛玲，由不得怔住了，再打量薛琴的身材容貌，竟然又和那薛玲一模一样。

刹那间，他惊得汗都流了出来，对那“祥府薛家”几个字，竟然无闻。

就在这时，突然从洞外跑进来一人，大声喊道：“禀尊者，阎王壁拿住了云霄，我家坛主请尊者快去！”

冷焰被他这一声喊叫，没来由竟然升起一股怒火，陡然甩手一掌打出，冷冷地道：“我知道了！”

话音方落，一股劲风扬处，那汉子闷哼了一声被抛出去一丈多远、跌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薛姑娘立被骇了一大跳，也尖叫一声道：“啊！你随便都可以杀人的呀？”

冷焰被她这一声尖叫，神智方回复过来，怔了一下道：“这厮不该私自闯进洞来，我是给他一个警告！”

薛琴道：“一个警告？他人死了，警告还有什么用呢？”

冷焰呐呐地道：“他已死了么？我出去看看！”

薛琴秀眉轻蹙，轻叹了一声道：“你们杀人的时候，心中也许会感到很愉快、舒畅，不然的话，怎会动辄取人性命……”

冷焰眉头一皱，心中突地感到一种怅然。

他经常在杀过一个人之后，是真的有一种舒畅的感觉，此刻却不知为了什么，竟然心软了下来。

他匆匆而去，又匆匆而回，道：“那厮真不经打，已然加天乏术了。”

薛琴也轻叹了一声，忽然想起了一事，秀目展了一下道：“你还没有告

诉我，你是谁呢？”

冷焰道：“我姓冷名焰……”

薛琴道：“这个名字不好，使人感到有一股寒气。”

冷焰接着说道：“江湖上称阴司秀才……”

薛琴道：“这个名字越发的难听了，就知你最喜欢杀人，今后可能就不不同了。”

冷焰尴尬地笑了一下，道：“我往常是很喜欢杀人，今后可能就不不同了。”

薛琴道：“那是为了什么？”

冷焰道：“有你这样一位好心姑娘和我在一起，我哪还敢去杀人。”

薛琴这姑娘性情，那会真的这样懦弱，实在她要比想象中狠毒得多。

因为她随着其母女飞卫林可卿，在青灵谷中困十数年，耳濡目染，全是狠事，慢慢地就养成一种偏激的性情，她哪会害怕杀人。

不过，她可是个冰雪聪明的人儿，心知自己已落在人家手中，如不动点心思，要打算脱困可是件难事。

于是，她略一忖思，就装出一副入世未深的雏儿神态，意把一个江湖上的老狐狸，摆布得六神无主。

她一听冷焰那句肉麻的话，秀目轻皱，心中暗骂一声道：“好你个阴司秀才，这是你自投罗网，休怪我真送你到阴司去。”

心念转处，望着冷焰嫣然一笑道：“你很喜欢我是吗？”

她这一笑，真称得上是一笑百媚生。

容色如花，美目流波，巧笑倩倩，怎能不撩人情怀，阴司秀才冷焰越发地意乱情迷了。

薛琴眼看着他这个样儿，就知道这小子已入了迷，心中又暗骂了一声，面上盈盈一笑，道：“莫非你不是真的喜欢我吗？”

冷焰闻言，慌急地道：“谁说的，我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给姑娘看个清楚。”

薛琴倏地玉面变色道：“哎呀！好可怕呀！你要把心挖出来，又是一条人命，但也没法喜欢我了。”

冷焰道：“我这是向姑娘表明心意！”

薛琴道：“那就好，但愿那不是真的，不过你如真的喜欢我，也不能就这样把我捆起来呀！”

冷焰道：“你是要我解开你的手脚吗？”

薛琴美目眨动了一下道：“你要是办不到就算啦，我知道你一定很作难。”

冷焰道：“难倒不难，举手间事，怎能会说难，就是我怕……”

须知阴司秀才冷焰在江湖上，并不是新出道的毛头小伙子，也经过了不小的大风大浪，可以说部混成了精啦！

再者，他素常乃是惯以诡计害人，所以才博得了阴司秀才的匪号，哪能就这样轻易上当？……

这就叫色不迷人人人自迷了，古往今来，有几许英雄人物闯过了美人关？

不过，他心里却怀着一种警惕，他怕薛琴会忽然变了卦，再动手降服她，可就不容易了，于是他才呐呐的难言了。

薛琴笑道：“我知道你是怕放了我、我就不听你的了，对叫？”

她话音一顿，轻叹了一声，道：“这也难怪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放心，我不会怪你的……”

言下一阵黯然，那冷焰把持不住了，忙道：“我怎么会怕姑娘。你如真的变了卦，不要说你武功不是我的对手，你如真的要走，我也会放你走的。”

薛琴倏的一扬眉，笑道：“那你还怕什么？莫非……”

“我什么也不怕，这就放了你好啦！”

冷焰在说着话，竟自移步走了过去，蹲下身来，先解开薛琴脚上的鹿筋绳儿。

薛琴弹了两下腿，娇声道：“捆得好紧哪！”

冷焰道：“他们这些人真该死，怎么捆得这样紧，看都把你弄坏了，等我去叫他们来，要那捆你的人当你的面，举刀自刎……”

他说到此处，突然住口，原来他想到薛琴是怕见杀人的。

念头转处，抬头看去，果见薛琴两道秀眉，紧紧锁住，轻叹了一口气道：“唉！好可怕呀，我好像已闻到了血腥气味，难道你真这样狠吗？”

冷焰淡淡地一笑，又动手去解薛琴手腕上的鹿筋绳儿。

绳儿也就是甫一解开，他抓着薛琴一只莹白如玉的手掌，不自禁地就出了神。

薛琴粉颊微红，颤着声道：“我全身都在发抖呢。”

冷焰握着姑娘一双柔荑，看那细长的十指，既白又嫩、真个的，似在微微颤动。

薛琴见对方没有反应，心中觉着有些诧异，悄声问道：“你在想什么？”

冷焰叹了一口气，道：“我此生生在江湖上，也浪迹了不少年，除了曾和花蕊夫人缱绻一宵之外，就没有遇上过像姑娘这样的天人！”

他说着说着，忽然闭上了眼睛，臂上一用力，竟将个薛姑娘搂在怀中。

似是回味起昔年的温柔情景，长叹了一口气，喃喃地道：“唉！夫人，你那声音笑貌，是多么深刻的印在我心上、尤其是那一夜……啊！那一个更闹人静、令人陶醉的晚上，使我永记难忘……”

“你为何对我那样无情，如果无情，为何那一夜又那样的热烈缠绵？……只要你真的赐我以真情，我愿为你死！”

他话音方落，突觉身躯一震，脉门上似扣上了一道铁箍，不禁大吃一惊，猛地睁开眼来，嚷道：“薛姑娘！你！……你要干什么？”薛琴的神态突变，眉梢隐现煞气，冷冷地道：“你不是说愿意死吗？我这就叫你死！”冷焰闻言心头一凛，立时就变了颜色，长叹了一口气，黯然不薛琴道：“你怎么不说话呀？”冷焰道：“我阴司秀才横行江湖十数年，可以说是无往不利，没想到今天栽在你的手里，还有什么话说？”薛琴咯咯一声娇笑，笑声似银铃一般，在冷焰耳边响起，使他心中又不禁一荡。薛琴笑声甫落，娇声道：“那你是打主意死了？不过，蚂蚁尚且贪生，我不信你不怕死。”冷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薛琴道：“只问你是想死想活？”冷焰道：“想死怎样？想活如何？”薛琴道：“你如想死，我就用剪脉手法，震断你的全身经脉，先让你受上一年活罪而后死。”冷焰闻言不禁大吃一惊，心忖：“这小丫头她会剪脉手法？……如果她真的会的话，用这个手段对我，活罪可就免不了了他一念未了，薛琴倏地右手五指，暗中加力，笑道：“你真以为我不会那剪脉的手法吗？”冷焰突觉腕脉上一阵剧疼，全身行血，反向内腑之中回集过他心中更是一震，忙道：“我信！我信！”

薛琴微微一笑道：“你要是不想受那剪脉之苦，就领我去放了那姓梅的姑娘，我就放了你。”

冷焰本来心中十分畏惧，一听她说会放了自己，暗暗冷冷一笑，忖道：“我冷某今天算是阴沟里翻了船，这丫头如是放了我，哼哼，有一天落在我心中，我要让她够瞧的。”

他心中是这样想，嘴里可没有敢说出来，默默地点了一下。

薛琴牵着冷焰出了石牢，举步向外走去，一边却低声道：“你这阴司秀才的名儿，一听就知必然诡计多端，我可先告诉你，如果妄打脱身的主意，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阴司秀才腕脉被薛琴扣着，全身劲道，一点也用不出来，只好任由小姑娘牵着走。

乍眼一看，他们两个人，似乎很亲热的样子。

出洞来是一个窄窄的院落，靠后是一处陡崖，石牢就是崖下的石洞。

在院中，十步一卡，五步一哨，算得上警戒森严。

那些警戒的黑衣汉子，眼看着两人步出石牢，全部投以惊异的眼光。

薛琴偎近冷焰，低声喝道：“快叫他们把卡哨全都撤走！”

冷焰方一迟疑，薛琴那纤纤玉指，又复用上了力。

这位阴司秀才今天真是撞上了女煞星，为势所迫，他还是不敢不听，只好高声喝道：“你们这些卡哨，全部给我撤下去！”

那班黑衣汉子闻言，互相望了一眼，一个头目样的人，呐呐地道：“禀尊者，教主无令，小的们怎敢撤走？”冷焰何尝不知道这些卡哨撤不得的，闻言一怔……

耳边又响起了薛琴的声音道：“不管怎样，快叫他们撤走，我这可是为你留面子，懂吗？”

冷焰只好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又向那些黑衣汉子喝道：“混帐，什么令不令的，全由我负责，快都撤走。”

那些黑衣汉子，全都知道这位阴司秀才，是杀人不眨眼的，哪个不怕，再说明白点他是天蝎教总坛的护法尊者，不听也不行，只好打起一声胡哨，急急撤了下去。

两座石牢相距并没有多远，转眼就到。

薛琴指使着冷焰开了铁栅，两人仍然偎依着进了石洞。

这时的梅影姑娘，正然一个人在气恼，苦思脱身之策，忽听脚步声响，心忖：“我何不干脆将贼子们辱骂个够，激起来他的怒火，一刀杀了我，也免得受辱，死不瞑目。”

心念动处，睁眼方待开口大骂，忽见进来的是薛琴，在她身边是那阴司秀才冷焰。

这一来，梅姑娘惊异得秀目圆睁，呆呆发起怔来，竟然忘了骂啦！

薛琴望着梅影微微一笑，倏然间五指挥弹，点了冷焰五处大穴，放开了他的手腕，笑道：“先委屈你了，等我放了我姐姐，咱们再谈。”

她说着，就款步走近梅影，替她解开了手脚上的鹿筋绳儿。

梅影惊异地道：“琴妹，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薛琴笑道：“姐姐，这个人要娶我呢！……”

梅影闻言却大吃一惊，忙问道：“妹妹，你可答应了吗？”

薛琴道：“我还没有，想请姐姐给我拿个主意，不过我很喜欢他。”

那飞纵之人，似乎没把危崖放在心上，一个劲地飞纵飞跌，恨不得一步踏进谷中。

这人正是云霄，因为他知道那惟一入谷之路，设有重重埋伏，所以就舍去正路不走，改由山巅悬顶奔向红螺谷的贼巢、援救梅薛二女。

可是，天蝎教信阳分坛，乃为指挥中原教徒的枢纽，经过多年的布置，处处都设有埋伏，可以说是步步皆有陷阱。

不过，云霄此是一时的脱身急难，哪还顾得什么叫危险。

辰巳之交，他已然奔到一处山巅，远远的已看到了一片庄院，房屋栉比，升起来炊烟缕缕。

他不由心中一阵狂喜，暗忖：“自己这条路还是选对了，没费多大劲，就直捣贼窟……”

心念动处，更不多想，纵身往下便扑。

许是他救人之心太急，竟忘了察看一下形势，用力太大了一些，脚顿处，身尚未纵起，倏觉脚下一松，他没有扑崖去，却径直地坠下崖去了。

原来在崖边是一个陷阱，面上铺了一层浮土，怎能经得起用力顿足。

这片悬崖真可说是壁立千仞，油光滑亮，着不得走，宛如一面极大的镜子，嵌在一座插云高峰的峰腰，在月光映照之下，现出“阎王壁”三个大字。

如此险峻的形势，只要失足下去，任他有一身超奇的武功这一跌下去，即是不会粉身碎骨，也得身受重伤。

云霄身子坠下悬崖，感到轻飘飘的往下直落，那日光照射在那光亮的崖壁上，映得眼都缭乱了。

他知道自己这一落下去，性命一定难保，心中不禁骇得有些发毛。

任何一个人，当处身在生死交关之际，就会生出一种求生的本能，云霄也不例外，他在惊悸之际，双足交互一点一弹，人就向壁上撞去。

他自以为只要贴上崖壁，施展出“壁虎功”，就可以游上崖顶。

哪知，就在他探脚方朝崖上一踩，倏觉脚跟一紧，已被一种东西牢牢缠住。

他在情急之下，也不多想，左脚也就踩上去，本想借着左脚一蹬之势，就可以摆脱右脚的束缚。

又谁知，左脚踩上去，一样也被缠住了。

在这时，他双脚被制，眼看就得被人家吊起来，幸好他人急中生智，借势上半身向上一挺，人就站起来。

双手贴壁，先稳住身势，再打量情形，扫目一瞥之下，不禁脱口喊了一声：“惨啦！”

原来他双脚踩处，乃是两根手指粗细的枯藤，稍微一用力，就格勒勒发出似欲裂断的响声。

双手按处，是一片坚如钢铁，滑如冰的石壁，光溜耀目，根本就着不得力。

往下看，视线被白云遮断，简直看不到地。

云霄这时，最是担心那枯藤断去，双脚用不得力，一跌下去，再大能耐也施展不出来，还不摔个身如粉。

于是，他只有提足了一口气，使双脚重量减轻，免得藤断人坠。

就在他提气方稳住身形，石壁上面，忽然传来一阵惨厉刺耳的狂笑声，听来令人毛发皆竖，心道：“不好，毒指贺奇来了。”

狂笑之声陡歇，石壁顶上真的传来贺奇的声音，道：“云小子，你如今已身落在我手中，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云霄闷声不响，只是在筹思脱身之策。

贺奇嘿嘿冷笑道：“你还会装聋装哑哪，实话告诉你，任你是天下第一高手，也无法在这阎王壁下脱险。”

云霄哼了一声道：“那却不见得，想这峭壁还能困住我云霄！”

贺奇又是一声狂笑，道：“你不信就等着瞧吧，先吊上你两天，等你力竭了，再摔你个粉身碎骨……”

就在他一声未了，他突觉背后响起一阵微响声，迅疾转身喝问道：“什么人？”

“来收拾你狗命的人！”

从一块大石后面，转出来老少三个人，乃是那巧手方朔韩翊和杨海平、施琳。

他们是追在云霄身后赶来的，因为脚程没有云霄快，所以迟到了一步，已发觉云霄遇了险。

在这时，以他们师徒的功力，若是联手向毒指居士贺奇进逼的话，大可一举把贺奇逼下崖去。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投鼠忌器，怕因此害了云霄。

贺奇似已看透了三人的心意，狂笑了一声道：“三位最好是想清楚点儿，不要误人误己。”

韩翊道：“老偷儿从来不做亏本生意，我正在想用你毒指贺奇一条命，陪那云霄一起进鬼门关，是不是合算？”

贺奇道：“那你就动手吧！”

韩翊笑道：“我再又一想，你贺奇还不配……”

贺奇道：“那你滚远点。”

韩翊道：“打算要我走，可也不这么容易。”

贺奇道：“你要打算怎么样？”

韩翊并不理他，陡地高声喊道：“云霄，你现在怎么样了？”

被困在阎王壁下的云霄，正想不出个主意来，闻声应道：“还好，这点鬼吹灯困不住我。”

韩翊也高声道：“好小子，你就等着吧！看我除去了这魔崽子，再救你上来。”

贺奇闻言，冷哼了一声道：“凭你老偷儿也敢冒大气，我只须探手砍断这枯藤，姓云的小子就得粉身碎骨，还能等人出手去救？”

他这两句话出口，使韩翊等三人大吃一惊，准知道贺奇这两句话不是虚声恫吓，于是一拉杨、施二人，退出去老远，低声商量着救人之计，但仍在监视着那贺奇的行动。

如此一来，双方面四个人的心中，都有着畏惧之感。

贺奇心中所想的是：“自己虽然握有云霄生命之机，但如扭断枯藤，摔死了云霄，自己也难逃三人的围攻，以武功造诣，不说要制胜，就是能保得一条命也不易，同归于尽这办法，对自己太不合算……”

韩翊三人所想的，是救人不成，如果贺奇真的下毒手，就是能搏杀了他，也于事无补……

两方面都人着动辄得咎之难，彼此只有沉默相对，谁也想不出个两全其美之策。

在这时的云霄，也正在筹思自救之计。

他再次地打量四下形势……

峭壁光滑如镜，实难着足，上下相隔有十丈有余，任自己轻功绝伦，也无法下去……

双脚已被枯藤缠住、无法挣脱，就是能够勉力上去，也受这牵缠所累……

枯藤细而脆，已失去原有的韧力，但却关系着自己的生死，目前难支撑得了他的重量，稍一用力，随时就有中断之虞……

毒指贺奇守在上面，扭断枯藤可说是易如反掌，虽有韩翊等人前来打救，只怕也难以为力。

这几个念头，在他脑际周而复始地掠过，仍然想不出个万全之策。

“啾啾”两声鸟鸣。

他仰头看去，就见两只小鸟，比翼而飞，在峭壁边上掠过。

心忖：“自己要是能够像飞鸟一样地自由翱翔，那就好了。”

一念未了，忽见石壁的极右边，有一条人影，鬼魅似的只一闪，已贴向石壁，先由下而上，慢慢地猱升，上有十数丈左右，倏地又迅速地落下来，身形灵便已极。

等到落下有五六丈，蓦地贴壁不动了，在像是挂在石壁上一般。

云霄的眼力自是锐敏，相隔虽远，但也看得清楚，何况又是白天，日光照射下，看得更明朗。

见那黑衣人乃是以双掌贴按石壁而停住身形的。

心头不由大为诧异，暗忖：“他这练的是什么功夫？‘壁虎功’没有这样神奇，‘祥云托足’也没有这般从容，此人这是什么功夫？……”

那黑衣人倏地又动了，这一次是向上猱升，眨眼之间，已升到石壁顶上，隐没不见了。

这只是眨眼间的事，云霄的脑际，已撇开了思索脱困之想，转而念到那黑衣人的身法上去。

心忖：“那黑影他是人是鬼，怎么幽灵一般，乍现又隐。如果是武林中人，在这等陡峭光滑的千仞石壁上，又怎能上下自如？”

“……不不，自己从来不信鬼神之说，那他一定是人，但他所练，又是一种什么奇功绝艺呢？……”

他就这样地百思不解，搜索枯肠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时间易逝，就这样半天的工夫，午时已过，秋阳正射而下。

在这阎王壁顶上的人，巧手方朔韩翊和那毒指贺奇，仍然互相僵持着，不退不战，只是一味地坚守。

云霄也有些吃不住劲了，他这一个劲地提气轻身，时间长了怎么行，他已感到十分疲累，加以太阳也晒得他闷恹恹的。

忽然脚下传上来一个苍老的声音，道：“就凭你这样没出息的人，也想在武林中称雄，我看干脆回家抱孩子的好！”

云霄此刻提气伏在石壁上，根本就无法向下望，但听那声音，却有些是骂自己的，忙问道：“下面是什么人，可是跟我说话吗？”

那人道：“我又没有发神经，不是和你说话，难道我还自说自语不成。”

云霄道：“真对不起，我万没想到你也停在这阎王壁上，可也是困在此地的吗？”

那人似有些生气，叱道：“胡说，难道你一个人没出息，天下的人就都得跟你没出息不成。”

云霄听那人一口一句没出息，骂得他脸儿已有些发热，心中虽生气，但强按了下去，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道：“你猜我是什么人？”

云霄道：“我又没有和你见过面，怎会知道你是谁？”

那人道：“你这人哪，除了会冒大气，自命不凡之外，还有什么能耐，若是你已见过我，又何须叫你猜？”

云霄也有些生气了，立即沉默不语。

那人见没有反应，又道：“怎么，你不高兴了是吗？真小孩子气，还打算在人前称雄呢，我看你在人前充狗差不多。”

云霄实在忍不住了，气哼哼地道：“称雄充狗是我的事、何劳尊驾挂齿……”下面那人似乎发了怒，大声嚷道：“好哇！你这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的事儿我不管了。”

云霄朗笑了一声道：“我几时请你来管我的事了？”

那人道：“好！不管就不管，你让开一点，我要晒太阳。”

云霄苦笑道：“在下若是能够移得开，何必老站在这儿呢？”

那人道：“我不管这些，你不让开的话，我可要把你推开了。”

他还是说动手就动手，身形骤升上来，探手就向云霄的脚踝上抓去。

他这一突然的举动，吓得云霄汗都出来了，忙喊道：“老前辈，这玩笑开不得呀！”

那人冷哼一声道：“没见过你这胆小鬼，怕什么？你没练过壁虎功吗？”

云霄道：“若是武林一般的‘壁虎功’，不学也会，正宗内家的‘壁虎功’，我还不知有谁练得成。”

那人道：“也亏你说得出口，癫老头都传给了什么功夫？”

云霄一听对方竟知道他师父的名号，心中方一惊，倏觉脚一轻，枯藤已断，“呀”的一声惊叫，身形就朝壁下溜去。

那人却叫道：“提气轻身，以气托手，四肢贴壁，再运气力达上下前后左右六关，然后纳丹田，徐徐下滑。”

他叫着，云霄依言而为，果然稳住了下滑之势，也就是半盏热茶的光景，人已落地。

就在他身形方着地的瞬间，那黑衣人也溜了下去。

云霄细打量对方，见是个黑衣老者，生得这般难看，就别提

水泡眼，半截眉，还有两筒浓鼻涕，朝天鼻子，颌下有一撮老鼠胡子，脸上似乎有些浮肿。

就凭对方这副长相，如不是亲眼看到，谁也不相信他身怀盖世武功。

云霄稳住了势子，又调了一口气，平抑了一下方才那不安的情绪，连忙施礼道：“多谢老前辈指点，云霄今天如不碰上老前辈，或许会呆死在这阎王壁上，敢问你老人家尊姓大名？”

那黑衣人老道笑道：“那就不必了，磕个头算啦！”

他说着，伸手在颌下向上一掀，缓缓取下了人皮面具，露出了一个清秀的面目。

云霄的双目一触及那张脸，立时呆住了，突然失声叫道：“元弟，是你呀……”

话声中，一跃而前，抡掌就向那人打去。

原来那黑衣老者，乃是小侠乞舒元，他一边躲着云霄的扑打，一边却笑

道：“你这太不成体统了，哪有后生晚辈敢打老前辈的。”

云霄却笑骂道：“好小子，竟和大哥充起老前辈了，你记住，不定什么时候，我要叫你哭个够。”

就在阎王壁顶上，韩翊也和毒指贺奇打得声势凌厉。

须知巧手方朔韩翊在江湖上，也是出了名的鬼精，经过了半天的思考，忽然若有所悟地想道：“以他云霄的武功，这片峭壁怎能困得住他，莫要中了这魔头的诡计，等他来了帮手，吃亏的可能就是自己……”

心念动处，打火点燃了旱烟杆，迈步向着毒指贺奇走去，边走边笑道：“老贺呀！我老偷想清楚了，姓云的一条命，我看还是同你换了吧！”

贺奇冷冷地道：“你要打算怎样？”

韩翊道：“我想你毒指居士贺奇在江湖上，多行不义，滥造杀孽，视天下苍生如草芥。今天该是你报应的时候。”贺奇冷冷地道：“就凭你老偷儿也配对我说这些？你就不怕我扭断枯藤，伤了姓云的命吗？”

韩翊笑道：“他姓云的生死只是他一条命，但我能为他一人的生死，误了武林千百同道的生命，岂不是罪莫大焉？”

贺奇道：“这么说来，你是打算和我动手吗？”

韩翊笑道：“岂止是动手，我要为武林除害。”

贺奇陡地一声狂笑道：“好哇，我也正有意领教阁下几招烟杆的功夫。”

韩翊笑道：“你是说要以空手对我的旱烟杆，我可不能栽这个跟头，对付你这么一位魔崽子，要用兵刃，传出去，我老偷儿还怎么混……”

他话没说完，杨海平一跃而前道：“杀鸡焉用牛刀，师叔，把这魔崽子交给我吧……”

“你们谁先送命都是一样。”

杨海平话音方落，贺奇已暴喊出来一声。

爪随招出，一探左臂，五指若钩，直向杨海平抓去。

杨海平早就留上了神，一见对方发招，立即闪身斜纵，打算先让对方这一招，再回转身对敌。

哪知，贺奇的身形似电，如影随形跟着爪又抓至。

这一来，杨海平不禁大吃一惊，双足猛一点地，又直飞去丈余，身方落地。

可是，在他身形尚未站稳，倏地又觉飒然风响，贺奇双臂环张，又扑了过来。

杨海平心头更是一凛，暗叫一声：“好快的身法！”

他此际已是躲无可躲了，赶忙蓄势贯力，抢占先机，等到对方双爪正要抓下的瞬间，倏地将身形一矮，竟从敌人右肋下穿了过去，在身形连转中，蓦回身一招“白蟒出洞”，掌挟劲风，打向贺奇后心。

他这一招，可说是快速异常，又是攻敌之不备，以为必被打中无疑。

事出意外，他一掌方一发突感自己的手掌已被一气挟住，而且有一股阴寒之气，循臂而上。

定眼去看，杨海平可就变了脸色。

原来，不知这一招怎么来的，他的手臂竟被贺奇抓在手内。

他心惊之余，赶忙用力向后一拉，打算挣脱手去。

贺奇阴森森地一笑道：“小子就凭你也配和本坛主动手，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

他话没说完，先是施琳的一声尖叫，抡剑就要前扑。

跟着又是韩翊一声大喝，旱烟杆也出了手。

就在这一眨眼之间，突地从阎王壁下冒起一条人影，像一只大鸟般，掠空而至。

毒指居士贺奇倏觉自己被袭，自救要紧，立将手一松，放开了杨海平，闪身避招。

人落身现，原来是云霄纵上了崖来。

他虽然受了大半天的苦，如今站在那里，风采依旧，潇洒已极。

杨海平脱出了掌握，退后有七八步，才得站稳，心头上仍是“怦怦”乱跳。

他幸亏云霄来得及时，自己的内功造诣也还深厚，如果再晚上片刻，就是韩翊和施琳全力拯救，只怕也得被毒攻内腑，不死也得重伤。

韩翊和施琳两人一见来了云霄，连忙收势。

老偷儿双眉一展，哈哈笑道：“云小子，你怎么没有死呀？”

云霄笑道：“我要死了，江湖上这些魔羔子，让谁去拾拾他们？”

贺奇怒喝道：“你倒冒得好大气！”

云霄哈哈一阵狂笑道：“就算是冒得大气，你可敢一试！”

贺奇厉声叱道：“试试就试试！只怕你难逃我追魂三爪。”

声落掌发出，抓向了云霄胸前的“乳泉穴”。

此招一出，看得个巧手方朔韩翊心头一凛，暗道：“这才是千山派的绝招，只怕云霄不易应付了……”

第十九回

日薄阍岷，映起漫天红霞，幻成千百种美丽的图案。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地上渐渐地涂上了一层无边的暗影，慢慢地扩大。

红螺谷阎王壁上的几个人，好似对时间的早晚，并不当作一回事，因为他们脑际只有仇恨，眼前正作生死的搏斗，哪还有心去管时间的流逝，夕阳、晚霞，那是吟风弄月时的雅致……

此际，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头上，只存在着生和死……

毒指居士贺奇眼见阎王壁没有困得住云霄，本就吃惊，再估量目前形势，大是不利，准知道这一遭是凶多吉少。

更令他奇怪的，是那阴司秀才冷焰，怎么却不见人影儿了？

心忖：“这小子必是被那两个妞儿迷住了……”

想到了那石牢中的两个美人儿，不由得妒火中烧。

在此际，又经云霄用话一逼，更是气愤填胸。

妒、恼、气、恨，使这魔头爆发了凶性，厉喝一声，探爪便抓向云霄胸前的“乳泉穴”上！

他在这一招是情急而出，正是千山派的绝技、“追魂三招”中一式，“千穿万穿”，意在爪先，有着含蕴不尽的玄妙，使人见之，测不透他这一招之后，还藏着多少厉害的后招，无论对方是招是架，都有些左右为难。

巧手方朔韩翊可是识货的人，他见状不禁心中一慎，忖道：“只怕云霄难接这一招……”

他心中是这么想，看那云霄时，竟似一无戒备，而且丝毫没有闪避之意，仍然是笑声不断。

眼看着毒指居士贺奇那一只毒指，堪堪已点上了云霄的胸际……

施琳姑娘惊骇得：“啊！”出了半声，赶快抬手按住了樱唇。

杨海平把两只眼睛瞪得都快要突了出来，同时右手握紧剑柄，待机而动。

韩翊虽是个老江湖了，经历的险难不算少，但也禁不住心中怦怦乱跳。

就这么千钧一发的瞬间，也没看清云霄是用的什么一招，身形未动，就只胸腹微微的一缩。

那贺奇的一只毒指，不但部位差了寸许够不上，而且成了滞势，前力已尽，新力未生，连变化都难能愿。

在这时，只要云霄还手进击，就可制得先机。

惊怔中的杨海平，忍不住脱口喊道一声：“好！”

贺奇却惊得心头一震，迅疾仰身、“鲤鱼倒岸波”，嗖地向后倒纵出去一丈开外，胸头一阵怦怦直跳。

云霄仍然没有还手之意，转头朝着杨海平微微一笑，那样儿庸洒已极。

巧手方朔韩翊却嚷道：“云霄，你怎么不还手哪？”

云霄笑道：“对付这等江湖末流，我是担心碰脏了手，没处洗去，同时我也想看青他们千山绝艺，有怎么样个高法。”

韩翊道：“人家方才那一招真不含糊……”

云霄笑道：“那也算不上绝艺，不过还有点意思罢了。”

两个人的一问一答，使那凶悍成性的毒指贺奇，气得双目欲裂，霍地大喝一声：“姓云的，你休发狂，再接你贺大爷这一招！”

喝声之中，身形暴起，右手化为掌，一掌劈下，掌呼呼，有一股腥臭之气，令人欲呕，扫卷而至。

韩翎陡地高叫一声，道：“云霄！小心着，这可是丑脸儿的毒招了。”

他在喊声中，顺手一拉杨海平、施琳，向后退有七八尺远。

云霄仍然神定气闲，不过他也不敢大意了，因为施毒和功夫不能一样，右再看那杨海平，却是直着眼盯着场中两人，似已看得人了神。

原来此际，云霄和毒指贺奇动了真招。

但见他绕着贺奇一个劲地游走，并不出招，但由那身运转所激起的劲气，竟将贺奇困在当中，连招式都无法施展出来。

杨海平看得目瞪口呆，想不出人家这是什么功夫，怎会有如此的神妙，低声向韩翎问道：“师叔！云大哥这是什么身法啊？”

韩翎摇了摇头道：“我也看不出来，总之，这不是癫老儿的传授，可能他另有奇遇！”

以老偷儿韩翎这样的江湖，都看不出云霄的功夫来路，那毒指贺奇就更不用提了。

所以，没出三十招，他已然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由不得怒火更旺，心情更急，越发地暴躁。

他这么心不定、神不宁、气不稳，正是犯了武家交手过招的大忌。

而那云霄仍是神态从容，只是绕着游走并不出招，身形由快渐慢，也越转越慢了，看样子似已力竭。

杨海平却为之着急，忙向韩翎道：“师叔！我看云大哥要不行了！”

韩翎道：“你怎见得？”

杨海平道：“我瞧他有些乏力了！”

韩翎叱道：“放屁！你师父是怎么教你的，‘示弱以骄敌’都看不出来，他是怕将这魔头惊跑了，再打算为江湖除害就不容易了，我猜他快下杀手啦……”

就在他一言方休，倏地响起一声怪啸。

但见那毒指贺奇冲天而起，人在空中，双爪一分，头下脚上，径直向云霄头顶，罩扑而下。

韩翎见状，惊叫了一声：“鬼影魔爪！”

这一招正是千山派的武功杀手，自出现江湖以来，可以说是很少有人脱出爪下者，不要说被他抓上，就是被指风掠上一点，也得中毒而死。

可是，那云霄似有成竹在胸，他不慌不忙，倏地身形一挫，手腕翻处，但见耀光一闪，匝地飞起一道长虹，迎着那贺奇抓来之势，交错而过。

蓦然之间，贺奇发出一声厉啸，斜飞出去两丈多远，身甫落

倏地从阎王壁下，又翻起一条黑影，迎着那贺奇将落下的身形，横撞过去。

毒指贺奇本已被神剑所伤，这又一冷不防撞来个小黑影，劲力猛烈异常，正被撞在小腹丹田之间，他哪还承受得了。

刹时间，厉啸变成了惨嗥，一个倒翻跟头，栽下了阎王壁。惨嗥声仍然悠悠传来，那小黑影也现出了本相，原来是那小叫化舒元。

杨海平见状，先一怔，方待出声招呼……

就在那惨嗥声方逝瞬间，远远又传来了一声惊叫。

那叫声尖锐刺耳，一听就知是发自女人口中。

云霄心中一动，忙喊了一声“不好！”道：“可能是梅、薛两位姑娘出了事，咱们得快些赶去。”

话声未落，身甫纵起，循声沿着壁顶山崖，飞奔而去。

那一声惊叫，正是小姑娘薛琴所发出来的。

原来那阴司秀才冷焰在两女挟持下，要到阎王壁去救云霄，可是，这位阴司秀才出了名的阴狠狡诈，他怎会如此的听话。

无奈、目前他已被人制住了，身不由己了。

他被薛琴姑娘牵着，顺着山道直奔阎王壁，但在走到中途，有一条岔道，一是去阎王壁的，另一条路是去鼎镬涧。

那鼎镬涧是一道深涧，谷底有一个深潭，这地方可能是一个火山口，因为那潭水终年都是热烫，据说，在潭里可以煮熟鸡蛋，如果人跌了下去，哪还能会有活命。

阴司秀才在挟制之下，不得不把梅、薛二女带上了鼎镬涧。

大约顿饭的光景，他们到了一处山崖边。

梅影抬头看去，只见峭壁千寻，矗然直立，中间是一道深涧，而对面也是一样的陡峭石壁。

在两面石壁之上，都有一条铁链下垂。

三人就停身在顶上，一阵山风吹来，吹起二女一紫一白两片衣衫，真有点似欲仙去之概。

阴司秀才冷焰由不得心中又是一荡，暗忖：“人生一世，如能得这样两位美人儿相伴，邀啸山水之间，真个是南面王而不易。”

他念头方转，梅影已然问道：“冷焰，你这是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了？”

冷焰道：“你们不是去阎王壁吗？穿过这道山涧就到了。”

薛琴道：“我问你这深涧怎样过法？”

冷焰道：“你们没看见那两条铁链，只须垂下去，转过崖口，就到了阎王壁。”梅影总算在江湖上跑了两三天，心眼也多些，冷冷地道：“怎么放着正路不走，偏要走这山涧，你是不是闹鬼呀？”

她在说话时，薛琴手上加了力，刹时间，一阵奇疼沿臂而上，痛得阴司秀才直龇牙，忙道：“别用力，别用力，听我说呀！”

薛琴慢慢松了手上劲，冷冷地道：“你说吧，可要敢骗我，可小心我那斩经剪脉的手法，准让你够受的。”

冷焰哭丧着脸道：“我怎敢骗姑娘！”

薛琴冷冷地道：“我料你也不敢，快说，为什么舍正路不走，跑到这山涧来？”

冷焰道：“你们可知那毒指贺奇正守在阎王壁上吗？云霄可是吊在阎王壁的半腰哩！如我们从正路到阎王壁的上边，贺奇只有下毒手除掉姓云的性命，到那时你们就又该怪我了，所以带你们走上这条路，人不知鬼不觉，咱们救了姓云的，你们再折回去还来得及，怎么样？”

这一篇鬼话，说得也未尝不是理，薛、梅二女听了，互相对望了一眼，交换了一下眼色，从神情上看，她们是信了阴司秀才的话。梅影冷哼了一声道：“好！算你说得有理，咱们怎么下去呢？”冷焰道：“当然是从这铁链上坠下去啦。”梅影闻言，探头向下看了一眼，见那铁链只有一根，势难同时下两人，不由犯了犹疑，缓缓地道：“要下此之涧，我们三人势必得分开，我却担心你会乘机溜了。”冷焰笑道：“姑娘又何必多心，凭我冷焰再大的

能耐，也难是二位的对手，你们可先下去一位，我走中间，就不会跑了吧！不过等到救下了姓云的，你们如以改变了心意，不肯放我，那我不是上了大当？”薛琴道：“我说出口来的话，向无不算！”

冷焰道：“我却不能相信。”

薛琴道：“要怎样你才相信？”

冷焰道：“你最好现在先松开手。”

薛琴闻言沉思了一阵，立即真的松开了手道：“我就不怕你会跑掉。”

冷焰好笑了一下道：“姑娘，我冷焰在两位监视之下，可没那样的胆子。”

薛琴道：“我料你也不敢。”

冷焰道：“是不是要我先下去？”

薛琴道：“我还信不过你，最好是我先下去，你走中间，最后影姊姊下。”

她说着，先就探身一抓铁链，倒换着手向下滑行，等她下了有两丈左右，冷焰才接着向下滑，最后是梅影姑娘。

正当薛琴姑娘方落涧底，只觉着白雾迷漫中，有一阵阵热气扑来，心中一动，忙喝道：“好你个阴司秀才，闹的是什么鬼？”

她娇喝之声方出口，那快将落地的阴司秀才已然发动，双手一松铁链，人就凌空扑下。

白雾迷漫中，薛琴乍觉有变，须待挡架时，已迟了一步，手探处就只抓住了冷焰的衣袖，一股大力撞来，人被卷起，惊起一声尖叫。

扑通一声，水花四溅，她已跌入那沸腾腾的滚热泉水里。

就在薛琴姑娘跌下的瞬间，嘶啦一声响，她把冷焰的衣袖，扯裂了大半幅。

冷焰被那余力一带，一个立脚不稳，哗啦啦一声，他的下半身也落下水。

那泉水温度很高，一蓬蓬蒸气迷漫，罩起来整个涧底都是烟雾茫茫。

冷焰双脚甫一落水，禁不住大叫一声，觉得那泉水烫热得难以抵受，赶忙一提气，借力使力，跳上岸来。

此际，梅影姑娘也已将落地，见状大惊，娇喝道：“好个反复无常的东西，原来真个奸滑得很，姑娘却饶不了你。”

冷焰哈哈笑道：“就是你今天也难逃公道，除非答应嫁给我。”

梅影闻言，虽然气得双目冒火，但却关心着薛琴的安危，并不理冷焰的胡说，娇声喊道：“琴妹妹，琴妹妹！快上来呀！”

冷焰哈哈一声怪笑：“她这时怕已都被煮熟了，还能上来得了吗？”

梅影一听，这才真的急了，翻手抽出巨阙剑，凌空一抢，射出一缕寒芒。

只见她脸罩寒霜，眉现杀气，美眸中有两颗晶莹的泪儿，宝剑一挥，急逾电掣，抖出了一招“梅花三弄”。

嗖嗖，剑尖颤动打出三朵剑花，向着阴司秀才冷焰腰腿的“精促”、“委中”、“三里”三处大穴刺去。

阴司秀才冷焰见梅姑娘剑招一出，就是狠着，心头不由一凛，眼前地势既窄又狭，避之无路，除非是跳下那热泉水中去。

可是那泉水灼热异常，他实也不敢入水一试，只好施展出一手“鬼手擒拿”，来化解这一招。

这“鬼手擒拿”也是擒拿法的一种，却和一般的擒拿法不同，它的动作度很小，功夫练得老到的，单单是肘部以下活动便行。

此种手法的主要功用，乃是抓拿敌人的关节部位，以及持着兵刃的手腕。

阴司秀才冷焰在这一手功夫上，可说是下过了苦功，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一出手满以为必能将对方手中剑夺了过来。

可是，他不清楚梅姑娘乃是武林三大世家的传人，梅花剑法也是武林中有数的绝技，怎会那样不济。

就在他探手方一抓到的瞬间，眼前紫衣一晃，一手抓了个空。

梅姑娘跟着又招变“寒萼吐蕊”，反剑上撩。

冷焰一招抓空，心头一震，一只手尚未抽回，乍见冷光一闪，砭撩生寒，就知不妙，赶忙用了一式“轮回常转”，火速抽臂回身。

“嘶！”的一声裂帛之声，冷焰就觉腕部有些刺疼，忍不住惊叫了一声：“哎呀！”

原来在梅影姑娘那一剑撩处，竟将冷焰右手衣袖齐中割断，连手腕也被剑芒扫扑了一道血槽。

这一来，冷焰算是吃了一着大亏，冷哼了一声，反手亮出来他那追魂扇子，兜空扇，裹起一股巨大的劲力，向梅姑娘当头压到。

劲风中含有一股腥臊之气，一入鼻就知在他这扇中，一定是含的毒物。

梅影却不敢大意，旋身抢站上风，以免中毒受损。

哪知冷焰这一招，却是虚实兼用，一见梅姑娘闪了开去，左掌贯注全力，推了出去。

刹时之间，梅影就被一股掌力罩住，感到有些阴寒逼人，浑身四肢百骸，都似失了劲力，心中大大地一凛，暗叫一声“不好！”

眼看着，梅影姑娘就要步薛琴的后尘，也得被冷焰掌力迫进那滚烫的泉水里。

就在这么危机一发之际，水潭里突然“哗啦！”一声巨响，水花溅起七八尺高。

随着那水花飞溅，有几颗水淋淋的石子，疾劲打向那阴司秀才冷焰。

冷焰做梦也没有想到薛姑娘落下热水火潭，她竟会不死，而且还能打人。

他听到水响，扭头看去，见从潭水中冒出来了那薛琴，心中方一惊，石子已然打到。

冷焰哪会将几颗石子放在心上，哈哈一声怪笑，右手一摆，打算拂袖抖开那打来的石子。

哪知，他忙里有错，忘了他那右手衣袖，已被梅影姑娘的长剑斩断了。

抖袖无风，这才惊觉，打算撤时，已然无及，他那一甩腕，正迎着的一块掌头大小的石头，撞在了那被巨阙剑划伤的手腕。

那石块离水时间不久，仍然有些灼热炙人，打在伤处，有些火辣辣的，虎口一麻，手中的追魂扇子，也脱手坠入潭中。

这一来，阴司秀才冷焰心疼手疼连在一起，闷哼了一声，差点流下眼泪来。

梅影姑娘就在这一刹那间，人在空中，弹腿长身，轻轻落在了热泉对面，与冷焰成了隔潭对立。

薛琴冒出水面来，手中托了一宗物，朝着梅影道：“梅姊姊！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梅影凝目看去，就见薛琴手中托着一宗物件，一尺多长，三寸来宽，像一支笏版，黄澄澄的，霞光耀眼。

她怎会认出来是什么物件，摇了摇头道：“我不认识，大概许是一宗宝

物吧！”

阴司秀才冷焰一看到那东西，不由得吃惊，脱口喊道：“三阳铜……”

他一喊出口来，倏地惊觉，忙又改口喝道：“小丫头快把那东西给我，红螺谷之物，也是你们随便动得的？”

薛琴乍一听是“三阳铜”，心中一动，想到了其母那缚足铁链，除了练有三阳神功的人，可以断得了之外，用“三阳铜”也可以断得，这才叫天缘凑巧哩！

任他冷焰怎样的虚声恫吓，小姑娘连理不也理，笑向梅影道：“姊姊，你听到没有，鬼秀才说是三阳铜呢？”

梅影也是大喜若狂，咯咯娇笑道：“妹妹，那太好了，有了三阳铜，伯母就可以脱困了。”

冷焰见任自己怎样地叫喊，对方竟然不理睬自己，不由恼羞，而且贪念顿起。

因为那三阳铜乃是日月星三光之精，凝结而成，功能驻寿延年，祛火避水，有它为助，更可以练成一种上乘功。

由于有这么多的好处，冷焰哪能不起贪心，情急之下，又喊了一声道：“丫头，快将那东西还我！”

薛琴闻言一撇嘴，冷叱一声道：“凭什么？不要脸，我是在潭底摸到的，又不是你祖宗留下的，为什么给你？”

冷焰喝道：“你敢不给，是这红螺谷的东西，就全是我的。”

薛琴叱道：“放屁！这潭底还有一只大乌龟呢？它可是你的祖宗。”

她这一骂，冷焰更是愤怒难忍了，他忘了那潭水是相当的灼热烫人，纵身就直向薛琴扑去。

薛琴朝他扮了一个鬼脸，把头一低，便自钻入水中。

冷焰等身到潭顶，才倏地想到那潭水是灼热难当的，赶紧侧身斜纵。

梅影笑骂道：“鬼秀才，我真不知道你这把年纪是怎么长的，会成心抢人家的东西，要脸不要脸？”

笑骂声中，扬手推出了一掌，劲风卷处，冷焰可就惨了。

他身在空中，本打算斜纵向对岸，被梅影这一掌，逼得他前进无路，后退无力，真气一泄，扑通哗啦一声巨响，坠落在潭水里。

别瞧薛琴她人在水中，悠游自如，宛如是一条美人鱼似的，并不怕那潭水烫热。

那是因为她从小在青灵谷三阳洞，练就的耐热本领，这一点温度，又算得了什么？何况在她手中，又掌握着祛热避火之宝“三阳铜”。

冷焰这一落水去，可就不行了，烫得他哇呀呀怪叫不休，拚死命爬上岸去，皮肉已有多处被烫得成了鲜红，只差没有烫起泡来。

把一个梅影姑娘，笑得是花枝乱颤，喘着气道：“啊……哈……这才真叫报应呢！”

冷焰这一口怨气可就大了，忿怒越发难忍，狂啸一声，抡起双掌就朝水面打去。

就见那掌风触及水面，一阵轰轰发发，哗啦啦大响，潭水突然向下，陷有七八尺的深……

随着立又涌了起来，冲起两根三五尺粗的大水柱来，有丈多高，亮晶晶的，宛如两根水晶般，蔚为奇观。

那水柱甫起又落，互相一碰一撞，哗啦啦，化成一蓬骤雨，又如千万支水箭似的，四下进射飞散。

梅影睹见，不由暗自心惊，但看这等威力，足知人家阴司秀才冷焰的武功造诣不凡，却不是浪得虚名，这两掌如果打在地面上，最低限度也得裂开一个大坑。

冷焰这两掌，却是用出了全力，目的是要击毙薛琴姑娘，他好得到那“三阳铜”。

就因生了这一念之贪，将那片怜香惜玉之心，一扫而光。

可是，他是枉费气力了，两掌空自激起了潭水呼啸，冒起了多高水柱，但并没有伤得着薛姑娘毫发。

等到潭水平静，只余下圈圈涟漪时，那薛姑娘，早已上了岸，俏生生地站在梅影身边，正望着他吃吃发笑。

冷焰气得只有于瞪眼，突地厉啸一声，纵扑过潭来。

就在他身方落地，眼前白影一晃，薛琴已然跃向了对岸。

冷焰哼了一声，朝着梅影道：“丫头，我先毙了你再找那丫头。”

说着抡掌就向梅影攻到，一副拼命的样子，越发显得他凶悍暴戾。

梅影咯咯笑道：“你这鬼秀才少冒大气，姑娘可不怕你狠。”

话声中，手中巨阙一扬，欺身疾进，一柄剑施展开来，宛如怪莽灵蛇，寒芒暴涨，一路的进手招法。

冷焰的功力虽较梅影稍高一筹，但却吃亏先丢了趁手兵刃——追魂扇，此际他空手对人家仙兵利刃，这就有点相形见绌。

就在此际，倏闻那薛琴道：“梅姊姊，这鬼秀才交给你了，快宰了他，我到涧顶上等你去啦！”

冷焰循声看去，就见那薛琴，已然玉手抓住铁链，向上骤升，不禁心中大急，蓦地探手入怀，抖手打出一物，射向那铁链。

轰然一声大响，那铁链竟被齐中炸断。

薛琴不防，还真被吓了一跳，幸而她还没有爬上多高，虽然坠跌下来，也还没有摔着哪里。

梅影见状，认出冷焰所发的一枚烈火弹，心中一怔，方待抢飞过去。

冷焰的身形早已纵起，落向了对岸，截住了薛琴，狞笑道：“丫头，你跑得了吗？快将那东西给我！”

薛琴秀目眨了两下，道：“给你！为什么？有本事就动手抢吧，只要夺得过去，就算你的好了！”

冷焰怒哼了一声道：“你要找死！”

话音未毕，抡起双掌，呼呼两声，连向薛琴劈过去三掌，真个是力猛如山。

薛琴不防对方出掌这么快，一着失机，自己已被人家掌力所罩，空有一身功夫，竟然施展不出来。

就在这时，眼看着姑娘要伤在阴司秀才的掌下……

梅影心中大急，欲救不及，突然想起了一个主意，探手在潭边搬起一块大石，用尽平生之力，双掌推抛过去，径直撞向那冷焰。

大石挟着劲风撞来，任他阴司秀才能够伤了薛琴，他也得挨那大石撞上。他这时是自救要紧，怎还顾得伤人，立即反臂一抄，托住了大石，喝道

一声：“去！”

但听“轰隆！”一声，水花溅起数丈高，那块大石已被冷焰推向潭中。

梅影抛石，本就没有打算能伤得了敌人，只是叫对方分一下心，薛琴就可以抢占先机，对付敌人了。

哪知，她这下，却抛出了一个主意来。

心念动处，却喊道：“妹妹，快将那东西交我，你好放手去对付那鬼秀才。”

薛琴冰雪聪明，闻言就知梅影的心意，忙应了一声道：“好，你接着点！”

声出，手已扬起，已将那“三阳铜”抛向了对岸。

冷焰一见，倏地纵身飞抢，但他晚了一步，等他身起半空时，那“三阳铜”已到了梅影手里。

他只好空中一提气，又复落向梅影这边，方待再动手去抢时。

蓦听梅影娇喊了一声道：“妹妹，接着点，三阳铜又过去了。”

冷焰只好又掉转头，再往回纵。

薛琴倏地又叫道：“姊姊，接着，又过去了。”

就这样，姊妹二人把个阴司秀才冷焰逗得纵过来，跳过去，转眼间，他已是五六个往返了。

到这时，冷焰才意会到他被两个姑娘戏耍了，这么来回的纵跳着，不是要自己疲于奔命吗？

冷焰明白了被人戏弄，就越发地愤无可泄，切齿骂道：“臭丫头，胆敢戏弄太爷，先取了你这条小命再说！”

喝声中，双掌一错，就待要向梅影姑娘下毒手。

涧顶上倏地传来一个声音，道：“啊！她们在这里了，已和贼子动上了手。”

一个苍老的声音道：“咱们就快点下去，免得这两位小丫头吃了亏。”

梅、薛二女听了那话声，精神陡然大振，阴司秀才冷焰却由不得大吃一惊。

原来他们已听出来那声音，乃是云霄和巧手方朔韩翎的口

薛琴已然扬声喊道：“云哥哥，快点来呀！”

“是琴妹吗？我们这就下来了！”

应声的是云霄的口音，跟着就见一人，攀着那半截铁链，飞泻而下，眼看着那人就要落地……

阴司秀才冷焰见状，准知道这一遭，自己主意成空了，气得他满口牙齿乱挫，探手便往怀中去取那火药黑箭。

梅影咯咯一声娇笑，双足顿处，人已纵过对岸来。

就这么一瞬间，云霄人快要落地。

薛琴倏地惊叫了一声道：“云哥哥，小心暗箭！”云霄闻声知惊，扫目看去，就见从冷焰手中，打出一宗物件，忽忽的一团，直疾射而来。

云霄心中知道这批邪派人物手中的暗器，没有一样不是歹毒万分，哪敢让它飞近，忙即抽出一掌，贯劲推了出去。

就在一掌推出的瞬间，他用了一式“金锁曳地”的身法，人也急遽落地。

轰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火光闪处，石屑满空飞洒，云霄三人，赶忙伏身在地，避开了那石屑的飞射。

原来冷焰打出来的那一枚火药暗器，被云霄正气一扫，震飞回来，撞在

了他身后的石壁上，爆炸开来。

就在那火光腾闪，碎石飞洒中，阴司秀才惨叫一声，但见人影闪动，直朝涧底深处逃去。

在这时，小叫化舒元也从涧顶上坠落下来，接着就是巧手方朔韩翊、杨海平和施琳也全都落下涧底。

韩翊看了梅、薛二女一眼，笑道：“二位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

梅影道：“我们是上了那阴司秀才的当了，说是去阎王壁救云哥哥呢，哪知被带到了此地……”

舒元插口笑道：“结果是云哥哥救了你们，可对！”

梅影闻言，上下一打量这位小乞儿，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人？”

云霄笑道：“此乃兄之恶弟舒元，自恃齿利，每每戏我，影妹可要小心……”

他话未说完，舒元已先躬身施礼，笑道：“舒元给新嫂见礼了。”

一语未竟，先是韩翊突然大笑，接着杨海平也忍不住哈哈连声，薛琴和施琳两人，虽没有笑出声来，也都掩口吃吃窃笑。

只有梅影粉脸羞红，秀眉陡竖，娇叱一声，扬起玉掌，打了过去。

舒元闪身躲开，不小心一脚踩空，落下潭去，烫得他哎呀一声，立又跳上岸来。

这一来，众人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云霄笑道：“元弟，这才叫报应不爽呢。”

舒元哭丧着脸道：“初见面，新嫂就发河东之威，吓得小弟失足坠潭，霄哥且从旁助势，来年洞房花烛之时，新嫂家法责你，大哥！你可别怪小弟不管。”

梅影闻言，心中虽然是甜甜的，但情面上越发地娇羞难禁，狠狠地瞪了云霄一眼。

云霄也觉着舒元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因为他和梅影虽然同行了好久，但从无情爱的表现，又无婚约之言，他这么开口就叫“新嫂”，实在有些胡闹了。

于是，他立将神色一整道：“元弟，你怎么可以这样胡闹

舒元一瞪眼，道：“怎么叫胡闹，咱们当着韩老前辈在此，不妨请他评个理儿。”

韩翊笑道：“小兄弟，你叫我评理，可是你输了。”

舒元道：“我得听听你韩老前辈的高见。”

韩翊道：“婚姻大事，须得父母师长之命才行，最低限度也得两人心意相通，既无婚约之言，怎么可以胡乱喊得？”

此时那梅影已然差异得难禁了，早已背转身去，但却不时地偷眼看着云霄。

云霄却显得有点尴尬，但却瞪眼盯着小叫化舒元。

舒元笑道：“老前辈说得对，你可知我小要饭的来这里干什么的吗？”

韩翊笑道：“令师徒行事，往往出人意外，老偷儿却猜不出来。”

舒元笑了笑从怀中掏出来一个小油纸包来递给了韩翊，笑道：“老前辈看了这包中之物，就会明白了……”

云霄见状，心中倏地一动，忙迈前一步道：“让我看看是什么物件？”

舒元倏地抽回手来道：“大哥，对不起，你不能看。”

云霄道：“那为什么？”

舒元道：“不为什么！你不能看就是不能看。”

韩翊笑道：“云世兄，你就不看好啦，瞧他小要饭的，在闹什么鬼！”

云霄笑了笑，退后两步，舒元才将那油纸包儿递给了韩翊。

韩翊打开来一看，见是两封信，全都是写给自己的，另外有两份柬贴，是写给云霄和梅影二人。

原来癡仙凌浑和梅岭绿萼庄的女主人徐绿华，早年原是一双情侣，后因一点误会，两人竟闹得兵戎相见，凌浑一气之下，奔赴北天山，徐绿华也嫁了绿萼庄主梅隐君。

这本是数十年前的事了，但是，凌浑并没有忘情，在每年的青梅熟时，他都要到梅岭一次。

徐绿华在事后，也知道是场误会，但因她已嫁了人，不便再同往常一样，所以也在青梅熟时，相候在梅岭。

但是两人在相遇之后，是既不接近，又不交谈，只是遥遥对望而已。

这样，他们是数十年如一日，宛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一般，一年一度相见一次。

有时，癡仙凌浑不能去时，他也派云霄权充信使，走上一趟。

一年复一年，时光如逝，数十年的岁月，转瞬过去，他们也都从翩翩佳公子和娟娟美佳人，一变而为鸡皮鹤发的老人了，心情上也都有了改变。

幸有丐仙莫邪往返奔跑，他们之间，写成了一项协议，是要将他们未达成的美满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于是，才有梅影的离开梅岭绿萼庄，找寻云霄赴中秋之约。

原意是梅氏双娇姐妹二人，由云霄挑选。

可是，天下事往往出人意外，数月来的同行，梅影的心中，已对云霄产生了情愫。

偏偏在这时，丐仙莫邪救了云超云起两弟兄，才知在这场安排之中，还出来了欧阳玉霞。

老要饭的还真是个热心肠，用尽心机，总算找到了那被毁的容颜的欧阳姑娘，见她已出了家，皈依了三清，披上了道装，这才放下了心。

最后，他又去了一趟云门谷，大事总算成了定局，才修书交由小叫化探寻云霄下落，并烦老偷儿韩翊权充大媒。

信上之意就是这样的，关于那两封柬贴，却是嘱梅、云二人，要联合江湖上一些正义之士，协力扑灭天蝎教以积功德，魔消之日，才是他们合好之期。

韩翊看完了信，哈哈大笑道：“我老偷儿自是走了老运啦！当了现成的媒人……”

舒元笑道：“老前辈，我小要饭的却不是胡言乱语吧，没想到这趟苦差事，报酬却是一巴掌，真个的好人难作哟！”

杨海平笑道：“这全怪你先不把事情说明，才有一掌之赐。”

舒元道：“这么说来，依然是我的不对了，打也叫白挨！”

施琳插口道：“那也不见得会白挨打，将来他们新婚之期，岂不要重重地谢你吗？”

舒元大眼一翻，看了杨海平一眼，笑道：“总算有杨夫人主持公道……”

他话没说完，梅影吓哧一声，笑道：“施姐姐还替他说好话呢，看他嘴里是否还有人话？”

施琳闻言，立时也羞得粉面通红，叱道：“你瞧小要饭的，真不识抬举，我看你将来非得下拔舌地狱不可。”

梅影接口道：“我看他象一只疯狗……”

舒元在二女夹攻之下，一时间竟张口结舌。

韩翊却是大笑不止，笑声洋溢在深涧中，听起来格外地震耳。

小叫化这一声“杨夫人”，正说到杨海平的心坎深处，由不得也极忘形望着施琳一飞眼，笑了起来。

“吧！”的一块小石子打在了他的腮颊上。

笑声未遏，他先哎呀了一声，一看是施琳打来的，怔了一下道：“师妹！你……”

“你笑什么？”施琳俏脸含怒，冷冷问出了一声。

杨海平摸了一下脸道：“笑！怎么笑错了？”

舒元已接口笑道：“那当然是不能笑了！”

杨海平转头问道：“小要饭！你这是什么意思？”

舒元笑道：“你这个大笨牛，连这个都不懂，嫂夫人说不准笑，那就是不准笑，意思深长得……”

“嗖！”的一声，一块小石子从他头顶飞过。

舒元一缩，笑道：“这一下没打着……”

又是一句话没说完，冷不防梅影纵上来，探手一拨，“扑通哗啦！”一声响，小叫化舒元人已掉在了潭里，烫得他一个劲地哎呀乱叫。

方歇下去的笑声，立又爆开来。

就在这时，倏然涧顶上一个冰冷的声音道：“各位倒是满开心的，尽情地笑吧，过一阵就是你们命尽的时候了！”

云霄比较机警些，闻声仰头看去，但见一袭白衣飘闪而过，心中一动，忙喊道：“不好，咱们快抢铁链，迟了就难以上去了。”

他一声惊叫甫落，倏觉涧底突然黑暗了起来，跟着就见一片黑忽忽的东西，但等抢掌劈投之下，却感到那东西，轻柔无力，细看之下，更是大惊失色。

原来投下来的，乃是树枝杂草易燃之物。

巧手方朔韩翊也已觉出不对，忙喊道：“小心，他们要用火攻。”

云霄道：“咱们赶快抢那铁链，迟了只怕就要葬身涧底了。”

他一声方出口，蓦地一声大震，就见崖顶上火光连闪，跟着又是哗一阵响，铁链已被对方炸断，铁链断坠下来。

云霄大喊一声：“糟了，我们就只有坐以待毙啦！”

小叫化冷哼了一声道：“没那么容易，我得开一下看。”

他说话声中，倏地纵身向崖壁上一贴，就见他手足并用，壁虎一般，直向上爬去。

韩翊摇头叹息道：“丐仙莫邪本就是江湖一异人，且又收了这么一个好徒弟，看他这身功夫，却不是一般的壁虎功哪！”

云霄道：“他这也是壁虎功，只是在中间渗合了佛家‘步步祥云’的功夫，而且他那一身衣服上，也有名堂，所以上下由心了。”

老半天不说话的薛琴，此际突然道：“我可不想烧死在这里”

她一言方休，倏见涧底正北，火光一闪，已冒起了一蓬浓烟，那里的杂草已被燃着。

云霄见状却着了急，忙道：“咱们动作要快！”

第二十回

爆裂声一声连着一声，从火中传了出来，火势随着那爆裂声，更是剧烈，冲起漫天火花，令人触目惊心。云霄等几个人，全都施展开上乘功夫，向峭壁顶上爬。幸好这片峭壁虽陡，并不怎样滑溜，且有着手落足之处。火势慢慢逼近，除了炙热得难耐之外，那一股股逼来的浓烟，更是呛得令人难受。老偷儿韩翊升到半途，忽然心中一动，忙向云霄道：“我担心他们用大石砸下来，那可就糟了。”

云霄道：“我想他们不会那样笨，推石下来，不是可以把火焰熄了么？我担心他们火上加油，那才叫糟呢！”

就在他一言方了，施琳突然高声叫道：“不好了啦！他们在朝这崖壁上倒桐油呢！”

话音方落，蓦地轰然一声巨响，从崖底下涌起一蓬火焰，油助火势，竟燃上了陡壁。

云霄睹状，连忙喊道：“各位不要怕，快加点劲爬上去，我来替你们断后。”

喊声中，他打量了一下涧中情势，突然抽出一只手来，以一只挂在石壁上，贯注全力，连掌连挥。

一股潜力，急涌而出，迫在那火头上，只震得残叶横飞，火星四溅。

就在这一瞬间，梅影陡地一声尖叫，原来她那衣裙已燃着了火，心惊之下，手方一松，人就向火堆中坠落下去。

云霄一见，心中大急，倏地一松手，人也向火堆中扑去。

薛琴闻声回头，方待也松手下纵。

韩翊叫道：“薛姑娘，快向上爬，只梅姑娘一人，云霄还能救得，你如果也下去，岂不又给他添麻烦。”

杨海平也接口道：“薛姑娘，你就听话吧，目前只要赶走那放火之人，一切都好想办法。”

薛琴想了想也对，于是憋了一口气，功夫施展到十二成，连着几个窜纵，上升了四五丈，距离崖顶只有两丈来高了。

在这时，小叫化舒元人已登上了崖顶，探手亮出来一条软鞭，喝声：“你们这些不成材的东西，怎么就会杀人放火呀？”

喝声中，一抡鞭就扑了上去。

那些放火的匪徒，只不过是天蝎教中的小喽罗，哪能抵挡得住小叫化这条软鞭。

但见小叫化一条软鞭，上下翻飞，宛如那一条毒蟒灵蛇，配上他那身法，端地快得出奇了。

那些贼徒们见状，想要后退时，但觉一条白练疾卷而下，只一挨上，便都身首异处，有的且被卷扔起老高，摔向那深处去了。

有那相距稍远，连那前面的人是如何死法，都没看得清楚，鞭影已到，立被卷扔而起。

这一来，那些放火的匪徒们，发了一声喊，大叫道：“这小要饭的不是人呐，他是煞星下凡，跑吧！”

喊声中，人影散乱，全都向坡下跑去。

此际，薛琴也纵了上来，小姑娘娥眉梢竖起，杀气冲上了印堂，一声不

哼，反手亮出长剑，飞扑上去。

要说这姑娘可真狠，长剑扬起一道白虹，宛如白练飞舞，寒光闪处，立即响起一声声地惨叫。

放火的匪徒虽被赶散了，但那火势并没有因此稍熄，仍然是烈焰涌涌，黑烟腾空。

但由于涧崖顶上障碍已除，韩翊等人，也就很顺利地纵上崖来。

只是却苦了涧下的云霄，当他扑到涧底时，四面火势已然合回，烈焰高达丈余，实非一般人所能脱困的。

云霄双掌边挥，总算击飞了乱草，顺手挟起了梅姑娘，再朝四下一看，不禁暗暗叫苦。

原来，那方被击散了的火头，乍退又进，重又涌围了上来，眼前情势，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冲出火势，并不十分困难。

但他目前却不能眼看着让梅姑娘葬身火窟……

念头转处，暗中一咬牙，倏地一声长啸，顿足而起。

他这是情急拼命，付出了全部的生命潜力，所以这一纵，足足跃起有三四丈高下。

等到力尽的瞬间，两脚猛地朝石壁上一踩，借力使力，人又纵起了二丈余。

就这样，三四个起落，人方上了崖顶，真气一泄，他已倒卧在地，一动也动不得了。

先跑过来了韩翊，见状心中一震，方待动手去扶，眼前绿衣一闪，来了施琳姑娘，睹状大吃一惊，忙问道：“师伯，云大哥怎么样了？”

她说着话，也不管男女之嫌，就要动手去拉云霄。

“不要动他！”韩翊倏地喝了一声。

施琳闻声，手下一停，这才意会到男女有别，由不得粉脸涨得红过了耳根。

韩翊一见小姑娘脸红了，才知施琳是会错了意，方放缓声音，笑道：“我们江湖中人，本无世俗之见，只因这位云相公，他是力竭昏厥，妄动不得，否则就可能使他失去武功，那样一来，岂不是害了他吗？”

施琳闻言，羞态方敛，低声道：“那么这位梅姑娘呢？”

韩翊道：“她是惊骇所致，你只点她一下人中穴，就可醒来

施琳依言，探指朝梅影人中穴点了一下。

就见梅姑娘美眸一张，仍然满脸惊惶之色，四下里扫了一眼，突然看到倒卧在地上的云霄。

她微微一怔，想起自己坠下洞中的情形，陡地哭喊了一声：“云哥……你可死不得啊！”

喊了一声之后，她状如疯癫，翻身就向云霄身上扑去。

韩翊猛地喝道：“琳儿，拉紧了她，这时却动不得云相公！”

梅影的一声哭喊，顿时惊动了那追杀匪徒的两人，小叫化舒元 and 那薛琴姑娘。

两人闻声心中一动，以为云霄必然遭了变故，立即扭转头，往回奔来。

等到两人飞奔到了跟前，就见巧手方朔韩翊，正然在替云霄推拿。

小叫化慌不迭问道：“老前辈，我大哥怎么样了？”

薛琴也抢着问道：“老前辈，我霄哥哥死了吗？”

韩翊正为云霄推拿到紧要关头，虽听了两人的问话，也无法答复他们。

薛琴幽幽叹了口气，道：“霄哥哥要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梅影此际理智全失，被施琳紧紧地拦住，闻言哭喊道：“都是我害了霄哥哥，他死了我还怎能偷生？”

小叫化此际已看出来，云霄只是力竭昏厥，经过推拿之后，再调息一阵就会复原，闻言嚷道：“你们都死吧，但也犯不着咒我大哥呀！”

梅影一瞪眼道：“谁像你这小叫化，铁石心肠。”

小叫化道：“我也犯不着有棉花心肠哪，好好的一个人，没有事也被你咒死了。”

薛琴缓缓地道：“你说霄哥哥他死不了吗？”

小叫化笑道：“他要死了，那天蝎教要谁去荡平？”

薛琴道：“那他怎么睡着不说话呢？”

小叫化道：“你没看出来，我大哥只是用力过度，昏了过去啦，等韩老前辈替他推拿过后，导气归舍，很快就会醒的。”

“哦！”薛琴轻哦了一声道：“我看出来了，云哥哥是昏过去

小叫化笑道：“你不死了吧？”薛琴低声一笑道：“不死了，我还得跟着霄哥哥杀那些天蝎教中人呢！”

云霄经过了一阵推拿之后，突然长吁了一口气，道：“累死我了！”

跟着他睁开眼来，茫然四顾了一阵，望着韩翊道：“云霄多亏老前辈为我挽回了一命！”

韩翊笑道，“这又算得了什么？你却救过我老偷儿好多次了呢。不过现在你还动不得，等到真气畅通无阻后，那就没有事

云霄闻言点了点头，欠身坐好，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起来。

在这时，所有的人差不多全都累了，也全坐在云霄四周，调息养神。

大约过了有一个多时辰，太阳已有点西斜了。鼎镬涧中的火，也熄了大半，只余下袅袅青烟，仍在随风飘荡。

倏地远远响起了两声清响，啸声尖锐，宛如笙簧，只是有些刺耳。

几人全被惊醒了，但却没有一个人移动，似全在倾耳细听。

啸声甫落，就见远远飞驰而来两条人影，转眼已到了眼前，乃是两位青衣女郎。

众人并不理会她们，任她们走到身前。

杨海平方一欠身，韩翊立即施展传音之术道：“平儿不可轻动，瞧她干什么，然后再待机出手。”

杨海平闻言，方始又静了下来，只是扫目看了两人一眼。

年长的女郎，打量了众人一眼，惊叹了一声道：“咦！他们不是被烧伤的吗？怎么坐着不动呢？”

那个年小一点的道：“想是他们被吓得呆住了。”

年长的那位摇了摇头道：“不像不像！他们哪会这样胆小？”

年小的那位，撇了一下嘴道：“江湖中尽多胆小之辈，别听他们乱冒大气，事情架到身，才真是胆小如鼠呢！”

年长的女郎道：“那却不见得，没听公主说吗？在这些人中，有个姓云的，胆子却是大着呢。”

年小的女郎道：“我看是浪得虚名……”

两位女郎的一问一答，目的是在激将哪，哪知几个人仍是不言不动。

这一来，那年长的女郎忍不住了，娇喝道：“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呀？怎么不说话呢？莫非真个被那场大火烧痴了么？”

韩翊冷冷地道：“我们还不至于像你们口中那样胆小。”

年小的女郎道：“那为什么不说话呢？你们都是些什么人？”

韩翊道：“你们先报个万儿来，看看值不值得和你们说话！”

年长的女郎道：“哎哟，好大的口气，实告诉你，我们是崂山派的，人称我们喷火罗刹，现在是长春公主的近身女侍，我叫焦环，她是我妹妹焦琼，你们可听说过吗？”

韩翊道：“火龙王焦炳，是你们什么人？”

焦琼闻言一怔道：“老头儿，你认识我爹！”

小叫化突地接口笑道：“连我小要饭的也认识，有什么了不起。”

焦环道：“虽不怎样了不起，但却名震江湖。”

小叫化舒元笑道：“是呀，一个人要是臭名在外，江湖上也是知名的，只是不大光彩而已。”

焦琼倏地一瞪眼道：“你说谁不光彩？”

舒元道：“除了你爹那只火狐狸，还会有谁？”

焦琼一听舒元口出不逊，怒喝道：“好小子，你敢骂我爹？”

舒元笑道：“乌龟王八我都敢骂，你爹他是什么东西！”

焦琼道：“好小子，你是要找死呀，今天叫你知道姑娘的厉害。”

喝声中，衣袖一扬，打出来一颗殷红色的弹丸来，直袭舒元头顶。

舒元哈哈一笑，方打算用手去接。

韩翊突地大喝道：“接不得！”

他是声出袖扬，一股劲风卷起，已将那颗弹丸，向涧下。

但听涧底轰然一声大震，方才熄去的杂草树枝，立又熊熊燃了起来。

韩翊笑道：“崂山派的霹雳弹果不虚传，未免残毒了些。”

原来那崂山派的火龙王焦炳，一身绝技就是火器，他这霹雳弹虽远算不上神奇，但已足够江湖上震慑了。

因为这种火药暗器最为轻巧灵便，外壳是一种软木，里面装贮着强烈的炸药，不论打中人身，或是撞在兵刃上，立即爆炸开来，伤人毁物，威力惊人。

小叫化舒元见状，暗叫道一声：“好险呐，幸亏没有用手去接，要不然，我小要饭的就得归位了。”

一念方休，怒火又生，倏地纵起，抖开软鞭，就扑了上去。

同时之间，杨海平也发动了攻势，猛地推出一掌，击向焦环的左肩。

焦环不防，还真被打了个正着，踉踉跄跄，往前跌了好几步，方才稳住了势。

舒元的一条软鞭，在这时也扫向了焦环的腰部。

焦琼身形倒是轻便得很，唰的一声，绕身进步，已闪开了这一鞭，人却闪向舒元的左边去。

两姐妹一样的行动，身方闪开，已探手亮出来两件奇形兵刃！也是一条长鞭，不过却和一般软鞭不同，略一晃动，从鞭梢处，喷出一股火焰来。

兵刃中能喷出火焰来，不要说兵器谱中察不到，就是在武林中，也是一

件奇闻。

她们这兵刀名叫“火焰鞭”，是火龙王焦炳匠心独具，替两个女儿打成的。

鞭的本身，是用精铜细铁制成，鞭身上无数小孔，再用特别的手法，把火硝、硫磺、白磷等惹火之物，装入到鞭内，在手柄上装了火石，所以在挥动间，就能喷出火星来，一停下来之时，因为手柄上没有压力，那火也就自动熄灭，真称得上是剔透玲珑。

焦环、焦琼两姐妹，抡起来两条“火焰鞭”，宛如两条火龙般，呼呼喷着火焰，扫向杨海平和舒元。

杨、舒二人的武功造诣，在年轻一代中，算得上是顶尖儿的了，无奈遇上了这两条火龙，刹时间，闹了个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已调息复原的云霄见状，凝神看了一阵，忙喊道：“杨兄和元弟快退下来！”

焦琼冷笑一声道：“既然敢和姑娘动上手，就是火神菩萨请到的客，阎王那里也早挂了号，走不了啦！”

她在话声中，倏地长鞭一抡，扫向了舒元的腰际。

舒元方抡鞭一挡，杨海平已失声大叫道：“小要饭的快退！”舒元闻声一怔，已见焦琼又抖手打出来了那霹雳弹。

他在心惊之下，欲避不及，只好抡鞭挡去。

鞭梢和那“霹雳弹”方一相触，轰的一声，炸了开来。舒元倏觉手上一轻，赶紧伏身倒地，慌不迭接连几滚，总算避了开去，但是他那条软鞭，就只剩下半截了。

另一边的杨海平，却被那火焰鞭扫着了一点，刹时之间，衣衫着了火，也就只有倒地打滚了。两个人甫一上手，就全被人家逼得滚了回来，只有对看着发怔。云霄陡地站起身来，慢条斯理地走了过去，笑道：“二位姑娘就凭火器占胜，算得了什么能耐！”焦环冷叱一声道：“你不服气，不妨就接下两招试试。”话声中，她朝焦琼一使眼色，两条火焰鞭，一缠上盘，一扫下盘，慢天匝地卷来。

云霄哈哈一声狂笑，双掌抡起，发出来两股内家正气，迎卷了上去。

须知云霄的内家功力，在天山数年，已有很好的根基，正气练到了五成火候，青灵谷又得林可卿传以“化育神功”，可说是突飞猛进，已有八成功力了。

他这两掌，并不打人，却是扫袭那两条鞭。

这么一来，对方两条鞭身被击，火舌立即烧开，倒卷了回去，险些烧上了她们持鞭的手。

焦环焦琼作梦也想不到，云霄有这么刁钻的打法，不禁大吃一惊，慌不迭回过手来，向后一拖。

云霄仍是照旧的打法，又是两掌劈出，逼得二女接连向后倒退。

这就是云霄的过人处，他在未动手前，冷眼旁观，早就想好了打法，这么一来，还是真奏了效。

那两位喷火罗刹，素常已被火龙王焦炳娇纵惯了的，几时吃过这样大亏？双双齐哼了一声，竟然不怕炮火灼伤玉手，抡鞭又扑了上来。

好个云霄，扬声一阵狂笑，突地身形移动，施展出“神仙遁迹”的身法来，只一闪就失去了踪迹。

二女合力的一击走了空招，连对方人影儿都不见了，心中方一怔，云霄已从两人身后扑至，双手向外一分，“分花拂柳”，已然斜砸向二女腕部。

二女倏地一声尖叫，再也拿不稳那“火焰鞭”了，松手向地上一扔，翻身斜纵出去。

窜出去有两丈远，停下脚来，怔怔地向云霄一打量。

焦环道：“尊驾可是云霄？”

云霄笑道：“你猜对了，不是浪得虚名吧！”

焦环冷叱一声道：“你有种的话，可敢在这儿等我们？”

云霄笑道：“你们要搬兵去，是吗？那就快去吧！”

焦环道：“你可不能逃走啊！”

云霄倏地扬声大笑道：“你们放心去吧，云大爷等着你们就是啦，死约会了，不见不散！”

焦环冷哼了一声道：“好，你等着！”

声出人己纵起，两人又向来路上疾驰而去。

小叫化眼看着二女走远了，才哭丧着脸道：“真泄气，怕咱今天会栽在两个臭丫头手里。”

云霄笑道：“你遇事只要稍微沉着一点，不轻躁，不急进，看清楚后再动手，就不会多栽跟头了。”

舒元把眼一翻，冷冷地道：“这时候有你说的嘴，怎么方才却躺着不动呢？”

云霄道：“方才只是力竭，并不是象你那样冒失出手呐。”

舒元道：“你不冒失怎么会力竭，我看你以后要少惹情孽，可知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女人是祸水……”

他话没说完，耳旁已响起了娇叱连声，他赶忙斜纵出去有两三丈远，方始站住，笑道：“我小要饭的最怕狮吼。”

施琳笑叱道：“方栽了跟头，就又犯了老毛病了。”

梅影道：“狗嘴里一辈子也长不出象牙来。”

只有薛琴一瞪眼，冷冷地道：“小要饭，你以后说话要扯上我，小心我用剑劈你。”

小叫化舒元闻言，一伸舌头，作了一个鬼脸道：“我的姑奶奶，别生气行不行，我这可是闹着玩的呀！”

薛琴道：“我不喜欢那样么！”

舒元立将双眉向下一吊，哭丧着道：“好！你不喜欢，我也不敢喜欢，服了你行吗？”

薛琴嫣然一笑道：“这还差不多！”

巧手方朔韩翊见状，心中一动，暗忖：“这倒又是一对，年岁、人才、武功样样都是天造地设，我得喝他们这一盅酒……”

这是他心中的话，虽没有说出口来，但那一双眼睛，却在舒元和薛琴两人的脸上，溜了两下。

舒元这小叫化，只是喜欢开玩笑，嘻嘻哈哈地闹，心中却是纯洁得很。

可是那薛琴，却没来由，脸上红了一下，心中竟然怦怦地跳。

就在这时，远远传来了一声厉啸。

云霄倏地警觉，忙道：“大家快准备，那两个臭丫头搬来了大魔头啦！”

梅影道：“霄哥哥，你猜会来些什么人？”

云霄道：“我猜可能会有那火龙王焦炳！”

“还有呢？”

“我怎么会知道！”

梅影翻了他一眼道：“我晓得你知道，但你不敢说，只是在心中想。”

云霄笑道：“你怎么转眼间人变了，学得小心眼啦，我想谁？”

梅影翻眼看了一下，嘴角含笑道：“要我说出来吗？”

云霄笑道：“你要说就说，怎么神秘起来了！”

梅影笑道：“她呀！她呀……就是长春公主薛玲！”

云霄突地狂笑道：“薛玲要来，那可就太好了。”

“我之来，不知对你姓云的有什么好！”

遥遥传来一个清冷声音。

声落人现，身前两三丈处，并肩站了有四五个人，居中者白衣飘拂，神态冷漠，正是那长春公主薛玲。

云霄哈哈笑道：“老相好的来了吗，多日不见，叙叙旧情有什么不好的。”

他云霄乃是个世家子弟，对一个女子怎能如此的不拘言笑，不知道他的人，一见之下，可能误会也是个轻薄无行之人。

但是，知道他的人，也就不以为然了，因为他这一神态，全是跟着他师父癫仙凌浑学来的。

他这么轻佻的一句话，立时激起一位秃头老者之怒，冷哼一声道：“好小子，你愧为侠义道中人，竟敢当面辱及我家公主！”

云霄斜眼瞟了一下，笑道：“请问你是什么人，可敢报出个万儿来吗？”

那老者冷冷地道：“老夫秃龙贾祥，你可曾听人说过？”

云霄点头笑道：“是曾听人说过，江湖有这一条秃长虫，就是你呀，几时作了长春宫的入幕之宾……”

“云霄，你敢胡说八道……”

长春公主薛玲闻言，羞怒难禁，翻手抽出长剑，一副拼命的样子。

云霄笑道：“我的公主，你是生的什么气？食色性也，那算得了什么，别假惺惺了，请问贵教，有个干净的人吗？我还可以送贵教一块四字牌匾……”

另一个虬髯黑衣大汉，一望就知是个粗野凶悍的人物，接口哈哈笑道：“臭小子，你还会做诗，念出来让咱铁飞龙向阳听听！”

云霄笑道：“我这不是什么屎和尿，只是天蝎教的四字牌匾。”

向阳嚷道：“那也好，你念出来听听看！”

薛玲冷冷地道：“云霄，你要打算生离此地的话，嘴头上可得放干净些！”

云霄笑道：“你放心吧，我这张嘴是最干净的了。”

“快念啊！”铁飞龙向阳有些不耐了。

云霄道：“我这四个字，可以说得上是贵教的写照，最切实不过。”

铁飞龙向阳道：“你噜嗦个有完没有，快说哪四个字？”

云霄朗声道：“男盗女娼！”

初时，大家都在倾耳欲知云霄所说天蝎教的四字牌匾，不知是四个什么字，但当他说出“男盗女娼”四个字时，大家一时没有解得开，刹那之间，都怔了，不知这四字是什么意思。

巧手方朔韩翊突地挥拳大笑道：“好！好！天蝎教中的人，哪一个不是

男盗女娼。”

这四字牌匾经者偷儿这么一解释，大家始才悟得，小叫化舒元更是大声喝起彩来，跟着杨海平等人也大声喊好。

长春公主薛玲以及秃龙等人，全都忍不住怒火冲天。

秃龙贾祥更是怒不可遏，厉喝一声道：“好小子，敢出口骂人，老夫劈了你！”

喝声中，探袖伸出来一双毛茸茸的大手，朝着云霄推了出去。

韩翊见状，忙喊道：“云霄，小心点，这秃长虫用的是大力金刚掌。”

云霄神态自若，微微一笑道：“就是让他三脚猫儿爪，有什么怕得……”他话声方落，一股劲风挟着厉啸，已然涌至。

但见云霄立足之处的四方八面，沙飞石走，风转飚翻，全身衣衫都乱飘乱拂。

乍看，宛如他似立身在旋风中心，声势确是惊人。

云霄虽然没有将对方放在心上，但见人家这么凌厉的内力，心中不由得一震，迅即迎着对方推来的那股刚猛力道，拍出了一掌。

两股掌力一触之下，发出“蓬”的一声响。

就见云霄身形一阵摇晃，似乎挡不住对方那股掌力。

梅影是最关心，所谓关心则乱，她也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小嘴张了几张，几乎失声叫出来。

就这么一瞬之间，云霄的左手，已在右掌推出之际，迅又并指点了过去，指势森锐如剑，脱手而出，发了“嘶！”的一响破空之声。

秃龙贾祥乃为崂山五龙之首，以下是火龙焦炳，铁龙向阳，苍龙奚成，邪龙胡俊等五个人，在江湖上可都是风云人物。

论武功能耐，五个人各有造诣，也各有一种绝技。

秃龙贾祥的大力金刚掌，在武林中实是有独到之处，一掌推出之际，看似无力，但在掌力之内，却暗藏有一股隐密的力道，能够伤人于无形。

哪知，云霄新练成的“化育武功”十二解，正好克住他这阴毒的掌力，一指点去，力道立破。

秃龙贾祥真没估到对方能破得了这掌力，一发觉不对，对方那一缕指力，已击到掌心，极是税劲沉实，心头不禁一凛，迅疾化招“长蛇剪尾”兜住那一缕坚锐的指力，横送开去。

两人这一招，算打了个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吃亏，谁也没有占到先着。

但却把一旁观战之人看得怔了，全都惊骇不已。

薛琴却高兴地叫道：“云哥哥！你把那化育十二解中的‘通天九指’都练会了。”

云霄笑道：“还有‘辙地十二腿’也练得差不多了呢！”

两人这一问一答，除了老偷儿韩翊吃惊之外，那崂山五龙更是惊骇不止。

苍龙奚成诧异地问道：“化育神功重现江湖？不可能吧！”

秃龙贾祥冷冷地道：“不过这小子的指法，却有点门道。”

他在说话声中，接着蓦地一声猛喝，又是一掌劈去。

这一掌，秃龙可是用十二成的功力，直有摇山震海之威。

云霄但觉四方八面，劲风疾卷回荡，竟无可闪躲之路。

在这时，他就只有发掌抵挡了。

两人手掌甫接，贾祥只觉对方掌力，初时似若无力，但触及，劲力突增，移山倒海般，压了过来。

他心中一惊，蹬蹬蹬，连退了五六步，内脏间血气翻腾，生似五脏六腑都挪了位置、难过无比。

薛琴又娇声喊道：“霄哥哥！你用的这一式，可是‘天趣掌’？”

云霄笑道：“对了，超出三界，不能断灭，與天地参，上天之载，无声无息……”

他在应答中，竟然朗声背诵起经解来。

贾祥趁机，冷不防又攻出第二掌。

云霄不闪避，倏地左手并指疾点过去。

指力“嗖！”的一声，穿透掌风刺中了贾祥的掌心。

秃龙贾祥就更是大大惊凛对方指力的厉害，被指风触处，掌心疼痛欲裂，心中大吃一惊，暗忖道：“莫非这小子真个已得到了那‘化育秘笈’了么？……”

心念动处，不由脱口喊道：“这小子用的真是化育神功呐？”

火龙焦炳接口喝道：“老大，你清楚了吗？”

秃龙贾祥道：“没有错，当年我师父就是毁在穷酸孟儒这通天指下的。”

焦炳道，“那就不能放过这小子。”

话声中，左手抬处，只见一道细如绿香般的光伸出，落在云霄身侧，瞬时化为熊熊烈火，转眼间，就把云霄围在火圈当中。

那火舌冒起有两三尺高，宛如一道火墙。

巧手方朔韩翊等人，全都被火烧得怕了，见状全都向后倒退。

云霄仗着自己罡气护体，并没将这片火放在心上，反而哈哈狂笑起来。

这么一来，连韩翊都感到奇怪了，心忖：“这是怎么搞的！方才在那鼎镬涧中，一场大火烧得他力竭而昏，怎么这时又不怕火了？”

他哪知，方才在洞底之时，云霄是一心在救人，而且还得提气向洞顶上窜纵，他并不怕火，是怕火烧伤了梅姑娘。

如今呢？他是一心一意地在对敌，仗着他那一身正气，火又怎能伤得了他？

长春公主薛玲冷冷地道：“云霄，你还不服吗？可知火龙焦炳的独门火器，却是古今罕见的呀！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你好好地想一想。”

云霄哈哈笑道：“这点鬼吹灯的能耐，还困不住云霄，我只是想看一看这火器，究竟有多大威力。”

薛玲道：“那么你是不服了？”

云霄笑道：“凭我堂堂奇男子，会和你们‘男盗女娼’之辈为伍，少作梦吧！”

秃龙贾祥道：“姓云的，你只说出来那‘化育秘笈’是从何处得到，也可饶你一命。”

云霄笑道：“我这一身功夫都是在梦中练成的，那化育神功当然也是在梦中学的了！”

秃龙贾祥还真信了他的话，闻言喃喃自语道：“在梦中练功夫，难道你会那瑜珈之术吗？”

云霄笑道：“你别管我会什么术，如果想学的话，不妨跪下喊我三声亲祖宗，我就收下你们这些不孝的子孙。”

他这一骂，铁飞龙向阳却发了怒，喝道：“这小子胡说八道，看我劈了你！”

说着抡拳就要前冲，杨海平倏地大喝道一声：“黑炭头，你那脑袋我订下了。”

喝声中，他身形纵起两三丈高，抡剑下劈，同时他那身形，也随着剑势翻转，变成头下脚上的姿势，身剑合一，发出一阵破空之声，一溜剑光，疾向铁飞龙向阳劈落。

铁飞龙似乎有所仗恃，眼看一剑劈到，他是不闪不躲。

长春公主薛玲那冰冷的俏脸上，禁不住微露紧张之色。

巧手方朔韩翊和施琳的神色上，却有些沾沾自喜，全以为杨海平这一剑，那铁飞龙向阳必得脑袋开花。

就在众人思之未竟的刹那间，杨海平的一溜剑光，已刺向铁飞龙向阳的头顶。

随着“锵！”的一声响动，又是一声闷哼。

陡然之间，剑光全消，只剩下一柄长剑，插在铁飞龙向阳的头上，杨海平人已飘落一侧了。

须知杨海平的一身功夫，在小一辈中，可是顶尖的身手，那一招驭剑下击之势，算得上强劲绝伦，莫说血肉之躯，就是坚硬的铁石，也能刺得透。

在这时，那铁飞龙向阳呆立在地，长剑仍然颤巍巍地在他头顶摇晃。

杨海平也是一样的呆立，他那神色上，却有些沮丧。

明眼人一看，就知两个人是闹了个两败俱伤。

火龙焦炳惊问道：“老三，你怎么样了？”

韩翊也是吃惊不止，也喊道：“平儿！你怎么样了？”

两人全不说话，向阳的身躯晃了一下，头顶上的长剑，“当”的一坠落，长吁一口气道：“这小子的功夫不错，我硬接了这一剑，功力亏损不少……”

他话没说完，身形又是一阵摇晃，倒退了脚步，一时没稳住势，坐倒在地。

另一边的杨海平，却是身形一动，再也压不住了，冲口吐出来一口鲜血。

这么一来，先就吓慌了施琳，莲足一顿，人就飞纵过去，落在杨海平的身边。

邪龙胡俊这小子，最是贪色，他一看那施琳纵来的身形，可说是好看已极，连眼都直了，涎着脸，跨步走了过去，笑道：“姑娘，看你这样儿，莫非打算把这小子扶回去吗？”

施琳一瞪眼道：“怎么，不行吗？”

胡俊笑道：“依我们崂山五龙的规矩，是有点不可以！”

施琳冷冷地道：“你要怎样？”

胡俊道：“好吧！咱们先按江湖规矩，好汉不赶乏兔儿，就让这小子回去，但你既来了，就不能走。”

施琳柳眉一竖，长剑出鞘，冷哼一声道：“怎么，你要讲打吗？”

胡俊微微一笑道：“正有意领教姑娘的剑法……”

施琳不等对方话落，突然欺身进扑，手中长剑一挥，唰唰连声，径向胡俊凌厉进击，口中怒喝道：“好，就叫你试试姑娘的剑法如何！”

施姑娘这一发怒，手下毫不留情，一出手就是莲府秘剑的绝招，但见青蒙蒙一片光幕，网罩胡俊身形。

一旁观战的长春公主薛玲，一眼已瞧出施姑娘的剑法，较之在黑龙口初见时，功力大有精进，尤其那剑招之中，似含有天地之玄奥。

邪龙胡俊还真没看出来施姑娘在剑术上，有这么高的造诣，怎敢丝毫怠慢，迅如电掣般，亮出兵刃，乃是一个铁骨折扇。

眨眼之间，两人就打在一起，搅起两丈方圆一片寒芒白光。

这时那云霄仍被困火圈之中，他一边运功抗热，一边却打量着场中情形，一看那邪龙胡俊的扇招，倏地脱口道：“咦！这小子的扇招，和那阴司秀才一个人传授呀！”

韩翊一旁接口道：“我也想起来了，他们都是魔扇霍昆山的弟子。”

邪龙胡俊冷冷地道：“你的眼力倒还高明，可知道魔扇的厉害吗！”

施琳冷叱道：“不稀奇、算不上武林绝艺。”

胡俊冷冷一笑道：“你臭丫头少得意，我如施展出追魂三扇，只怕你就香消玉殒，咱先说在前头，你如愿拜在我的门下，我不使出那追魂三扇怎样？”

施琳吓了一声道：“你是什么东西，拜在我的门下，我还嫌你不成材哩，快给我磕上三个响头，叫我三声姑奶奶，我不施展莲台七绝招如何？”

她虽在说着话，招已变“莲台极品”，这一绝招，真个是神妙得难以言喻，威力之大，无与伦比。

胡俊一时的托大，顿失先机，三十招后，已有些束手缚脚的

片刻工夫，施琳的莲台七绝式，连环施出，一柄剑，声东击西，翔动灵活，竟把胡俊迫得直退。

此际，把那崂山五龙个个都看得露出紧张的神色。

苍龙窦成突地大喝一声道：“小丫头真有两手，窦四太爷也想领教一下。”

喝声中，亮出来长剑，就待向施姑娘扑去。

“站住！你还要脸吗？打算两打一是吗？”一声娇叱声中，凌空飘下一个白衣少女来，乃是小姑娘薛琴。

长春公主薛玲一眼看去，心中一动道：“这丫头的长相，怎么和我神似？……”

苍龙窦成一看，心中也是有些嘀咕，暗想：“怎么，我的眼花了，这人不是长春公主吗？”

他只顾打量眼前的小姑娘了，竟然忘了动手。

薛琴是初涉江湖，可不懂得什么叫过节，同时也被看得恼怒，冷哼一声，挺剑刺了过去。

窦成没防到小姑娘手下这么狠，出手竟然毒辣异常，一发觉不对，抡剑去架。

薛琴倏地一声冷笑，长剑推出，一拨对方剑势，跟着一振腕、剑刺进窦成的前胸，直透背后，鲜血四下溅飞。

那窦成就只哼出来半声，尸身已栽倒在地。

小姑娘一剑得手，立时把在场的人，全都震住了。

须知那苍龙窦成却不是个平凡人物，在武林中，仗着一柄风雷剑，挫倒了不少的成名江湖道士，哪知，一剑没有得出，竟丧命在一个小姑娘手中……

薛琴却没有这样想，她也不问人家是不是成名不成名，总之她一剑得手，

心中就高兴，于是横剑朝着云霄道：“霄哥哥，对付这些窝囊废，也犯得着费那么大的劲，你看，一剑就了帐啦！你怎么不冲出火圈来呢？”

云霄笑道：“我哪能比得上妹妹呢？哥哥是不行啦！你听说人家是火王龙吗？”

薛琴笑道：“火龙王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信，除非你不愿出来。”

云霄道：“这场火都快把我烤焦啦，我还有不愿出来的，只是怕烧光了衣服。当着这么多人，光着屁股，那该多难看！”

薛琴听说光着屁股，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道：“你出来吧！我不会笑你的！”

云霄道：“你是我的义妹，当然不会笑哥哥了，要是让人家什么公猪母猪看到，就会笑我了！”

薛琴美眸连眨，由不得转头看了那薛玲两眼，缓缓道：“你是说那长春公主吗？她是我姐姐哩！”

云霄道：“现在人家可不认你这妹妹了！”

薛琴冷哼了一声道：“我也不愿意认她，和那么多臭男人在一起，丑死啦！”

云霄笑道：“你看那些男人丑吗？但人家却看着满美的，她就要嫁给她们了。”

薛琴不住又咯咯笑了起来道：“她一个人嫁那么多又老又丑的男人呀，我看她要死了！”

他们说笑着，把个薛玲几乎气昏了过去，娇声喝道：“云霄，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无赖，满嘴喷蛆！”

第二十一回

长春公主被云霄等人一阵讥笑，气得脸色发青，浑身乱颤，恨不得一剑把云霄劈成两截，方消心头之恨。

云霄却是得理不让人，昂声大笑不止。

他那笑声宏亮震耳已极，不但声澈四山，连那圈烈火似乎也被笑声压低了不少。

薛玲在初闻笑声时，疑心对方之笑，对自己是一种睥睨，似耻笑自己的行为龌龊，禁不住鼻头一酸，流下了两行清泪。

但等她看清了之后，才知原来是火龙焦炳在火器上加了功夫，但见红光闪闪，在云霄身外筑了一道火墙。

她立身之处，离着云霄少说也有三五丈距离，已然觉着奇热难当，云霄竟是安然无恙……

这才知道对方这笑声，却是别具一功，内中还有种种妙用。

她睨视了云霄一眼，转向火龙焦炳道：“焦坛主，你这火功用到了几成功力？”

焦炳道：“启禀公主知道，我已施出八成以上的功力了。”

薛玲道：“何不施展出十成来……”

“这个……”焦炳迟疑了一下，突又恨声道：“好！我不信云小子是炼不熔的金刚！”

话声一停，大袖飘飞中，两只手掌连搓，喷溅无数火星，劈劈啪啪，宛如放烟火一般，喷得满天皆是。

云霄已现窘态了，笑声越来越弱。

薛琴关心地道：“霄哥哥，你不行了吧？”

她这句话是由衷而发，任何人一听就知，小姑娘绝无半点讥讽之意。

云霄叹了一口气，道：“我当真是不行了，须知人家是武林中火器的宗师，玩火是他平生绝学，我只怕要得归天了……”

薛玲冷冷地道：“你早就该死啦！”

云霄道：“但我却不愿象这样地活活烧死。”

焦炳哼了一声道：“只怕你不愿烧死，由不得你了。”

话声中，倏地张口喷出一道蓝色的火焰，冲了过去。

云霄真的有些支持不住了，他不再发出笑声，长衫右下摆已起了火。

他轻叹了一口气，一弯腰伸手拍熄道：“看来真要落个火葬，只是心中有些不甘。”

薛玲道：“这是你自取其祸，有什么不甘心的？”

云霄道：“年逾弱冠，尚未娶妻，身死之后，坟前连个祭典人儿都没有，岂不凄惨。”

薛玲道：“你如口中放干净些，不说那样无赖的话，本公主也许能在你坟前祭典一番……”

云霄突然扬声大笑了一声，道：“哈哈，好极了，你可是自愿为我妻？只怕我担当不起……”

梅影听着心中满不自在，冷哼了一声道：“有那么一位如花美眷，你死也该瞑目了。”

云霄笑道：“可惜我脖颈太短，伸缩难如愿，背上无甲，驮不了那么多

绿头巾……”

他话未说完，舒元插口道：“是一只大乌龟呀！”

云霄道：“一个人被活活烧死，已是够惨的了，死后还让变成个大乌龟，岂不更惨了吗？”

薛玲想不到云霄到这步田地，还在编圈子羞辱她，气得她莲足一顿，恨声喝道：“云霄你……”

云霄笑道：“别叫得那样亲热好吗？我真怕你辱我英名

薛玲气得似已疯了，一纵身跳落焦炳身边，催道：“焦坛主，快烧死这无赖汉！”

火龙焦炳应了一声，再次张口，火焰方一喷出……

小姑娘薛琴急得冲了上去，一扬手中“三阳铜”，逼着那袭到的火焰一晃，一溜彩光闪处，火龙焦炳“哇！”的一声惨叫。

跟着就见他身形连晃，一抹头飞纵而去。

火龙焦炳败走，其余的人也不敢久留，早已四散奔逃，薛玲气得把牙咬得格格乱响，倏地探手取一物，抖手向云霄罩去。

巧手方朔韩翊却是老江湖了，又是旁观者清，见状准知对方这物件，一定歹毒万分，连忙高声喊道：“云世兄小心了……”

云霄目光一瞥，看出来那落下之物，又是一面丝绸笼罩了数丈方圆大小，心中还真未将那丝绸放在眼中，仍然揶揄道：“你这可是情网么？只怕束缚不了云老大……”

女人的心是难得揣摸的，梅影在过去对云霄的喜笑怒骂，全觉着满好玩的，有时她也会帮腔助势，但自从小叫化舒元传书，她和云霄有了夫妻名份，不知为了什么，每当云霄和薛玲调笑时，她心中就会兴起一股酸溜溜的味道，妒火中烧。

她这又一听到云霄喊出人家那丝网是情网，顿时气涌如山，娇喝一声，用尽全力发了一掌。

一股奇猛的掌风，直向长春公主薛玲击去。

双方相距，不过丈许远近，薛玲冷不防会有人侧袭，如想闪身避开，除非松手丢网不可，否则，就只有硬接对方这一击，但却又不愿放过云霄……

她微一犹豫，劲厉的掌风，已袭上了身，在无可奈何之下，长长吸了一口气，身子突然斜着飘飞而起，这一来，那撒出去的丝网，可就偏了准头，攻向梅姑娘罩袭而下。

丝网蓄势迅疾，没等梅影躲让得开，已然罩落在她的身上

云霄已看出情势不对，忽然一伏身子，迅速绝伦地滚到了梅影身旁，右手同时向上发出了一掌，打算挡一下那丝网下落之势。

但那丝网细如蛛丝，丝毫着不得力，任他云霄一掌，劲力强猛，但却无法阻得住那下落之势。

云霄心中忽然一动，探手抽出来“大阿神剑”，立又纵身而起直向薛玲冲击过去。

薛玲目睹其情，咯咯一声娇笑道：“你云霄也有发急的时候呀！”

笑语声中，眼看梅影已被罩在网下，突然一松手，施展出“八步赶蟾”的上乘轻功身法，人如海燕掠波，飞奔而去。

云霄哼了一声道：“我还有下辣手的时候呢，不要走！”

声出人也纵起，宛如苍鹰赶云，紧追了下去。

又是斜日映晚霞的时分，红螺谷寂静如恒，鼎镬涧畔围着巧手方朔韩翊等人，凝目望着被紧罩网下的梅姑娘。

网细如发丝，紧紧箍在梅姑娘身上，不仔细看，绝难发现她是被网困住了，就是因为是紧紧贴在身上，大家竟然一时想不出个法儿斩断。

薛琴心念一动，倏然抽出长剑，试着向梅影臂弯之间，轻轻划去。

哪知，丝网似有灵性，薛琴之剑方一触及，丝突然又向里收缩了许多，梅影痛苦地呻吟一声。

薛琴见状，立时停下手来，望着倒在地上的梅影呆呆地发怔，她不敢挥剑斩了。

小叫化舒元嚷道：“怪呀！她这绸有点邪门……”

巧手方朔韩翊摇头叹息道：“邪派中的东西，每一件都令人费思，稀奇古怪，真亏他们能想得到也找得到。”

舒元道：“我猜这一定是情……”

薛琴冷冷地道：“你怎么知道？”

舒元道：“那长春公主本来是用以网我大哥的，哪知被梅姐姐替他挡了灾。”

薛琴道：“那也不见得就是情网呀！”

舒元笑道：“这个你没有我看得清楚，从长春公主的眼神中，我看出来她是很爱我大哥的，但也恨我大哥那张嘴，所以才用网来困了。”

薛琴幽幽叹了一口气道：“这网不知是用什么丝所织，利刃竟然断它不得。”

舒元道：“网是情网，丝当然是情丝啊，那得用慧剑方能断得，你那剑怎么能用？”

薛琴还是个人世未深的姑娘，哪懂得这些，听着小叫化舒元信口胡诌，她还是真的信之不疑。

施琳噗哧一声笑了起来道：“琴妹妹，别听他胡扯八道，小叫化他是骗你的。”

薛琴星目一扬，冷哼道：“他骗我，我就用剑劈了他。”

舒元一缩脖子，伸了伸舌头道：“好厉害呀！小要饭的天大胆子，也不敢骗你薛姑娘呀！”

薛琴道：“那你所说什么情网慧剑是真的呀？”

舒元道：“当然是真的！不信你问问施姐姐，她也有一面情网哩。”

薛琴闻言，星目扫向了施琳，那意思是打算看看施姑娘的那面情网。

施琳倏地一瞪眼，娇叱道：“小舒，你在胡说个什么？”

舒元笑道：“我几时胡说了，你如没有情网，怎么会将杨哥哥箍得那么紧，连哭笑都当不了家。”

杨海平插口道：“小舒，你们吵你们的，可别把我拉在里面”

施琳白了他一眼，转向薛琴道：“琴妹妹，这小要饭的一张嘴最臭了，来，咱们撕了他的。”

薛琴察言观色，看到施琳和杨海平两人的情形，心中一动，突有所悟，由不得粉面飞霞，再听施琳这一声招呼，双足一顿，真的就扑向舒元。

小叫化舒元刁钻滑溜已极，哪能被她抓住，早已纵身逃出两三丈远去。

就在这时，远远飞驰而来一条人影，渐行渐近。

巧手方朔韩翊道：“别闹了，你们看云霄回来啦！”

说话之间，云霄已到跟前，他先不和众人招呼，径直扑向梅影身前，翻

手抽出太阿神剑，暗运腕力，对准一个网结，猛地向外一挑，应手而断。

薛琴冷叱道：“我早知道是太阿神剑……”

舒元道：“错了！错了！他那不是太阿神剑……”

在这时，云霄已然为梅影挑断了四五个网结，已失去了牵制之力，梅影一撕扯，方脱开了那网。

薛琴正和舒元在争执道：“那么你说是什么剑？”

舒元道：“他那是慧剑，没有慧剑断不了情丝，你可懂得

“她不懂，我懂！”薛琴尚未说话，突有一人接上了一句。

舒元心中方一惊，乍觉眼前紫影一闪，方喊道一声：“不好！”

“吧！”的一下脆响，他小要饭挨了个脖儿拐，打得他身形向前栽了两三步，冷不防施琳又是一脚踹出，他可就站不住了，顿时倒卧地上。

原来梅影被网捆在地上，早就憋着一腔怒火，又叫小叫化舒元竟然又借自己，向薛琴大开玩笑，更是恨得她牙根发痒。

这一束缚被解，听舒元仍在贫嘴，就冷不防纵了过去，用了一式“扫径迎宾”，甩了他个脖儿拐。

不过她并没有想到施姑娘会趁火打铁，帮了一腿，使得舒元苦头吃得更大。

这么一来，把个薛琴姑娘笑得花枝乱颤，杨海平拍手大笑不止，就连巧手方朔韩翊也拈须忍俊不禁。舒元跌坐在地上，直皱眉头，一扬脸，望着云霄道：“大哥！你忍心看着她们欺侮我么？”

云霄笑道：“想必是你和她们贫嘴了，罪有应得，我怎能管得

舒元苦丧着脸：“难怪人说……”

梅影娇叱道：“说什么？你敢再胡扯八道，可有得你的苦头吃！”

舒元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倏地一顿足，纵出去两三丈远，方始笑道：“媳妇娶过房，媒人抛过墙！这还没入洞房，哥哥

已然不要兄弟，正是……”

巧手方朔韩翊笑道：“小子，你还没吃够苦头吗？忍嘴不欠债，我看你还是少说两句吧！”

舒元一翻眼，道：“怎么，韩老前辈也帮着他们了，小心着点，你老可是个大媒呀！等他们把你抛到墙外时，就知我小要饭的有先见之明。”

韩翊却不愿和舒元胡扯下去，他微微一笑，转向云霄道：“云世兄，你追的那长春公主怎么样了？”

云霄道：“已定下了生死的约会，我担心到时难得两全……”

韩翊道：“莫非你真的和她动了情？”

云霄苦笑了一下道：“这其中牵连甚多，要不然我早下杀手了。”

梅影插口道：“你已捉住她了？”

云霄点头道：“但我又放了她的，才定下嵩山峻极峰之约，到那时，我担心会下手除去了她！”

薛琴突然惊叫道：“霄哥哥，你不能那样呀！”

云霄轻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怕到时我会忍不住……”

梅影道：“你可不能那样，薛伯母会伤心的。”

云霄沉思有顷，缓缓地道：“眼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烦你陪着琴妹妹，去一趟青灵谷，请薛伯母出来。”

薛琴唉了一声道：“我看你是急糊涂了，我娘她脱不了那枷锁呀！”

云霄笑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可是你不是已经得到了三阳铜吗？”

薛琴闻言大悟道：“啊，我把那件事忘了……梅姐姐，你可愿陪我走一趟吗？”

梅影睨视了云霄一眼，点头道：“好吧！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云霄道：“最好现在就走，要不然就无法赶上那峻极峰之会

薛琴看了小叫化舒元一眼道：“小舒呢？”

舒元笑道：“你就别为我担心吧，江湖上谁都知道我小叫化是大哥的影子，有他到的地方就有我！”

薛琴道：“那么施姐呢？”

巧手方朔韩翊接口道：“我们爷儿三个还另有要事，总之咱们在嵩山中天池见面就是啦！”

云霄笑道：“那里可是你们的地界……”

韩翊笑道：“到时，我们一定略尽地主之谊，但不知多久聚齐。”

云霄道：“约定是七日后月圆之夜，峻极峰顶，我恭候老前辈的大驾。”

韩翊道：“就这样吧！但不知云世兄还到哪里去？”

云霄道：“我打算回云门谷去一次，只怕家父还替我担着心呢。”

他们就这样商量定了，夜色朦胧中，但见人影飞纵，各自奔向各人应去之路。

从红螺谷到云门谷，只不过两天的路程，云霄和舒元两人一路谈笑着，忘路之远近，两天后之午后，两人已到了云门谷。

当他们一进入谷口，立时发觉情形有些不对。

因为每当云霄回到云门谷时，两边崖头上的樵夫、农民都会自动向云霄打招呼。可是，眼前的情形，不但没有人向他招呼，简直就看不到一个人影，显得云门谷冷寂若死，有一股肃杀的气氛。云霄微微一怔神，忙道：“元弟！我看出有些不对，莫非这里出了事？”舒元笑道：“大哥太多心了，我不信有人敢犯上云门谷……”云霄沉吟了一下道：“那却不见得，我实在是不放心。”舒元道：“那咱们就搜查进去看看，我猜不会出事。”云霄道：“能不出事，是最好不过了，且勿使咱们在搜查时失去联络。”舒元道：“知道了、庄门口会齐……”他人随声出，语音方落，已飞纵出三五丈远了，顺着左侧山角，搜查过去。云霄眼看着舒元那机灵的行动，打心底深处，就对这位小兄弟佩服不已，默默地点了点头，身形起处，搜向了右边的山角。一个多时辰之后，两人在庄门口会齐了。云霄道：“元弟，可有什么发现？”舒元摇了摇头道：“没有；大哥你呢？”云霄道：“也没有。”舒元道：“是不是云老伯带着他们搬了家？”云霄道：“云门世家在武林中，虽算不上名门大派，但也是声名卓著，谁不知云门谷，怎能自尊英句？”舒元道：“这么说来，许是真的出了事啦？”他说着，忽地把鼻子嗅了几下，惊叫道：“不好，怎么嗅到一股血腥的味道……”云霄闻言，也掀鼻嗅了一下，突地激动道：“血……腥……”

一语未竟，人就当先向门内冲去。

进入大门里面寂寂静静，血腥味更浓了。

这种情形，任他云霄如何的胸襟阔大，也由不得乱了方寸，惊惶地朝前便跑。

舒元虽然年纪不大，论到江湖历练，他是要比云霄强些，早已意味到事不寻常，乍见云霄神色大变，心中倏地一动，飞纵而前，探手抓住了云霄，

低声道：“大哥，沉着点气，小心里面有埋伏

云霄总还是男儿本色，虽然心中已失方寸，但还能勉强镇静得了，他惊疑地看了舒元一眼。

舒元低声道：“咱们进入大厅之后，逢右转弯，一路侦察，不放过任何情景、线索，咱们必须拉长距离，以防对方暗袭……”

云霄默默地点了一下头，两人拉开了距离，怀着万分小心，进入了大厅，先运目四下扫视。

大厅门口，视线所触之处，并没有什么发现。

但当云霄的目光触到云氏神主牌位前一张方桌下时，禁不住悲痛失声，惊叫了一声：“爹……”

舒元闻声扫目四下一打量，就见桌下面暗处，倒着一具尸体，再看两边椅上，也倒伏着三四具尸体。

椅后壁上的字画，全部溅满了血迹，点点嫣红。

但是，他看那几个人，除去桌下那人是个和尚之外，其余的全是年轻壮汉，并不见云老庄主在内……他心中一动，忙道：“大哥，你先别乱嚷好不好，云伯伯人在哪里呢？”

云霄悲声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舒元道：“先别说得那样丧气，咱们何不搜查下去看看呢？”

云霄点了点头，心头上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眼睛一酸，泪珠儿就滚了下来。

两人仍是保持着先前的距离，继续向后搜了下去。一路上尸横处处，等到进入后堂，入目只见血迹斑斑，但却不见一具尸首，房中也特别的凌乱。

“娘……”云霄又喊叫了一声，同时身形一摇晃，张嘴喷出一口鲜血，人却向前栽去。

“大……”舒元惊叫了一声，人已顿足前纵，一探手扶住了云霄，方始没有栽倒。

云霄大喘了一口气，道：“完了！完了！”

舒元忙劝道：“大哥你先别急嘛！咱们总得找出个线索来呀！”

云霄道：“一家全部惨死，还有什么可说的！”

舒元道：“如果你就这样自毁，那么谁去报仇呢？”

“报仇？”云霄哼出两个字来，刹时间仇恨之火烧起，他身形一震，挺直了胸，双眼圆睁。

舒元突然发现床下似有蠕动，迅忙松手，一式“魁星踹斗”抬脚踢翻了床，跟着“呀！”的一声，响起一声尖叫。

好个小叫化，手脚俐落已极，脚方踢翻了床，手臂一探，已抓起一个人来，原来是个小姑娘。

云霄认出来正是他母亲身边的丫头，忙喊道：“春香，春香

他连喊了好几声，那小姑娘方始缓过一口气来，睁开眼看见了云霄，“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道：“大少爷……你！你可回来了……老爷他……”

云霄着急地道：“快说，老爷怎么了？”

春香抽搐着道：“他……他和欧阳老爷两个人，被人家掳走云霄道：“那末夫人呢？”春香道：“夫人被救走了……”云霄一听父母尚未遇难，才算一块石头落地，长长吐出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忽听院中脚步声响，两人不约而同地翻身外扑。正当云霄和舒元将闪身到了房门口，就见后小角门外，

慌慌张张地疾奔而来一个人，跑得满头大汗。那人也发觉了云霄，神情一怔，脚下立时停住。云霄也认出对方是谁来了，高叫一声：“奚伯伯！”来人正是踏波无痕奚平，他一看到了云霄，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激动得他啊啊了半天方始道：“啊……啊……是霄儿呀！你总算回来了。”云霄慌不及待地忙问道：“奚伯伯，我爹呢？……”奚平长叹了一口气道：“他已被天蝎教派掳了去，还有你欧阳叔叔，创伤未愈，又落魔掌。”云霄道：“我娘呢？……”奚平道：“她被梅岭绿萼庄的人救了去……”他一语未了，云霄双眉一轩，虎目中矍然射出威煞光芒，沉重地哼了一声：“他们是逼我大开杀戒了，我要将天蝎教中的人，尽行处死……”语声中，他举步就向外走，奚平拦住了他道：“你要往哪里去？”云霄道：“我要将家父追回来！”奚平道：“你追去也是无用……”云霄道：“那是为了什么？”

奚平道：“贼人诡诈万端，好像处处都有他们天蝎教中人潜伏、使你追不胜追，防不胜防。”

云霄道：“难道奚伯伯你追不上那掳人之贼吗？”

奚平苦笑了一声道：“说来惭愧，我追出有百余里，竟没有追出个踪迹来。”

云霄道：“那是因你不知他们的诡谋，如果能摸清了底细，或许追不出五十里，就能得到消息了。”

奚平倏然一扬眉道：“好小子，你倒批评起老夫来了！”

云霄道：“云儿怎敢放肆，不过我和他们周旋这几个月多少已知道他们一点。”

奚平道：“你有把握不出五十里就能找到消息吗？”

云霄道：“我是这样想……”

奚平道：“我却想听你说个道理来。”

云霄道：“云门谷东去五十里，是不是有个叫柳叶渡，在那里住着一个奇人，奚伯伯可知道吗？”

奚平想了一阵，道：“你指的可是那东渡狂叟柳元善？不错，他算是一个江湖奇人，不过他为人落寞不合，你怎和他相识的？”

云霄道：“我并不认得他，但他却和我师父好，当我离开师门的时候，我师父曾交代我如有困难，可去找他。”

奚平蓦地一拍手道：“对！你只要请出来柳元善，就等于刘备得了诸葛亮，包可以斗得了天蝎教。”

舒元插口道：“大哥！你可别忘了峻极峰之约呀！”

奚平诧异地道：“什么峻极峰之约？和什么人约的呀？”

云霄道：“对方就是天蝎教的长春公主……”

奚平闻言沉思了一阵，缓缓地道：“有这样的事，我看你还是先去赴约的好，如能将那长春公主掳来，足可使令尊和你欧阳叔叔生命无碍，然后咱们再去找柳元善，从长计议对付天蝎教的事，比较妥当一些。”

云霄想了想，再计算了一下日程道：“峻极峰约定的日子，还有三四天，我想还来得及，不如先去找柳老头的好……”

三人就在院中，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依云霄的主意，先去找那东溪狂叟柳元善。

在这时，云门谷的庄客已有不少的人冒险回来打探消息，一见他们少主回来了，胆子也就壮了起来，大家忙掩埋了死者、又将血迹扫干净，云霄等

人，暂时总算有了个安身之所。

第二天一大早，云霄就动身去柳叶渡。

五十里路，算不得远，以云霄的脚程，何消一个时辰，卯正的光景，他就到了柳叶渡。

这里是个靠山近水的山村，景致非常幽美，居民也都朴实得很，在此际，大多数全都在田里作活，村民只留有老弱妇孺，还有两家酒食饭铺，似专供过路人打尖开的。

云霄乃是初到这里，他既不认识那柳元善，更不知人家是身居何处，唯一的法儿，就是向人家打听。

可是，奇怪得很。他连问了七八个人，就没有人知道柳元善这个人，更令他困惑的是这柳叶渡全都姓柳，没有一个杂姓的，柳老头，可就太多了，究竟哪个是柳元善呢？

眼看着都快要中午了，他还没问出个端倪来，人累了，肚子也饿了，就信步进入一家饭馆中去。

这个饭铺可以算得上简陋了，只是用两张白木桌子和几张竹椅凑成，但却打扫得十分干净。木桌竹椅上，一尘不染。

云霄缓步进去，靠窗子坐了下来，高声叫唤道：“有人在么？”

只听一个甜脆的声音应道：“来了！”

竹帘掀动处，缓步走出来一个童子，一身蓝布裤褂，生得眉

清目秀，欠身道：“客官，吃些什么？”

云霄道：“来一壶酒，随便配上几样菜就行，不过酒可得上好的呀！”

那童子笑道：“客官你就放心吧！我们这里出名的竹叶青，方圆几百里之内，最为驰名，你一喝就知道了。”

云霄笑道：“好吧！就多来两壶，我真得尝尝你们这里的竹叶青。”

那童子微微一笑，嗯了一声，转身而去。

片刻工夫，就捧着酒菜走了出来，放在桌上摆好，退后了一步，守侍在侧。

云霄越打量这孩子，越觉得对方不像个店小二的材料，方打算探问一番……

就在这时，从外头进来一个老头，走起路来，踢里叭啦，直奔云霄挨边一边小桌坐下。

童子一见老人进来，轻轻地一皱眉头，看那意思，他对那老人是既感到厌烦，又不敢得罪，慢条斯理地走了过去，道：“老爷子，您又来啦，吃些什么？”

别瞧那童子年岁不大，这句话可说得有骨头有刺。

老人哼了一声道：“好小子，你嫌我来得勤啦，是吗？在今天这可是第一次呀！怎么，你们开饭店怕吃呀？”

童子道：“没那回事，开饭店不怕大肚汉，只要吃完东西给钱。”

老人道：“你是说我老人家吃东西不给钱是吗？好，今天吃完东西一总算，给你银子总行吧！”

童子苦笑了一下道：“你老人家给银子我们可不敢要，怕打官司，吃什么你说吧！”

老人道：“我今天换换口味，知道你们的云吞面很出名，先给我来一份干炸云吞，再烹一碗鸡汤云吞，你们这里可会凉拌云吞么？”

童子把头摇了个拨浪鼓道：“没有，没有，没听说云吞有这样的吃法。”

老人道：“这可有点怪扫兴的，方想起来这姓云的，你们却不会做。”

云霄闻言心中一动，暗付道：“这老头可有些怪，怎么偏偏找上了姓云的……”

念头转处，由不得就注目向对方看去。

哪知，老人此际正朝着他这方面瞧……

两人眼光一触，云霄就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见那老人的年纪，仿佛已有七八十岁，脸上皱纹累累，须发皆白，身上穿的衣服，褴褛不堪，简直就是个老要饭的，无怪那童子要腻味他了……

可是，老人的眼神，竟然利箭一般，射在云霄身上，宛如受到了电闪一击，只觉浑身一震。

这只是眨眼间的事，眼神方触，就已移开。

再看他时，就又变了形态，坐在凳子上，好像一个大海虾，中间直，两头弯，根本就没人样儿。

云霄心中一动，暗忖：“曾听师父说过这位东溪狂叟，乃武林狂人之一，最嗜和人开玩笑，而且无休无止，总要把对方闹个啼笑不得才行，可能这老人就是他……”

念头一转，连忙离座，朝着那老人一躬到地说道：“你老人家可是柳师伯吗？云霄行礼了。”老头儿一听，身子一滚就下了座位，摇着双手道：“你这客官说什么呀？恕我年老，耳朵听不真切。”那童子插口大声道：“人家说你是他的师伯，你是不是呀？”老头儿一仰道：“怎么？他要周济我呀！但不知是给我多少银子，那就可以还你们的酒钱了。”童子朝着云霄一偏脸道：“客官，你真的要周济他呀？”云霄一听，心说这一老一少，倒凑合得可以，自己几时说要周济人了……但他再向那老头儿一看，就见他早又坐下了，双眼下垂，仿佛像睡着的样子，强打精神往上冲，哪有一点精神，根本就是老朽。心下又一转念，忖道：“可能是自己心思用错了，自己来到这柳叶渡，柳元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会和自己开玩笑呢？……想不到自己常以精明自许，今天会看走了眼，这事亏没有旁人在场，可是对方既然说出话来，要不破费几文，这尴尬的局面，真没法下台。

念头萦绕脑际，连转之下，探手向腰中掏去。

他手一伸进袋内，顿时目瞪口呆，再也抽不出来了。

原来他身上带的银子，竟然不翼而飞，分明在离开云门谷时，装在袋里有五六十两银子，怎么会不见了？……

他云霄自出世以来，只有他玩弄人的，此刻却受这种窘，还是第一遭，顿时急得满头大汗，就在这时，竹帘掀处，出来了个青衣少女，一见情形，便向老头儿娇叱道：“老爷子，你怎么总是这么向人哭穷要钱，客人都被你得罪跑了，我们这生意怎样做下去呢？”

偏偏这两句话那老头儿听得真切，便大声叫道：“是他自己要硬充善人，你为什么只抱怨我，谁向他哭穷要钱。”

那少女生得甚美，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含苞待放，闻言轻轻一皱眉，越发显得楚楚动人。

她睨视了云霄一眼，微微一笑道：“客官，你真的周济他吗？说起来他

也实在可怜，孤苦无依，就靠着在我们小店混个肚子饱，你要是打算周济他，不妨给他几个钱，可以替他换件衣裳，也是件好事，请问尊驾贵姓？”

青衣少女出来这一打圆场，云霄这份难受可大了，暗想：“自己打从走江湖以来，虽不敢说怎样的扬名露脸，可是却没栽过这么爬不起来的跟头，今天怎么会碰上倒霉的字儿上……”

他心中一急，汗珠子可就顺着脑袋往下淌。

那童子一见云霄头上直冒汗，心里觉着好笑，方哼了一声，那青衣少女转头瞪了他一眼，立时就忍了下去。

青衣少女笑道：“客官，你既然不打算周济他，也就算了，快喝你的酒吧，看菜都凉了。”

云霄本来正喝到兴头上，这一被提醒，转头一看桌上酒菜，见又添上了一大盘热腾腾的包子，眼睛里顿时冒出来馋火来，一转身就回到座位上，先拿起酒菜，咕嘟嘟灌了下去。

一壶酒喝完，方又伸手去拿第二壶酒，心中可就犯上了嘀咕，暗想：“自己身上是一个钱都没有，吃喝完了，不给人家钱行吗？”

他这么一想，那酒兴可就减去了一半，怎还吃得下……

猛一抬头，忽见桌边的窗户，心中一动，忖道：“有了，不妨先饱吃顿喝一顿再说，暂时干上一手没出息的事，顺着窗户跑出去，赶到家里取些银子来，算还给他们也就是了。”

主意打定、心情也就开朗多了，就自斟自饮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不一阵工夫，云霄把几壶酒喝干了，一大盘包子也全吃了，肚子已填得饱饱的。

再一打量那老头儿，早已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只有那个童子，仍坐在门口，一动不动，凝神看着云霄。

云霄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笑道：“小兄弟！你们这里的酒真好，菜也十分可口，我这是真喝上了瘾，我打算带两瓶回去，不知你们卖不卖。”

童子道：“卖倒卖，不过只有我一个人，我一去灌酒，这里就没有人了。”

云霄道：“那么令姐呢？”

“她到河里捉鱼啦！”

云霄道：“那没有什么，你只管灌酒去，我替你看着就是啦！”

童子摇头道：“不行不行，你看到那老头儿没有”，他可不是真睡着，只要我前脚一走，他跟着就有精神了，吃完喝完不给钱还不算，还得偷我们一样子，我已被他偷怕了，所以我不能不留神。”

云霄一听，心道：“真有这么巧，敢情这老头和自己是一样的打算，吃喝完了，还偷人家，可是这小孩不定，自己也走不了。”

他沉吟了一下道：“小兄弟，你去吧，有我替你看着，管保他什么也拿不走。”

童子道：“你可得当心点。如果少了东西，我就找你赔。”

那童子说着，人就向外走去，云霄不禁暗叫道：“天呀！这可该我走了，对不起，回头见吧！”

心中叫着，他就待探手窗户一推，“吱呀！”一声响，窗户被推开了，刚要拧身外纵，老头突然大喝一声道：“好啊！吃饱喝足了，打算跳出窗外跑……”

这一声，把个云霄吓得赶紧又退了回来，把窗户也放下来，心头上腾腾

直跳。

再看那老头时，一偏又睡着了，原来他是在说梦话呢。

云霄吓了一跳，暗骂道：“瞧这个巧劲，倒真把我吓了一跳。”

略一定神，二次里再又推开窗户，提腰一纵，人就飘身跳了出去。

也是他去心太急，就没先看看窗外是否有人，只听哎一声，竟然撞在了一人身上，他赶忙斜着一横身子，定神看去，由不得失声喊道：“天哪，这才叫冤家路窄呢！”

原来那撞倒之人，正是店中那为他灌酒的小童，地上扔着两瓶酒，小童躺在地上，翻起眼向云霄喝道：“客官，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从窗户跑出来了，砸坏了人该怎么说，请吧，咱们屋中算帐去。”

话声未了，房中咔嚓一声大响，又听那老头儿大声喊叫道：“好哇！凌疯子竟教出来这么个没出息的徒弟！不让我偷，你自己却先开溜，那不行，我全都给摔了。”

又是那青衣少女的声音道：“爷爷，你这样地乱摔一通，咱们这生意可做不成了。”

老头道：“你怕什么，谁不知人家云门谷是个大财主，还怕没有赔吗？”

云霄闻言心中一动，就在窗外朗声道：“柳师伯，咱们俩可是初次见面，这见面礼未免太重了，霄儿担不起！”

老头儿哈哈大笑道：“我是打算看看凌疯子教出来个什么好徒弟，不错有点玩艺，进来谈吧！”

那童子此际也改了态度，嘻嘻笑道：“走吧！屋子里请吧！”他说着在前领路，从后院绕到前院，转眼间就到了屋里，见老人神态也变了，和方才那狼狈样儿判若两人。

云霄连忙上前跪倒行礼道：“师伯，你老人家好，云霄给你磕头了。”

那老人正是东溪狂叟柳元善，在江湖上的声名，也算得数一数二的人物，性情十分古怪，量浅善饮，虽不轻易管闲事，却喜欢尽情捉弄人，所以江湖上对他，可说是全都敬鬼神而远之……

只有一个癡仙凌浑和他最为交好，而且两人只一碰上，那就疯疯癫癫地闹个没完。

他这时见云霄向他行礼了，可不好意思再闹下去，哈哈大笑道：“小子，我早算你会来了，云门谷的事，我已尽知，只是你可知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你吗？”

云霄摇头道：“不知道！”

柳元善笑道：“江湖上最近有一种传闻，说是新出世的一位少年壮士，其行径压过当年癡仙狂叟，我可有些气不过。”

云霄诧异道：“什么人这样大胆，我得会会他。”

柳元善摇头道：“你只怕斗不了他哩！”

云霄道：“不知他叫什么名字？”

柳元善道：“我也不知他姓字名谁，但在江湖上却传扬着两句话……”

云霄道：“不知是怎样的两句话？”

柳元善道：“家住虚无飘渺中，读书学剑两无成，神剑腾霄化龙去，落拓江湖一狂生……小子，你可知他是谁吗？”

云霄一听，连忙又叩头道：“师伯，你老就消消气吧，那是霄儿和他们闹着玩的，难道老师伯你还挑我的眼吗？”

柳元善啊呀一声叫道：“哈，原来那一狂就是你小子呀，那咱们更得斗一斗了。”

云霄道：“得了吧。师伯，方才不是斗过了吗？霄儿认输服了你还不行吗？”

柳元善哈哈大笑道：“只要你服了就行，起来吧！快说找我什么事？”

云霄站起身来，一转头，房门口那青衣少女和那小童，正在吃吃窃笑，他由不得脸孔一热，笑向柳元善道：“师伯，这两位

柳元善道：“他们是我的孙女儿柳蝉和孙儿柳春……”

说着一昂脸，向姐弟二人道：“你们还不过来，见见你们这位云大叔，以后还仗他多照顾你们哩！”

姐弟二人闻言，双双过来，朝着云霄行了个大礼，立又重回房去，再整杯盘，老少四人，就又落座。

饮酒间，云霄说出来云门谷被洗劫之事。

东溪狂叟柳元善沉吟了一阵道：“就我所知，天蝎教的势力，如今是越来越大了，不过他还忌惮我们几个老不死的，所以还没有敢放手施为，洗劫云门谷，可能是对我们一个试探。”

云霄道：“假若师伯置之不理，他们许会放手干了。”

柳元善道：“他们对你，可能也不也放手吧？”

云霄点头道：“是的，我们已有峻极峰之约……”

柳元善道：“担心的是会无好会……”

云霄爽朗地一笑道：“我却不怕他们，胜利虽没把握，打不过还有个走呢。他们想留下我，可也不容易。”

柳元善突地一声掌，道：“好！你这一点就最像你师父，咱们就这样说定，你去赴约，我走一趟北天山，顺便打听令尊的下落。”

云霄道：“咱们什么地方见面呢？”柳元善道：“这个你别问，我会找到你就是了。”老少二人把话说定，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云霄起身告辞而去。

第二十二回

峻极峰，乃太室最中心的山峰，顶上状如华盖，平敞开朗。

有人说：“如在太阳晴正之时，万里无云，视线好的，可以看到黔蜀诸山，信不信由你。”

是一更天的时分，夜凉似水，月明如镜。

峻极峰顶的山石上，静静地站着一个人。

四周寂然银芒匝地，那人孤单单的，似在独自赏玩月色，又像是在等候什么人。

突然远远响起一声长啸，跟着就是从芙蓉壁方面，飞驰而来的一道人影。

那人闻声，似乎吃了一惊，倏地一个转身，凝神向那人看去。

好轻捷的身法，好迅捷的脚程，眨眼间，人已上了峻极峰。

那人不看犹可，这一看清了，不禁惊叫一声道：“大……大哥，是你约我来的？”

人乃是云霄，乍见对方是他二弟，心中也吃一惊。

不过在一惊之后，却又怒火中烧，他仗剑屹立，冷冷地道：

“我是应薛玲那贱婢之约而来，她人呢？”

云霄冷哼一声道：“你来正好……”

这一句话，说得冷硬已极，使得云汉心头悚然一凛，强自站定，笑道：

“大哥，咱们总是同胞兄弟，志虽不同，手足之情仍在，我好久都想一见兄长一面呢。”

云霄冷笑了一声道：“亏你说得口！什么手足之情，既想见我，何不回转云门谷一探堂上双亲，看看是否是当年旧光景。”

云汉闻言，忙道：“难道二老有了什么变故不成？”

云霄道：“你只须回到云门谷一看就知……”

云汉不禁暗吃一惊，准知道云门谷出了事，要不然自己长兄，不会这样疾言厉色。

又一想，他不能回到云门谷，那样一来，岂不是自去送死了

但是，眼前自己这位长兄，也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于是忙道：“好吧，我就这回云门谷一趟。”

他这是借机遁走的一句话，所以话音甫落，人就举步欲行。

哪知，云霄却是比他精灵得多，嘿嘿一声冷笑，道：“你真的要回云门谷吗？可惜二老不愿见你这忤逆的奴才，要走可以，得显出些本领来。”

云汉被逼也不由变色道：“大哥，你可不要逼我太甚！”

“呸！”云霄猛吐了一口唾沫道：“谁是你的大哥，你这没血性的忤逆畜生，今天就是命尽之时，我要为云门清门户，为父母报血仇……”

云汉此际一心就打算走，他要脱离这亲情的威胁，所以等云霄把话说完，一挺手中剑，身随剑走，招演“桓侯闯帐”，一剑扫出，打算夺路逃走。

可是，云霄也早防到了这一招，冷哼了一声，手中剑倏然一扫，“锵啷！”一声，火花冒起老高，两人心中都是一惊，各自跃退了一步。

云霄冷喝一声道：“畜生，云门青冥剑几时到了你的手内！”

云汉道：“是前日蒙花蕊夫人所赐。”

云霄道：“云门传家之宝，竟说蒙人所赐，你真的是天良丧尽了，越发容你不得！”

云汉右剑左掌，扫劈砸打，一个劲地欺身直取，着着都是狠招煞手。

云霄一边动着手，暗窥云汉的功夫，数月不见，竟然进步神速，回旋进退，脚法丝毫不乱，而且出手也不是云家武功的路子，诡奇已极。

他心中微微一愕，却也不敢大意，把一口太阿神剑施展开来，幻成一片金霞豪光，激起劲风厉啸。

转眼间，这兄弟二人已走了四五十个回合，云汉方始被逼退了丈余。

云霄却是越打心中越惊，也更是诧异非常。

因为云汉的出招，竟然完全抛弃了云门武功的章法，在每次变换方位之中，出招竟和长春公主薛玲惯使的招数不谋而合。

青冥奔腾起落，剑剑都似有无尽玄机，若不是他云霄曾和薛玲动过几次手，熟知她的出手，几乎难以应付。

云汉倏地用了一招“阴阳交替”，剑影先是向左一闪，接着又向右刹到，这一招乃是花仙仇贞“万迎春七诀”中的一式。

云霄曾在青灵谷领教过这花仙“迎春七诀”，心中陡地一惊，急忙使展出“万象三式”中的一招“水逐落花”，连冲下去三剑，逼得云汉倒退了两三步。

蓦然之间，太阿神剑霞芒陡涨，光影内外，云汉左手一抚剑，立又退后了七八尺

云霄初时也吃了一惊，等到他抬头一看到那苍穹明月，方始大悟。

原来此际三更已过，月影西斜，自己是背着月光，云汉却是向月而立，太阿神剑在月光映射下，霞芒立涨，一闪闪的，射到他的双目上，一时间张不开，就只有退了。

这就是太阿神剑的好处，当年荆轲刺秦王，如不是剑映日光生辉，使荆轲利刃失去准头，一代暴君何能成功？

云霄一见剑生霞光，精神陡振，立将长剑抡舞开来，光影迫身，使得云汉无法招挡。

云汉一时间尚不知是剑映月光的异处，还以为是剑生神异呢。怎敢久战下去，突然一个倒跃，纵开寻丈，向着山巅直奔。

云霄高喝一声：“件逆畜生休走！”循踪追去。

云汉哪有云霄的身形快，两三个起落不到，眼看已被追上。

此际他已到了峰巅，纵上一块大石，蓦然回身连刹几剑，他居高临下，倒也把云霄逼退了两三步，趁机转身向峰下飞驰。

过凤凰峪，奔高登崖，不久就跑到了云起峰。

峰名云起，足见其高了，云霄也正有意追他到绝顶高峰，所以沿途接剑，都没有施煞手，第一他是怕伤了家传青冥剑，第二是留劲到最后关头，把他刹倒。

云汉到这时候，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了，同时也有些慌不择路，等上到峰顶，不由暗叫一声：“苦也！”

原来那云起峰顶，只有五六丈方圆一块地方，四面群峰环向拱围，往下看去，云海茫茫，深不见底。

云汉扫目一瞥之下，心头不禁一凛，忖道：“看来今天不死在大哥剑下，也得葬身壑底，困兽犹斗，我却不愿这样死去。”

他一想到不愿死，眼前立刻出现了花蕊夫人的影儿，那一颦一笑，风情万种，唉！谁愿舍开美人儿去死……

劲风沙沙作响，卷起来碎石纷飞。

云霄眼中冒出来一股仇恨之火，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渐渐地向云汉逼近。

云汉圆睁双目，剑波回旋震荡中，大喝道：“大哥……你可不要逼我太甚。”

云霄冷冷地道：“畜生，我今天是逼你吗？亏你说得出口，父母都被你逼得生死不知，我怎能饶你！”

云汉战栗着道：“大哥！那不能怪我，我……我怎会去逼父母呢？”

云霄道：“那你快说，父亲被你们掳到什么地方去了？”

云汉道：“我……我真的不知道呀！”

云霄倏地一声狂笑道：“好一个不知道，难道这场祸事也和你无关了，那掳走霜妹的人也不是你了。”

云汉道：“霜妹她……”

“不要说了！”云霄倏然暴喝一声，道：“我要是你，早就自坠峰下一死，免得辱没了祖先。”

云汉在此势交迫之下，人已接近了疯狂，闻言大嚷道：“我不能那样死，我不能死呀……”

云霄喝道：“那你就死在我的太阿剑下也行！”

他说着，人又逼近了两步，云汉不禁也退了两步，目前道：

“大哥！你……你不能再逼，要不然，我可要不客气了。”

云霄冷哼了一声，暗提了一口丹田真气，劲透剑尖，抖出一股光波，箭一般冲到了云汉面前。

双剑一触，“锵！”的一声响，两人震动的剑波，立刻停止。

云霄的一口太阿神剑紧紧贴在青冥剑上，压得云汉手中剑，直向下沉。

兄弟两人，就站在峰颠丫口上，斗上了真力。

时间一分分的过去，以情势而论，云霄随时都可把剑向前一送，刺伤了云汉。

但，他狠不下这颗心，因为对方不论好坏，总是和自己一母同胞，怎能下得了手。

云汉此际却越来越不行了，他已感到后力有些后继，且对方压下来的潜力，也越来越重了。

云霄冷哼一声道：“老二，我不愿手上剑沾染同胞兄弟的血，你还是自坠深崖吧！”

话声中，手上突地一用力，“锵！”的一声响。

跟着就见他身形一转，移宫换位，闪电般抢上了峰顶，逼得云汉身形向后一仰，几乎跌落崖下。

崖下乃是峭壁如堞，只一跌下去，就是粉身碎骨，前移无路，可说是危险到了极点。

在这样生死关心，云汉求生之念更炽，立即施展一式“魁星踢斗”的招式，飞起一脚，踢向了云霄。

云霄的心中，虽将对方恨到了极点，总还是手足情深，同时却打算能把对方生擒最好，所以不愿施展出辣手来。

于是，一见脚到，立即侧身让开。

就这么一丝间的空隙，云汉已然险中求生，单足勾紧崖边，身子打了一个回旋，剑随身转，脚点崖边，稳住了身形，脱过了一难，但已冒出来一头

冷汗。

他这时，仍还是求生要紧，立又抡剑抢路逃走。

云霄虽然杀他是下不得手，但却不甘心放他走路，也抡剑阻挡。

云霄手中太阿神剑，光映金霞，闪出淡黄色的光影，云汉用的是青冥剑，抡开来银光闪闪。

两柄剑各吐光芒，如金龙银蛇在空中飞舞。

瞬间间，两人又走了二三十个回合，云霄把剑法施展开来，把云汉累得满头大汗。

到这时，云汉才知自己的哥哥一身能耐，确实不同凡响，看样子，他已得到了癡仙的真传，忙叫道：“大哥，你真个不讲一点手足之情么？”

云霄气哼哼地道：“你可曾想到过父母生我们的功劳？乌鸦尚知反哺，羔羊亦知跪乳，你连父母都不要了，谁还和你有什么手足之情……接剑！”

话声中，剑走连环，“风前柳影”、“暴雨摧花”，两招煞手，一阵快攻，如雨点般刺落。

云汉准知道自己不是哥哥的对手，立即改攻为守，舞动起青冥剑，拦门封闭。

云霄暴喝一声道：“畜生，还不弃剑吗？”

倏然之间，剑光乍起，用了一招“一阳来复”，这是一字剑中的煞招横压过去。

云汉赶忙剑指天庭，护中宫，阻洪门，挡了上去。云霄长剑一顺欺身逼进，前锋腿向他胯下一伸，迅又横剑向上一抬，左手已探掌抓了过去，指如电闪，一下就抓住了前胸，振腕向身侧就摔。

在这时，云汉待要打算换步，双足已被云霄踏进来的前锋腿阻住，移动不得，手中剑也被对方太阿剑绞住，受制身前，他是连一点拆解都没有了。

云霄抓住他连转了两转，便向崖顶摔落。此际就他云汉武功再高，也无法抵受得起，只有随势倒了。

云霄就势上前，先一脚踢开了青冥剑，跟着又一脚踏住了他，探手中太阿神剑，仰空一声悲啸，声震山谷，深痛地喊道：“云霄今日要代父行诛，为云门一清门户了。”

云汉闻声把眼一闭，暗叹一声：“完了！”

就在这时，突然远远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霄儿，暂且住手，老夫来了！”

眨眼间，峰下一阵衣带风响，簌簌地跃上两条人影。

云汉正被摔得骨节酸痛，头脑昏涨，定睛看时，认出是来了踏波无痕奚平和小叫化舒元二人。

他以为是来了救星，忙喊道：“奚伯伯救我！”

奚平一看到云汉，就想起长江船帮的覆灭，欧阳帮主的九死一生，不禁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厉喝道：“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你这个忤逆畜生！”

喝声中，蓦然一脚踢出，足尖正踢在云汉的尻骨上。

尻骨仍是命门穴之一，奚平这一脚又用的是分筋腿，云汉挨了这一下，苦头可吃大了。就见他全身筋肉，立刻起了抽搐，躺在地上辗转呻吟，哼声不绝。

云霄见状，准知云汉是跑不了啦，就收剑后退，向奚平道：“奚伯伯，

把这逆子怎样处置呢？”

奚平道：“这是你们云家的事，我管不着，不过得先问出令尊的下落来。”

云霄闻言点头一看云汉，就见他双目凸出，汗如雨下，立又向奚平道：“奚伯伯，暂时饶了他的死罪吧！不过还要问他话呢。”

奚平从鼻里哼出来一声道：“便宜了他啦！”

这才上前，探出三指，在云汉脑门一捏，便解开了穴道，云霄立又逼前了一步。

云汉身上痛苦方除，眼前亮光一闪，又被云霄的剑锋逼着，喝道：“快站起来。”

云汉见状，仍以为哥哥要杀他，立把双眼一闭道：“哥哥！你就动手吧！我知道自己罪该万死。”

云霄叹了一口气道：“要杀你也不过举手之间，但我不能那样！”

云汉一听云霄不杀他，一颗跳动的心，方始镇静了下来，道：“莫非哥哥有宽恕我的意思？”

云霄道：“以你所行所为，死有余辜，你还有脸要求宽恕，我要叫你沥血在云门中列祖神位之前。”

云汉一听自己还是不能活，叹了一口气道：“死了也好，但不知还容我能活多久？”

云霄道：“暂时得先把你囚起来，等父母转回云门谷时，由二老发落好了……”

“只怕云老儿再不能见你们了！他话音未落，突然从暗影中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小叫化舒元，应声高喊道：“你是什么人？”

暗中人道：“我就是我，顺便路过，……”

奚平听声音有些熟，忙道：“尊驾莫非是酒鬼老顾么？”

暗中人道：“也是也不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问有何益。”

这么一来，奚平可就激起了怒火，喝道：“我不管你是谁，快现形出来，就知你是什么人变的了。”

喝声中，双足一顿，人就向一危石，扑了过去，他是人未到，掌先至，凌空一股劲风疾卷而去。

轰然一声响，劲气回荡中，奚平身形后挫，只见危石后人影一晃，瞬已失踪。

奚平乍退又进，小舒元也跟踪而上，可是，那危石后面，空荡荡的哪个人影。

“你真要找死么？”倏地响起了云霄的喝声。

原来当那暗中人出现时，云汉倏地心中一动，偷眼看去，就见踏波无痕奚平和小叫化舒元两人，已扑向那危石而去，云霄似也被猝然之事所吸引，全神贯注。

刹那间，脑际浮上了一个念头，暗忖：“反正早晚都是一错，还不如跳下崖去，幸而不死，总胜过那乱刀分尸之苦。”

主意打定，暗中一运气，蓦地一个跟头翻起，人就向深崖底下落去。

三人一时大意，眼见云汉仗着一身轻功夫，如残叶般随风飘坠，眨眼间已滚落向崖底野树乱石丛中，迅即隐没。

云霄喝骂出一声之后，一顿足，就待跟踪纵落，不妨小叫化舒元又疾纵过来，一把拉住他道：“这里百丈高崖，大哥不可冒这危险。”

云霄长叹了一口气道：“唉！这都是我一时大意之过。”

此际奚平也纵了回来，闻言道：“任他还能跑得掉。”

云霄闻言，想了想也对，在无可奈何之下，也只有这样了。

于是顺手捡起来云汉丢下的青冥剑，方要下峰，忽然想起来暗中人，忙问道：“奚伯伯，你可猜出那暗中之人是谁了么？”

奚平道：“听口音像是醉司命顾天爵。”

舒元道：“他怎么会救起天蝎教中的人来了。”

奚平叹了一口气道：“这却难讲得很，总之现在是人心不古

老少三人说着话，匆匆奔下峰来，不一阵工夫，已到崖下。

但见山风萧瑟，野树摇动，又赶上正当黎明前的一段黑暗，搜索了一阵之后，竟然不见云汉人影儿。

黑暗过去了，天际透下来一片曙光。

奚平诧异地道：“奇了，从这么高的陡崖跳下来，会没有受伤，我猜他断不会走远……”

舒元忽在山边喊道：“咦！这里有跃下来的痕迹呢。”

二人一听，忙纵了过去察看，见那野树丛中，果然有重物压过的痕迹。

云霄目光锐利，倏见矮树枝上，挂着一堆破布，正是云汉所穿衣衫勾下来的。

他心中一动，迅即伏身趴在地上，贴耳地面，施展出千里听音的功夫，听了一阵，面色突然紧张起来，低声道：“小畜生已被人救走了，听声音是两个人拉着一个人走，走得很快。”

舒元顿足道：“我们上了薛玲那臭丫头的当啦，原来她对这一约会，早安排好了的。”

奚平也猛地一顿脚道：“对，她是用这诡计，来阻止我们追寻令尊的下落，咱们快追上去，说不定就会追出线索来。”

舒元道：“奚伯伯说得对，大哥，咱们快追去吧！”

奚平道：“霄儿，你可听出来方向了么？”

云霄道：“这里山峰重叠，实在听不真切，大概已在一里之外。”

舒元道：“我们从峰顶跑下来，已经够快的啦，没想到对方比我们还快，看来他们的轻功不含糊呢。”

他们搜索之处，乃是峰下一个山坳，看不见外面是什么景况。

踏波无痕奚平打量了一阵道：“我们不如分头追赶，不论能否抓得住云汉那小子，中午时分在老爷庙会合。”

云霄点点头道：“就这样吧！好，咱们走……”

他人随声起，当先向外面飞纵而去，直奔野猪坡。

舒元道：“奚伯伯，咱们追向哪里去呢？”

奚平道：“云霄已去野猪坡，咱们就向金壶顶去吧！”

三人分途追赶，翻过了两道山岭，眼前忽然红霞耀眼，满目尽是一片赭色，连一棵绿草青树都看不到。

舒元吃惊地道：“咦！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莫非咱们进了太阳谷。”

奚平道：“这地方叫金壶顶，就因为山为壶形，土成赭色而得名……”

“咦！看那边却有人哩！”舒元叫了一声。奚平循目看去，果见前面有

两个人影，在山间盘道里曲折地走着。

他认出来其中一人，正是那落崖受伤的云汉，另一个人却是个长发披肩的女人。

不禁哼了一声道：“哼！正是云汉那小子……”

一言未了，山环间忽然又多了一个人，仔细看去，却是那醉司命顾天爵。

奚平冷哼了一声道：“真的是他，走！咱们追下去。”

两人脚程虽快，可是对方也不慢，任他们追得如此紧，可是始终距离着十丈远，眼看着对方三人，已转入崇山绝岭之间去。

奚平暗忖：“以自己的脚程，既不会输于云汉那小子，也不见得会赶不上酒鬼，怎么总追不上呢？”

心中一发狠，也不管小叫花舒元是否追得上，脚下一加劲，箭一般飞射过去。

方转过山脚，忽见一人阻路，竟是那醉司命顾天爵，他赶忙刹住去势，冷哼了一声道：“酒鬼，真的是你呀！但不知几时入了天蝎教？”

顾天爵闻言，双眼呆视，神情落寞，凝视着对方，发了一阵怔，突然怒喝道：“你说什么呀！谁是酒鬼？”

奚平道：“老顾，难道你发疯了不成，你不认识我了？”

顾天爵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人？”

奚平道：“我是奚平呀！”

大石后忽然转出来那美妇娇声道，“顾天爵，还不快动手除了那老儿，莫要误了时间。”

“好！”顾天爵应了一声，剑随身起，嗖的一声，直刺了过去。

奚平瞥见寒光一闪，忙也亮出来分水蛾眉刺，锵的一声，把剑架了开去，跟着人也退了半丈道：“老顾，难道你真的变了心肠，甘心为虎作伥么？别忘了雷天化的惨死！”

顾天爵闻言，双目圆睁，口唇微动，似要说话，但他没有说出来。

那美妇人插口道：“顾天爵，别忘了你的誓言。”

顾天爵一听，神情倏然又变得颓丧，往后退了一步，那美妇已然越他而前，抡剑就向奚平刺去。

奚平怒喝一声道：“贼婆娘，你是什么人？”

美妇咯咯娇笑道：“你想知道吗？告诉你，我就是天蝎教主，听懂了吗？”

奚平惊愕地道：“仇湄娘？……”

美妇笑道：“对了，我就是那花蕊夫人，识相点赶快离开此地。”

奚平愕然一阵之后，突地哈哈狂笑了一声道：“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贼婆娘，我跟你拚了。”

手中分水蛾眉刺一挺，“野马分鬃”，挑左肋，刺前胸，疾攻而至。

花蕊夫人微微一笑，顿足倒纵出去五七尺远道：“奚平，这要是在水中，就许让你占了先，陆地上动手，你可是自己找死。”

踏波无痕奚平哪听这些，脚下一用力，箭也似地窜起，双刺“探海捉鳖”猛扎两下。

花蕊夫人说得对，论水中功夫，他踏波无痕奚平，确算得上天下第一高手，若在陆地上动手，可就成了龙困沙滩，差得远了。

花蕊夫人一见奚平攻势凶猛，可也不敢大意，长剑出鞘，一式“追云赶月”，直向上撩去。

“锵！”的一声，奚平的右手刺，已被斜砸飞开去……

就在这时，远远传来了一声长啸。

花蕊夫人听出来是云霄的啸声，心头一惊，迅疾剑演“指天划日”，迎空扫去。

此际那踏波无痕奚平人在将落未落之时，乍闻云霄的啸声，精神一震，身形不禁提高了一尺，正赶上花蕊夫人的一剑扫到。

他方喊出来一声：“云霄快……”

声甫起，剑已至，寒光绕身一个盘旋，一下子就把老侠两条腿，齐胯以下削断，只剩下个半截肉桩儿，惨叫了半声，倒地不起。

花蕊夫人一剑砍了踏波无痕奚平，纵笑一声道：“你叫云霄替你收尸吧。”

话声中，身形一闪，挟起那受了跌伤的云汉，飞窜而去，直向山谷中掩没。这时候，远处的山岗上，已出现了云霄的影子，可是尚距很远，一时却不能赶来。但他神目如电，远远地已望见踏波无痕奚平倒下。

他可说是又惊又急，连忙用尽全力，把一身轻功施展到极限，飞奔前来。看到奚平时，人早已痛死了。

云霄眼见如此惨状，忍不住热泪盈眶，赶忙把他抱了起来，悲声喊道：“奚伯伯……奚伯伯……”

人已断气多时，哪还能叫得回应。

就在这时，远远又传来喝叱之声，听出来是小叫化舒元的声音。

云霄心中一惊，暗忖：“元弟可不要再遭毒手。”

念头一动，立即放下了已死去的奚平，紧了紧手中剑，飞奔而去。

驰过一道土岗，到了一个峡谷，虽然此际已是旭日东升，但谷中却是一片阴暗。

云霄循声寻到山顶，奇怪的，声音竟然没有了。

他贴耳崖边一听，微微传来兵刃破空声响，来自峰顶，准知是舒元遇上对手了。

心中一急，身形往上一拔，这一下子就上去四丈有余，再连着又是三五个起落，到了峰顶。

耳听剑气奔腾之声，越来越近。

循声奔去，又翻过了一处山脊，放眼看去，就见远远的有三条人影乱转，剑光映日而动，细一打量，其中一人正是小叫化舒

元。

他像是陷身在包围之中，边打边向山这边退来。

云霄见状，一阵激动，引吭一声长啸，声震山谷，人也飞纵而起，扑奔过去。

就在他方到中途，前面恶斗中的三人也渐渐临近了，忽见小叫化舒元一声惨叫，仰身倒下。

那一黑衣女子手中剑抖出一道虹光飞起，看样子是要向舒元下毒手了，蓦然被那白衣女子一剑架开。

这一来，云霄可冒了一头冷汗，脚下一垫劲，人就飞纵而下。

一个人在心急之时，有时使出来的力道，是难以想象的，他这一纵，如在平时，最多不过五七丈，但目前在心急之下，一纵竟越到十丈开外。

身甫落地，已看出来那白衣女子，乃是那长春公主薛玲，不禁目眦欲裂，大喝一声，扑奔过去。

薛玲一见云霄赶来，惊叫了一声，扯起那黑衣女子，转身就跑。

就在这么刹那之间，云霄忘了追人、救人，呆立在当地，发起怔来。

原来，他看出来那黑衣女子，十足地像似欧阳玉霞一般，心忖：“听那巧手方朔韩讲，我那霞妹已被毁了容，怎么会又在这里出现了？”

“大哥！你怎么啦！”

云霄正然出神，被小叫化一声喊叫，惊醒过来，转身一看，见小舒元仍然倒卧在地上，忙上前扶住道：“元弟，你的伤势怎么样？”

舒元一皱眉头道：“没有什么，我挨了那薛玲一脚，似乎扭了筋，你把我的腿拉两下就好了。”

云霄闻言，立即伸拉起舒元一条腿来，一抖，舒元痛得一毗牙道：“好了！好了！”

这才翻身站起，长吁了一口气，道：“那薛妞儿好狠的心哪，不过她还是救了我，要不然我小要饭的早就被黑妞儿劈了。”

云霄呆呆地道：“元弟！你看那黑妞儿像谁？”

舒元愕然道：“像谁？我看她谁都不像，像她自己。”

云霄顿足道：“唉！我是问你看她像不像一个人？”

舒元道：“有胳膊有腿，五官齐全，活像一个大姑娘，怎么会不像人呢？”

云霄着急道：“你怎么和我胡搅呢？我是说……”

舒元道：“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你心里的话？”

云霄道：“我是说她像不像欧阳玉霞姑娘！”

舒元瞪眼道：“我又没见过谁是欧阳玉霞姑娘，又怎么会知道人家像不像呢？”

云霄闻言，当场愣住了，心忖：“我今天怎么神不守舍了，元弟又没见过霞妹，我怎么会问起像不像来了？”

舒元见云霄这副尴尬的神情，他也测不透这位大哥心中在想什么，茫然地摇了摇头。

云霄忽然问道：“你是怎么碰上她们的？”

舒元道：“就在我们刚穿过金壶顶时，奚伯伯发现了那该死的云汉，就追了下去，我因脚程赶不上，才落了下来。”

云霄道：“难道你没有跟着奚伯伯所去之路，怎会到了这里呢？”

舒元道：“我本来是追着奚伯伯去的，哪知在半路上碰着了薛丫头，我知道她是罪魁祸首，所以一见面就打了起来。”

云霄叹了一口气道：“你可知奚伯伯已死了么？”

舒元吃惊地道：“奚伯伯死了？是谁下的毒手，走！咱们找他拚命去！”

云霄黯然道：“是花蕊夫人出的手，现在追去也找不到人二人说着，又回到金壶顶下山口处，看那踏波无痕奚平时，早已僵卧地上，两人抱尸痛哭了一阵，就在当地草草掘了一个坑，把尸体埋了。

可叹奚平一代侠义，而今竟落得埋骨荒山，连坟墓也没得一个。

晨光熹微，荒山静寂。

云霄和舒元两人呆立当地，默然无声。

踏波无痕奚平的尸身，横枕黄土。

良久，良久，舒元抬起头来道：“大哥咱们这还打算到哪里云呢？”

云霄凄然道：“我想到洛阳去，顺便打听家父的下落。”

舒元道：“我还是跟着大哥一路走的好。”

云霄道：“你不必了，可在老爷庙前等着梅姑娘，然后一路到洛阳找我了。”

两人就这么说定，金壶顶下分手，分途而去。云霄离开了中岳嵩山，信步而行，心中充满了事端，父亲的下落不明……，同胞兄弟的义绝情断，……还有那欧阳玉霞，似真又幻，她怎么会归了天蝎教？……

思绪潮涌，把个大侠士闹得昏头昏脑，忘天色之早晚，忘路之远近，不知不觉间，已走出了七八十里路。

天色已是接近黄昏了，但见归鸦阵阵，落霞满天，端的是夕阳无限好……

岂奈他云霄思潮如惊海怒涛，哪有心意去欣赏眼前美景？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夜幕已渐渐地罩了下来。

云霄在夜色茫然中，踽踽独行，不辨方向，更不知身在何处。

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昏暗中，突见远远传来一丝灯光。

云霄就顺着那灯光走去，行到近前，才看出是一间孤零零的茅舍，那灯光乃是黄泥炉子冒起的火苗，青烟儿自随风飘扬。

炉上放着一把瓦壶，壶中不知煮的是什么东西，壶嘴上突突直冒白烟。

云霄到了门口，打量了一下，高声喊道：“有人么？有人么？”

他连唤了数声，连个回声也没有，心中就感到奇怪，再又四下打量，极尽目力，四外也不见有任何光亮。

为好奇心冲动，他伸手推开了柴门，径自走进院中，又叫了一声道：“有人在么？”

茅屋中传出来一个微弱的声音，道：“你是什么人？”

云霄道：“夜行人想借地方休息一会，顺便讨些食物不知方便否？”

那微弱的声音道：“请恕我身患大病，行动不便，请进来吧！”

云霄听那人口音，像个老年妇人，心忖：“这老婆婆好大的胆量，敢孤独地住在这荒凉之地……”

思忖之间，人已进了屋，见靠窗一张床上，坐着一个老婆子，虽然白发飘萧，却是面容红润，哪有一些病态？

云霄心中惊异，不禁就形于颜色，那老妇人似已看了出来，笑道：“尊驾看我不像有病么？其实我这是回光返照，最多也活不了两个时辰啦。”

云霄道：“就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他这一句话似乎问到了那老婆婆的伤心处，神色突变，强自镇静了一下，缓缓地道：“是老身同小儿。”

云霄道：“令郎可是有事出去了么？”

老妇人微叹了一口气，道：“就在院中树下……”

云霄闻言，禁不住越发地诧异了，自己进来明明不见院中有人，他那儿子几时又在树下了。

心中一动，由不得探首向外看去。

这一看不当紧，一瞥之下，吓得个云霄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原来那树下真的有一人，却是被活活钉死在树身之上，双目突出，七窍中鲜血淋漓，死状凄惨已极。

云霄叫出一声之后，立时间义愤填胸。

哼了一声道：“这是什么人这样的残忍，简直毫无人性呀！”

老妇人道：“这还不算，他们四更天还要来的，到那时被钉死的该是老

身了。”

云霄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老妇人道：“天蝎教花坛使者。”

云霄气得一顿脚道：“又是天蝎教……”

念头忙一转，又道：“老婆婆，那怎么不躲开他们呢？”

老妇人叹了一口气道：“能够躲得一下总是好的，也强似去受那钉死的酷刑。”

云霄苦笑了一声道：“难道老婆婆你？……”

老妇人道：“对的，我已服下极厉害的一种毒药……”

云霄道：“我既然赶上了，绝不让那些恶魔得手，不知老婆婆所服下之毒，有无解救之法。”

老妇人道：“不行了，药力已达内腑，神仙也难解得了。”

云霄道：“不知老婆婆和天蝎教是怎样结下的仇？”

老妇人道：“我和他们毫无恩怨可说，只是为了我薛氏门中一点骨血。”

云霄道：“但不知是哪一位？”

老妇人道：“就是那长春公主薛玲和另外一位失踪的人。”

“薛玲！”云霄吃惊失声，叫出来一声。

那老妇人见云霄吃惊的神态，她也是一愕，忙道：“莫非你认识那丫头吗？”

云霄道：“我不但知道她，还知她是绛珠仙子女飞卫林可卿的亲生女儿。”

老妇人道：“不错，但他父亲却是琴剑书生薛沛才。”

云霄道：“你何人？”

老妇人道：“薛沛才的长姐，万丈飞虹薛沛云。你是谁？”

云霄道：“云门五代传人云霄……”

他话音未落，万丈飞虹薛沛云已合掌仰首道：“天道好还，总让我遇上了可托之人了，薛沛云任是如何惨死也可以瞑目了。”

云霄闻言，心中一动，忙道：“薛老前辈，咱们全是武林中人，如蒙你看得起有事要我去，不妨明言，我当全力以赴！”

薛沛云道：“只有一件事，乃是有关我薛氏门中后代烟火，不知你可愿相助？”

云霄道：“方才不是说过了么？我当全力以赴。”

薛沛云道：“舍弟当年曾在西湖纳一妾，生有一子，今年差不多有十五六岁了，找着他，叫他认祖归宗。”

云霄闻言，当时可就作了难，这等没影儿的事，到哪里找去呢？

薛沛云此际的面色，越发红润了，同时急喘连声。

云霄却不能浪费时间，忙问道：“但不知凭何信物去找薛氏后人？”

薛沛云探手从怀中取出一只铁盒，喘着气道：“这……盒中乃是舍……舍弟的遗书，你……你看了自知……我……恐怕不行了。”

她话音甫落，神色大变，面容苍白得怕人，喘得更厉害，往后一仰身，闭目而逝。

就在这时，忽听院中传来一阵杂乱步履之声。

一个粗犷声音：“那老不死的会不会跑了？”

另一人道：“她双腿已断，除非她能肋生双翅！今夜能逼出来铁盒遗书，

定可邀得重赏。”

那粗犷的声音笑道：“重赏我倒不想，但能让我在十二花姬之中挑选一位，尽欢一宵，我也就满足了。”

另一人道：“但不知你看上了哪一位？”

粗犷的声音道：“紫枫姑娘貌虽中姿，那股骚劲儿，我最喜欢。”

两人说着，已然进了屋，抬头一见薛沛云人已死去，不同惊噫了一声道：“咦！这老不死的怎么挺了尸啦！看来那铁盒遗书无望，到手的美人儿也成空了。”

旁边那青脸汉子道：“咱们搜搜看，我不信她会带到阴曹地府去。”

两人说着，方待动手去搜，云霄再也不能忍了，从暗处闪身而至，双手、双足，一齐动作，分向两人袭去。

两个大汉作梦也没想到屋中藏有高手，事变猝然，应变不及，顿时间，双双被点中了穴道。

云霄点倒了两个汉子，怜悯地看了那死去的薛沛云一眼，掖好了铁盒，探手提起了两人走出屋来。

到了院中大树之下，松手把两人朝地上一摔，许是手下重了些，摔得两人闷哼了一声。

他先伸手拍开了一人的穴道，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在地上翻了翻眼，吐出了一口浓痰，怒声道：“要杀就杀，何必多问！”

云霄微微一笑道：“嘿！看不出来还有两根硬骨头，打算速死，只怕由不得你吧！”

说着，一竖右手食指，猛地向那人脊背上一按。

他这一手，乃是癡仙凌浑独创的“闭血塞汗”手法，人被点中，全身如处蒸笼之中，连一滴汗也流不出来，每个汗毛孔都胀得高高的，汗水就在皮下翻滚，时间越久，痛楚越大。

那人一被点中，面孔立即胀红，宛如热天生痲子一样，脸上、手上，都鼓起了一点点红色的小疙瘩。

另一人眼看着自己那同伴，咬牙咂嘴，皱眉挤眼，准知道那滋味不大好受，战栗地问道：“你……你用的是什么阴损手法？”

云霄笑道：“你也要试一试吗？”

他眼看自己同伴那份神态，知道此一手法，定比江湖上所说的“分筋错骨手法”还要厉害，哪有一试的勇气，忙道：“请尊驾高抬贵手吧，我弟兄既然被擒，还有何说？请先放了我那同伴，你问什么我们答什么就是啦！”

云霄道：“我不怕你们不说……”

探手骈食中二指，立即替先前那人卸了穴道上的劲力，那人立刻通身流汗，如泼水一般，汗流过一阵之后，每一个汗毛孔上都凝集着一滴血珠。

这么一来，另外那人早已吓得胆裂魂飞，任由云霄问什么，他就答什么，竟不敢掺杂半句假话。

原来这两人，乃是江湖上小有名头的人物，横行两淮之间，一人叫摸天吴复，一人叫断魂枪卜胜，新近才被天蝎教网罗了来。

云霄问完了话，然后又对两人道：“你们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两人摇了摇头，云霄潇洒地笑了笑，望着摸天吴复道：“你可懂得我的手法吗？”

摸天吴复才从死亡线上逃回一条命，全身都瘫软了，哪还有力，虽然一样的摇头，但他那颗头似有千斤重量，有些摇不动似的。

云霄笑道：“我实告诉你们，我就是云霄，用的是‘闭血塞汗’手法……”

他话没说完，两人已吓得面色大变，汗如雨下了。云霄道：“按我的脾气，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但看在你们说老实话的份上，饶你们这一遭，快滚吧！”

两人听到一个“滚”字，无异是奉到了皇恩大赦，卜胜架起了全身瘫痪的吴复，匆匆忙忙逃去。

云霄眼望着两人逃得看不见了，方长叹一口气，立即从树上卸下了那薛沛云的独生子，就在院中挖了两个土坑，俺埋了母子二人，方始悻悻离去。

他这一阵，一口气跑到天亮，曙光微曦中，远远看见了河南府那高大巍峨的城楼。

河南府——洛阳，为中原第一大城，当真算得上繁华，虽然只是辰初的光景，有些人正在好梦未醒，但另一些以劳力讨生活的人，却已熙熙攘攘，将自己辛苦的收获，送到了市场，促成了早市的热闹。

云霄默默地走着，他心中翻腾着涌波样的思潮……

市声喧嚷，使得他感到碌碌人世都是争利之人。

江湖生涯，令得他只觉得往返奔走皆为逐名之辈。

所以，他对身边的一切，全不开心，唯有一个疑团，使他念念不忘，乃是那欧阳玉霞的倩影。

自从在嵩山金壶顶下，他见着了那黑衣姑娘，心中就一直在思索……她是霞妹吗？怎么会投了天蝎教？不是她吗？……何以生得那么像……

茫然地走着，想着，不知不觉间，他竟然穿城而过，进了东门，出了西门。

中午时分，他到了营市街，觉着腹中饥饿，就信步走进了一家酒楼。

楼上拥满着人，进进出出，紧张异常。

这些事情，丝毫引不起他云霄的注意，他找到楼角一个空位，坐了下来，叫了酒菜，一杯在手，既不吃菜，也不喝酒，竟自投目楼梯口处，发起呆来。

原来在楼梯口一张座位上，坐着一个黑衣女郎，生得也有几分姿色，但并非云霄想象中的欧阳玉霞……

虽然此女郎并非那女郎，而云霄却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沉思

天下相貌雷同的正多，可能她不会是欧阳玉霞！如果真要是的话，自己该怎么办？还有自己爹爹和欧阳叔叔的下落，听那卜胜说可能会在天一庄，这天一庄又在什么地方？

菜凉了，酒也冷了，云霄已然想得出了神……

忽然，一阵上楼的脚步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扫目看去，就见楼口处相继上来了两人。

他们都在三旬上下的年纪，前面一人，身穿淡灰色长衣，衣角斜掖在腰间，五官端正，留着一抹短须。

后面那人，乃是一袭青绸长衣，神态潇洒，只见眼圈有点发黑，微笑之间，显出有些悍气凌人。

两人一上楼来，同时向那黑衣女郎瞪了一眼，冷哼一声，分找了一副座头坐下，各自叫了酒菜，自斟自饮起来。

那黑衣女郎忽然大声道：“这金谷楼酒菜冠洛阳，痛痛快快地吃一顿吧，

过了今夜三更，想吃可得等来生了。”

那灰衣人突地朗声笑道：“金谷楼酒菜端的不错，可惜有点美中不足……”

青衣汉子接口道：“此楼此酒，如能有美女在怀，醇酒美人，那才够意思。”

灰衣汉子道：“当年吕洞宾曾在洛阳三戏过白牡丹。”

青衣汉子笑道：“可惜我们所遇到的是一支黑芍药……”

那黑衣女郎冷冷地道：“就这一支黑芍药，也怕人们消受不起！”

青衣人笑道：“老子浪迹花丛数十年，品评过名花无数，何在乎什么芍药、海棠。”

黑衣女郎冷哼了一声，道：“如果是有胆的，可在今夜三更，到那金谷园口，天一庄前管叫你们不跪降黑芍药，就得血溅红海棠。”

原来他们是在订生死约会，那黑衣女郎不用说，一定是那黑芍药了，即以花为名，必然是天蝎教中十二花姬之一，但不知这两位汉子，是哪一路的人物？……”

云霄对这些事情，并不放在心上，但却对那“天一庄前”四个字，心中震了一下忖道：“天一庄，那断魂枪卜胜不是说自己爹爹的下落，可能就在天一庄吗？……”

念头转处，慌忙地会了帐，径自下楼而去。

他先在镇东头找了一家客店，住了下来，趁便向店伙计打听那金谷园的所在。

店伙计笑道：“客官，你这是初到洛阳呐？这金谷园可是咱这里十大景之一呀！”

云霄笑道：“是呀！我这是初来贵宝地，你能告诉我谷园在哪里吗？还有天一庄……”

店伙计笑嘻嘻的面孔，一听说天一庄，刹时变了颜色，惶恐地问道：“客官，你……你是要去天一庄吗？”

云霄何尝看不出来对方的神色不对，再经对方这一问，足知那“天一庄”不是个等闲所在了，忙笑道：“我是顺便问问，闻说那天一庄风景特佳，要在金谷园之上，不知可对？”

店伙计听云霄这么一说，方始舒了一口气，笑道：“那和你说此话的人，一定是个大骗子……”

云霄道：“难道那天一庄风景并不好？”

店伙计道：“岂但是景物不好，可以说是凶险之地，我劝你还是不去的好！”

云霄笑道：“既是这样，我就不去了，不过那金谷园怎么样呢？”

店伙计听说他晚上赶路，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也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而去。

云霄望着他的背影，微微地一笑，把门一关，和衣倒在床，呼呼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二更方过，他慌忙跳下床来，叫来店伙，算清了店钱，出门直奔正北金谷园。

金谷园，乃晋石崇所建别墅于此，其中清泉茂树，端的是个好地方，只是因久失修，显得有些荒凉。

离着金谷园一箭多地，绿荫深处，有一片房舍，看气派不小，大约就是

天一庄了。

云霄略一打量，提气蹶足，闪身到了一棵大树下，倏地一顿足，轻烟似地飞向树梢，借着浓叶向下看去。

此时，月正当空，大地一片皎洁。

远远地飞驰而来两条黑影，渐行渐近，他看出来正是酒楼上所见的两人。

两人到了谷口的一片空地上，停下了脚步，四下打量了一阵，那灰衣人诧异地道：“咦！怎么不见花草儿呢？”

青衣人笑道：“许是人家看不上咱们这副尊容吧！”

灰衣人笑道：“要是你粉面五通佟昌这份亮盘都不行，那我阎罗刀胡标就更难得美人青睐了。”

粉面五通佟昌道：“胡大哥，我真有些不懂！”

阎罗刀胡标道：“小佟，你有什么不懂的？”

佟昌道：“咱俩自进关以来，一路上住过的地方也不算少，俊俏的妞儿也见过很多，怎么你全不中意，偏偏会看上这么一个狠丫头，还费上这大的功夫，老远地跑到洛阳来。”

胡标突然哈哈笑道：“是呀！你可看出来那妞儿的特异之处没有？”

“貌仅中姿，算不上漂亮，身标也马马虎虎，细腰臀丰，也还能够撩人。”

胡标又复笑了起来道：“哈哈！佟兄弟，要依你这样看女人，可就大错了。”

佟昌诧异地道：“大错了？……这个我得领教领教！”

胡标笑道：“美人难得有骚骨，英雄奈何不臣服，女人之美不在脸上，在骨上，脸俊而骨不骚，只不过是木雕美人，没有意思。”

佟昌道：“你看那女人有骚骨么？”

胡标道：“不但有骚骨，且还有一股骚劲，任何样的男人，只要一和她接近，管保甘愿情死。”

佟昌道：“胡大哥你老远地赶来，莫非有亲近之意？”

胡标道：“我哪敢有此心，须知那妞儿正合咱们教主的条件，如能掳得回去，却是大功一件哩。”

佟昌摇头道：“只怕不容易吧！听说人家天蝎教的势力，在中原可是不小呢。”

胡标笑道：“那怕什么？强煞了也不过是一群女人……”

“女人！哈哈！哈哈！”

突然从浓阴深处，传出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跟着微风吹处，飘然降落下一个黑衣女郎，正是酒楼上所见之人。

她笑声方休，接着又道：“你们就那样看不起女人吗？”

胡标笑道：“我却没有这个意思，尤其对于姑娘你……”

黑衣女郎闻言，突然双眉微微一纵，又是一声咯咯娇笑道：“瞧你的意思，是否打算成为本教一员护花使者？”

她这一动作，使得暗中偷窥的云霄，心中微微一荡，不由暗骂了一声道：“真个骚骨感人，十足的浪蹄子。”

阎罗刀胡标笑道：“能得与名花为伴，胡标自是高兴，但是须先请姑娘随我兄弟走一趟关外。”

黑衣女郎道：“哟！跑那么远呀！不是太费事了么？但不知那是为了什么？”

粉面五通佟昌接口道：“请姑娘去见我家教主！”

黑衣女郎秀目一翻，唇角微撇，似笑非笑地瞟了佟昌一眼，突的又咯咯笑道：“哟！你们还有教主，但不知是什么称呼呀？”

她这一声一颦一笑，立时把个粉面五通佟昌闹得浑身有些儿个不自在，暗道：“嘿！真是骚！”

阎罗刀胡标接口道：“本教乃小北极赤身正教，教主人称通天神魔高斯哈赤……”

他话未说完，那黑衣女郎已笑得花枝乱颤，喘着气道：“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为什么叫狗屎好吃？难道你们都是吃狗屎长大的呀！”

她这么一说，阎罗刀胡标可就挂不住了，冷喝一声道：“臭婆娘，你竟敢辱骂我家教主！”

黑衣女郎笑意突敛，倏地一瞪眼，道：“咦！你发的什么横呀，不是你说的狗屎好吃吗？”

粉面五通佟昌插口道：“废话少说，你到底是否打算跟我弟兄走，说清楚点。”

黑衣女郎笑道：“我却是有意去关外一趟……”

阎罗刀胡标道：“那就一同上路。”

黑衣女郎道：“但我怕那狗屎难吃！”

佟昌道：“那是你不愿意去了？”

黑衣女郎道：“除非你们能显出点颜色，使我心服口服，否则谁愿意跑那么远去吃狗屎。”

胡标口哼了一声，嗖地抽出了朴刀，喝了声道：“你能接下我这阎罗三刀，大爷就放了你。”喝声中，抢刀纵起，一式“刀劈山裂”方将砍下。

半空中忽听一声娇喝道：“凭你也敢在这儿耍刀，躺下去！”

噗通一声，那阎罗刀胡标真个的凌空摔落，口张处，喷血如箭，双腿抖了几抖，立时气绝。

随着那胡标倒地的瞬间，一红影同时飘然下降。

隐身树上的云霄闪眼看去、见是个红衣女郎，心中不同一震，暗道：“好身法！”

红衣女郎俏生生地朝地上一站，面向那粉面五通佟昌道：“喂！你可识过我红海棠吗？”

其实用不着她自我介绍，就看她那一袭红衣，也就能猜个差不多。

粉面五通佟昌见对方如此身手，早已惊得呆住了，闻言呆呆地道：“久……久仰！久仰！”

黑衣女郎噗啼一声笑道：“告诉你，我就是黑芍药。”

佟昌忙不迭躬身道：“是的，久仰！久仰！”

黑芍药道：“瞧你这人还不十分坏，放你一条生路，快点滚吧！”

粉面五通一听人家叫他滚，无殊皇恩大赦，身躯打着躬，口中连道：“是的！是的！”

后退已有五七步远，才蓦地翻身亡命逃去。

红海棠眼望着佟昌逃走的背影，缓缓地道：“他们是哪一路的人物？”

黑芍药笑道：“哟！闹了半天，你把人家两个宰了一个，结果还不知人家是谁呀！阎罗刀死得够冤。”

红海棠一瞪眼，娇叱道：“如不是你这浪蹄子请我帮忙，我怎会出手，

事情是你惹起的，我又怎会知道？”

黑芍药笑道：“你倒推得干净，可知已惹出祸来了么？”

红海棠娇嗔道：“祸事？我才不怕呢！不信有人敢找上天蝎教来。”

黑芍药道：“那怕什么？须知天蝎教如今已势压武林，声震江湖，可是就怕一个人……”

红海棠秀目连眨了一下道：“你指的可是那云霄？”

黑芍药微微点了点头道：“是的，那小子真是我们一大克星。”

红海棠笑道：“没有那样严重，我看他早晚都得成擒。”

黑芍药微微点了点头道：“恐怕不容易吧？”

红海棠道：“有什么不容易的，三大武林世家，大巴山早已归顺，云门谷不是也完了吗？只剩下一个梅岭绿萼庄，教主已派了鬼王谷马震天率领三十多位高手，已给它围上了，早晚也是树倒猢猻散，他云霄强煞也不过是一个人。”

黑芍药道：“还有天山那两个老鬼替他撑腰呢。”

红海棠道：“你说的可是那癡老头和穷叫化子吗？告诉你吧！他们如今已中计被困在枉死城了，今生只是难再现世啦。”

她这一说，把个隐身树上的云霄，惊得身躯一震，几乎栽了下来，赶忙一提气，方始稳住了势。

任是这样，也震得树枝簌啦一声轻响。

二妖女等机警，闻声倏地一转身，齐声喝道：“是谁？”

“哇！”一只夜鸟，穿枝而出，斜飞向另一棵树上。

红海棠啐了一声道：“该死的乌鸦，吓了我一跳。”

两人也不再多说了，各自纵起身形，飞纵而去，大树上却怔住了个小侠云霄。

他感到有一种绝望的大力，坚压向心头，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云门谷真的是完了，敌人又将攻击的箭头，指向了梅岭绿萼庄，自己爹爹的生死不明，师父又中计陷在了枉死城……

寻父？教师？赴援绿萼庄？

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

他倚在大树叉丫上，瞑目沉思，实在难以抉择！

“哇！”倏的又响起一声夜鸟高鸣。

他猛地睁开眼来，念头一转，忖道：“于情于理，当然是救父要紧，师父虽然陷身枉死城，一时间不会丢掉性命，绿萼庄也足挡得住马震天。”

这般一想，精神立振，反手间看了看身后太阿神剑，扬目打量了一下眼前情势，蓦地一顿足，直向那天一庄扑过去。

穿过树林，眼前有一片庄院，地极大，房屋栉比，有一间楼宇高出众屋之上，甚是显眼。

他扫目又朝四下打量了一眼，猛地一顿足，跃上屋面，施展开轻身绝技，踏瓦疾向高楼扑去。

庄院中虽然设有伏桩暗卡、打更巡哨之人，但是云霄的身法何等神速，那些人即使能够瞧见也只能见到一道灰影划空而过

此际正当三更将了，四更初临，人人都在正好梦甜，故此，他毫无阻拦地一直跃到楼边，还未被人发觉。

云霄也真算得是艺高人胆大，他一跃上了高楼，如入无人之境，竟朝一

道门户中闯入。

原来这是一间厅堂，与门正对着的又是一道门户，穿过去乃是一道走廊，廊外乃是这庄院后花园。

春暖花开时节，站在这楼上，即可将园中景致一览无余。

此际园中灯火通明，有几个人在呼叱喝叫。

云霄机警的隐起身形，暗中向下窥视。

但见在一棵古柏树的树身上，捆着一个人，围树也站着好几个人。

等云霄看清楚那些人时，惊得他张了几张嘴，几乎脱口大叫起来。原来下面那些人，他全都认识，一个是瘟道人诸无缘，一个是贪墨师爷文非，一个是毒手病夫松丸，另一个青衣怪人，乃是千山雪魅阴寒。

这些人倒并不会使云霄吃惊、他惊的是那树上所捆之人，竟然是他父亲老侠云靖。

云靖此时的情形十分狼狈，衣服破碎得已难蔽体了，露出皮肉部分，全部现出乌黑色的伤痕。

由此可见，他一定受了不少折磨，其他那不会露出皮肉而衣服破碎之处，定也受伤无疑了。

父子连心，云霄一见老父折磨成这个样儿，眼泪早已盈眶而出，钢牙咬得格格乱响，恨不得立即跳下楼去，把那几个人一剑劈死，方消心头之恨。蓦地传来了贪墨师爷文非声音，尖嗓子还有点沙哑，实在不顺耳已极。

他道：“咱们已试过各种手段了，无奈这位云门老侠，真有股丈夫气，硬是不肯屈服，这样的硬汉令人好人敬佩！”

云靖哼了一声，表示出心中忿怒。

云霄但觉热血涌上胸臆，怒发冲冠，心忖：“不管此地还有多少高手，非得出手一拼不可。”

瘟道人诸无缘阴恻恻一声冷笑道：“任他云靖意志坚决，贫道也有些不信，只要咱们打算让他死，我看他决撑不下去。”

第二十三回

文非奸笑了一声，转向毒手病夫松九道：“松兄有什么意见？”

松九呻吟了一声道：“唉……诸道长的话也对，以他云靖在江湖上的身份，我们真不该对他用刑，直截了当一刀杀却，方不失武林本色，不过我担心云汉那小子，会不会和我们为仇？”

云霄在心急怒发中，本来作势欲纵，一听对方提出了云汉二字，心中一动，暗忖：“不妨听他们说说这畜生的行径。”

心念动处，登时收势，中止了下纵的动作。

文非奸笑了一声，道：“云汉那小子已被夫人迷住了，有奶就是娘，他哪还要爹，何况我们杀死云靖，却是奉有夫人法谕，我不信他敢反抗夫人。”

瘟道人诸无缘猛地一拍手，道：“对，文老弟这话说得极是。”

千山雪魅阴寒冷声道：“既然如此，就请松九兄主持如何？”

毒手病夫松九呻吟了一声道：“好吧！我最喜欢活人心，尤其有一身内外功夫的人，一颗就能治好我这病。”

他说着话，探手肋下，嗖的抽出来一柄牛耳尖刀，直向云靖胸口刺去。

这一来，云霄实在不能再忍下去了，悲愤填胸，蓦地一声长啸，神剑已然出手，身形闪电一般，飞坠而下，正好挡在了云靖身前。

众贼闻声方一惊，抬头看去，只见云霄天神一般立在当地，不禁全都退后了两步。

文非惊得尖叫了一声，道：“你……云……云霄！”

云霄凛然：“不错，亏你还认得我！”

瘟道人冷哼了一声，道：“好小子，普仙寺我放了你，你又自己送上门来。”

云霄道：“别不要脸啦！普仙寺不知是谁放了谁呢！”

文非惊魂乍定，又在一边叫道：“各位，这云霄可是本教欲得之人，能拿住他，天下就归咱们天蝎教了。”

病夫松九道：“对云靖之事可以撇开，当务之急，是擒下这云霄……”

云霄冷冷一突，道：“只怕四位接不下我这一柄神剑。”

文非奸笑道：“任你云小子有霸王之勇，可也架不住我们人多，你可知在这天一庄内，有多少高手吗？”

云霄哼了一声道：“就算你们有着千军万马，只怕阻不住云某人，总得有几个人在我剑下溅血。”

文非道：“我们打算用一百条命，来换你小子一条命，只怕你出不了这天一庄。”

云霄道：“你们人多势众，打不过还有个跑呢，天一庄恐怕留不住我。”

瘟道人诸无缘哈哈一阵狂笑道：“那你就顾云老头的生死了么？我实在为云门世家抱恨！”

文非笑道，“老道长你恨的什么呀？”

瘟道人道：“云门世家名震武林，可惜生子全是无义之人，别看说得好听，事急时连父母也可不要……”

两人这一问一答，可就扣住了云霄，以他的能耐，这些人是拦不住他的，就是再多上两倍，打不过还有个跑，他脱身并不难，可是！那被捆在树上的老父呢……真的就撒手不管了不成？

刹时间，云霄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

捆在树上的云靖，虽然受伤很重，人却清醒，提足一口气，大声道：“云儿，别听他们那些，你给我杀，杀掉这些畜生，为父早就准备一死了，只要你能为武林除害，我死也瞑目，你如不听我言，才是不孝。”

云霄闻言，微微一怔，接着又是仰天一声悲啸。

啸声慷慨激昂，悲壮之中，充满着豪侠之气，使得文非惊悸得又退后数步。

啸声突敛，他怒目瞪视着对方四人，好久！好久！

突地冷嘿了一声道：“我宁愿担起这不孝之名，却不愿负不义之誉，说到家父……”

他拖长了声音，然后斩钉截铁，一个字一个字地道：“家父若有不测，你们几个人别想有一个活得过三月，我敢发誓，定把你们的心挖出来。”

这几句话，他说得坚定无比，使人不能不信。

贪墨师爷文非他可是吃过云霄苦头的人，闻言心中一禀，先自气馁了，低声道：“各位，咱们千万可不能大意呀！这小子是说得做得到的……”

瘟道人傲然大笑道：“我却不信，像咱们入身江湖，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人，还能怕死？”

云霄冷哼了一声道：“你不怕死，何妨就先送上命来！”

瘟道人道：“小子，你可还记得普仙寺咱们那一场梁子吗？”

云霄道：“可惜那时我没有杀了你，今天却不能放你走了。”

瘟道人蓦地高喝了一声：“好，接招！”

喝声中，剑如电闪流星，蓦地刺向了云霄的胸前。

云霄冷嘿了一声，手中长剑疾挥，一招“龙现云端”，剑芒闪动中，幻起满天剑影。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更锣声，还有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好似外面来了不少强敌。

文非等三人闻声，方一愕然……

“呀……”身前又起了一声惨叫。

原来是那瘟道人，被云霄削去了一条右臂，惨叫声中，人已昏厥在地，滚了几滚之后，简直成了个血人啦！

贪墨师爷文非，毒手病夫松九和那千山派的高手阴寒，登时慌了手脚，方待打算拔腿逃命。

“锵——”蓦地一响金锣声响。

但见人影闪动，唰唰唰，一连飞纵而来七八条人影。

个个身法轻灵俐落，功力十足，尤其在现身之后的行动表现上，充分显示出这些人无一不是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之士。

那七个人一奔到现场，迅即散开，把个云霄团团围住在当中，一个个凝神望着他。

云霄神目一扫，认出来乃是天蝎教中的十二花姬，朗然一声长笑道：“天一庄真是藏龙卧虎，十二花姬已有八位在此，公主为何还不现身，莫非还等我云某人请驾不成？”

暗影中传来一声长笑，朗脆已极，比之出谷之鹭，犹嫌未足。

云霄闻笑微微一怔，原来他听出来口音有些不对，方待喝问……

暗影中那人接口道：“闻听你云霄睿智过人，今天看来却不尽然……”

云霄人本心思灵敏，闻声已知是什么人了，朗然一笑道：“原来是花蕊夫人，我云霄倒是失敬了。”

他话音方落，花木疏影中，现出了一位白衣美妇，俏生生地站在那儿，一双眸子中，射出冷澈的寒辉，凝视着云霄动也不动。

在这种情形下，谁也猜不透这位天蝎教主花蕊夫人，心中是起着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云霄却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讪讪地一笑道：“难得，云霄进入天一庄，竟然会惊动教主。”

花蕊夫人神色突地一变，阴恻恻冷笑了一声，道：“云霄，就只有你一个来么？”

云霄道：“不错，云某正是孤身一人。”

花蕊夫人闻言扫目看了那八位花姬一眼，冷冷道：“藏能何在！”

矮树丛中，应声窜出来一人道：“小的侍候教主。”

花蕊夫人道：“你可看清那来取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乾坤浪子藏能道：“小的也没有看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闯进庄来，一连杀了七八个人，一下子又走得无影无踪……”

花蕊夫人冷哼了一声，叱道：“无用的东西，你不会去查一查吗？”

藏能慌不迭躬身道：“是的！是的！小的这就去！”

贪墨师爷文非这才算找到了说话的机会，忙向花蕊夫人躬身道：“教主！来者是什么人，向姓云的一追问，不就知道了吗？”

云霄忙道：“问我有什么用，我又怎知是什么人呢？”

文非道：“反正他总是你的朋友。”

云霄突地朗声一笑道：“就算那人是我的朋友，你又打算怎么办？”

花蕊夫人微微一笑道：“暂时不提这个，你云霄胆敢孤身进入天一庄，这份勇气我是佩服的。”

云霄道：“多谢你教主夸奖，为了救父，龙潭虎穴也算不上险！”

花蕊夫人道：“你这片孝心，只怕难以达到了，你可知在这天一庄内，我有多少人在此么？”

云霄突然豪气飞扬起来道：“云某人从来不怕人多，我父子今日即毙命于此，你天蝎教只怕也难以安宁。”

花蕊夫人嫣然一笑，道：“你是说会有人替你报仇，可对？”

云霄道：“天下只有正义在，邪魔歪道是不会成功的。”

文非突然插口道：“姓云的小子，你少吹牛吧！所有能够帮你的高手，早都成了我天蝎教阶下之囚，谁会为你报仇？”

云霄道：“这件事我早已知道，算不上新闻。”

文非又奸笑了一声道：“除非梅岭绿萼庄的人，不过，他们这时已自救不暇，还会来助你吗？……“多嘴！”他话音未落，花蕊夫人倏地娇叱了一声。

就见她玉手翻处突向文非喉头上切去。

贪墨师爷文非只见喉头“嗯”了那么一下，脖子一歪，摇晃了两下，栽倒地下。

云霄突地扬声一笑道：“教主何必这么紧张，你们围攻绿萼庄之举，我早就知道了，不是由鬼王谷马震天那老东西主持其事吗？”

花蕊夫人闻言，神色微微一变，冷冷地道：“你的消息倒还满灵通的呀？”

云霄道：“那也算不了什么，是狐狸只要一露出尾巴来，人家就能看得出不是只大马猴。”

花蕊夫人怒瞪了他一眼，喝道：“云霄，你嘴下可要放干净些。”

云霄此际故态复萌，倏地一翻身，剑斩绳断，跟着又一转身，哈哈笑道：“我有什么不干净的，告诉你，我到现在还练的是童子功……”

捆在树上的云靖，还想不到爱子手下有这么快，等到那八位花姬发觉，他已绳断人脱困了。

而那八位花姬和毒手病夫松九千山雪魅阴寒等人，虽眼见云靖脱困，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

因为，他们谁都知道，花蕊夫人乃是喜怒无常，如不顺心，举手就杀人，眼前那贪墨师爷文非，就是个现成的例子，他们谁还敢轻易出声。这么一来，可就便宜了老侠云靖，他在获得自由之后，立即就靠树坐下，调元养神起来。另一边，云霄已激怒了花蕊夫人，她怒哼了一声，倏然欺身抢上，左手一招“穿云摘星”，指掌风力如剪，罩住了云霄右边身躬的经脉。同时，她那右手用了一招“白云出岫”迅若奔雷般猛击过去，身法手法，都称得上奇诡绝世。

云霄见对方忽然出手，招数毒辣异常，哪敢怠慢，疾如星火般旋转半身，右手剑又斜划了出去，剑风劲锐，使得那花蕊夫人不敢硬接。

花蕊夫人冷哼一声，左手疾撤而回，单用右手那一招“白云出岫”，接连化出四式，从四方八面攻了上去。可是云霄的武功已非昔比，他练成了化育神功以来，在功力上，无形中增加了数倍之多，剑影如山，处处对住，竟然无隙可乘，逼得那花蕊夫人不

得不跃退数步，娇妇一攻失机，不由发起了凶性，抬手一招那八位花姬，喝道：“你们一齐上，将这小子碎尸万段。”

八姬齐应一声，各自亮出来兵刃，方待齐扑！突然间，园门

外一声爆响，接着一连串破门塌墙的巨响传入。这么一来，全都

大惊，人人都愕然望着那声响来处，心想谁有这等本事，能横冲直闯地破屋而入。正惊愕间，又是一声爆响，而且尘土飞扬，原来那园门连着半堵石墙，竟然被人推倒。

就见一个魁伟长身的大汉，带着满身尘土，大踏步冲了进来。

他瞪着铜铃般大眼，四下里扫视，张着大嘴“唔唔呀呀”地叫个不停。

他一眼看见毒手病夫松九，就直逼了过去。松九惊叫一声，唰地窜上身后一座小亭。

那大汉虎吼一声，宛如平地起了个响雷，只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

大汉也不管这些，他像是遇上了积世仇人似的，纵身扑去，别瞧他的身躯雄伟长大，动作可实在不含糊，身法之快，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千山雪魅阴寒睹状，冷哼了一声，侧跃发掌劈去，一股寒冽劲风，疾撞而出。

那大汉瞧也不瞧阴寒一眼，随掌一拍，两人双掌对上，“蓬”然一声，震得那阴寒闷哼了一下，瘦长的身躯摇晃了几下，仍还是没有稳住势，倒坐在了地上。

大汉嘴中仍是“唔唔呀呀”不止，跟着那毒手病夫松九，追入花树丛中。八位花姬眼见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过去，方始醒了过来，黑芍药领先一声娇叱，八个人一齐扑向云霄。

可是她们并不真个的动手，只是绕着云霄团团游走……

云霄一时闹不清对方主力何在，他只好随着她们团团旋转了。

调息中的云靖，此时忽然张开眼来，精神好似恢复了不少，睹状神情一愣，忙喊道：“霄儿小心，她这是魔教中最歹毒的‘天魔迷心阵’。”

云霄闻声，心中突地一凛，暗忖：“这天魔迷心阵曾听师父说过，但却未曾见识，不知是怎么样个妙用……”

他心念动处，就起了一试究竟之心，但他却不敢再跟着人家胡乱旋转了，顿时抱元守一，以静制动，而观其变。其实这“天魔迷心阵”是算得上够厉害的，原来就是一种迷心惑性的战法，使敌人难以捉摸到主力，迫得无法，就不得不对每一个人发出的招数，都以全力对付，时间长了，任是本领再高，也禁不住，定然耗尽元气，削减了功力，到那时，她们才发动猛攻，那被困之人，非得立毙当场不可！但它也有缺点，就是最怕对方以静制之，那样一来，变主动为被动，可就难以奏功了。”

哪知，云霄被其父一语点醒，竟然采取了守势。花蕊夫人见状，气得美眸圆睁，娇声喝道：“云霄，你怎么装出这副可怜相来了，我看你干脆投降吧！”

云霄笑道：“我还不会那样没出息，就是要作降臣，也总得选个像样的人，怎么会向淫女荡妇投降！”

花蕊夫人道：“你未免把云门世家这四个字看得太大了吧！”

云霄道：“本来就不小嘛！武林中谁不知道，用我说吗？”

花蕊夫人道：“可是现在呢？冰消瓦解！”

云霄笑道：“那也算不了什么，人有倒霉走运的时候，等这一阵霉气过去，云门世家还是得受武林尊崇，说不定较往昔还更威风呢！”

花蕊夫人道：“我看你是作梦吧！”

云霄道：“有我云霄在，我看并不难。”

花蕊夫人本是打算用话激起云霄的怒火，逼他先出手进攻，就可施展阵法的威力了，哪知，云霄受艺于癫仙凌浑，养成了一种不在乎的性情；越到情形危机，他是越发的无所谓。

花蕊夫人一见激不起云霄的怒火来，她自己却先就忍不住了，勉强耐了一下，冷哼了一声道：“可惜云门出了个浪子云汉，未免成了云门世家的一点污点。”

云霄仍是满不在乎地道：“那更不算一回事了，龙生九子，难免没有不成材的，十个指头伸出来，也不会一样长呀！”

花蕊夫人对着这位少侠，可以说是连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因为她知道，如果不借这阵法威力，是不易制得住对方的。

另一方面，她更清楚，云霄不除，对天蝎教来说，实在是一大阻力。

她俯首沉思了一阵，忽然有了主意，沉声发令道：“八姬速将此人毙于当场。”

她话音方落，红海棠已全力发动，带动了阵式，宛如蝴蝶穿花一般，交错换位，长剑齐出，拼命进攻，就见她们八人连环，攻时如猛虎出柙，退守时翔动灵活，威力刹时大增，云霄可不敢大意，剑上使出了九成真力，严密

防守、剑剑相触，铮铮之声，不绝于耳。

老侠云靖心知自己爱子抵挡得了对方，如果自己在场的话，可能会累他分心，于是悄悄地退向暗处，隐起身来，暗中窥视。

此际天色已然大亮，一轮红日，爬上了树梢。

天一庄内的人，仍在苦战，已然打到了百合以上了，云霄依然采取守势，以静制动。

红海棠沉不住气了，竟然违反了规定，使出了十成真力，一剑劈出。

云霄哈哈一声朗笑道：“好一枝刺手的红海棠！”

红海棠乍一听对方叫出来自己的名号，心中微微一怔，云霄已抢占先机，左掌倏地劈出，一股掌力逼退了那黑芍药，右手剑已和红海棠长剑相较。

“铮！”然一声大鸣，红海棠蓦地一声尖叫，手中剑已飞上了半天，云霄是得理不让人，立把剑法施展开来，发动攻势，左驰右突，晃眼间，已搅得阵法大乱。

花蕊夫人见状心中大急，长袖一抡，就待入阵。

高楼顶上突然两人高声喝道：“云小子休得逞能，我弟兄来凑个热闹……”

喝声中，两人齐纵而下，直落场中，人未至，先有一蓬丈许大的绿光，电疾射至，罩住了云霄。云霄扫目看去，认出来是洱海双怪。

第二十四回

云霄一见来了洱海双怪，他可不敢不理，挥剑划了个圈子，剑上劲气布成了堵无形墙壁，把那一蓬绿光挡住，纷纷跌坠地上，竟然是无数树叶。

他朗然笑道：“你们这两个老怪物，还真活得长命。”

风怪刁琅哼了一声道：“是要比你小子的命长些。”

云霄道：“只怕你们难活到今天日落。”

雨怪刁琊接口道：“无论说谁，到时自知！”

另一边那黑芍药在凌厉进攻中，娇喝道：“各位姐妹，大家准备暗器……”

云霄闻声，心中倒是吃了一凉，迅即扫目后顾，见老父身形已隐，方始放下了心，闻声道：“各位也得小心，你们暗器出手之际就是云霄大开杀戒之时……”

天蝎教中的人，哪听得入耳，还当他虚言恫吓，全不在意，于是，束核镖、柳叶刀、毒蒺藜、金弹、袖箭一齐出手，骤雨一般，将云霄罩得密不透风。

好云霄，蓦地一声长啸，手中太阿神剑，招化“日过中天”，划出一道长虹，封住了前方和左右两面，倏地一翻身，左手一掌拍出。

刹时间，狂飚激转，空中响起叮叮当当的一阵乱响，那么多的暗器，一齐被逼得倒射回去了。

正当他掌风推出的正面，那洱海双怪，二人并肩而立，猛觉一股无形正气，挟着翻江倒海之势迎面涌到，不由得心胆俱寒，忙舞起手中青竹杖，化解锋锐。

可是，他哪知今日的云霄，已不是昔日狭路相遇的云霄了，“化育十二解”，为武林失传多年的神功秘招，一施展出来，本天地万物化育之相，相生相克，自生威力，他哪能化解得了。

就在两人青竹杖方一出手，立现生克，被那股正气一冲，抛出去两三丈外。

同时之间，左右两旁发出了一声惨叫，人影相继倒地，攻势也跟着被挫。

花蕊夫人怒哼了一声，眉发根根竖起，美眸也变得凶狠惊人。

放目看去，只见八位花姬已倒下了四位，各在酥胸前插着一枚暗器，仰卧地上，血如泉涌，一看就知被击中要害毙命。

最惨的还是那洱海双怪，他们已变成了个刺猬，身上插满了各种暗器。

这种情形，看在了那花蕊夫人眼中，任她是个怎样凶悍的人，也禁不住心胆俱裂。

云霄此际也惊得怔住了，他真没想到“化育神功”会有这样的神妙，自己才只练到六七成的功力，就有这样的厉害，若是练到十成火候时，那还了得？

一场暴风雨过后，天一庄的花园里，突然变得十分的寂静了，一个个全都愣在了当场。

忽然人影连闪，场中凭空又多出五六个人。

云霄猛一惊，扬目看时，那些人他有大半认识，乃是鸳鸯判高俊，毒爪鹰鲁昂，矮罗汉法广，另外是一个虬冉大汉和一个书生打扮的人。

他微微一笑，朝着鸳鸯判高俊道：“这位高朋友，咱们似曾在九关见过的，可对？”

高俊脸上一红，道：“似曾见过，但那一段梁子，你阁下不会忘了吧！”

云霄哈哈一笑道：“你是说那把你扔出店墙外面的一事吗？你如不服，我随时候教……”

花蕊夫人接口喝道：“云霄，你也太狂，胆敢伤害本教弟子，今天就算你跪下哀求，我也不会让你偷生世上。”

云霄潇洒地一笑道：“笑话，你们自问能挡得住我手中神剑吗？”

花蕊夫人道：“我知道你的剑术不错，武功很高，就只伤了我教下几个人，竟然自捧起来，可知这天一庄人手多得很，本教主自然有制你的把握……”

云霄笑道：“云某人向来不怕人多，教主这么危言相吓，亦是无用……”

花蕊夫人冷哼了一声道：“你认为是危言耸听么，那就让你死个明白。”

她说着话扬手一挥，楼顶上突然响起一阵锣声。

随着那锣声，就见人影连闪，从这座花园的四周，唰唰唰，一连又跳进来有十几个人之多。

对方那些人中、僧道俗儒全有，他认得的却也不少，而令他吃惊的，不但是那长春公主薛玲人在其中，还有那貌似欧阳玉霞的女子。

云霄仔细的打量，越看越像那欧阳玉霞。

而那黑衣女子，乍见云霄，神情似乎一怔，立又低头他顾。

云霄禁不住脱口喊了一声：“霞妹妹……”

黑衣女子闻声猛然抬起头来，她那美眸和云霄目光一触，似乎有些感觉，双目连眨了几下。

花蕊夫人忙道：“秀儿，你认识这小子吗？”

黑衣女子迷惘地摇了下头道：“女儿似在哪里见过。”

花蕊夫人瞟了云霄一眼，冷冷地道：“他乃世间最坏之人，怎会认得他？”

云霄怒火立生，大喝一声：“你胡说！”

抢步上前，挺剑就刺了过去。

黑衣女子侧身长袖一撩，挡开了云霄刺来的一剑，圆睁双目，怒喝道：“你敢伤害我娘！”

云霄骤觉一股阴沉的暗劲，触到剑尖之上，全身随着一震，后退了两步，一时间又惊又气。

当下他再细看那黑衣女子，容态举止，无一不肖欧阳玉霞，连声音也没有改变，只是功夫似已高了不少。

心忖：“世间不会有如此相似的人，她从前虽然不谙武功，但可以练得成的呀。……她一定着了迷，才会反眼不相识……”

他念头转处，忙又道：“霞妹妹，难道连我也忘掉了，我是云霄呀……”

他一面说，一面偷看那黑衣女子的神态，见她站在花蕊夫人身旁，脸现怒容，双目瞪视着他。

长春公主薛玲冷笑道：“云霄，你还要脸不要，谁是你的妹妹？”

黑衣女子也冷哼了一声道：“胡言乱语，不要惹起姑娘的性子咯。”

她这最后一句活加了个“咯”字，正是欧阳玉霞惯常的口头语。

云霄心中一动，更认定对方是真的欧阳玉霞了，扫了花蕊夫人一眼，冷冷地道：“你这荡妇，是用什么迷药迷了我霞妹妹的本性？”

花蕊夫人道：“云霄！你还要胡说，实给你讲吧，她是我女儿花中秀，

怎么会变成你霞妹妹了，真不要脸。”

“花中秀？”云霄自语了一声，摇了摇头。

暗影中的云靖突然扬声道：“霄儿，别上当！那女子正是霞丫头。”

云霄闻言哼了一声，倏地欺身前扑，左手抓向了那花中秀，右手剑直戳花蕊夫人的前胸。

人影倏然一晃，花中秀柳腰一摆，早已挡在了花蕊夫人身前。

云霄怕伤了她，连忙撤剑，蓦地一股冷气袭来，乃是那花中秀一掌劈到。

云霄不敢以剑攻取，只好急跃而退，凄然道：“霞妹妹，我是云霄呀，你想想看，一定会认得我的。”

花中秀闻言，似乎记起了一点，只是无法想到那么多，脑子中有些空洞，不由就停了脚步，望着云霄发呆。

花蕊夫人见状，突然娇喝一声道：“快把这小子给我废掉，把他乱刀分尸！”

以鸳鸯判高俊为首等十几个人，哄然相应，各自亮出来兵刃，齐向云霄涌扑而至。

长春公主薛玲倏地一顿足，白衣飘扬，竟扑向隐身矮树丛中的老侠云靖。在这时，云靖创伤未复，功力自然大打折扣，怎能抵得了薛玲这全力一击。

眼看着，老侠是方脱虎口又饱狼吻。

就在这危急瞬息之间，耳边突然响起一声轻叱道：“玲儿住手！”

薛玲乍闻有人呼她玲儿，心中还以为是自己的师父花仙仇贞来了，慌忙收势，抬头看去，只见云靖身前一排站着三人。

三人中她倒认识两人，乃是那梅影和薛琴，另外一位中年美妇，看着有些面生。

薛玲又以为是梅影使诈，不由发怒，美眸一瞪，娇叱道：“好丫头，你敢欺骗我？”

喝声中，蓦地一掌劈出，一股暗劲，激荡而出。

梅影的功夫，却不在她薛玲之下，身形一闪，让了开来，咯咯笑道：“哎呀！我的大妹子，怎么这样狠呀！须知我是客人呐。”

薛玲冷哼道：“你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问你，为什么骗我？”

梅影笑道：“谁骗你了。”

薛玲道：“你凭什么叫我？”

“哦？”梅影又咯咯一声娇笑道：“原来是叫你那一声玲儿呀！”

薛玲道：“哼！玲儿也是你叫的吗？”

那个中年美妇插口道：“是我叫你的，难道不该吗？”

薛玲闻言一怔，退后了两步道：“你是什么人？……”

她一言未了，突然人影一晃，纵过来天蝎教主花蕊夫人，她向那中年美妇看了一眼，突然惊叫道：“绛珠仙子林可卿！”

那中年美妇微微一笑道：“湄娘还能记得我，谢谢你了！”

花蕊夫人神色大变，蓦地娇喝道：“薛玲，还不快点动手，这妖妇是本教唯一大敌……”

薛玲闻言，似乎迟疑了一下，手中剑方缓缓地抬起，蓦地响起了一声晴天霹雳。

大家闻声方自一惊，却见后园的方向，大踏步来了一位雄伟的大汉。

看这大汉不但长得雄伟无比，而且虬发绕颊，双眉宛如发墨，又浓又黑，尤其那眉毛下面的一双眼睛，射出闪电一般的光芒，一望而知功力深厚无比。

那大汉像是发疯一般，一闯进来，竟直向梅影等人立处扑来。

小姑娘薛琴见状，以为那大汉是冲着她们来的，倏的转身，一剑扫出。

那大汉“唔唔呀呀”地一阵叫，一抢胳膊，竟然不闪不避，顺拨了过去。

薛琴可真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刀枪不入，被他一拨之下，竟觉手肘一震，连忙抽剑后窜。

那大汉低吼一声，作势欲待再扑。

云靖突然叫道：“老三，不可无礼，快去援救霄儿。”

那大汉闻声，猛地一转身，看见云靖缩身在矮树丛中，他脸上抽搐了几下，大嘴一张，“哇哇！”叫了两声，环眼中热泪滚涌而下。

原来这大汉乃是哑口孟贲武刚，天生神力，武功造诣更是精纯，为当世第一条猛汉，平生不爱说话，越在心急就更是说不出话来，所以人称他哑口孟贲，但他并不是哑巴。

他为了打救云靖，连急带气已成了半疯状态，一路追来，是以见人就杀，误打误撞，竟然摸进这天一庄。

天一庄固然有不少邪教党徒，但是谁能挡得住这位猛汉，他从庄门打起，一直闯进了后园。

他在心急之下，哪还用得着走门，再厚的墙，被他肩头一撞，立即倒塌。

进得园来，他一眼看到了毒手病夫松九，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所以追扑了下去。

毒手病夫松九武功虽高，他可知道斗不过猛汉，就只有跑了。

可是，哑口孟贲武刚是紧追不舍，别瞧他人长得雄伟长大，身法却是轻捷得很，出了天一庄后园后，不到一里路的光景，就已追上了。

松九眼看是逃不了啦，只好回身拼命，但他哪会是猛汉的对手，十招没到，就已毙命在武刚掌下，可是武刚也大意受了点毒伤，只是因他心急云靖安危，精神疏忽一点的关系，尚未发觉而已。

既发现了敌踪，他哪里肯舍，于是在毙了松九之后，又赶了回来，一脚先踢开园门，跟着就是一声虎吼，未防到小姑娘会向他出手。

他在一掌逼开了薛琴之际，以他那凶性，再逼近一步，薛姑娘怕就得遭殃了。

恰在这时，云靖出声招呼，他一见这位心中最崇拜的大哥，弄成了这么狼狈样儿，忍不住悲从中来，干嚎了两声，热泪泉涌而下。

云靖也是一阵伤心，但他还能沉得着气，忙向武刚打了一个手势，指了指被群贼围着的云霄，又道：“老三，快去助霄儿。”

武刚回首一看，果见云霄正被群贼围攻。

他蓦然大吼一声，狂风骤雨，抡拳就扑了过去。

其实那十几个人在云霄剑下，已然都难支持，哪还能架住这大力天神。

矮罗汉法广首当其冲，一见猛汉冲来，赶忙一挫身形，一掌尚未推出，狂飚起处，劲猛无比的大力已然撞到，裹起了他，抛向了半天空。

这一来，阵式立乱，宛如虎入羊群般，惨叫声此落彼起，十几位天蝎教中的高手，刹时间倒下了五六人，剩下的几人见势不好，发一声喊，四散而逃。

花蕊夫人气得把牙咬得格格乱响，扬手一挥，当先飞纵而去。

剩下的几人，一见教主走了，哪一个还敢久留，也跟踪而起，向园外奔逃。

长春公主薛玲方一转身，冷不防林可卿闪身拦住道：“玲儿！你走不得！”薛玲玉面含霜，冷冷地道：“你要打算干什么？”

林可卿道：“孩子，我是你亲娘呀……”

“呸！”薛玲啐了一口，怒道：“你这妇人毫无道理，我才是你亲娘哩！”

林可卿悲声道：“玲儿！难道你一点都记不起来了么？你是被仇真那贱妇抢走的呀！”

薛玲突地美眸一瞪喝：“你胡言乱语，还敢辱骂我师父，容你不得！”喝声中，手中长剑一起，闪电般直刺过来。

梅影倏地一闪身，抡剑挡了上去，喝道：“玲丫头！你要杀亲呐，小心天不容你。”

薛玲一声不哼，倏地剑化“玉女抛梭”，寒光一闪，又刺向了梅影。

梅影迅忙用了一式梅岭绝技“儿罗绵”的手法来，身形微闪，斜着一探手，已紧紧地拿住了薛玲的寸关尺。

在此际，薛玲右手之剑也已迎头劈下，梅姑娘手上一贯劲，固然可以逼使薛玲倒下身去，但是却也难逃对方那劈下来的一剑。

当此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薛琴脱口惊叫了一声，梅影悚然一惊，赶紧把内劲一收，带着薛玲来了个急旋，顺势一送，两人立即分开。

薛玲被对方这一送，全身斜颠出去七八尺，长剑嗖的一声，在空中斜划过去。

她一稳身形，站好了马步，转身朝着梅影狠狠瞪了一眼，翻身飞纵而去。

林可卿此时伤心已极，眼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竟然对面不认，不期然地叫出来一声：“沛才呀！咱们是造了什么孽呀！”

那正杀得兴起的哑口孟贲武刚，他一听林可卿的叫声，神情忽然一愣，转身望着林可卿凝视了一阵。

蓦然间，须发尽竖，嘴唇掀起，露出来一口黄板牙，宛如一头猛兽触发凶性般，样子怕人已极。

林可卿一眼看到他这副凶状，心中也是一惊，脑际微一转念，冷冷地道：“难道你武老三还记得我，徐州那笔帐，凭着力大欺人也算不了汉子，天下人也不全怕力大的，就有人不怕。”

“呀呀，呀呀，哇哇！”武刚心急说不出话，哑巴样的唔唔呀呀叫一通，又不断用手指点着他自己的鼻子。那意思似是在说：“有谁不怕我猛汉武刚？”林可卿微微一笑，探手一指园中假山道：“那座假山不怕你……”武刚闻言，愣愣地看了那假山一眼，蓦地怒吼了一声，双足一顿，整个人就向那假山上撞去。轰隆一声响，那座假山立被他撞塌了一半，碎石飞扬空中，又雨一般洒了下来。云靖见状，忙喊道：“老三……”一声未了，又是一声山崩地裂般大震，那座假山竟然被武刚齐根掀塌，声势万分惊人。骇得梅影和薛玲两位姑娘，玉容变色，不由抽一口冷气，心中暗道：“好大的力量呀……”此际云霄已然纵身到老父身边，低声道：“爹！三叔怎么办呢？”云靖含泪道：“他为了老夫，已引发了当年那凶性了。”云霄吃惊道：“那怎么办呢？他凶性发作时，是什么都记不得了呀！只要有人畜在眼前，便要弄

死……”“唉！”云靖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林可卿突然接口道，“云兄弟放心吧！我会治得好他的。”“你……你……”云靖这才记起身前此一妇人，自己并不认识。云霄忙道：“爹！她是薛伯母呀、绛珠仙子林可卿，你不认识吗？”云靖闻言，更是瞪大了眼，突然战粟着站起身来道：“你！你是祥符家沛才兄的……”林可卿黯然地轻叹了一口气，道：“对的，我正是薛沛才的妻室“风尘三侠中的红拂女飞卫，林……林……”云靖惊愕地追问。林可卿微微一点头，接着道：“是的，我是林可卿，被仇真那贱人把我锁在青灵谷，十六年的林可卿，但如今被你儿云霄救出来了……。”

“伯母！……”云霄慌不迭喊出来一声，打算分辩。

林可卿轻扬玉腕止住了他，又向那假山处指了指。

就见那哑口孟贲武刚似已用过了力，摇晃着身躯，一步步走了过来。

林可卿迎着他笑道：“武老三，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你进招吧！”

她说着双臂一圈，抱元守一，作成一个人进招的架式。

武刚大眼连翻了几下，眼中又渐渐露出凶光，胸脯向前一挺，蓦地咕咚一声跌倒地上，人竟昏了过去。林可卿收势轻叹了一口气道：“这个人混沌一生，忠义无比，但却生就一种睚眦必报的凶性，太可怜了。”

云霄惊骇地问道：“伯母，武三叔他……”林可卿笑道：“你放心吧，他是昏厥，马上就会好的。”她说着话，莲步姗姗，走到武刚身前替他把了脉，又小心地全身敲敲打打，最后敲打到脑后，突然不动了。跟着又敲打了一阵，喟然叹了一口气，道：“原来他脑后生着一根僵筋，我说他怎么总是和人合不来呢？”云霄道：“伯母，他生具僵筋可有方法治吗？”林可卿道：“我和女华陀何玉蓉十年相依为命，医道虽长了不少，但还不精，只能用药收他那凶性，割断他那僵筋，我还不成。”

说罢，便从怀中掏出了个小药瓶，倒了一些在武刚嘴中。

过了有一盏热茶的工夫，那武刚身躯倏地一震，接着大嘴张了几张：“啊……啊……啊嚏……”

打出了一个喷嚏，声音之响亮，十分惊人，震得小姑娘薛琴赶忙掩耳。

就在这时，远远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道：“啊！怎么大白天打雷呀！”

“元弟！”云霄突然高叫了一声。

“哈哈……我一算就知大哥准在这里。”随着话声，树阴影里、纵出来小叫化舒元。

薛琴一见到舒元，先就冷哼了一声：“狗成精了才会算呢！”

她这一句话，说得梅影姑娘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林可卿转首瞪了薛琴一眼，似是怪她出言无礼。

小叫化舒元似没有听到，他径直走到可卿身前，躬身行礼道：“薛伯母，你可好哇！”

林可卿一看这舒元的长相，当即被怔住了，心想：“这孩子的相貌，怎么酷肖一个人呢？”

云霄连忙替他们介绍道：“伯母，这位是莫老前辈的徒弟，他叫舒元。”

林可卿道：“你是说他是莫玄极的高徒？”

云霄点头道：“现在是丐仙莫邪了……”

林可卿默默地一点头，轻轻发出一声长叹，脑海中现出了当年风尘三侠的影儿。

梅影悄声向舒元道：“小要饭，你听到没有？”

舒元茫然道：“听到什么呀？”

梅影道：“琴丫头骂你是狗呢。”

舒元笑道：“我刚才不是给她娘磕头吗，那叫小狗拜者……”

下面的字还没有说出来，薛琴身形一闪，唰地一巴掌甩了过去。

舒元一缩头，后纵了两步，笑道：“这一下没打着。”

薛琴气得小嘴一噘，哼了一声道：“你记得，我不会饶了你林可卿突然一抬头，瞪了薛琴一眼喝道：“丫头，怎可这样没规矩！”

薛琴道：“你没听见骂人家吗？”

梅影道：“伯母，你不知道，这小要饭的可恶着呢！”

舒元双眼连眨了几下，忙向梅姑娘一揖到地，笑道：“新嫂子，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可是和霄哥哥有很厚的交情，你就不给我大哥维持点交情吗？”

梅影羞得粉面通红，啐道：“舒元，你这张嘴会不会洗干净点呀？”

舒元小脸突地一绷，肃然道：“你就这样看不起我们丐帮这一行呀，须知我们是宁讨千家不饱，不拾路遗半分，却是干净着呢！”

梅影道：“嘿！好神气，我是说的你那张嘴。”

舒元道：“嘴呀，虽然吃尽残茶剩饭，但却不会划圈骂人。”

薛琴插口道：“那你刚才不是骂人吗？”

舒元作出委屈的样儿，哭丧着脸道：“我的少奶奶，你……”

他一语未了，武刚突地一长身，坐了起来，道：“不用治了，我已好啦！”

他这凭空插上了一句话，使得一场嬉戏收场，云靖早已跑了过去，道：“老三！啊……啊……”

两人立即拥抱在一起，云靖热泪滚滚直至失声。

武刚大嘴咧了一下道：“好啦！”

跟着，林可卿母女和梅影等人，也围了过来，大家互相见了礼。

只有小姑娘薛琴却暗自纳闷，心道：“这猛汉不是个哑巴吗？”

怎么忽然间会说话了？”

云靖一见武刚好了，忙着先问家中的情形道：“老三，你大嫂呢？”

武刚道：“梅老婆救走了。”

云靖长舒一口气，总算放了心。

小叫化舒元插口道：“但是她已疯了……”

云靖忽地站起身来，云霄也闪身过去，探手就去抓小舒元。

舒元一闪身跃了开去道：“大哥，你的手重，我吃不了那一抓。”

云霄道：“元弟，你怎么知道的？”

舒元道：“柳春告诉我的，说绿萼庄已陷贼手，梅家的人已退到望梅谷，现正四出请人帮场呢。”

梅影一听说自己的家出了事，先就慌了，忙问道：“元弟，是真的吗？”

舒元道：“梅姑娘，咱们是玩笑归玩笑，这件事也是能胡说的吗？”

梅影闻言，斜瞟了云霄一眼道：“我得快点赶回去，我奶奶怕要急坏了。”

林可卿接口道：“梅姑娘暂且勿慌，我们都要去的，但总得计议一下呀！”

云靖朗声道：“既然大家都要去，还有什么计议的，救急如救火，要走得快点动身。”

林可卿道：“我是担心着你的体力，能够支持得了吗？”

云靖闻言，试着一运气，当时可就怔住了，把头一垂，豪气尽消，默默

无语。

林可卿道：“你也不必如此气馁，当年何玉蓉曾给我留下了三粒金丹，你不妨吃下一颗看看，据说是很灵验的。”

说着从袋里摸出一颗丹药，递给了云霄，云霄转递给了云靖。

老侠云靖抬起头来，满脸一片感谢的神情，望了林可卿一眼，张口吞下。

真是灵丹妙药，云靖吞下去不到片刻工夫，刹时间精神奕奕，前后判若两人。

林可卿微微一笑道：“好啦！咱们就快些上路吧！”

哑口孟贲武刚，一见林可卿灵药救好了云靖，他是个实心眼儿，又不爱说话，立对林可卿有了情感，前嫌尽释，站起身来，朝着林可卿一揖到地，转身就走，还是一言不发。

众人互视了一眼，会心地微微一笑，随后跟着就出了天一庄。

小叫化舒元突然停下了脚步，道：“我小要饭的奉有丐帮旗令，要去约人，不能和你们一路走了。”

云霄关心地道：“元弟，你都约些什么人呀？”舒元笑道：“这是机密，不能告诉你。”他说着，朝众人一挥手，喊了声：“再见啦！”人已飞奔而去。天蝎教攻打绿萼庄，本是处心积虑早有所谋，因为九大门派在他们威胁利诱之下，虽然俯首称臣，但并不是真服，因为是尚有武林三大世家的反对，全都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

所以，天蝎教须尽全力去破坏武林中的偶像，使得天下底定，以遂他们能囊括武林的心愿。

在深谋之下，先用计囚起九大门派的掌门人，就连癫仙凌浑、丐仙莫邪那样精细的人，也中计被囚，全都困在了枉死城。再又向三大世家展开了攻势，大巴山已然早就没落，祥符薛家也只剩下了万丈飞虹薛沛云，网中之鱼。

进攻云门谷虽然费了点手脚，但在用计、用力、用毒夹攻之下，云门世家也完了。

于是，又以全力对付梅岭绿萼庄。

绿萼庄家虽然也是人丁势微，但梅隐君当年曾为这个地方，付出了半生精力，说得上是铜墙铁壁。

无奈，物腐虫生，绿萼庄出了内奸。

是一个名叫路彰的田粮庄头，因为擅假主人之名，向各庄户摊受孝敬银子，被老夫人查了出来，并没有过分责他，只打了二十棍赶出绿萼庄。

哪知狼子野心，他竟投了天蝎教。

此次天蝎教进犯绿萼庄，就由路彰引进，任是铜墙铁壁，也派不了用场，虽有不少的埋伏设施，无奈碰上了识路之人。

天蝎教这次来的人手，以鬼王谷马震天为首，率领着有二十多位武林高手，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杀进了绿萼庄。

一过虬龙桥，路彰就和群贼打上了招呼道：“这虬龙是入庄的第一关，埋伏十分厉害，大家找有白砖的地方走，就不碍事

群贼就由路彰带路，毫无阻拦地进了绿萼庄。

绕庄并无院墙，全是用老梅树枝叶虬缠而成，密不透风，实在说来，要比石墙坚固得多了。

这段梅墙不但坚固，而且可以说是绿萼庄的一道屏障，如今屏障既失，群贼就长驱直进了。

贼性难改，一进入庄门，就全都发了凶性，刀剑在手，是见一人杀一个，来两个便杀一双。

叱咻咔嚓一阵乱杀，却苦了绿萼庄的一班看更守院之人了，转眼间，已有三四十人丢了性命。

最后的一个人，没有抓牢，被他跑掉了。

那壮汉这一跑，乱子可就大了，因为他一边跑着，一边喊着：“有贼犯进庄哪……”

他大声喊，一声传一声，跟着更锣也一阵乱响起来。

马震天等人一见乱子闹起来了，呐喊一声，就去追赶那些更夫壮汉。

呐喊声，惨叫声，更锣乱敲声，惊天动地。

此时那梅老夫人徐绿华去救云靖之妻周氏夫人，还没有回到绿萼庄，只有梅韵姑娘一人在家，她怎能主持得了这样大事。

还算梅姑娘胆识过人，见状不好，准知道众寡难敌，立即吩咐大家退守望梅谷。

众人撤退了，她梅姑娘心高气傲，丢了绿萼庄，心中难受，无法向老祖母交代，一发狠，带了身前四婢，一方面是掩护众人撤退，一面却和敌人拚了起来。

第二天的辰初光景，梅老夫人带着周氏夫人，正巧刚刚赶到探梅坡，就听前面人声呐喊，她心中一惊，诧异：“是哪路的江湖人物，敢在这梅岭绿萼庄生起事来？……”

就在这一念未了，忽见一个壮汉满身血渍，落荒跑来。

梅老夫人忙喊道：“你是绿萼庄的人吗？快过来，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那壮汉正然逃命，一听有人呼唤，抬头看去，认出来是老夫人，这一来高兴了，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来，往地上一跪道：“老夫人，可不得了啦！绿萼庄失陷了。”壮汉道：“听说是个什么天蝎教的！”

梅老夫人把手中拐杖往下猛地一顿，哼了一声道：“好个仇贞，竟找上了老身来啦！”

壮汉接着道：“本来他们是无法能够打进庄去的，全是路彰那小子丧心病狂，吃里扒外，带着贼人来的。”

“嗯！”梅老夫人哼了一声道：“庄中的人都撤出来了没有？”

壮汉道：“有一大半都撤到望梅谷了，也有不少的人都……都死了。”

他说到死，不禁热泪涌眶，竟然抽搐起来了。

梅老夫人道：“你别难过了，他们既然为我绿萼庄而死，我得替他们报仇。”

语气顿了一下，又道：“大小姐呢？”

那壮汉道：“她……她正和贼人们打着呢。”

别瞧梅老夫人听说绿萼庄失陷，她是满沉着气的，这一听说梅韵姑娘正在和敌人拚斗，她可就沉不住气了，忽地站起身来，回首向身后两人道：“快领云夫人到望梅谷去，我得去救大小姐回来。”

她话声一落，将身上衣服掖了掖，一顿手中拐杖，人就飞奔而去。

梅老夫人徐绿华在五十年前，可是个出了名的女煞星，如今虽已年逾古稀，这一动起怒来，龙足飞驰，看样子，英雄仍不减当年。

梅老夫人一塌腰飞奔下探梅坡，几窜几纵，刚刚走到梅溪渡的道口儿，就听林荫深处有人喝骂道：“姓梅的丫头，我劝你识相点吧，投降了我天蝎

教，凭你这份才貌，准能得个花姬的地位，如果一味逞强的话，今天这里就是你命尽之所。”

梅老夫人一听，不敢怠慢，胸一用劲，人就纵向林中。

穿过了树林一看，可不由大吃一惊。

原来那和敌人动手的，正是她的孙女儿梅韵，另外两人乃是鬼王庄马震天的两个女儿马金花、马银花，余外的除了那鬼王马震天之外，全不认识。

有老道、和尚、姑子、俗家人，不下二十多位，全都拿着兵刃，齐向梅韵姑娘一人进攻。

梅姑娘手中一柄长剑，挡前遮后，顾左看右，上下飞舞，真和一条乌龙相仿，毫无一丝畏惧之色。

那些人虽也不停往里递家伙，但只是一味游斗。

看样儿只要工夫长了，梅韵姑娘力气一竭，准得倒地被擒。

梅老夫人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也抑不住一阵喜悦，因为这两个孙女儿的功夫，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呀！

当下不敢怠慢，手中拐杖向后一抛，探手抓了两把树叶，施展“飞叶伤人”内家上乘功夫，抖手打了出去。

同时厉声喝道：“都是不要脸的东西，倚仗人多逞强么？”

别看她抖手打出的只是一把树叶，在贯注真力下，每一片叶无疑是一柄飞刀。

那班人正在戏斗梅姑娘，只以为对方成擒在望，谁也没防到会有高人出现。

等到听见了喝声，惊觉之下，再打算回头，已经晚了，有的头上、背上、肩上、耳朵上、胯骨上，每人都挨了一下。

刹时间，惨叫连声，阵式当时全都乱了，唿噜一声，一圈子人，全都散开。

梅韵正在搏敌，忽见敌人阵势大乱，全都往后退走，凝神一看，见树林边上站着一位白发老婆婆。

她惊叫了一声：“奶奶……”人就向那老婆婆奔了过去。

此时贼人方面，也稳住了势，看清来人是谁了。

马震天向一群贼人挥手喊道：“各位，这老不死的是绿萼庄的主人徐绿华，咱们大家一齐上，能除去这老太婆可是大功一件。”

忽听一人扬声道：“我听说这老太婆的武功可高着呢。冲上去无疑送死，再说咱们这样的拚命，为的是什么呀？”

马震天闻言，准知大家是要向他提出条件，本来嘛，江湖中人在枪口上混，为的是什么，人无利心，谁肯拚命？

他念头一转，又复扬声道：“各位，大家卖点劲，我出黄金十锭，谁能一刀劈死那老太婆，我把两个女儿全嫁给他！”

一人道：“说话算数吗？”

马震天道：“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我姓马的还能耍赖不成？”

“好……”群贼哄然喊了一声，各抡兵刃，往四外一散，取了个包围之势，立把祖孙二人给围了起来。

梅老夫人冷笑了一声道：“凭你们这一群酒囊饭袋，是甘愿送死来了，好，我老婆子成全你们吧！”

她话声一落，抖动两双衣袖，人就窜了上去，直奔金花银花二女。

金花一见人家扑来了，一抡手中绣绒刀，迎头就砍了下去。

好个老婆婆，人老功夫强，斜身一跨，让开了一刀，银花的剑又直刺来。她一侧身，剑锋挨着衣裳刺了过去。

这是老夫人保持自己的身份，所以让过了这两招。

她刚躲开了剑，金花的刀又横着砍了过来。

就这样，她一连让过了三招，冷喝一声道：“孽障，真的不识好歹，老婆子可要大开杀戒了。”

马氏二女素常泼辣成性，她们哪听这些，全都一挺手中刀，直刺了过来。

梅老夫人并不躲闪，右掌往起一立，等刀递到切近，倏地一个斜切，一掌划了下去。

锵哪一声响，金花的刀，立被削去了半截，金花心中一惊，赶忙纵身后退。

银花跟着一剑又递了上来，直刺咽喉。

梅老夫人一回头，用了一式“魁星看斗”，银花的剑就刺空了，赶紧一缩腕子，方打算把剑撤回来。

哪知，人家梅老夫人是何等人物，她快人家更快，抬手往上撩，又是锵哪一声，半截宝剑落地。

这可是梅老夫人年高心慈，手下留情，肉掌能够削断兵刃，这份功夫不问可知怎么样了，识趣的，就该撒手快走，以保性命。

但那马氏二女许是死星照命，不但不走，反而气得杏眼圆睁，把心一横，高声喊道：“各位，别胆怯，上啊！”

群贼果然一声呐喊，分成了两拨，一拨奔向了梅韵，一拨奔向了梅老夫人。

梅韵眼见自己祖母手削兵刃，那是老人家的功夫，暗骂自己怎么糊涂，手持家传神剑，怎么打了半夜，就会没想到削人兵器呢？

心念转处，贼人已然围了上来，姑娘心里可就高兴了，手中宝剑一立，蓄势以待，专等削断贼人兵刃。

群贼和梅姑娘打了半夜，可没看出姑娘手中剑是件神物，大家刀剑齐举，一拥而上。

梅姑娘立刻用了一式“孔雀开屏”，身形迅疾急旋，就听“锵唧唧”一阵大响，贼人兵刃全都被削去了半截，发了一声喊，赶忙跃退了回来。

就在这时，忽见从贼人后面，飞纵进来两条人影，甫一落地，化作了两团黑球，在地上飞滚起来，所到之处，惨声立起，贼势陡即大乱。

第二十五回

梅韵姑娘初试神物，一阵叱哩咔嚓，削得群贼枪断刀折。

她虽然苦战了半夜，论说已该疲累了，可是她在连削敌人兵器之下，心中一高兴，精神复振，反而越打越起劲了。

就在这时，凌空落下两团黑影，着地就滚动起来，滚到哪里立时就响起两声惨叫。

梅韵定神看去，原来是两个黑衣童子，合持着两双柄比他身形还要长出好几寸的大板刀，在地上游滚，挨着的人亡，碰上的脚断。

这么一来，贼阵登时大乱，发一声喊，四散飞逃而去。

而那两个黑衣童子，似乎杀得还未过瘾，也不收势，在地上卷起阵阵尘浪，又向梅姑娘身前滚来。

梅韵眼见这两个人是和贼人作对的，作梦也没想到会找上自己来了，心中方在想：“这是哪儿来的湖海怪人？”

两团黑球已然滚到，就听一人喝道：“大妞妞！倒下吧！”

喊声中，两团黑影，四片大极刀的寒光，卷裹而来。

梅韵见状，心中可由不得有点着慌，对方两人是人猛兵器重，自己手中有宝刀，却不敢真去削砸，怕是一个不巧，没把人家兵器毁掉，会先将自己手中剑磕飞了。

就在她心中犹疑的瞬间，四柄大板刀，已然卷到了脚下。

梅姑娘顿足往上一纵，大板刀就走空了。

可是，那两个这一手滚地雷的身法，却是高明得很，一招走空，横着就又追向了梅姑娘去。

梅韵一纵开板刀，身方落下，不防对方跟踪又到，她方打算再次纵起躲闪，不防另一黑衣童子却先她把身形窜起，两柄大板刀搂头下砍。

另一位黑衣童子的大板刀，也飞滚过来，一削双足，一扫小腹。

梅韵一看，心头大凛，这可了不得啦！躲得了上头，躲不了下头，上下左右全被寒光裹住，任是怎样，也非得挨上一刀不可。

另外那梅老夫人，眼见自己孙女儿势危，她一时也慌了手脚，无奈自己正被群雄包围着，脱不了身。

就在这时，从树林深处，嗖地窜出一个人来，飞鸟儿似的，影儿一晃，就到了两个黑衣童子之前，横着一腿，先踢开地下那人，跟着探手一抓，已抓住那纵起一人的右足，抖手摔了出去。

那两个黑衣童子被人家举手投足间，逼出去老远，瞪眼就嚷道：“好小子……”

方叫出来半声，就听那后到之人骂道：“你们这两个傻东西，我叫你们去毁掉那两个穿绿衣的妞儿，你们怎么找上这穿紫衣的来啦，不听我言，就是不孝，看我请雷劈了你们再说。”

那两个黑衣童子闻言，抬头一看来人，龇牙一笑，回身就跑。

梅韵在这一眨眼间，看清了对方三人。

见那两个黑衣童子，不但是浑身黑衣，那手臂脸儿，无不是黑如墨染，一翻两个白眼，张嘴一排白牙，年纪约在十五六岁，带着些憨气。

再看那后来之人，乃是一个青年儒生，这个人却生得俊，玉面朗目，文雅中含着英姿焕发。

梅韵在打量那儒生时，那儒生也在凝视着梅姑娘，四目相触，没来由，两个人都觉得脸儿有点发烧，心儿也在怦怦地跳，赶紧地别过头去。

梅韵总是个女孩儿家，脸皮嫩，就打算借故纵走。

恰好见到老祖母被围着，正打得难分难解，心中一动，提身一纵，就待奔到那边去。

就在她方一顿足，尚未纵起之际，那儒生早已飞纵而起，拦住了她的去路。

这一来，梅姑娘可由不得心中有气，冷哼一声，剑横胸前，站好脚步，冷冷地道：“你打算干什么？”

那儒生噗哧一声，笑道：“无怪人家都说梅山二娇难惹，果然翻脸不认人，刚把双雷替你支走，怎么立时就瞪眼……”

他话语微顿了一下，又轻轻地道：“姑娘不可恋战，小心望梅谷有变，快走吧，老夫人那里我会去帮忙。”

梅韵一听，敢情自己也太敏感了，禁不住脸上一红，正想启问人家是谁？

那儒生已然急纵而去，她心中一寻思，忖道：“假若望梅谷再有了变化，自己可真没法向老祖母交代了。”

心念转处，双足一顿，就穿进树林，直奔望梅谷而去。

另一面梅老夫人以一双肉掌，接战对方十多位武林高手，虽然她武功高深，也架不住对方人多。

何况年岁总是大了，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恋家，这一眼见绿萼庄完了，说不出有多么心疼。

事到如今，也没有法子，只有拚啦！

念头方转，贼人已涌了过来，两个使刀的汉子，一照面就用上“迎门三不过”的手法，一人刀奔胸膛往里扎，一人立刀往上撩。

这就叫顾上难顾下，防下不防上，真个的迎门三不过。

梅夫人此际眼都红了，一见刀到，明知极不容易破得，她也毫无惧色。

梅夫人视准来势，一踢腿往旁边一跨步，右手立掌就往上磕，掌沿扫向了那人的手腕，哎呀一声惊叫，刀就抛上了半天空。

跟着左手往下一拨，掌打对方手肘，当场那人一条右臂就垂了下来。

这要是往常的日子，梅老夫人既伤了两个，也许不再穷追，今天可是不行，老人家已起了杀人心，杀一个少一个，要不然难消毁庄之恨。

于是手下毫不留情，跟着一上步，双掌连环拍打，劲风激荡中，两股潜力就袭向了二人去。

二贼在受伤之余，一见掌风袭来，打算躲是躲不开了，心里一着急，赶忙错步扎马步，打算硬接下对方一掌。

哪知，功夫差得多了，无疑螳臂挡车。

就在两人方扎好架式，劲风已然撞到，他们一掌尚未推出，人家那凌厉无比的掌风已然袭至。

轰然一声闷响，两人全觉胸口上中了一记铁锤，一声哎呀没有喊出，身躯劲风卷起，直抛出去两丈开外，才砰的摔在地上，张嘴喷出两股鲜血，飞洒出了七八尺远。

众人一见老夫人举手抬足，一招未到，就有两人送命，当时可就乱了。

“这老婆子可手辣呀，各位哥儿们别让她走了，圈住她，上啊！”

群贼一片喊声，人就从四外围上来。

老夫人算是横了心啦！要和绿萼庄共存亡，双手一搓，施展开多年不用的成名绝技，掌风加上铁袖，一招不空，追逐在贼人群中，一出手准有一人倒下。

三五个照面过去，贼人已躺下七八人。

鬼王马震天一见情势不好，猛地一扬手中缅甸刀，朝着梅老夫人道：“女昆仑威风仍不减当年……”

梅老夫人道：“老了，人要一老什么都不行了。”

马震天道：“虽然明知不行，我却有一试之心。”

梅老夫人道：“好！你就进招吧，我就以这一双肉掌，接你两手五鬼断魂刀看看。”

马震天抡刀舞出一道刀花，跟着就上步递招，喝道一声：“接

着了……”一声未了，身前蓦地一股劲风卷起，似有一物挂住了他那柄缅甸刀，一抛一送之间，马震天竟被推出去三四步外。跟着就是一条人影，“风卷残花”，轻轻落在地上，乃是一个青年儒生。他身形一落地，连看那鬼王马震天一眼也没看，却向梅老夫人笑道：“老前辈，你要和他动手，不成了牛刀杀鸡了，莫要失了身份，对付这些妖狐小鬼，还是让晚辈来动手吧！”梅老夫人听这儒生说话风趣，忍不住微笑道：“请问你是……？”那儒生忙道：“晚辈曲青鹤！”梅老夫人道：“岷山美髯叟曲杏园是你什么人？”曲青鹤道：“那是家祖，他老人家早已仙逝了。”梅老夫人道：“你是神手韦陀曲洵跟前的世兄么？”曲青鹤笑道：“家兄正在庐山峰门观。”

梅老夫人道：“你怎知我绿萼庄出了事？”

曲青鹤道：“赤阳子老前辈易理通神，在数日前就算定这里要出事啦！所以就命我带着他两个徒弟赶了来。”

梅老夫人道：“你是说那两个黑人？”

“是的，他们姓雷，雷泽、雷潢亲兄弟两个，有些憨气。”

鬼王马震天见对方两人只顾说话，竟然不理自己，不由勃然大怒，把怪眼一翻，手中刀一晃，戳指喝道：“何方小子，你是来架梁的么？”

曲青鹤转身笑道：“你猜错了，我是来收鬼的，专收你这赖皮恶鬼！”

鬼王马震天怒哼了一声道：“报上个万儿来，咱们看是谁捉谁？”

曲青鹤笑道：“你可听说江湖上有个玉面钟馗么？我不但能逐鬼，惹起火来，还能生啖鬼肉，你信不信？”

鬼王马震天被骂，更是怒不可遏，大吼一声道：“野小子，你找死！”

喝声中，唰地一个箭步，窜了过来，抡刀就劈。只见白光一闪，冷森森的，一道剑虹，直刺曲青鹤前胸。曲青鹤微微一笑，肩头略晃，取八卦，走偏峰，就让过了这一刀。当他转过身形时，手上却多了一件奇形兵刃。

那兵刃成朱红色，有两寸来宽，三尺来长，非剑非鞭，乍看又有些像条英雄带，却又短了些。

凡是和曲青鹤动过手的人，一看就能认出来是他成名的兵刃“软红笏”，要不他怎能被人称为玉面钟馗呢？

他让过了马震天一刀之后，不等对方变招，振腕一翻，手上“软红笏”，如金龙摇尾，夹着风声，呼的一响，直向马震天持刀的右腕，猛拍过去。

马震天赶忙一挫腰，让过拍来的一招，跟着刀随身进，唰唰唰，舞起一片刀山，贴地游走。

倒是当年天蝎十二尊者之一，武功确有相当的造诣，一手“五鬼断魂刀”，

已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就见他一刀快似一刀，一招夹着一招，浑同狂风暴雨，卷扫而进。

曲青鹤眼见对方一口宝刀，确有出神入化之势，又狠又辣，招招都朝自己致命之处招呼，心头不禁寒凛，哪敢丝毫轻心大意！

于是，便把自己一身绝技施展开来，一支“软红笏”，运用得快如风，卷如云，软如藤，直如棍。

一会儿作剑，划风生啸，剑气如虹。

一会儿当棍，太祖扬威，花桩入打。

处处以柔制刚，避实击虚，一时之间，两人竟打了个半斤八两，胜负难分。

此时，竟把一个前辈侠隐的梅老夫人，看得呆住了。

她没有看得出这一青年侠士，武功造诣，会有如此的高明，竟然能抵得过久年称雄的马震天。

那马金花、马银花两位姑娘，一见她爹和人动上了手，各从小贼手中抢了一件兵刃，顿足就纵扑过来。身形方动，蓦听身后大喊道：“大妞妞！我找了你半天啦！在这里呀？”

二女一听，心道：“这是谁呀……”

回头看去，见是两个黑衣童子，都是十五六岁，双手各持着一柄大板刀，刀比人还高出二寸，瞪着一双白眼，龇着牙正然冲着自己笑。

她们可不由发怔了，实在瞧不出人家是什么来路。

银花问道：“妹妹，你认得他们是哪一路的朋友？”

金花摇了摇头：“不认识，许是总坛派来的吧！”

银花眨了眨眼，扬声问道：“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大小子雷泽道：“我……我们是打架来的。”

金花道：“打架怎么不上呐？”

二小子雷潢道：“这不是在找你们吗！”

银花诧异地道：“找我们有什么事呀？”

雷泽笑道：“配个对儿好打呀！”

他是说着就动手，话到刀到，就地一滚，两柄大板刀，夹着风就卷向了银花。

金花一见，才知自己会错了意，原来对方是敌人那面的呀，一抡手中兵刃，打算前扑。哪知，慌促间抢到手的兵刃，也没有看清楚，乃是一支甩头，连带着有一根丈许多的鹿筋绳儿，不由一皱眉头。

扫目看去，见她妹妹银花已被对方攻得手足无措了，心急之下，哪还管兵器是否顺手，振腕就抡了出去。

雷潢一见对方打出了甩头，可就慌了，忙叫道：“大小子，快飞，妞妞那东西可整人呢！”

须知双雷这手“滚地雷”功夫，最怕就是带绳带勾的东西，只要缠住了大板刀，他就没法子滚动了，所以雷潢一见金花打出来甩头，就忙着喊起来。

他这两句话，马家姐妹听不懂，群贼听不懂，敢情那大小子雷泽懂得。就当马金花将甩头刚扔出来，就见他把腰儿一弯，腿儿一蹦，屁股一扭，双刀拄地，往起一荡，身子真的飞起来了。

他在身子一扬起来，高嚷着道：“大妞妞，你真没意思，见面就想整人，

不是个好孩子，不孝顺，你娘不给你讨媳妇。”

马家姐妹一听，这小子敢情不会说人话，同时喝道：“傻小子，留下人头再走！”

雷潢接口笑道：“留下人头还走什么？二舅爷也要飞了

马家姐妹真不懂两个傻小子怎样飞法，留神一看，见这位黑小子和方才那位一样，同是将两柄长板刀拄地，把身形扬起来，在空中一蹬一扬脖子，身子就朝前荡了出去。

这法儿宛如撑杆跳远似的，一出去就是五六丈，比跑快得多，真有点像飞。

此际那太面钟馗曲青鹤和鬼王马震天两人，已经打到生死交关之际。

两人各演绝技，招术越来越险，身形步法也越展越快，只见场中一道矢矠似电的赤色长虹，和一片精光耀眼的银色光华，此起彼伏，上下跳荡，十分好看。

转眼间，已恶斗了百招以上，仍是个胜败难分的局面。

玉面钟馗曲青鹤初次遇此劲敌，已施展出全身所有的能耐了，幸而他那“软红笏”招式奇妙，加以又是件可刚可柔的奇形兵刃，勉强维持不败。但是，他那额角眉心，已然见了汗。

鬼王马震天的功力，论起来要较曲青鹤高上一筹，无奈吃亏在招术上，对方那一支“软红笏”的一招一式，太玄妙，如不是仗着功力深厚，只怕早已落败了。

龙争虎斗，两人又硬拚了百招，赤白两道光华，卷起了漫天黄尘，呼呼风响，越发的惊人。玉面钟馗曲青鹤感到气力有些不济了，他准知道，如果一口真气稍懈，眼前就有性命之忧。

念头在脑际一掠，立把招式一变，易攻为守，施展出六六还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藉便调息，培育真气。

可是那鬼王马震天已打得双目出火了，只以为一个武林后生，还用得着费大劲，哪知竟拚了二百多个回合，恨得他把牙咬得格格格乱响，巴不得一刀把对方劈成两片才快心意。

所以，就发狠猛攻，将那真力，拚命浪用，一抡连攻了十多招，见对方只是一味游斗，才知自己上了大当，枉自拚耗了不少精力。

又是十几招过去，马震天越发地不耐了，蓦地一声大吼，身形跃起七八尺高，刀走“七劈华山”搂头照曲青鹤脑顶砍下。

曲青鹤以静制动，视准来势，身形陀螺也似地一转，轻易地就让开了这一刀。

马震天一招走空，跟着招化“横扫千军”，身形一落地，一刀又拦腰扫来。

曲青鹤仍是以不变应万变，闪身躲让。

马震天气得哇哇直叫，越发地急攻猛打，追逐得没完没了。

马金花、银花姐妹见状，也急扑而至，各自一抡兵刃，叱咤连声，齐纵而上。

刹时间，形成以三对一的局面。

梅老夫人徐绿华突然清叱一声，喝道：“好不要脸的东西，打算以多为胜么？”

蓦然之间，黄沙影里，响起一声长啸。

随着啸声，唰的一响，飞起一道银划，矢矫疾坠，正好碰上梅老夫人那两道袖风，一挡之下，立又向马家姐妹射去。

马金花、银花两姐妹，没防到利刃会拐弯，只注意到梅老夫人的袖风袭击，一时不防，当堂鬼叫似的，惨叫了两声，扑通一声，齐齐倒地。原来那道银划，乃是马震天的一柄缅刀，被曲青鹤卷飞，再被梅老夫人袖风一挡，平射过来。马银花首当其冲，齐胸插入，锋利的刀锋，透胸贯背而过。她哪吃得住，惨叫一声，向后便倒。这许是天理报应，他们鬼王谷作恶多端，该当遭报，本来该死的应是那马银花一人，偏偏马金花也要自己送上命来。原来她一见妹妹受创跌倒，姐妹情重，她不但不能侧身躲避，反探手去扶。哪知马银花背后被缅刀贯通，透出来有三四寸的刀尖，她这张臂一抱，迎个正着，当即白刃贯胸，惨叫一声，鲜血喷涌，也是尸横就地。

一口刀穿死两个人，这倒是奇数，又是父亲的刀，扎死两个女儿，足见报应昭彰，丝毫不爽了。这一来，那曲青鹤和马震天两人的恶战，立即停止了。马震天眼望着那身遭惨死的两个女儿，登时愣住了，不言不动，呆呆地出神。曲青鹤此际要是打算除去马震天，可说是举手间事，但他不能，因为那样会招致武林中人看不起。他是侠义的门下，俗语说得好：“好汉不打倒汉”，所以他不能作出这有辱声名的事。他轻叹了一口气，朝着梅老夫人一拱手，道：“老前辈，咱们去望梅谷吧！”梅老夫人默然地点了点头，两人连袂而起，飞驰向望梅谷而去。两个傻小子雷泽、雷潢，正然躲在树丛中看热闹呢，一见曲青鹤走了。

雷泽忙叫道：“二小子，鹤儿飞了！”

雷潢道：“他飞咱们也飞吧！”

两人仍是长刀拄地，身形荡起，循着曲青鹤的背影，飞追了下去。

马震天发一阵子怔，蓦地狂吼一声，眼前一黑，哇的吐出一口鲜血，仰身便倒。

那远远观望的群贼见状，发一声喊，奔了过来，也不管死活，把父女三人抬起，一阵风卷残云，退向绿萼庄而去。

双方经过了这一战之后，互有伤损，暂时间也没有接触，但双方面似乎都在向各处请人，蓄势以待，酝酿着另一次大战。

以双方的情势而论，梅家这方面，似乎软弱一点，因为他们所能请到的人，乃是寥寥无几。

马震天那方面，则是大援在后，人才济济，相形之下，就越显得梅岭世家岌岌可危了。

何况，他们梅家户无长男，除了梅老夫人之外，就只有两个姑娘，梅影外出未归，独有梅韵一人在支撑大局。

好在曲青鹤为人热诚，不辞劳苦地往返奔走，找着了丐帮五老，仗义气传下了金牌令。请人助拳的责任，就落在小叫化舒元的身上。

但是，数天下英雄全都归了天蝎教，去请谁呢？

金牌令是由狂叟柳元善的孙儿柳春，传到了舒元手中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在离开洛阳之后，日夜兼程赶到了柳叶渡。

想是事态严重，这位狂老儿竟然没发狂，他叫舒元说完了天一庄的事，知道云霄已救回来了他父云靖，心中是又喜又忧。

老头儿为这件事，不言不语，一个劲儿直睡觉。

舒元可就急得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不停地唉声叹柳春劝慰着

道：“舒哥哥！你心里很烦是吗？”

舒元道：“你这不是废话吗，绿萼庄危在旦夕，是谁都得烦。”

柳春道：“我看到舒哥哥你心烦，我心里也怪别扭的。”

舒元道：“我猜就你爷爷心中不烦。”

柳春道：“谁说的，他不是一样着急！”

舒元道：“他着急还能睡得着觉呀！”

柳春道：“这个你不知道，他老人家心里一别扭就睡，等想出主意来，就醒啦！”

舒元道：“我就不行，心中要是有事，连坐着都不会安稳“那是你小子功夫还没练到家！”身后突然传来狂叟柳元善的声音。

二人慌忙站起，果见柳元善含笑站在门口。

舒元笑道：“我的老太公，我猜你老一定想出主意来了，可对？”

柳元善摇了摇头：“你猜错了，我是连半个主意也没想起来。”

舒元道：“那不行，你骗我，春弟说你睡醒了，主意就来了，怎么会没有呢？”

柳元善道：“是春儿说的么？那你找他要主意好啦！我年纪老了，力尽智竭，哪还想得出来。”

舒元道：“姜是老的辣，你老人家比我们高明着呢！”

柳元善道：“可惜我是一条坏姜，都成苦的了，怎还能辣？”

舒元气得一顿足，猛地一回头，倏见小柳春向他挤眼，心中一动，暗忖：“这老头是出了名的缠夹，我怎能和他玩真的，好！

咱们就斗斗看。”心念动处，神色倏变，笑嘻嘻地道：“老爷子，你可是成名的人物了，可对？”

狂叟柳元善见小要饭的神态一变，朗目连眨，心知道这小子要闹鬼，可揣不透他闹个什么名堂，于是微笑道：“小子，你少和我玩鬼吹灯，是成名的人物，怎么样？”

舒元道：“武林名人，都讲究一言九鼎……”

狂叟道：“我也没有说话不算数。”

舒元道：“绿萼庄已失，救兵如救火，你老到现在仍是隔岸观火……”

狂叟道：“我想不出主意来，也是没法……”

舒元道：“我知道你并不是没主意，是因为害怕天蝎教的势力。”

狂叟柳元善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道：“猜得对！好小子，真有你的！”

柳春眨了眨眼，迷惘地道：“爷爷！难道你真的怕天蝎教么？”

狂叟长眉一掀，瞪眼道：“这没你的事，你懂得什么？”

柳春把小嘴一嘟，气哼哼地道：“我不懂，但我不怕天蝎教。”

狂叟叹了一口气，道：“你这个畜生，怎知那天蝎教的厉害，数天下的武林名家，九大门派已然降了，三大世家也完了，咱们这柳叶渡，只不过弹丸之地，怎能和人家为敌。”

舒元接口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老爷子就是降了那天蝎教，也难逃劫运。”

狂叟又是一瞪眼道：“谁说我要降天蝎教啦？”

舒元道：“你这种坐观成败的态度，又和降了天蝎教何异？

得了吧！老英雄，我小要饭的没空和你磨牙！”

他说着，昂首就往外走，一股侠气感人。

狂叟喝道：“回来！你往哪里去？”

舒元哪听这些，他连头也不回，边走边道：“小要饭的自有去处，还不是请人助拳，免得在这里妨碍了老英雄的前程。”

狂叟柳元善又打了一个哈哈，笑道：“老夫年已过古稀，还说什么前程。”

舒元道：“花蕊夫人人间尤物，她却不嫌尊驾老呢。白发红颜，正是一桩武林佳话，我不信你舍得了……”

他说着话，人已走出去三四丈远了。

狂叟柳元善似已被激怒，倏地浓眉一掀，双袖一抖，一只大灰鹤似的腾身飞起，扑了过去。

“爷爷！”柳春一见，禁不住惊叫了一声。

舒元闻惊，蓦地往后一退步，朗目一睁，双拳一握，眼看着狂叟落地，冷喝道：“老英雄这是干什么？”

狂叟道：“我要你留下来。”

舒元突的朗声笑道：“哈哈！哈哈！我明白了。”

狂叟道：“你小子明白什么？”

舒元道：“老英雄敢莫是要把我小要饭的擒下，打算送给那花蕊夫人作个进见之礼，可惜我这份礼，太薄了些。”

狂叟柳元善并不发怒，凝视着小叫化舒元，好一阵工夫，轻叹了一口气道：“凌疯子和臭要饭的，生得那么好命，都找到了个得意徒弟，我老狂就遇不上个好资质的人。”

舒元听狂老头竟夸赞上自己，心中暗道：“我不怕你这老头子不上勾……”

念头在脑际转动，但却不露形色，冷冷地道：“你打算收我做徒弟？哼，我才不干呢！”他这是拿准了狂叟的性情，柳元善一生最大的缺点，是专作人家办不到的事，越艰苦，他越干得起劲，他所看中的东西，你若双手送上，他连瞧都不瞧一眼，你若偏不给，他是打定主意非要不可。本来，他只是为癩丐二仙收到了个好徒弟而慨吧，经舒元这么一说，登时激发了他那癖性，哈哈狂笑道：“好小子，你倒端起来了，可知武林有不少的人，打算拜在老夫门下，而无法进身么？”

舒元冷哼道：“那有什么稀奇的，武林中有很多人想尊我为师，我还不答应呢。”

狂叟道：“你倒冒得大气，老夫今天收定你了。”

舒元把小胸脯一挺道：“我就是不干，你还能逼人？”

“逼你就逼你！你不干可不成！”狂叟说着，身形一闪，手探处已扣住了舒元的手腕脉穴。

舒元用力一抽，没有挣得脱，气哼哼地道：“收徒弟也得两相情愿，怎么可以用强？”

狂叟道：“我已愿意了，你敢不答应，今天就劈了你！”

舒元见狂老头发急了，忍不住心中暗笑，但仍是板着脸道：“要我答应可以，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狂叟讶然叫道：“咦！徒弟和师父讲条件，这倒没听说过。”

舒元道：“你不愿意拉倒，放开手，我还得赶路呢。”

狂叟微一沉思道：“好，你说吧，什么条件？”

舒元道：“第一，你收我这个徒弟，乃是你一相情愿，我可没有求你，所以，你不得反悔。”

狂叟道：“有什么后悔的，老夫做事，从来都不反悔！”

舒元道：“第二，传我功夫不能藏私，学什么传什么！”

狂叟道：“废话！废话！教徒弟还藏私，怎么配为人师表？”

舒元道：“第三件，快想好请人援救梅岭绿萼庄之计……”

他话未说完，柳春在一旁忍不住，噗嗤笑了出来，舒元也由不得笑了起来道：“哈哈！哈哈！答应不答应呢？”

狂叟见状，转目看了他孙儿柳春，又瞧了瞧小叫化舒元，心中一动，突有所悟，自己找人家开心不成，却上了当，长眉一掀，抖手抡飞了舒元，喝道：“小东西，你敢赚老夫！”

舒元一个身躯，被抡起有四五丈高，他在空中一提真气，双臂一平伸，小燕儿似的，飞掠而下，跪在了狂叟跟前，叩首道：“多谢师父传我一手空中飞人！”

狂叟跺着脚摇手道：“不行！不行！我不要你这个顽皮的徒弟。”

舒元道：“师父你不说过不后悔的么？莫非打算自食其言。”

狂叟哈哈笑道：“好个刁钻韵小东西，我就是喜欢你这个调皮劲，哈哈！哈哈！”

舒元又磕了个头，站起身来道：“师父，该传我请人之计了吧？”

狂叟道：“主意我早想好了，只怕你办不到！”

舒元一挺胸道：“我就是不服气，越是难办的事，干起来才过瘾，容易的事，伸手就到，干着也没劲。”

“好小子，这一点脾气咱爷俩相同，我收定你了！”

他在说话中，不经意一掌拍向舒元的肩头，小叫化疼得一龇牙，忙道：“那你就说出来吧！”

狂叟从怀中掏出来一张纸，递给了舒元道：“你一看就知道

舒元接过来打开一看，见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九个人名字，是“千痴上人金不问、百愚上人古百愚……”

惊讶地道：“这头两位是哪一路的人物，好像没听说过呀？”

狂叟笑道：“你要是和他们很熟的话，我得拜你为师啦！可听说武林中有个雪山双奇么？就是他们了。”

舒元道：“啊！就是双奇呀！虽没听说过可常见面。”

狂叟啐了一口道：“呸！臭贫嘴！”

柳春诧异地道：“舒哥哥！我该叫你小师叔了可对？”

舒元摇手笑道：“咱们不论那些，英雄不论岁，江湖不论辈，老爷子代子收徒，我仍还是你的舒哥哥！”

柳春道：“你几时见过雪山双奇的呀？”

舒元笑道：“我哪见过什么雪山双奇，只是见过赌场里的双奇！”

柳春笑道：“你是说赌场里的单双呀？”

舒元道：“那还不够奇么？”

狂叟叱道：“放屁！胡诌八扯！小心我调理你！”

舒元一伸舌头，再往下看，写的是：“湖海七怪、聋子张澄、瞎子靳虎、驼子饶直、矮子高峰、癞子许龙、秃子尤清、瘤子李平。”

他方看完，忍不住又叫了起来道：“这真算是湖海七怪，不知他们是怎

么凑合到一处的，叫他们天残地缺不恰当些么？”

狂叟笑道：“你别瞧他们都是残废，武功却都有根高的造诣，七怪以聋子为首，能耐却以秃子为高。”

舒元道：“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呀？”

狂叟道：“他们分住在川黔湖广各地，登门去找却是个难事。”

舒元颓丧地道：“那你提出他们来，找不到人有什么用？”

狂叟道：“那无妨的，每年八月中秋之夜，他们全都要到黄山聚会，较量武功，如期你能赶到黄山，就能全见着他们了。”

舒元道：“我不认识他们，见着了知人家肯不肯呢？”

狂叟道：“这个我早有安排，不过你得先追出潼关和云小子一同上大雪山，请到了雪山双奇，也就有法儿请到七怪了。”

舒元惊讶地道：“你说的是云霄吗？他已去了梅岭了。”

狂叟道：“这个我知道，已命蝉儿去追他转来啦，你只在潼关等他，准遇上就是。”

他们就这样说定了，第二天一大早，舒元就离了柳叶渡。

小舒元可是赶得真急，日夜兼程，深怕到得晚了见不着云霄，三四天的光景，已到了潼关，就在东关外住了店，才算喘了一口气。

因为这三四天来急着赶路，饮食方面俭省多了，可以说没有好好吃过东两，这一到了地头，免不了就要解解馋瘾，许是多喝一点酒，肚子发起胀来，便到后院僻静处小解，正当他一泡尿撒得痛快之际，蓦觉屁股上，“啪！”的一声，挨了一巴掌。

这一来，可把个小叫化舒元给吓坏了，吓得还有半截尿，没得撒出来，赶忙紧裤子回身看去，只听噗哧一声笑了，原来是云霄。

舒元没好气地道：“我的云大哥，这也是闹着玩的吗，要是得了尿结怎么说？”

云霄笑道：“活该，放着厕所你不去，有这么随地小便的么？”

舒元道：“我看着这里干净。”

云霄笑道：“被你撒上一泡尿，就不干净了！”

舒元道：“好啦，算你有理，请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云霄道：“早就来了，在这里已等了您一天了！”

舒元道：“那蝉姑娘已追上您了？”

云霄道：“那还用说，人家家传神行无踪的功夫，一日夜可跑五百里，没有追不上的。”

两人说着话，就进了房，柳蝉也过来见了礼，三人商量了一阵，天色也就黑了。

一宿无话，次日一早，三人就出了潼关，在路上昼夜奔驰，饥餐渴饮，走大散关，越秦岭，经汉中，横跨过大巴山，穿过邛峡山，到了大金沙江，大雪山已然在望了。

远望山势雄奇峻峭，雪景壮丽，算得上宇内无双。

云霄和舒元在天山长大的，但当到了大雪山，峭壁排云，群峰插天，山势的确雄奇磅礴，比起天山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舒元先就叫了起来道：“嘿！天下名山只怕没有比此山再险的了。”

柳蝉哼了一声道：“天下名山无数，比大雪山高峻的多的。”

舒元道：“我就不信，单我们北天山就比不上此山。”

柳蝉道：“你那是坐井观天的见识……”

舒元闻言，倏地跳了起来，嚷道：“好哇！蝉姐姐，你倒批评兄弟起来了，我得听听你的高论。”

柳蝉道：“昆仑山就比这里雄奇……”

云霄接口道：“对的，当年共工氏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倾东南，昆仑天柱真个是名不虚传。”

舒元茫然道：“共工氏？我怎么没听说过呢？想必一定是位武林高手啦！得空我得找找他，打算跟他学两手功夫。”

柳蝉不禁失笑起来道：“你学会了只好去撞石墙，撞个脑浆崩裂。”

舒元道：“铁头功吗？”云霄笑道：“凭你这材料，只好去练狗头功……”

他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事，忙道：“我们这就要进山了，闻说双奇的武功，可以劈石生云，嘘气成雨，不知是不是真的？”

舒元接口道：“我猜他们一定是共工氏的徒弟，也必练成了铁头功，一头可以撞塌一座大山，可对？”

柳蝉闻言，笑得花枝乱颤，喘着气道：“小要饭的真坏，在哪里学来这副贫嘴。”

舒元道：“怎么，我猜的不对？”

柳蝉强忍住笑道：“共工氏是个神话呀，据说黄帝大战共工氏，共工氏兵败气愤之下，才头触不周山的。”

舒元道：“哦！是个没气量的人呐，打败了再接再励嘛！何必那样想不开竟一头撞死呢？”

三人说笑着，已然到了山下，略一打量，就觅路向铁雪峰方向走去。

初时，山路也还平坦，并不十分难走，翻越过几座山峰之后，山势越来越陡峭，有的地方，简直是悬崖绝壁，猿猴难渡。

好在三人的轻身功夫，也都不含糊，虽然天险难渡，可也阻不住他们。

大半天的功夫，已爬上了峰顶，忽见前面峰峦之间现出一条白亮亮的东西来，晶光耀眼，宛如玉带。

舒元高兴得直叫起来道：“看呀！那边一定是腾格里湖了！”

云霄手搭眉头一看，嗤然笑道：“元弟，这里是大雪山，不是北天山，哪里来的腾格里湖，那是一条冰河。”

须知冰河乃是大自然的一种奇景，在天山主峰腾格里峰下，有一冰湖，称为腾格里湖，为阿克苏、特克斯二河之源头。

但在这大雪山上的冰河，乃沙江的源头，穿越崇山峻岭，蜿蜒起伏，直通出至五百里之外。

每当夕阳斜照之时，从冰河面上反映出一片奇光异彩，有时还会出现像海市蜃楼的幻影，蔚为奇观。

三人都是孩子心性，一见异彩天娇，高兴得登时忘了疲劳，一阵飞纵跳跃，扑奔过去。

突见从冰面上射出来的奇光，渐渐的转变，刹时间出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古庙，黄瓦红墙，气象庄严。

舒元又叫道：“咦！方才怎么没有看到，这里有座大庙呀？双奇两个老怪物，好会享受。”

云霄笑道：“那是海市蜃楼的幻影呀！”

舒元惊讶地道：“海市蜃楼应该在海上，怎么跑到这大雪山来啦！”

云霄道：“这只是一种幻影，不但海上可见，大沙漠也时常出现哩！”

他们说着，已然走近冰河，那海市蜃楼的古庙，早已消失。

三人在冰河岸边，流连了一阵，天色就渐渐黑了下来，山风吹来，凛寒刺骨，而且风势也越来越大。

三人找了个避风所在，先取干粮饱餐了一顿，各人就地盘膝坐好，调气养神。

气行一周天，时间已过了一个更次，舒元睁开眼来，蓦地嚷了起来道：

“火！火，霄哥哥快看，对面山峰上有火光哩！”

柳蝉和云霄两人闻声，睁眼看去。

只见冰河对岸一列黑黝黝的山峰下，现出两道火光来。

那两道火光有十多丈长，颜色赤红，如龙蛇交掣，乍起倏落。

云霄不禁暗自奇怪，心忖：“那也许是剑气吧！一定有人在那里练剑……”

第二十六回

剑光倏落又起，在空中矫跃如龙，绕行一周之后，蓦地破空而起，倏然而没，不知是化龙飞去，或是惊蛰坠地。把个云霄看得怔了，心忖：“这是什么人？有如此通玄的剑

道？……”

他正然寻思未已，柳蝉姑娘蓦地一声惊叫。

云霄连忙扭头看去，初以为柳姑娘一定是遇上了毒虫怪兽之类，吓得她惊叫起来。

但当他目光到处，也不禁当堂打了个寒噤！

就见背后立着一个白衣老人，须发如霜，长眉斜飞，浑身上下一色白，站在雪地里，令人看了直冒寒气。

云霄心中一动，暗忖：“在这大雪山顶，人迹不到之处，何人能来此地，看样子可能是双奇中的千痴上人了。”

念头转处，连忙躬身道：“武林后学弟子云霄，拜谒你老人家，请问老前辈可是千……”他一言未了，陡觉眼前一花，劈啪两声，双颊一阵火辣辣地生疼。原来他被人左右开弓，挨了两下耳联子，出手还真重，打得云霄哎呀了两声，身子乱晃，几乎栽跌地上。云霄自出世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吃亏，真没想到雪山双奇有这样怪癖，但是，人家总是老前辈，自己是有求而来，强忍着气，忙道：“老前辈，我……我……”

白衣老人打他之后，已经飘退出去两丈来远，喝骂道：“年轻人说话，得留点口德，你怎么看我老了，我可没活够呢。我老了你还年轻是吗？又说什么后学，放屁？你为什么先学……”

他越说越有气，身形一晃，宛似一缕白烟，一眨眼又扑到云霄跟前，甩手又是一巴掌打了过来，疾如闪电，又是打的双颊。

云霄哪能瞪着眼挨打，慌不迭，伸手拦挡，跟着双肩晃处，用了一式“神龙舞空”的身法，旁窜出去。

舒元见状，可就忍不住了，高声叫道：“老头儿，你这是什么规矩，怎么见面就打人啊！”

喊声中，立即扑身上来，挡在云霄的前面。

白衣老人哈哈笑道：“你也不是个好孩子，招打！”

“打”字方出口，身影微闪，又听“啪啪！”两声脆响。

舒元这是送上去挨打，左右两边脸颊，也各挨了一下，他似较云霄挨得重些，这两下打得他一阵天旋地转，眼冒金星。

他怔了怔，探手就待亮出束身软鞭。

白衣老人笑道：“小东西，你如果打算亮兵刃，我不打你四巴掌，就是你的孙子，就不姓这个金。”

他这一说，无疑是报出了字号，自承是千痴上人金不问了。

云霄连忙撩衣跪倒在地道：“我们怎敢和你老人家动手、这不跪下了么？”

白衣老人嘻嘻笑道：“咦！你这东西怪有意思！”

舒元嘴里却低声咕囔道：“好吧！咱们就记下这笔帐，我非得捞回来这两巴掌不可。”

他虽然说得声音很低，但那白衣老人耳目灵敏，还能有听不到的，朝着

小叫化一斜睨，嘻嘻笑道：“你这小乞儿也有意思，冲着你们这样，我不打了。”

云霄磕头站起身来道：“谢谢老前辈……”

白衣老人倏的一瞪眼道：“你小子是个傻子呀！挨了两巴掌还谢我，是嫌打得轻吗？”

云霄道：“我能挨老前辈打两下，深以为劳，因为如果老前辈瞧不起我，能打我吗？”

白衣老人突然喝道：“放屁，谁瞧得起你了？”

他话未落，突然又响起一个清冷的声音道：“痴老儿，亏你好意思骂人家是傻子，你又聪明在什么地方，既有人犯山，也该问问是干什么的呀？”

随着话音，就见从冰河山飞驰来一位葛中老人。

这位老人家好长相，童颜鹤发，令人有飘飘欲仙之感不用问，准知来的是百愚上人古百愚了。

千痴上人转头望了一眼，哈哈笑道：“愚夫子，哈哈，你说得真对，我就没想起来这一点……”

说着话，倏地一转头，朝着云霄道：“对啦！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柳蝉闻言，轻移莲步，走上前来，翻身拜了下去道：“柳蝉给二位爷爷叩头！”

千痴上人翻眼发怔，呆呆地道：“柳蝉！柳蝉是谁呀？”

百愚上人微一寻思，道：“可能是柳叶渡来的。”

柳蝉道：“孙女正是柳叶渡来的！”

千痴上人道：“你是狂者儿柳元善的孙女儿呀？”

柳蝉道：“是的，孙女儿名叫柳蝉。”

百愚上人道：“是你爷爷派你来的，还是你自己来的？”

柳蝉道：“孙女儿奉家祖差遣，有书信上呈二位老人家。”

她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递在了百愚上人手中。

百愚上人拆开看了一阵，脱口骂道：“好个臭婆娘，又在兴风作浪了……”

千痴上人忙道：“愚夫子，是什么事呀？”

百愚上人道：“仇真那婆娘又在闹事了，而且是越闹越凶。”

千痴上人道：“狂老儿可是约我们出山。”

百愚上人道：“我看咱们不出山是不行了……”

千痴上人道：“那为什么？”

百愚上人道：“凌疯子和臭要饭的，可全被臭婆娘扣起来了。

我猜她绝不会放过咱们，所以不妨咱们先动手。”

千痴上人跳起脚来，叫道：“我不信臭狐狸精敢上咱大雪山。”

百愚上人道：“北天山人家都去了，何又在乎咱们这大山。”

千痴上人道：“我不出山，谁也不能把我拉出去。”

百愚上人道：“我真不懂你为什么不出山？”

千痴上人道：“世上的人都狡诈得很，我怕上当。”

舒元突然接口笑向云霄道：“云哥！我今天才知什么是武林前辈啦！”

云霄虽不知这小叫化话中意思，但却明白准不是好话，忙道：“元弟不可胡说！”

舒元根本就不理他，接着道：“那就是‘惜命保名’四个字，可对？”

云霄尚未说话，千痴上人已发了怒，身形闪处，扑了过来，一把抓住了

舒元，喝道：“好小子，你敢讥笑老夫。”

舒元毫无惧容道：“我为什么不敢，你除了会欺负我小孩子以外，还有什么本事？”

千痴上人道：“你可骂我‘惜命保名’，金不问世以来，从不知什么叫怕。”

舒元笑道：“得啦吧！你老人家，看你这样儿也绝斗不过那天蝎教主，莫等被人家打处鼻青脸肿，一世英名付之流水，那才冤呢。”

百愚上人一听舒元这番话，准知千痴上人非上当不行，同时心中也实在佩服小要饭的机智，就悄声向柳蝉问道：“蝉姑娘，这小东西是什么人的门下，太机灵了。”

柳蝉掩口笑道：“他呀！是老要饭的徒弟嘛，你还看不出来？”

百愚上人顿足道：“对！强将手下无弱兵，老丐莫邪精灵了一世，就得收个这样刁钻的徒弟，看来我们痴老儿要上当了。”

千痴上人果然受不得一激，抖手把舒元摔了个跟头，瞪眼道：“好小子，你就那样看不起我呀？”

舒元道：“你就是摔我十个跟头，也别打算让我能看你，除非你……”

千痴上人道：“除非我怎么样？”

舒元道：“除非你能和那天蝎教主打上一场，而且还得打赢了，我才能服你。”

千痴上人道：“好！咱们一言为定，可不准反悔呀！”

百愚上人一顿脚道：“糟！真上当了……”

舒元心中暗笑道：“我是求之不得，哪会反悔……”

他心中是这么想，口中却道：“大丈夫言出如山，要反悔就是小人。”

千痴上人忙道：“就这样，你快告诉我，那什么教主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找他！”

百愚上人接口笑道：“痴老儿，你真傻，上了小乞儿的当啦！”

千痴上人闻言，心中还有些不服气，朗声道：“愚夫子，你别骗我，谁上当了？”

巨愚上人笑道：“你没有上当，只是搭错了贼船，我问你可知那天蝎教主是谁吗？”

千痴上人道：“他是谁，左不过是个新成名的武林人物，金不问手脚还没有老，准斗得过他！”

百愚上人笑道：“人家成名不比你晚，告诉你她就是臭狐狸的妹妹仇湄！懂吗？”

千痴上人蓦地跳了起来，叫道：“说的是那骚狐狸呀？……好小子，竟敢骗我上当。”

话音甫落，飘身又向舒元扑去。

舒元早有防备，一见痴老儿扑来，把身形一矮，从他肋下，斜窜而出，划着脸笑道：“羞不羞呀？那么大岁数，说话不算，还称什么武林前辈呢？我看算了吧！”

千痴上人听舒元这么一阵叫，可就不好意思再追扑了，站在那发起怔来。

百愚上人接道：“痴老儿，别难受了，上当就此一次，以后不上就是了。”

千痴上人愣愣地道：“难道你也答应出山了么？”

百愚上人点头微笑道：“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除非他们能闯过这峰前三关。”

柳蝉道：“但不知是哪三关？”

百愚上人笑道：“现在不能说，从明天一早起，由他们从此地向映雪峰走，一路上就会碰到的。”

柳蝉道：“那么我呢？”

百愚上人笑道：“你只是送信来的，和他们不同，可随我回转映雪峰，等明天日出，还请你做个见证哩！”

他把话说完，朝着千痴上人一招手，笑道：“痴老儿，走啦，咱们还得回去准备一下呀！”

话声中，各把身形一纵，直飞起来，衣服飘飘，化成三股轻烟，飞驰而去，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云霄眼望着三人走得不见了，方长长吁出了一口气道：“这两位老人家，真个是怪癖难缠。”

舒元笑道：“我看也没有什么难缠的嘛。就和他来个胡搅和，神仙也得让步。”

云霄笑道：“那不成了耍赖吗？”

舒元笑道：“对了，世上的事，任是能耐再高，也斗不过一个赖子，有理不让人，没理也抢三分，打得赢出手不让父，打不赢撤退快跑……”

他如数家珍般说着，云霄早已笑弯了腰。

舒元道：“霄哥哥，你笑得这么厉害，莫非认为我说得不对吗？”

云霄道：“对，太对了，我真没看得出来，你竟然深得耍赖三昧，是跟谁学来的高招啊？”

“你嘛！”舒元微笑说出来两个字。

“我？”云霄吃惊得跳起来多高，嚷道：“这才是天大的冤枉，我几时教你耍赖啦？”

舒元忽然长叹了一口气道：“难怪那些修持最高功夫的人全都戒绝女人，看来这女人的力量，真个是大得很呀。”

云霄叱道：“元弟，你胡说个什么呀，怎么又扯上女人来了。”

舒元笑道：“因为这件事和女人有关嘛！”

云霄笑道：“我倒要得听听你的高论！”

舒元道：“你可记得你初下天山那时候吗？你霄哥哥游戏风尘，可说是无往不利，普仙寺，只鸡斗酒谈笑戏群贼，想起来真过瘾。”

云霄微一寻思，豪气顿发，哈哈笑道：“对，对，咱们还编出了几句歪诗，什么……”

舒元接口朗诵道：“家住虚无飘渺中，学书练艺两无成，神剑腾霄化龙去，落拓江湖一狂生……”

云霄笑道：“对，凭这两句歪诗，还真唬住了不少的武林豪客，都认为我们是世外高人呢。哈哈，真有意思。”

舒元道：“可是自从你身边有了女人，你变了！”

云霄愕然道：“我变了，变成什么样儿啦？”

舒元道：“变得拘谨、胆小，没有一点豪气，却学来了一套繁文缛节。”

云霄叹了一口气道：“你哪知道，我家逢大变，如何能荡尽妖氛，重整云门往日名声，念念在心，叫我怎么狂得起来，笑得出口。”

舒元眨了几眨眼，道：“大哥，那么说来，我是错怪你了。”

云霄摇了摇手道：“算了，过去的事不提也罢，咱们赶快调息一阵，明天还得过他们那三关绝险呢！”

两人谁也不说话了，默然对坐地上，调神养气，转眼工夫，全都入了定。

第二天一早，他们胡乱吃了一些干粮，就起身朝映雪峰走会。

辰初的光景，他们已上到了峰腰，一路上毫无阻拦，只是觉得峻岭玄冰，有些寒气袭人。

天气也有些作怪，昨日还是个晴朗的好天气，今朝却变了。

舒元抬头望了望那风雪阴霾的天空道：“哎呀，大雪山也这样冰呐……”

他话音方落，峰顶上突然传下一个冷峭的声音道：“这能算冷吗？怕冷你们还来干什么？”

随着话音，一条人影飞坠而下，正挡在二人面前，乃是那千痴上人金不问。

舒元笑嘻嘻地道：“老前辈，你好哇？”

千痴上人冷哼了一声道：“你小子少和我说话！”

舒元笑道：“见面问好，人之常情，又妨碍什么了？”

千痴上人道：“你小子鬼心眼太多，说多了老夫就又要上当舒元笑道：“好！不说就不说，不过我只问一句，行不行？”

千痴上人道：“只准问一句，多了我可不理你。”

舒元道：“请问你来干什么的？这可算得一句吧？”

千痴上人道：“守这第一道关口，不让你们过去。”

舒元转头四外打量了一下，见这地方根本无险可凭，怎能算是关口呢？忙道：“关口在什么地方？”

千痴上人道：“就我所立之处。”

舒元道：“是怎么个过法？”

千痴上人道：“由姓云的用剑向我进攻，只要能逼我移动半步，就放你们过去，不然的话，就请你们折回原路。”

舒元笑道：“由我来攻不行吗？”

千痴上人道：“不行，你小子心眼坏，除非姓云的小子不行，才能换你。”

舒元道：“你是说我们可以换人，可对？”

千痴上人方点了点头，说了声：“是呀……”

一想不对，愚夫子在让自己下来时，再三地叮咛，不让和小乞儿动手，免得上当，怎么就忘了呢？

可是，他乃一位成名的武林名宿，怎能自食其言，只好又道：“这就样办，云小子上来吧，不用客气。”

云霄见对方那么随意朝山石上一站，石面上已经现出了凹痕，心中不由一凛，忖道：“这老儿施展的分明是大力千斤脚法，只怕不易逼得动他哩。……”

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倏地往后一退步，铮的一声，神剑出鞘，抱剑一躬身道：“前辈留神，云霄无礼了。”

话声中，剑花一抖，唰的一声，招演“神龙穿云”，猛然戳了过去。

千痴上人只是生性浑厚，并不是个傻人，一身功夫，已经到炉火纯青之境，可以说做视宇内，能和他动手的，屈指可数。

他一见云霄剑法狠辣、不由暗吃一惊，准知道这年轻人功力不凡，哪敢大意，立将手中长剑一引，用了一招“仰观垦斗”，内力直透剑尖，把云霄的剑招，轻轻卸向了外门。

云霄心惊之下，倏地把剑往回一撤，跟着揉身又进，一招两式、“潜龙在天”、“金龙探爪”，唰唰风生，攻向千痴上人的下三路，存心要把他逼向旁边窜出。

千痴上人却是沉如山岳，只用了一式普通剑法中一记“玄鸟划沙”，横剑下封，向外一挡一划，轻易地又将云霄猛攻的两招卸开。

云霄想下到三剑都没有上劲，心中一气，哼了一声，方打算施展“化育十二解”……

舒元突然叫道：“霄哥哥，你攻了三剑啦，该换我了，等我也攻出三招，再换你怎么样？”

云霄心知小叫化舒元，不定又想出什么歪主意了，乐得由他露脸，笑道：“好吧，小心着点，千痴老前辈的功夫可高着呢！”

舒元笑道：“不要紧的，我只须一招就行。”

千痴上人笑道：“小东西，别胡吹牛，小心山风大闪了舌头。”

舒元道：“怎么你看不起我呀，那你可是走了眼。”

千痴上人道：“废话少说，动手吧！”

舒元摇头道：“可惜我的功夫，练的和你不是一个路道，无法动手。”

千痴上人道：“胡说，天下武术源出一家，招式不同，根源却是一样。”

舒元道：“我练功夫是从下练到上的，所以只能把你从石下逼石上去，不能从石上把你逼下来，咱们换个方式好不好。”

千痴上人哈哈笑道：“越发的胡说了，由平地被逼上石头，比从石上逼下来，岂不还难，我不信！”舒元道：“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师父是这样传给我的，连兵刃都不用，只须一拳一脚就行。”千痴上人闻言，抬手搔了几下头，疑惑地道：“我知道你是老要饭的徒弟，莫不成他在天山已练成了盖世奇功不成？”舒元道：“那你就不要管了，你不信只管试试。”千痴上人也并不假思索，忙道：“好，就这样办，你只要能把逼逼上去，金不问就算服了你啦！”说着，从石上一跃而下，双脚一拿桩，叫道：“来吗！看你怎么逼我上去。”舒元突地拍手哈哈大笑道：“痴老头，你又上当啦！这不已经把你从石上请下来了么？你看，我一招还未用呢。”

千痴上人闻言微微一怔，方始恍然大悟，摹地一顿足道：“悔不听愚夫子的话，又上了你的当，这个不算。”

云霄接口道：“老前辈，这叫做斗智不斗力，你已是成了名的人物，能好意思说了不算吗？请让路吧！”

千痴上人听了，仔细一想，全怪自己没把话说清楚，只说是逼下石头，并未讲明只限用武功不准用计谋呀……

气得他哼了一声，顿足飞纵而去。

云霄见舒元连番用计，气得千痴上人有苦难言，不由对着小叫化竖起了大拇指，笑道：“元弟，我真服你这份机智，如果单凭武动，我实在没把握逼下来那痴老儿。”

舒元笑道：“说起来也惭愧，须知我是受了高人指点哩！”

云霄道：“你说是那狂叟柳元善么？他对你早有指点？”

舒元笑道：“对啦！要不我哪敢这样放肆！”

云霄道：“但我还是佩服你这份机智。”

两人说笑着，继续往前走去，大约有一个多时辰，到了一座深涧边上。

遥望对岸，只见松柏蓊郁，丛树林中，升起来炊烟缕缕。

高峰上，直挂下来一条绝大银龙，冰光耀目，隐闻瀑声轰轰。

舒元道：“霄哥哥，深涧阻路，我们怎样过去呢？”

云霄闻言，一边扫目打量，一边暗自盘算，只见两岸相对，距离最近的一段，也有十丈左右，凭自己的轻身飞纵功夫，勉强可以飞渡，小叫化却就不行了……”

一时间，他却拿不定主意，默然无语，呆呆地沉思。

舒元何尝看不出来，他机智过人，早已猜到云霄的难处，忙道：“霄哥哥，你很为难是吗？”

云霄道：“元弟，你最近能跃到几丈？”

舒元道：“六七丈不成问题，再远了就不行啦！”

云霄：“你看，这两岸相隔约有十丈左右……”

舒元眨眨眼道：“我有个主意，你先纵过去，想办法丢过来一条蝇儿，我就可以过去了。”

云霄道：“只怕不容易，在这深山之中，哪里去找绳索？”

舒元跌足道：“哎呀，你真是个笨哥哥，找根野藤也行么！当年咱们在北天山，不是常玩金线吊葫芦吗？”

云霄道：“你没见这遍地冰雪，哪里会有野藤？”

舒元把手一摊，颓丧地道：“那我们就只好呆在这里了……”

云霄寻思了一阵，猛地把双拳互击了一下道：“有的，我背你过去怎么样？”

舒元摇手向后退了一步，笑道：“得啦！我今年才十五岁，摔死了太冤，再说还没有讨媳妇，死了心也不甘。”

云霄道：“兄弟，你就这样看不起哥哥么？”

舒元闻言心中一动，大眼眨了两下道：“霄哥哥，咱们回去吧！”

“回去？”云霄讶然道：“咱们来干什么来了？”

舒元朝着云霄使了一个眼色道：“现在哪能管他那么多，再说对付天蝎教的事，可不是你我的专责，咱们总算尽到心了。”

云霄睿智超人，一点就透，已然看出来小叫化的心意，装模作样地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道：“也只有走了，但咱们回去怎样向人交代呢？”

舒元道：“那容易，咱们回去也不必去见狂老头，径直赶到梅岭，当着天下群雄在座，向大家宣布。”

云霄道：“宣布些什么呢？”

舒元道：“宣布雪山双奇的十大罪状……”

此际，在一堆冰雪崖中，隐藏着一个人，正是那百愚上人古百愚。

他一听舒元要向天下群雄宣布他们的十大罪状，心中暗笑道：“好小子，口气不小呀？我得听听我们有什么罪。”

云霄笑道：“元弟，你别胡闹了，双奇二者有什么罪呢？”

舒元笑道：“他们以大欺小，恃技凌人，这是第一、二两罪，可对？”

云霄道：“何以见得？”

舒元道：“咱们和他一见面，片言未问，动手就打了我们两个巴掌，是不是以大欺小，仗着他们武功高，明知咱们打不过，却偏偏要和咱们比剑，

算不算恃技凌人？”

云霄一拍手道：“对！事实俱在，还有柳蝉姑娘作证，不怕他们赖。”

暗中的百愚上人也在心中一凛，忖道：“对，这点把柄让他抓住了。”

云霄道：“还有呢？”

舒元道：“言而无信，忘恩负义，这是三、四两罪。”

百愚上人暗中道：“胡扯八道，好小子，你要说不出理由来，看我不劈了你。”

舒元又道：“贱视人命，奸淫邪盗，坐地分赃，卖友求荣，祸国殃民，罪大恶极，你算算看，是不是十大罪状。”

云霄忍不住笑得打跌道：“你越说越离谱，根本胡闹嘛。”

舒元仍是神色肃然道：“你听我解说嘛，管保你心服口服。”

云霄笑道：“好好，我听你说！”

舒元道：“在峰下那千痴老儿不是已然承诺出山了么？但半路上又改了主意，安下了什么三关四关，说话不算数，是不是言而无信？”

云霄道：“是的，是的，是言而无信。”

舒元道：“听说当年双奇曾被那琴剑书生薛沛才追得走投无路，如不是狂老儿出头说服了姓薛的，他们会有今天的声名吗？江湖上讲究的是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请他们出山，可不是咱们的主意，是狂老头千恳万求，还让他孙女儿为伴，咱们才来的，可对？”

云霄道：“是这样的，这和忘恩负义有什么关系？”

舒元道：“咱们虽是送信来的，以情理上论，却与狂老头来一样，打狗也看主人面嘛！他们就该善请远送，最低限也不能故意刁难呀！他们这样地设险阻碍我们登峰，分明是看不起狂老儿，岂不是忘恩负义？”

云霄笑道：“对，是有点不够意思。”

暗中的百愚上人心道：“好小子，伶牙利齿真会褒贬。”

舒元又道：“至于说那贱视人命，你想吗，幸亏咱们练过几天功夫，虽然进不去映雪峰，但还不致会伤着哪里，如果能耐差一点，冰雪上一夫足，摔下去可就是粉身碎骨，活活的一条命，完

云霄道：“我想你这条奸淫邪盗的罪，加在他们头上，只怕难以成立吗！”

舒元道：“他们不肯出山，一定是和天蝎教的一班狐狸精沆瀣一气，如不然怎么甘愿负不义之名，拒绝狂老儿之请呢？和那些坏人在一起不会有好人，全是些奸淫邪盗之辈。”

云霄笑道：“好兄弟，这一条罪名亏你怎么想出来的？”

百愚上人却在心中暗骂道：“好小子，真能胡扯，这才叫做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呢！”

云霄道：“第七罪是坐地分赃，怎么的说法？”舒元笑道：“和天蝎教中人混在一起，还能够不偷不抢，以他们的身份名位，当然是坐地分赃了。”

云霄道：“那卖友求荣又是什么理由？”

舒元道：“不买老朋友狂老头的面子，才心为邪教走狗，又抢走了柳姑娘去送礼，岂不是卖友求荣吗？”

百愚上人听小叫化舒元越说越不象话，最后竟扯上了姑娘，可就耐不住怒火，一长身纵了出来，喝道：“好小子，你可把我们雪山双奇糟踏苦了，依你那样说，我们老哥俩还是人吗？”

云霄和舒元两人，一见百愚上人遽然现身，虽然明知他早已隐身在侧，

可没料到会现身这么快，心中微微惊凛了一下。

舒元笑道：“啊！古老前辈已偷听了很久啦，你凭心而论，我说的是不是句句实言。”

百愚上人冷哼了一声道：“你是句句胡言。”

舒元笑道：“好！就算我胡说，不过在天下英雄面前，自有公论，霄哥哥，咱们就走吧！”

云霄的性情本就放荡不羁，因家中连遭变故，使他变得消沉，似乎有很多心思，难向人言。

这么经小叫化舒元半天的引逗，由不得豪情大发，闻言放荡地一声大笑道：“走，咱们是得走了，元弟，记着，雪山双奇十大罪状之外，再加两罪！”

舒元一见云霄豪气发了，他也觉得分外高兴，笑道：“什么两罪？”云霄道：“以武林前辈的身份，窥人阴私，藐视江湖规矩，颠倒是非，岂不是应得之罪？”

舒元拍着手笑道：“对呀。凑起来成了十二大罪啦！”

两个人一唱一和，手舞足蹈，对于身旁站着的百愚上人古百愚，竟如不见。

说着，说着，两人竟真地转身向峰下走去了……

此际百愚上人的心中，可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他准知道，两人只要真的向天下公布自己的不是，雪山双奇这块招牌，就算是砸定了，还可能引来不少麻烦。

最难解说的，就是那狂叟柳元善，他性情偏激，如听这两个小子回去一说，那还得了，就许立时找上映雪峰来，可就有理说不清了。

他心念连转之下，只好忍下这口气，忙道：“二位留步！”

二人走没几步，听到百愚上人的招呼，语气中，已没有了火气，就知是情怯了，互视一笑，停步转身。

舒元笑道：“老前辈，有什么交代吗？”

百愚上人道：“小兄弟你刚才那一篇大道理，我全都听到了，当然多有不合理之处，可是，我们自有苦衷，迫不得已，还请你们原谅。”

舒元心中暗骂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前倨后恭的样儿，更惹人烦。”

云霄却是态度和缓，微笑道：“但不知二位老人家有什么苦衷，可否赐告？”

百愚上人道：“我和痴老儿当初归隐映雪峰时，因怕心志不坚有违初衷，所以定下了三关的规矩，如能有人通过三关，我们才能出山，否则……”

舒元接口道：“否则就老死深山之中，可对？”

百愚上人点头道：“是的，但那却是无法，武林中人最重承诺，所以，我们不能自毁誓言。”

云霄笑道：“既然如此，我们也不便破例……”

舒元插口道：“我们不是已过了一关了么？”

百愚上人道：“是的，但还有两关，二位如不累，咱们不妨应个景儿怎样？”

云霄闻言斜睨了舒元一眼，舒元微微一点头，他爽朗地一声轻笑道：“好，我们也正想见识一番。”

百愚上人道：“这第二关是文关，说来很简单，是由我说出个酒令，你们能对得上，就算过去了。”

舒元笑道：“这倒好，我就最喜欢对对儿……”

云霄道：“但不知如何对法？”

百愚上人道：“你可读过战国策么？”

云霄点头道：“读是读过，但却不甚熟。”

百愚上人道：“战国策上秦字最多，咱们就以秦字说起怎么样？”

云霄道：“就以秦字说起吧！不知如何对法？”

百愚上人道：“把战国策上的秦字，或句，或读，从一个字起，和宝塔诗样的，加到十字为止，句句不离秦字。”

云霄想了想，笑道：“好，就这样，请老前辈先说。”

百愚上人凝思了一下，朗声念道：“秦，韩秦，韩与秦，韩不听秦，韩谒急于秦，韩必入臣于秦，韩出锐师以佐秦，韩令冷向借救于秦，韩相公仲韩侈之秦，韩为中军以与天下争秦。”

舒元笑道：“我有了，你听着，秦，苏秦，仇与秦，连兵抗秦，这个……这个……三户亡秦，……”

云霄笑道：“好啦！好啦！元弟算了嘛！”

舒元道：“好！听你的！”

云霄朗朗大声道：“秦，魏秦，魏攻秦，魏不胜秦，魏欲盟于秦，魏折而入秦，魏王且入朝于秦，魏因富丁且合于秦，魏令公孙衍主和于秦，魏请与楚遇而合为秦。”

他刚刚念完，百愚上人倏地击掌道：“好！对得好，这要是没读过战国策，很本就对不上。”

舒元道：“我不也对上了一半吗？”

云霄笑道：“你那一半，简直是胡诌嘛！”

舒元笑道：“不管怎么样，咱们两人总有一人对上就行了，这关总可以过去了吧！”

百愚上人哈哈笑道：“过去了！过去了！现在就剩下第三关

他说着，弯腰拾起垂到涧下的钢索。

舒元突然道：“嘿！我们真笨，怎么在这里站了半天，竟没发现钢索！”百愚上人瞟了他一眼，转又凝神运气，倏然一振臂。就见那条长长钢索，宛如平地飞起一条极长的金蛇，在空中掣动了几下，然后平平直直地向对岸伸出去。云霄见对方内力果然惊人，能够把这条长达十丈的软索，平着挺向对岸，虽然末梢处微向下垂，但角度不大，不细看是难以看出来，不由心中一凛。舒元眨了眨眼道：“老前辈，你是不是要我们也照样来一下啊？”百愚上人道：“这一道关是考验你们的轻身功夫，要请二位从钢索上走过去。”舒元不由失惊道：“啊！要从钢索上走过去啊？我的天！”

云霄凝视了一阵道：“好，让我先试试看。”

他说着纵身跳上了钢索，便一步一步，从容向对岸走去。

前行约有两丈左右，他是越走心中越寒，往下看，涧中全是积冰，犬牙矗立，如果失足坠下，准得筋断骨折，他哪敢丝毫大意。

他提足一口真气，战战兢兢，二步一步地向前走。

当他方行到五六丈远近，百愚上人突然由鼻孔中哼出来了一声，大袖连着几扫，那条钢索忽然左右摆动起来。

云霄不禁大惊，急忙施展千斤坠的功夫。

哪知钢索并不结实，也许是云霄用力大了一些，忽然中断。

百愚上人惊叫了一声，顿足就向涧下扑去。

崖壁上只留下舒元一个人，他呆呆地站着，眼泪夺眶而出。

心想：“霄哥哥一世英雄，想不到就这样死去，都怪雪山双奇这两个老不死的，玩出这鬼名堂害人……”

心念转处，又忖道：“霄哥哥死啦！我得替他报仇，罪魁祸首就是雪山双奇，我得找他们去……”

哼了一声，就顺着崖壁向上跑，打算找个窄的地方，跳过对岸，找上雪峰去。

就当他跑没几步，忽见一条人影，宛如鹰隼般直飞上来。

目光到处，那条人影除了云霄之外，还有谁？

舒元的心中，由极悲变为极喜，高喊一声：“霄哥哥！”

他在大喜过望之际，忘了身前乃是万丈深渊，一抬腿直向崖外冲去。

“呀……”惊悸的一声惨叫。

小叫化舒元失足，就如滚元宝似地落下涧去。

“元弟……”云霄也惊叫了一声。

倏地从涧底响起一声长啸，就见一条黑影，迎着那坠下的舒元，飞纵而起。

空中一踩残冰，身形又斜着一掠，探手抓住了舒元的腰带，又是一声氏啸，灰鹤也似地飞上岸来。

原来那救舒元的，乃是百愚上人古百愚。

他本是下去救云霄的，但当他身方落在积冰上，忽见云霄已然纵起，打心眼里就佩服这年轻人的功力。

就在这微一迟疑的瞬间，却碰上了舒元的失足，总算救了一人。

一上得崖来，松手放下了舒元，满含歉意地道：“一时疏忽，没想到钢索年久易断，几乎闹出人命来。”

云霄却不听这些，他心急的是舒元是否受伤，忙弯腰抱起小叫化，道：“元弟！元弟！你……”

舒元一翻眼，微微一笑道：“霄哥哥，我没事，你呢？”

云霄道：“你看，我不是很好么？”

就在这时，远远从松林深处，飞驰而来一条人影，乃是那小姑娘柳蝉。

她边跑边叫：“霄哥哥，舒弟弟，你们两个真不含糊，能过这雪山天堑一关！”

喊声一落，人就到了三人跟前。

舒元苦笑了一下，道：“是不含糊呀，那可是霄哥哥，至于我吗？”

柳蝉道：“难道你不是飞渡过来的吗？”

舒元笑道：“我呀，我是滚过来的哟！”

柳蝉秀目眨了几下，诧异道：“滚过来的？……那是什么功夫呀？”

云霄笑道：“元弟新练成的拼命功夫！”

柳蝉乍闻二人之言，有些不懂，秀目连眨了几下，再看二人情形，忽然悟了过来，笑道：“原来舒弟是跌下涧去，又被人救上来的呀！哈哈！真好玩。”

舒元扮了一个鬼脸，笑道：“还好玩呢？我是只敢玩这一次，简直是玩命嘛！”

百愚上人眼看这三个小儿女天真无邪，活泼生动，突然兴起一阵身世凄

凉之感，禁不住长叹了一口气。

云霄等三人可都是性情中人，闻叹声再看老人神色，即知触动了感怀。

柳蝉立如小鸟依人般，投向百愚上人的怀中道：“古爷爷，等咱们回到柳叶渡，我叫春儿跟着你，可好？”

百愚上人苦笑道：“你家就那一条根，我怎能夺人之所好！”

柳蝉笑道：“那么我跟着你，可好？”

百愚上人摇头道：“你也不行！”

柳蝉道：“那为什么呢？”

百愚上人笑道：“你忘了，女孩子是要嫁人的呀，我还不是一样的孤单。”

云霄笑道：“老前辈，你放心嘛，云霄准能为你找个好徒弟，不过，他可是很调皮的呀！”

百愚上人看了舒元一眼，笑道：“不会比这小乞儿再坏吧？”

云霄道：“也很难讲，不过你想要老实点的也行。”

百愚上人道：“最好是调皮一点的，老实人没用。”

“那不行，我要老实点的，调皮的孩子心眼多，我痴老头怕上当。”远远传来了千痴上人的声音。

几人闻声，又一细想千痴上人屡次都吃了小叫化舒元的亏，不禁全都大笑起来，笑声荡漾在映雪峰顶，这声音是双奇多少年来都没听到过了。

笑声驱散了阴霾，当空现出了一轮红日，照澈着大地，一向孤寂的映雪峰，似乎也有了生气。

三天之后，从大雪山上下来了二老三小五个人，渡过了金沙江，直奔灌县买舟东下。这五人正是雪山双奇和云霄等人，他们乃是去黄山闯湖海赵七怪一年一度的中秋之约。

入暮时分，船已过了江口。这一段乃长江的上游，岷江的下游，正值月白风情，浪平水静，一叶扁舟，荡漾于江中，使人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

正当几人心旷神怡之际，忽然下流传来一阵喝叫之声。

第二十七回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云霄同着小叫化舒元、姑娘柳蝉三人，在大雪山请下来了千痴百愚双奇，由灌县都江口上船，顺流而下。

一路上看不尽的山和水，赏不完的大小礁石。

不几日的工夫，小船穿进了蜀江楚峡，回看巫山十二峰，但见秋雨蒙蒙，江水起雾，好一幅泼墨山水图。

黄昏时分，船到了秭归，略为停泊，立又乘满空明月，起舟而下。

此际，明月斜照江心，清光如画，江风阵阵，夜凉如水。

江面上静荡荡的，不见半条船影，只听波打船舷，响起潺潺之声。

深夜行舟，虽然月色如画，总嫌有点荒凉之感。

舒元倏地惊叫一声道：“大哥，你看那是什么？”

云霄注目看去，只见一条细小黑影，由左岸截江断流，斜驶而来，不由惊讶道：“咦！奇怪！好像是一只船呢！”

舒元道：“我看有些不像，小船怎么会是一片细长影儿？”

柳蝉笑道：“不是船，为何可以横江断流而渡……”

那怪物来势甚快，就他们这几句话的工夫，已然驶近，从飞波洪涛中，冒出来全身，真的是一只小船。

就是那船形状古怪，窄窄长长的，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船头两舷那一双大铁桨。

船前后各有一人，后面坐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童，船头上站着一位老人，须发皆白，人却很精神，手持双桨，拨浪如飞，横冲浪头，凌波而渡。

微一起落之间，那小舟便像急箭一般，拦腰射到。

云霄方正惊异，忽听一个小童口音，喊道：“姐姐！”

柳蝉闻声首先惊觉，细朝那小童看去，原来不是别人，乃是自己的胞弟柳春。

再看那老头，柳姑娘忍不住急喊一声道：“爷爷……”

那船上老人正是狂叟柳元善，闻声哈哈笑道：“我算计着你们也该到了。”

说话间，两船轻轻靠在一起，柳蝉早已纵跳过去。

柳元善道：“你们全过来吧！我这船是铁壳铁桨，比你们这条船要结实得多，走起来也快速得很。”

云霄笑道：“我们两船并行不可以吗？”

柳元善道：“你小子不懂得，前途荆棘正多，说不定还有一场好热闹呢。”

云霄闻言不禁一怔，回头看了舒元一眼，双双跳上了铁壳船。

柳元善扫了众人一眼道：“大雪山那两个老东西呢？”

舱中响起了千痴上人的声音道：“你老柳不知我有个晕船的毛病吗？”

跟着铁壳船的舱中，发出百愚上人的声音道：“我老古怯水，早已过来了。”

柳元善哈哈笑道：“你们还是老毛病，怯水的先逃，晕船的挺尸，还不快过来？不然我就不管了，让仇湄娘把你给抓了去。”

千痴上人呻吟了一声道：“你老柳真厉害，好吧……”

一语未了，小船倏地微微一晃，铁壳船的船顶上，已站起了一人，正是

那千痴上人金不问。

柳元善笑道：“看你这老痴，都快七八十岁的人了，还是童心未泯，露出这一手给谁看。”

三位老人一阵大笑，千痴上人下了船篷，百愚上人也钻出了船舱，寒暄已毕，就各在船头上坐下。

此际，云霄也丢开了自己所乘之船，跟着也坐在了舱门口。

百愚上人道：“柳大哥，莫非前途有事，怎么深夜迎来？”

柳元善道：“骚狐狸的耳朵还真尖，云小于上大雪山的事，竟被她探听出来，已在这江面上，设下了十面埋伏。”

千痴上人道：“你们这样作，是打算干什么？”

柳元善笑道：“因你当年和骚狐狸那段孽缘未了，请你去再续前缘……”

千痴上人把头一缩，摇头道：“我痴老儿现在不行了，打算留下这点本钱多活几年哩！”

云霄惊异地道：“天蝎教既在江面上设下十面埋伏，我们何不弃船登岸而行呢？”柳元善笑道：“你云小子莫非怕了他们……”云霄道：“癫仙的徒弟，还不会那样废物！”柳元善道：“那我们为什么要躲他们，须知我这一双铁桨未老，今夜打算要它一显威风呢。”他说着抬头看了看天色，又道：“此时天色还早，你们不妨先睡一会，养好了精神，待会儿好和贼羔子们周旋。”云霄摇了摇头道：“难得今夜月白风清，我可舍不得负此江上明月，只可惜没有酒……”

船尾上的柳春，突然接口道：“云哥哥，你不是很喜欢我们那里的竹叶青吗？我已替你带了来，还有半只卤鸡。”

云霄一听说有酒，豪兴大发，立即引发了他那狂性，哈哈笑道“好兄弟……”

妾着朗声唱道：“人生几何，良日苦多，有酒当醉，击舷而歌……钢掉兮铁桨，击空明兮诉流光，耿耿兮于杯，扫妖氛兮剑气横。”

歌声方落，哗然一声长啸，冲霄而起。

啸声清越，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震得江水潺潺翻波。

狂叟柳元善似也激发了豪情，双手带起一对大铁桨，拨动得船行如飞，浪花如雪，随着那铁桨的起落，水花由两舷掠过，又暴雨一般地洒下。

当铁壳船破浪冲出很最厉害时，真似雨大蓬雪花银浪中夹着一条飞鱼，朝前猛冲过去。

正然飞行间，忽见正前方不足二十丈左右，江面上现出一列沙洲，芦苇丛生，波涛暗涌，水流湍急，形势甚是险恶。

舒元越看越奇怪，忙问云霄道：“大哥，你看江中那片沙洲，好奇怪啊！怎么长蛇一般横拦江上，船只怎么过得去呀！”

狂叟柳元善朝前一打量，急道：“各人快出舱来，准备迎敌，贼羔子们真的在这里埋伏下了。”

一声未了，就见那横江的沙洲角上，嗖的飞起一支火箭，亮光闪了几闪，转眼而没。

柳元善哈哈一阵狂笑道：“贼羔子们，老像见不得人的鬼魂，有种的只管来，我老头子手下早痒了。”

话声中，船行更速，奔马似的。

柳元善似已用出了全力，随着那铁桨起落，整条船都一齐摇撼，沥沥有

声。

同时那一只铁桨翻飞，牵引着后梢的舵板也轧轧乱响，声势端地威猛异常。

只见千层浪花，在舵旁飞舞，铁壳船如乘风般急速。

离着那一片沙洲，越来越近了。

柳元善突地一声高喝：“春儿准备了！”

后梢掌舵的柳春高喊了一声：“知道啦！”

应声中，突地用力一扳船舵。

铁壳船本是朝前直走，骤然间，就像脱了缰的疯马般，又似翻水欲跃龙门的鲤鱼，头前尾后，迎波乘流从水平面飞起。

船直像腾云驾雾一般，离开水面，冲出去好几丈远近，三四丈高下。凌空飞越过那条沙洲。

“唰啦啦！”响声震动，打得水花四溅，铁壳船就在浪花狂涛包围之下，安然无恙地落回水面上，依旧朝前冲去。

狂叟柳元善忍不住又是连声狂笑，破口骂道：“哈哈……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帐东西，也不打听打听，狂叟柳老太爷是什么来头的人物，凭这些小孩玩的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现世！”

原来那极象沙洲般的東西，并不是真的沙洲，乃是排帮中人特制的拦江锁，全身是用木板制成，一节节的互相联结，在浮木中间，贯通了一条长大的铁锁链，浮木四周，镶有极多锋利的刺钩，横的直的都有，每一根刺钩都露出浮木三四寸长。

排帮中人平常在不用时，就把这江锁藏于芦苇中，若遇强敌，放了出来，沿江溯流顺势漂去。如果对方来船不够机警，或是能耐未到家，划船经验不足，遇上了真得束手无策，只好任由摆布了。

因为船如和拦江锁只一触上，那锁链上的刺钩立即就发生作用，刺钩把船牢牢钉住，越打算划船欲逃，那些刺钩钉得船越紧。

最后，他们只须把拦江锁的首尾两端，往回一收，就成了网中之鱼，束手被擒了。

隐藏在暗中的贼人，在月明如画之下，清楚地看到这一幕紧张的情形，刹时间，也被怔住了，一个个都被震慑得胆落心惊。

狂叟柳元善的狂笑声仍然哈哈连响，铁壳船也早已回复了平静。

中天皓月，越显得明洁，大江波浪，扬起水花似雪。

蓦然间，“砰！”的一声巨响。

就见从拦江锁的尾部，飞起五六道火花，流星赶月般，冲天而起。

“啪啪啪！”又是一阵小鞭炮声起，就见那升起来的火花，一个个在空中，爆炸开来，洒了满天绝色星雨。

紧跟着，又是一排响箭，从两岸芦苇中射来，直袭铁壳船。

狂叟仍是狂笑未休，那些箭矢一射近来，立被他那一只铁桨拨落。

满空中响起一阵阵尖锐破风之声，但却没有一支射到铁壳船上，全被拨落江心。此际，舵手已换了百愚上人，柳蝉、柳春姐弟二人，已换穿了水衣，俟机下水。

云霄等人，也各自亮出来兵刃，凭守着船舷左右。

柳春见敌人箭仍放个没完，气得小脸紧绷，剑眉微竖，喝骂道：“这些东西真可恶，凭仗几支冷箭，就能阻得了我们么？……”

他喝声未了，舒元倏叫一声：“不要脸的东西，真要干！”

他声出人已纵起，飞身上船篷顶端。

原来贼人见箭矢无功，打算以多为胜，从芦苇丛中，蜂拥冲了出来。

云霄也忙叫道：“蝉妹妹！你照顾好了春弟……”

柳蝉笑道：“你顾你自己紧要，我们还得防着狗贼们从水底掩来呢。”

云霄闻言吃惊地道：“从水底掩来，那可就糟了。”

柳春一翻眼，冷冷地道：“怕什么？来了就不让他们回去！”

云霄被小柳春这么一抢白，讪讪一笑道：“我是担心贼人坏了咱们的船。”

柳春仍是满脸不高兴，冷冷地道：“你有眼没有，没看到咱们这船是铁壳的吗？”

云霄又挨了一顿抢白，神色可就有些不自然了。

柳蝉见状，忙向柳春叱道：“弟弟，你这是干什么？对人怎么可以这样不客气？”

柳春气呼呼地道：“谁让他看不起人呢？我都这么大了还用人照顾。”

云霄一听，才知自己的这句话说错了，微微一笑，也纵上了篷顶。

在这时，芦苇丛中哨声四起，来人纷纷驾着长形快艇，齐涌而出，估计那些船，最少也有百数十条之多。

转眼间，江面之上，布满了贼船，每一条船上，点着一盏红灯，悬着一面三角小旗，旗上写着“排帮西陵舵”五个大字。

云霄看着诧异，忙向柳元善道：“老爷子，怎么排帮的船只，找起我们的麻烦来了？”

柳元善道：“今日的排帮已不是往日了，全部落在天蝎教之手，就是奚平打从这里过，只怕也不易行走哩！”

说话之间，贼人船队已渐渐逼近，一声声呐喊：“留下姓云的来。”

柳元善怒极反笑，哈哈之声震耳，根本就未将贼人那声势放在心上。

笑声中双桨并举，百愚上人也将船舵猛地往回一扳，铁壳船立向右侧窜去。

这两位世外异人，配合得再没有那巧，一个掌舵，一个舞起长大的铁桨，奋起神力，猛往水中拨动。

一个朝前，一个监视着船后，只有那千痴上人抱头倒卧舱内，直嚷道：

“哎呀！我晕船啦……”

倏地一推一挽，铁船立时来了个三角形的侧转。

正好当头已有七八条快艇，急箭一般，飞驶而来，在月光影里，忽见两座银光闪闪的银山，当中夹了一条快船，冲风破浪而至。

贼人们哪见过这样的驾驶功夫？不由大惊，倏地一声胡哨，跟着又是一阵呼啸呐喊，七八条快艇一前一后，分左右两面抢进，同时口中齐喝道：“老狗东西，还不快停，妄想抵抗么……”

就当他们喝喊声中，狂老儿突然大发神威，双桨并用，先用力一齐拨动江水，激起猛烈的浪头来。

然后看准了贼船，双桨齐飞，连拨江波，带打贼船，横扫过去。

须知狂老头这一双铁桨，乃是纯钢精制，多大的怒波狂涛，也打不断，重量也不轻，使用起来，长短远近均可随心。

当年五侠闹江州，狂叟双铁桨威震浔阳江口，武林中谁不闻名丧胆，如

今双铁桨再决出世，贼人哪知厉害。

刚好有两条快艇贪功心切，抢在前面，吃铁桨激起来的怒涛迎船一打，快艇立时便被翻高五六尺，跟着浪头又一卷，登时随波沉入江心。

另一只快艇，侥幸躲开了浪头，却被铁桨扫中了船头，“轰”然一声响，立被打碎。

那船头上手持兵器的一名头目，似被铁桨同时扫中，狂吼了一声，也栽入水中。

两船既毁，跟着又是十来条船冲到。柳元善手中铁桨又是一拨一扫，掀起巨浪滔天。

须知贼人们这些快艇，并不长大，乃是以轻快为胜，船身轻灵，贴水打桨而驰。那些操船的人，全是多年的水上积盗，被踏波无痕奚平收服，归入了排帮，在欧阳清管束之下，倒也不敢胡作非为，可是心中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如今排帮归了天蝎教，成了个同恶相济，他们的气焰也立即嚣张，仗着精能水性，可也真作了不少恶事。可是，他们今天碰上了铁桨狂叟，却就不行了。在双铁桨猛拨迅击之下，掀起滔天巨浪，当头的几只小艇，已然被浪抛起，只一落下，定然必被狂涛卷去。那为首的几个头目，自恃水性不凡，情知小艇必翻无疑，打算不顾一切，飞纵向铁船上去。哪知，随着小艇涌波下降之势，人方纵起。倏地一股急流卷来，带着一片又长又大的铁桨，已横扫而至。但听几声惨噪之声过处，那几个小贼人连人带船，一齐被铁桨打飞，转眼间，随波没入江心。跟后抢进的几条船，来势甚急，眼见自己人死得那么惨，不由激发了凶悍之气，不见机而退，更是向前猛冲。狂叟柳元善突地又是一阵怪笑，笑声中，他觑准先前被铁桨所激起的浪山，正向船外倒去，为势又猛又急，竟是直压对方船头。

他笑声倏敛，立即双桨齐飞，猛力在水中一拨。

跟着又是大片巨浪，激起如山，推波助势，迎着冲来的快艇压落。

惨叫声此起彼落，方冲到跟前的那十只小艇，又被打飞，破船和浮尸，纷纷被卷入浪涛漩涡低处。

排帮方面，估不到对方有这么厉害，甫一照面，对方连兵刃都未用，只听到几声怪笑，接连几桨过处，便打翻了十几只船，伤了二三十名水性颇高的帮中弟子，不禁又惊又恐。

又是一响胡哨声起，排帮的船只，竟然不怕厉害，厉声喝骂中，又复争相往前冲来。

百愚上人猛地又把舵一扳，笑道：“狂老儿，安定地走吧，何必多造杀孽。”

舵一扳正，铁壳船蓦地一个转折，船又改走直线。

狂叟柳元善又是一声狂笑，双桨一举，拨浪分波，疾驶而下。

但见两岸狂涛奔腾，惊波怒浪，翻翻滚滚，急驶如飞，休说排帮的船追赶不上，就是那汹涌如山的波涛，也难挨近铁船。

转眼间，铁船已冲出重重包围之外。此际月正中天，影浸江心，天上水底两面镜子对照，越显得水天莹澈。

众人又在新胜之余，对此江上明月，谁也忍不住兴高采烈。

云霄捧起一小罐竹叶青，咕噜噜先向腔中灌下去大半罐，抬手一拭嘴边余沥，笑道：“老爷子这一手大江飞舟，双桨荡魔，值得我浮此一大白。”

狂叟柳元善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打算借故喝酒哇！那可不行，老

实告诉你，酒带的不多……

舱中的千痴上人接口道：“有酒得分我一杯……”

柳元善笑道：“你不是晕船吗？还是睡你的吧！”

千痴上人道：“只要有酒，我也就不晕船了。”

铁船驶行速度稍慢，千痴上人不知是酒瘾发了，或者是因船行稍稳而心中平静，竟从舱中钻了出来。

就在他方一脚跨出舱门的一瞬间，铁船突地一荡，他身形猛一摇晃，方“哎哟”了一声……船后竟然有人随声附和，响起了几声惨叫，同时似有重物坠水之声。

云霄等小兄妹们，还以为是千痴上人栽下水去了，急忙回首惊顾，却见痴老儿仍然好好地倚着舱门而立，神色也显得惊异。

原来那是排帮中两名水上头目，从水中疾泳追来，打算立功逞能。

柳元善早就发现了，连手中的铁桨也停了下来。

水中两人，不知死星照命，还以为自己的水性很高，连快如奔马的铁船都能追上，于是，立功之念越甚，就更是加劲了。

正当他们刚刚赶上铁船，方由水中冒起的瞬间。

柳老头就有那么快，倏地双桨一横，一推一拖，啪啪两声，正打中两人的脑袋。

骤然两声惨叫，手脚一挣扎，人便下沉，一缕冤魂，大约已奔向了水晶宫。

由于这么一耽搁，倏闻呐喊之声又起。

就见满江都是船影，齐声高喊：“休放走那小船，留下姓云的来！”

柳元善笑向云霄道：“小子，听到没有？万船齐发皆为你，名声不小啊！”

云霄笑道：“哈哈——这倒大出我意料之外，云霄会有这么大的名气！”

说话之间，排帮船队已然又逼近上来。

在百十只小船拥卫中，有一艘大型快船，船头上站着两个相貌凶恶的汉子，身穿水衣水靠，手中各持着一件非常奇特的兵刃，明月清辉下，看得逼真。

右边那汉子，满脸落腮胡子，站在船头，有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儿，四十多岁的年纪，三角眼、一脸横肉，额上隐现几条刀疤。

左边那一位，年岁较轻，约有三十岁开外，他正高举着手中奇形兵刃，在指挥那些水贼划船急追。二人一边催船，一边口中齐声喝骂道：“老狗识相点！快留下你那条船和性命来，你今夜就是逃进了水晶宫，我们也会追你到龙王殿！”

柳春忍不住还声骂道：“凭你们这些鱼兵虾将，还能阻得住我们！我看还是你们识相点，赶快夹起尾巴跑吧！如果惹恼了我们老爷子，他那一对铁桨就不再留情了！”

那满脸落腮胡子的汉子接口道：“小东西，看你胎毛未退，却冒得大气，你打听没有，惹了出水蚊熊震江熊大爷，该是什么个罪名？”

舒元插口笑道：“惹了你等于好鞋踏上了臭狗屎，有点嫌脏的罪，可对？”

右边那汉子突地厉喝道：“小子，我看你是找死！”

柳春接口还骂道：“别发威，吓不倒谁，有胆子只管来，不来就是我的孙子。”

出水蚊熊震江一听这两个小孩口齿尖利，不由气得怒吼连天，立把手中

怪兵刃一挥，喝道：“弟兄们，暗青子招呼他们。”

他这一声令下，刹那之间，响起一阵嗖嗖之声，各式各样的暗器，全都集中朝铁壳船上打来。

镖箭如雨，弹丸似风，划空发出声声尖锐的呼啸。

船上各人，舞动手中兵刃拨扫砸打，暗器纷纷落水。

群贼怒吼呐喊，声连数里，来势凶恶已极，震撼着江波水面。

此际，那千痴上人忽然钻出舱来。

柳春总是年轻，心诚情热，忙道：“痴老爷子，你不是晕船吗？快回舱去吧，小心暗器伤着了。”

千痴上人叹了一口气道：“不行，我被这班鱼鳖虾蟹闹得睡不着，干脆打发了他们算了。”

柳春热心肠，还是不放心老人家，忙道：“老前辈，你晕船站都站不稳……”

柳元善插口道：“春儿，你就少管点闲事吧！痴老儿哪里晕船，他是害的懒病，睡足了，也得出来现现宝了。”

柳春诧异地道：“爷爷，是什么宝呀？”

柳元善笑道：“你先别问，我猜你痴爷爷回头会传给你的。”

柳春笑道：“那一定是种出奇的武功，啊？”

柳元善笑道：“叫你不要多问，多磕头就行……”

柳春实在有些不懂，呆呆地向他爷爷看去，狂老头不住地朝他挤眉使眼色。

他不由心中一动，就势往地上一趴道：“痴爷爷，春儿给你磕头了。”

千痴上人见状，朝着狂叟一瞪眼，倏地跳起脚来道：“老狂，你这是什么居心，有这样教孩子的吗？”

柳元善笑道：“你不在舱中睡觉，谁请你出来了，人家孩子可是给你磕头了，你好意思不管。”

千痴上人仍然是跳着脚，嚷道：“我说不管就不……”

一声未了，嗖的一颗弹丸，正打在他肩胛之上，力道还真不小，打得他哽了一声。柳元善笑道：“上天有眼，我看你管不管！”

千痴上人哼了一声道：“好！我算又上了你一次当，小东西还不快起来，等我得空传给你就是了。”

柳春也是福至心灵，闻言咚的一声，又磕了个响头，方站起身来。

千痴上人又嚷道：“愚夫子，咱们配合着点，你也该露一露弹指神功了。”

他在话声中，已从手腕上退下来两个赤金手镯，有两根牛筋绳连着，丢上了半空，右手紧握绳中，一上一下地晃动起来。

初时还不觉什么，等十数次上下之后，竟然越动越快，且发出嗡嗡声响，劲风自生。

对方打来那些暗器，只一进入这劲风圈内，立即被反震回去。

同时那百愚上人，也佝偻着半身，双掌平放在水面，十指乱弹，水花泼刺刺地溅起，化成一条条水箭，纷纷射向贼船。

这么一来，只打得排帮船上那些贼徒，惨叫连声。

柳元善趁这当儿，双桨一贯劲，破浪疾驶而行。

排帮中人哪里肯舍，仍然尾随后追。

无奈此际风高浪急，江水汹涌，铁壳船走得又快，尽管他们苦追不舍，

喊杀声喧，却奈何不了旁人。

这时，那铁壳船夹浪而行，宛如一条鱼王，后面跟着无数小鱼群，贴波而游。

天空一轮皎洁的明月，业已斜西，清光依旧映人，云白星稀，水天一色，不时扑面吹过来阵阵江风，清撤心脾。

无奈这种胜景，江上人却无暇赏玩。

东方曙光已露，远远已望见了江陵县城，上下客货，都在此停泊，时当太平盛世，民殷物阜，两岸帆墙，如林如织，十分热闹。

云霄等人，方出虎穴；哪有闲情赏玩，只是添了些食物，起锚再走。

从这里向下走，倒是个大地方，旧名浔阳，今称江州，当年宋江曾在这里题过反诗，黑旋风李逵也在此处斗过浪里白条张顺，就以上二十年来说，七侠闹江州，力战天蝎八尊者。

往年的七侠，今天却来了三位，狂、痴、愚，他们是旧地重游，都不禁兴起无限感慨。

浔阳楼风光仍旧，店主人为了招徕顾客，将当年宋江所写来的那首：“西江月”词，裱装起来，悬挂在敞庭当中。

狂斐柳元善为了凭吊往事，当然要登楼痛饮。

其实凡是来到江州的人，有谁不到浔阳楼光顾一番？不登浔阳楼，就等于没到过江州。

浔阳楼除了烹调精美外，较驰名的还是鲫鱼，更重要的是这儿有着侑酒的歌妓，一个个都生得艳美。

因此，这家浔阳楼的生意，百年来一直未衰，一到傍晚时分，总是坐无虚席。

云霄等一行，老少爷儿们七人，将船一靠岸，就奔来这浔阳楼。

今天许是天色还早，楼上空座正多，他们就选了个靠窗临江的座头，坐了下来，点了酒菜，推杯畅饮起来。

云霄方举杯邀饮之际，忽然一眼看到那首：“西江月”，低声念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他将诗吟完，蓦地一掌拍在桌上，“砰”的一声响，震得碟飞汤溅。

恰好痴老头正然就匙饮汤，一下子溅了满鼻子汤水，烫得他哎哟了一声，朝着云霄一翻眼道：“小子，你这算是干什么？”

云霄闻言，才知自己失了态，忙赔笑道：“老前辈，你别生气，我因为心中有气……”

千痴上人长眉掀了两下，道：“胡说，你不让我生气，为什么你生气，非得还我一个明白不行！”

云霄道：“你看那首词，填得太岂有此理！”

柳元善道：“哈！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懂文墨，我得听人给评评理，怎么样的岂有此理？”

云霄道：“他那‘自幼曾攻经史’，当然是个读书人才，读书在明理，明理为作人，作人何用权谋，足见是个图谋不轨之辈。”

柳元善笑道：“也还评得有理，要不然他宋江何以能称雄梁山水泊，至今我们江湖中人，也还对他十分佩服哩！”

云霄道：“这种假仁假义之人，怎能令人佩服。”

百愚上人道：“好小子，你莫非打算要转移江湖风尚不成？”

云霄道：“江湖上讲究‘道义’二字，也就是说处之以诚，交之以义，诚或义，都是发自内心的良知，怎么用得上权谋，宋江的‘长成亦成权谋’，无异供认出他的处世待人，完全是用权谋，哪有什么道义在？”

百愚上人闻言，不禁频频点首。

云霄又道：“‘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这两句越发显出来他的居心叵测了，竟然是早有准备，结党营私，和目前的天蝎教，有何分别？”

柳元善道：“评得也对，那么下半阙呢？”

云霄道：“他刺文双颊发配江州，有什么不幸？实在是朝廷宽待了他，他知恩自悔，重新作人，有什么冤仇？就是有冤仇，也应该血染他那郢城，却犯不着血染人家这浔阳江口呀？请问，浔阳江人，有谁和他结有仇了呢？”

柳元善突然一拍双掌，道：“对，云霄，凭你这一说，江湖风尚实在是该有一转移，想不到我们敬若神明的呼保义，是这么一个魔王。”

“是什么人打算转江湖风尚，好大的口气！”倏地从楼下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跟着一阵楼梯声响，上来了一侠赤面黑须的道者，竹笋冠，金耳环，道袍敞开，前襟束起，白袜护膝，足踏云鞋，一部浓髯洒胸，身背宝剑，飘下尺多长的金黄丝穗。

柳元善一见，由不得心头一凛，忖道：“这魔王还在人世呀？”

他一念未了，那道人已然洪声道：“哦！这才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千痴上人早已打上了招呼道：“虬龙兄弟！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虬龙道人似乎托大得很，闻言哼了一声，抬手一指云霄道：“这小子是什么人？”

柳元善冷冷道：“你管得着吗？”

虬龙道人闻言微微一怔，倏一笑道：“柳大哥你怎么对贫道这样不客气！”

柳元善道：“你何尝对我客气了？”

虬龙道人道：“我上楼来不是打过招呼了么？还要怎么客气？”

柳元善道：“痴老儿不是招呼过你了么？”

虬龙道人道：“我要问这口出狂言的小子是什么人？”

柳元善哼了一声道：“什么人你也惹不起，所以我劝你少问。”

双方这么一互相顶撞，眼看就要说僵了。

小柳春一拉他姐姐柳蝉的衣襟，低声道：“姐姐！怎么这牛鼻子是吃生米长大的呀？”舒元也有些气呼呼的，剑眉微竖，朗目圆睁，直盯着虬龙道人那张红脸。

云霄本待发作，被百愚上人暗里按住，也朝虬龙道人狠狠地瞪眼。

一桌子吃酒的有七个人，全都静静的，对于那位虬龙道人，有的扭头不理，有的微笑无言，有的却是怒目相视。

在这种情形下，虬龙道人好像是自寻台阶，怒目向云霄瞪了一眼道：“小子，你有种没有？”

云霄道：“你打算干什么？”

虬龙道人道：“我看你身带宝剑，必定会个剑法，可敢同我比一比吗？”

柳元善忽地站起身来，怒声喝道：“凌老二，你又打算闹事是不是。”

虬龙道人似乎对柳老头有些怯意，闻言往后退了两步道：“大哥！我……”

我可没有找你呀。”

柳元善道：“你打算找我也行呀！不妨到浔阳江中，咱们再会一会。”虬龙道人连忙摇手道：“免了！免了！上次那一场，差一点让我把江水喝干了。”柳元善道：“那次饶你不死，你可知是为的什么？”那虬龙道人闻言，态度马上顿了下来，笑道：“老哥哥！算了吧！我不就栽了那么一次跟头吗？”柳元善道：“那么这多年来，老毛病怎么还没有改！”虬龙道人嘿嘿一笑道：“我就是看不得带剑的，嘿嘿！”柳元善冷哼了一声道：“你要打算比剑也可以……”虬龙道人一听说可以比剑了，心中大喜，忙道：“有什么条件吗？”柳元善道：“条件你们自己谈，我不管，但此地不是比剑之处，你忘了二十年前那场祸事了么？”虬龙道人忙道：“我没有忘……你老哥说什么地方吧！”柳元善道：“今夜二更天后，鄱阳湖口那片沙洲上，让你们比一场看。”虬龙道人闻言，高兴得大嘴一咧，哈哈大笑道：“好！好！老哥哥，咱们就这样，凌询告退了。”他说着转头就向楼下跑去，看那样子似乎高兴得忘了所以。云霄一直望虬龙道人下了楼，诧异地道：“老爷子，这是什么人，看样儿你们好像有梁子，又好像是自家人？云霄糊涂了……”柳元善笑道：“提起此人，可大大有名，江湖上没人不知他无赖汉的。”云霄更是惊讶，愣愣地地道：“无赖汉？……他是个无赖汉？我没听说过江湖上有个无赖汉啊？”柳元善笑道：“这是数十年前的事，你怎么会知道。”柳蝉接口道：“看他那副狂傲自大的样儿，也真有点赖！”柳春是人小口快，不懂得忌讳，大眼眨了两下，问道：“我看痴爷爷他们，好像很怕他的呀！啊？”

千痴上人倏地一瞪眼，叱道：“放屁！谁怕他了？”

百愚上人笑道：“痴老儿，人有夫足马有漏蹄，何必硬朝脸上贴金呢？”

千痴上人一掀眉道：“愚夫子，你怎么可以这样不顾声誉，我们只是在武功上斗他不过，谁怕他了？”

柳元善拈须笑道：“斗武功打不过人家，尽管嘴上不怕，就是心中有点怯，可对？”

千痴上人点头道：“这样说还差不多……”

柳春噗哧一声，笑了起来道：“心里怯还不是和怕一样？”

他一语点破，众人立即大笑起来。

云霄等笑声稍敛道：“听老爷子这么说来，他的武功一定是很高了，怎么会很怕你呢？”

柳元善笑道：“论他的武功，在武林中确是屈指可数的人物，只是他那个性情，使人有点不敢亲近。”

云霄道：“我也觉得他有点横不讲理！”

百愚上人道：“他简直就是目无余子，傲气凌人。”

舒元接口道：“老爷子的武功，当然是要高他一筹了。”

柳元善没等舒元话落，突地仰面哈哈大笑起来道：“论真的，我得比他差上两筹才对哩。”

原来这虬龙道人本名叫凌询，乃是癡仙凌浑之胞弟，只一味的醉心武功，从不问什么人情世故，且又生性好强，听不得世上有武功超过他的人，所以不到几年的工夫，就创出个摩云金刚的名号来。

如此一来，他就认为天下无敌手了，大发狂言，天下他只服得一个人，那就是癡仙凌浑，并不是那凌浑武功比他高，因为是他哥哥的缘故。

二十年前一个中秋之夜，七侠聚会浔阳楼，到的是癫仙凌浑、丐仙莫邪、狂叟柳元善、痴老儿金不问、百愚上人古百愚、老侠云谊、绿萼庄主梅隐君。

狂叟柳元善说到此处，禁不住一声浩叹……

百愚居士接着往下说道：“我们七个人商定聚会的时间是三年一会，见面时除互研武功外，最重要的是融洽情感。”

千痴上人道：“但是那一年却出了事，天蝎教护教十二尊者找上了我们……”

柳春是小孩儿性，得失之心很大，忙问道：“你们是打败了还是打赢了？”

“当然是打赢了！”

痴老儿一提起沾光的事，由不得眉飞色舞，哈哈笑道：“我和愚夫子双战武当高点癫，云老大力战少林寺的觉非和尚，梅隐君剑挡圣手摩什雷天化，柳老狂更厉害，他指名约战闹海金蟾陶钧、鄱江长蛟姜世霸，老叫化青竹杖找上了鬼王马震天，癫老头一双手敌住了阴阳判和五行剑，这一场打得真热闹。”

百愚居士接口道：“这一战也震惊了武林。”

柳元善笑道：“我那一双铁桨，在浔阳江口大展威风，使得湖海双霸血溅浔阳江真过瘾……唉……”

他方说到高兴处，忽然一声长叹道：“从那件事以后，双铁桨已二十年没用了，今日又把它请了出来，是凶是吉还真难料呢！”

舒元插口道：“当然是吉啦，在江上一出手，不是就见了彩头啦？”

柳元善微微一笑道：“但愿那样才好！”

云霄道：“那你们又怎样和虬龙道人碰上了呢？”

柳元善道：“大胜之后，必有一番庆祝，就在这浔阳楼上，筵开十席，远近来了百十位武林朋友，推杯换盏，正当酒酣耳热之际，来了摩云金刚凌询。”

柳春忽然插口道：“他不是虬龙道人哪？”

柳元善道：“他那时还没皈依三清，当然不是虬龙道人了，他一上楼来，我们看在凌疯子的面上，忙着向他招呼，哪知和方才一个样，大模大样地一概不理，且还指名索战。”

柳蝉道：“他找上了谁呢？”

柳元善微微一笑道：“他也不知被什么人拨弄，竟找上了我，说要我一比水上功夫。”

舒元道：“你们就那样真的比了么？”

柳元善道：“我要是满口答应，岂不显得我毫无修养么？再说当着凌疯子的面，也不能那样，所以就谦逊说自己水上功夫并不好，哪能和他比呢？”

百愚上人接着道：“可是那凌询还是不依，非得叫狂老头当众宣布，有他在一天，不准妄谈水上功夫。”

云霄道：“难道我师父在座，他不管吗？”

百愚上人道：“他怎么没有管？劝说之下，凌老二不但不听、还几乎和他哥哥动起手来，从那时起这二十多年了，就没听说癫老头提过他这位宝贝弟弟。”

柳元善轻叹了一口气道：“这件事立即轰动了江湖，那天我被逼无法，只好接战了。”

痴老头哈哈笑道：“这件事立即轰动了江湖，那天到场观战的人多极了，

就见他们两人在急流惊浪间，追逐扑击，果然两人的功夫都是十分了得，两岸喝彩声雷动，哈！真够劲。”

柳元善道：“我们在水中周旋了有半个多时辰，未分胜负，以我的意思就此罢手啦，哪知，凌询却非要见个输赢不可。”

痴老头笑道：“柳老狂一生气，就使用了看家绝技，不到三五个照面，凌老二就喝上了水啦！老狂也真够损的，还一个劲抓住人家的头发给帮忙灌水，一直等到凌老二喝得涨饱了，才把他拖上岸来。”

柳元善笑道：“他自从吃过了那一次大亏之后，才算对我有了怯意。”

舒元笑道：“这么说来，在武林中他已服了第二个人了。”

柳元善道：“我的意思还打算让他服了云霄，能收服了他去对付天蝎教那伙妖魔鬼怪，也就省事多了。”

云霄道：“我担心自己不行！”

柳元善道：“不行你也得想办法，斗力、斗智，我猜你小子不会输了他。”

他们这餐酒，一直吃到起更，浔阳楼灯火已上，夜市正盛之际，他们会钞下楼，直奔鄱阳湖口而去。

第二十八回

鄱阳湖口，牯岭山下，有一片被江水冲击而成的沙渚，沿着江畔湖边，生满了芦苇，靠近牯岭的一面，却是一片深密的树林。

远远现出万家灯火，点缀山光，掩映水面。

天际升起一轮明月，浸在江心，天上水底，两面镜子对照。

江上清风徐来，使人心情舒畅已极。

月影下，沙渚间，有一人在徘徊，一直打着圈子走，似乎有些烦躁不安。

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柳荫深处，转出了六七个人。

那人突地停下脚步，凝视了一阵，只哈哈笑道：“我以为你们不敢来了呢！”

一个苍老的声音，哈哈笑道：“凌老二，你今天算是找对了人，换一位可能慑于你那威名，真的不敢来，可是人家不怕你。”

那人正是虬龙道人凌询，闻言哼了一声道：“我今天就让他怕。……”

他话音未落，云霄一跨步闪了出来，朗声道：“请不要说得口满，到时只怕难以收得回去。”

虬龙道人笑道：“小子，你可知我打遍天下无敌手么？”

云霄道：“那是人家谦逊的美德，不愿和你一样见识，你就自以为了不起啦！也不觉得寒碜、难怪人家都叫你无赖汉了，可耻！”

虬龙道人被骂了一顿，气得他浑身乱抖，吼叫道：“反了，反了，一个后生小子，竟敢责骂起我来了。”

云霄道：“你如果作得对，谁敢骂你，像你胡作非为，谁不敢骂，人人都可以骂得！”

虬龙道人道：“难道你小子就不怕死？”

云霄道：“我自从背着黄包袱下山，凭一口剑走南闯北，使得天蝎教丧胆，可从来就不知道这个‘怕’字，但我也绝不夸张自己的能耐，以傲气凌人。”

虬龙道人闻言更是暴跳如雷，吼叫着道：“好小子，胆敢在我面前逞口舌之能……”

云霄哈哈笑道：“岂但凭口舌你不能，就是动起剑来，你也不行。”

虬龙道人突地狂笑道：“好小子，由你说的嘴响，咱们不妨就动手试试。”

话声中，就见他手掌向空中一扬，一道金蛇冲霄而起，在半空中打了一匝，又复回到他的手里，已变成一口精光耀眼的宝剑。

就这一手亮剑工夫，立把在场的老少众侠看得呆了一呆。

柳元善低叫了一声：“好剑！”

柳蝉道：“爷爷，他这是什么剑呀？看样一定是很锋利。”

柳元善道：“此剑乃是桥陵震山之宝，名叫虬龙剑。”

云霄见状，也不禁心头一凛，也嗖地抽出了太阿神剑来，在月光照射下，闪闪透出淡黄的金光。

狂叟柳元善倏地一纵上前，道：“你们比剑，也总得有个输赢的东道才行，不然又比个什么劲。”

云霄笑道：“对了，咱们是得事先有个约法才行。”

虬龙道人道：“什么约法？”

云霄笑道：“你自诩能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你是认定我一定打你不过

了？”

虬龙道人傲然一笑道：“让你再练二十年，也一样不是我的敌手。”

云霄笑道：“如果我万一能胜你一招呢？”

虬龙道人见这位年轻人，神功内蕴，实在是有不凡的功力，不禁呆了一呆。

但他狂傲成性，哪甘自认服输，冷哼了一声道：“我如果败在你手下一招，立即剃度为僧。”

云霄突地朗声大笑道：“那不是太费事了，你第一次败在柳老前辈手下，皈依三清当了道士，这次再败当和尚，第三次如果再不赢，那你就应该还俗了，哪有这样轻易的事，你就不肯多下点赌注么？”

虬龙道人道：“你要贫道怎样？”

云霄笑道：“以我之意，你如打不赢我，应该拜我为师，从今以后，听命于我……”

他话音未落，虬龙道人已跳了起来，道：“不行，不行，贫道这把年纪，怎能拜你为师？”

旁边观战的舒元和柳蝉姐弟，见状不禁掩口而笑。

云霄道：“那你是自认赢不得我了！咱们如果就此罢手也好，不过传扬出去，你还是输了。”

虬龙道人急得直抓头，闻言就厉吼一声道：“这样怎能算得输赢，我不服气！”

云霄又进逼了一句，道：“那你为何不赌？”

虬龙道人被云霄连番相激之下，终于忍耐不住，猛地一顿脚说道：“好！贫道不信会打不过你！我赌了！”

云霄笑道：“你可别意气用事，须知大丈夫一诺千金，不能反悔的呀！？”

虬龙道人已急得耐不住了，忙道：“贫道从来都言出如山，说了就算数，快动手吧！”

云霄应了一声：“好！”

但见两道剑光迎着一冲，“锵！”的一声龙吟，火星冒起老高。

这第一招，两人都是同样心思，要一试对方实力，所以一触之下，立即卸开。

云霄斜跃一步，大阿剑匝地疾进，招演“飞瀑倒悬”，如封似闭，从下撒出。

恰好虬龙道人的一招“五丁开山”，虬龙剑挟风疾到，两剑“锵”的一声，又砸上了一下。

云霄跟着猿臂轻扬，搭着一剪，打算剪飞对方手中长剑。

哪知，一剪之下，对方剑竟然柔不受力，发光仍是一柄柔剑，心中一惊，迅疾变招，用了一式“仙人指路”，剑尖又直取对方咽喉。

虬龙道人观准收剑来势，左手倏地推出一掌，一股潜力随掌发出，立把云霄太阿剑斜里荡开。

云霄突地一愣，心中方暗叫了一声：“好厉害的掌法！”

就因他这么微一愣的瞬间，门户就露出空隙。

虬龙道人半生以来，身经百余战，眼神何等犀利，虬龙嘶的一声，疾如电掣，直刺向云霄脐下关元穴。

云霄一着失机，立陷危境，用剑去补已然无及，慌迫之下急切间长身上

纵，堪堪躲过，虬龙剑已擦着他的胯下刺过。

好个云霄把握战机，借着身开下落之势，迅疾沉剑下撩，跟着就身形落地。

“锵！”的又是一声响，他倏觉肘腕微麻，赶忙挫腰退步。

虬龙道人接过十几招后，已看出云霄剑法玄奥，内力精纯，实在是一个劲敌，心付：“看此子功力，如单凭剑来剑去，怕不易将他挫倒，如吃了暗亏，才不合算呢！”

心念至此，立即沉剑下压，绞住了云霄三剑，倏地身形一打旋，左掌猛地推出。

云霄不防，骤觉一股掌风袭来，马步一浮，全身立即颠开。

虬龙道人抢占先机，抡剑迎头剁下。

在这种情形下，云霄欲避无力，只有随后退之势，单足屈下，身形微仰，太阿神剑用了一招“横架金梁”，迎了上来。

“锵！”的一声，双剑又硬碰了一记，虬龙道人却是一怔，暗道：“这个子的剑，也是一柄神物呀，可别砸坏了自己的兵刃。”

就在他心念方转，云霄闪电般踢出来一腿。

他这一腿，乃是化育神功中的撒地十二腿，夹着劲风，踹向了虬龙道人的膝盖。

虬龙道人不由吃一惊，打算用擒拿手法去消解这一腿，已来不及，好在他恃着身形轻快，临危用险招。

只见他单足着地，身形打了个急旋，疾如电掣，背后那一幅未束起的道袍，随着身形疾转时一拂，就把云霄踢来的一脚，扫了开去。

他这一式，用的是流云袖功夫的变相招数，因为急猝间，内功无法贯注，云霄虽被扫着了一下，并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因为这么一来，他可不敢大意了，立即挺身站起，太阿剑迎风展开，光影翻腾，一抡猛攻上去。

虬龙道人刹时间被他迫得连退几步，运展起了虬龙剑，一伸一吐，拼命抵挡。

当下，各展奇能，双剑舞起，两团光影滚动，但听金刀划风生啸之声，不见人影起落。

这一场恶战，直看得狂叟柳元善等老少诸侠，眼花缭乱，暗暗喝彩不止。

须知云霄乃是癡仙凌浑的独传弟子，武功自属不错，可是和他动手的，乃是癡仙之弟，功力不相上下，论辈份，那虬龙道人是和云霄祖父老侠云谊同班辈的高手，在练功的造诣上，他比云霄终要逊上一筹。

固然，武功一道是得有良师传授，或者是分外奇缘，但内力却是以苦练的日子多少来分别的。

转眼间，两人斗了有百招之多。

虬龙道人一边动手，一边暗中打量，他已看出来云霄剑法虽然精奥，内力却不如自己。

心中一转念，立却抱剑推行护身，一阵旋风，纵出圈外。

云霄以为他打算要走，手中大阿剑一晃，一式“猿猴跳涧”追了上来，喝道：“胜负未分，怎么可以走得！”

虬龙道人身形飘窜得快，一纵之下，已出去了两丈有余，倏地转身过来，剑锋斜引，扎马作势，喝道：“谁走了，有种的就接下我这一剑！”

他们两人这又换了方式，和刚才那一阵急攻猛打，又自不同，方才那算是动手过招，今是接剑拼力。

所谓接剑，斗的是内力，由一方摆出个剑式来，让对手来攻，如果能够破了他的出手势，将剑挑落，就算是胜了一筹。

云霄闻言脚下一缓，凝目注视了一下对方的剑式，乃是普通的一式“大鹏展翼”，不过他的另一只手掌，却是平放在胸前，有些难测动机。

虬龙道人又叫了一声道：“小子，你可敢接我这一招剑式么？”

云霄冷哼了一声道：“我有什么不敢，接剑！”

喝声中，双足一顿，直奔向前，大阿剑一闪，一招“梦斩孽龙”，嗖地横劈过去。

在这时，虬龙道人早提足了真气，内力贯注在一剑一掌之上。

云霄哪知厉害，抡剑猛力砸下。

“锵！”然一声巨响，火星爆起老高，虬龙道人只觉身形一震，手上似乎轻了些。

当他低头一看的瞬间，可不由面发怒张。

原来他那柄虬龙剑虽然是神物利器，但却没有太阿神剑灵异，云霄又是个猛功，用出了全身力道搏此一击，猛砸之下，虬龙剑已被他齐腰斩断。

一般武林人物，往往都视自己的趁手兵刃，珍若性命，何况又是神物。这一来，虬龙道人兵刃被毁，哪能不怒气冲天，狂吼一声，猛地一掌推出。

云霄也早防着他这一掌，倏地一挫腰，也是一掌迎着推了出去。刹时间，两人双掌就胶着在一起了，变接剑成了接掌，双方谁也不开口，俱运足十成力，互相前推。这种较量内力的方法，完全凭的是真实功夫，绝无取巧之处。

初时，虬龙道人缓缓地向前跨了半步，云霄退了半步，渐渐的，云霄又逼了回来，跨前了半步，虬龙道人被迫也退了半步。

这么一来，虬龙道人的面上，极快地闪过一丝讶色。

云霄知道对方定是因为自己的功力竟达如此地步，而感到惊讶，于是借势，又向前移了半步。

虬龙道人一觉自己吃了亏，哪还敢分心，赶紧收摄心神，运力追了过去，逼得云霄身形左右摇晃了一下，然后便停住不动了。

过了一会，云霄又全力反攻。

这次该轮到虬龙道人身形颤动了，慢慢地也刹住了势。

二人就这样地攻守有七八次之多，大家又都站着不再移动了。旁边观战的几个人，一个个都看得心惊胆跳，尤其那柳蝉姑娘，更是紧张得微微喘气。两人斗了半个时辰，竟然是旗鼓相当，越发纠结难解。就这片刻之间，两人面色也越见沉凝郑重。先是云霄的身躯，向下沉了寸许，接着便是虬龙道人下沉。柳元善等人越看越心惊，他们全知道，这阵突如其来的劲风，乃因那恶斗中的两人，在较量内力之时，所激起的两股无形真力，在空中欲散未散之时，互相碰激，而形成一个个的空气涡流。时间越增，那些气流中的旋涡越多，便发出声音，而使人感到强风逼人。他们这样地以性命相搏，却是大出柳元善意料之外，眼看这是一个两败俱伤之局，不由得心中大急，连忙大喊道：“你们暂时住手如何，这样闹下去，对谁都不好，懂吗？”

两人谁也不说话，同时身躯在逐次下移，双脚已慢慢陷入土中。

柳元善又大喊道：“凌老二，你可不能下毒手，他是云老头的孙子，小心你哥哥也不会容你。”

虬龙道人闻言心中一动，身躯突地向后仰了一下，赶紧运力反攻，好不容易才又回复正常，不禁就狠狠地朝狂叟瞪了一眼。

柳元善急得直抓头，因为他已看出来，两人竟是功力悉敌，谁也不敢首先撤退。

就在他无计可施之际，小叫化舒元叫道：“我有办法了！”

柳元善忙问道：“小东西，你有什么办法？”

舒元道：“那还不容易，只须过去手起一剑，把那红脸道士戮死不就得啦？！”

柳元善哼了一声道：“混帐主意，你戮死了凌老二，看癫老头不剥了你的皮！”

舒元把头一摇，双手一摊，道：“那我就没法儿了！”

百愚上人寻思了一下，道：“老哥哥，你看用掌力从中把他们分开如何？”

柳元善沉吟道：“行是行，不过掌力不能过强，如果力道大了会伤了两人，但也不能小了，会受不住那潜力的反击。”

舒元插口道：“让我试试怎么样？”

柳元善道：“你这个小东西，我早知道你技痒了，试试可以，不过得小心那反击的潜力。”

舒元笑道：“我知道了，你老就请放心吧！”

他说着话人已纵向离着两人七八步处中间站好，拿桩扎马，双掌平推而出。

此际，强风刮得更厉害了，忽然被一股外来的劲气一冲，立即化成三道直流，朝两人双掌胶着之处，冲了过去。

正在全力对峙中的两人，受此直流一冲，重心顿失，立即被荡开了两丈多远，跌坐在地上。

那前冲的直流大气，虽然冲开了两人，但也被两人发出的真气阻了一下，一股潜力，反撞而回。

舒元一见一掌奏效，心中一高兴，可就忘了潜力的反击啦，刚刚一卸劲，方吐出了一口气，潜力已然袭到，他惊慌的“哎呀！”了一声，人已被劲风卷起，抛出去三丈开外，摔得他直咧嘴。

转眼间风消沙落，云霄笑道：“老道长，你可认输了么？”

虬龙道人虎吼一声，纵身而起，抡起手中断剑，又扑了上来，喝道：“那是因我兵刃不够好，谁打输了。”

喝声中，连发数剑，震出数股寒光，洒、刺、点、挑，一抡猛攻，宛如黑夜流萤般飞转，着着都找云霄致命之处。

云霄轻轻一笑，改变了打法，并不和对方硬拼，只借着身形飘窜，左躲右闪。

同时，他那手中太阿神剑，施展开来，封前挡后，舞起一团黄光罩体，令得虬龙道人无隙可寻，可是他打算取胜，却也不容易。

转瞬，双方又拼了二十来个照面。

云霄倏然心中一动，触起了灵机，想到了那化育十二解，暗骂一声道：“我怎么笨起来了，现放着武林绝学在身，怎么不施展呢？”

他念头一转，剑法立刻一变。

但见剑光闪动，如长虹飞转，一会儿作无数光圈，绕着虬龙道人面前滚动，越滚越多，一会又忽然去，成一蓬金光罩身。

任他虬龙道人武功怎样高法，一时间也闹得有些手足失措。

好在他的武功着实不错，勉强还能支持，也施展出平生绝技来对付，一边发剑，暗中把掌力打出。

哪知，云霄早就防着他这样的打法了，已留上了神，等他一掌推出之际，身形一闪，斜让过去，跟着底下猛地踢出一腿。

他这腿法，乃是武林最玄奥的撒地十二腿，去势有若旋风骤起，横扫而出，和方才那一腿又自不同。

眨眼间，腿风已扫到了虬龙道人的下盘，逼得他连忙撒掌回来化解。

可是，仍然慢了一点，手肘已被云靴尖点中，一阵痛麻。

右手剑立受影响，慢得一慢，倏见云霄身形纵起，又觉出头顶上一股冷风罩落，拂面生寒。

心中不禁大惊，急忙施展出六爻身法，身形一闪一晃，总算钻出了剑圈，急见云霄纵走，蓦地大喝一声，道：“胜败未分，往哪里走！”

喝声中，飞身就追，看样子，他是已打出火来了。

就在这时，忽见人影闪动，数股劲风匝地而起，阻住了他，并声喝道：“谁说胜负未分，已见了输赢啦，再要缠之不舍，就真成了无赖汉了。”

虬龙道人忙即停下脚步，扫目看去，见身前阻路的乃是狂叟柳元善，千痴上人金不问，百愚上人古百愚，另外还有一位少女和两个小童，一字儿挡在他的面前。

云霄却是神色自若，面带微笑，站在六人身后，按剑不动。

虬龙道人见此情形，心中暗暗纳罕，沉声道：“柳大哥，你可是成名的人物，怎么纠众来欺负我，须知我凌询却不怕你们人多，我非得宰了这小子，以消我断剑之恨。”

柳元善哈哈笑道：“老弟，在你们动手之前，可是有言在先，只分输赢，不拼生死的呀！”

虬龙道人冷哼道：“胜负已分，那就叫那小子过来，磕头拜师吧？我不会亏待他的。”

百愚上人微微一笑，道：“老二，请问谁人赢了？”

虬龙道人怒道：“你没长眼睛，方才是哪个败走的！”

舒元突然哈哈大笑道：“那么大的一个人，怎么这样的无赖，输了不认帐。”

虬龙道人越发怒急，喝道：“小子，你说清楚点，是谁输了？”

舒元大眼一翻道，“你不是也带着眼睛的吗？不会自己看看，须知人家是手下留情的啊！”

他这一句话，气得虬龙道人更是愤怒难禁，胡子似要竖起，忽觉有异，怎么颌下有些轻……

探手一摸，陡地应手洒落、原来胡须被人齐颌削断。

这一惊非同小可，方才由于怒火遮目，竟然没有觉得，再抚一下耳朵，悬着的一对大金圈子也不见了，道髻散落脑后，连那顶竹笋冠也不见了。他怔怔地痴立，呆呆地发愣，脸色由红变青，由青变紫，又羞又恼，恨不得地上裂条缝，他可以钻进去。

柳元善见状，知道这位凌老二是性如烈火，心比天高，就许因此一败，而含愤自戕，忙向云霄一使眼色。

云霄向前急跨两步，双腿一曲，跪在地上，道：“师叔，云儿向你请罪

了。”

虬龙道人此际的心情，真的被柳元善猜对了，他已起了自绝之心，手方抬起，方待自击脑门……

忽听身前人语，那将欲抬起的一只手，不由慢了一下，低头看去，见是自己的对头云霄，竟然跪在自己身前。

他就更感到惊异了，忙向后退一步，呐呐地道：“你……你这是干什么？打败的是我呀？依照约法，我得向你磕头才对，怎么你……”柳元善笑道：“老二，你可知他是谁吗？”虬龙道人道：“你不是说过，他是老云谊的孙子吗？”柳元善道：“不错，他是云门后人，你可知他是谁的徒弟吗？”虬龙道人摇摇头道：“这我不知道。”柳元善道：“他是癡老儿的徒弟……”虬龙道人猛地一抬头，双眼瞪着柳元善，惊异地道：“怎么？他……他是我大哥的弟子？”癡老头笑道：“一点不错，如此看来，你这一生，武功再也不能追上那癡老头的，你信不信？”虬龙道人默默地点头，道：“我怎比得上家兄那天聪睿智。”柳元善笑道：“那么说你是服了？”虬龙道人苦笑了一下道：“凌洵今日输得口服心服。”柳元善道：“既然输了，那就好办……”虬龙道人道：“是否要我依约拜师？”柳元善道：“那倒不必，不过你这身异服必须脱掉，自己又不是三清弟子，何必冒充牛鼻子呢？”虬龙道人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身上道袍，吞吞吐吐地道：“这个……这个……”柳元善道：“这个什么？你不是为了要战胜令兄才改装的么？可是你连他的徒弟都打不过，今生你是难以胜过他的了，不过，我却给你想出了个露脸的法儿……”虬龙道人慌不迭道：“我现在也不想露什么脸，只要家兄能看得起我就行。”柳元善道：“我这方法，也正是使癡老头看得起你的良策。”虬龙道人道：“有什么良策，请快说出来！”

柳元善道：“你可答应我还你本来面目吗？”

虬龙道人哈哈大笑道：“冠已落，剑已断，我还好意思披此道袍向人招摇，虬龙道人就是凌洵，本来是我，何由还得？”

柳元善道：“桃花坞还有人等你，但愿你别让我那弟妹寒心。

凌洵闻言一怔，突地也跪在地上、朝着柳元善道：“老哥哥，人说你狂，我看你真，凌洵知罪了，这就回转桃花坞，从此绝迹江湖。”

柳元善道：“无奈你还有责任未了，眼前还不由能你清净。”

凌洵霍地站起身来，问道：“但不知有什么事情能用得着我？”

柳元善道：“去救你兄癡老头！”

这么一句话，立刻把凌洵给闹糊涂了，他真揣不透，放目武林，还有能困得住癡仙凌浑的？却须要自己去打救？实在难以令人相信……

柳元善也看出来凌洵神色，是有些不相信，忙道：“你莫非不相信……”

凌洵道：“实在令人费思，我不信武林中，会有人敢惹他老人家。”

柳元善道：“那也算不了什么，连老要饭的也陪着被困。”

凌洵更是诧异，忙道：“什么人有这么高的能耐，竟能困得住天山二仙，我凌洵倒有心会一会如此高人。”

柳元善道：“我们这次来到江州，为的就是找你，同去对付那混世奸贼。”

凌洵闻言，豪气又生，问道：“请问他是谁？”

柳元善道：“死灰复燃的天蝎教……”

凌洵恨声道：“可是仇湄娘那骚狐狸？”

柳元善道：“她现在是惑世的花蕊夫人！”

凌洵道：“一个两截穿衣的臭娘们，也用得着这样兴师动众，看我凌某人独入妖窟抓她来就是！”

柳元善哈哈笑道：“老兄，暴虎凭河，死而无悔，勇则勇矣，但却难成大事。”

凌洵是江山可移，本性难改，转眼间又犯了狂傲的毛病，哈哈笑道：“我纵不信她仇湄娘有翻天的能耐。”

柳元善道：“但她却真有搅海的本事，数大武林宗派，十之九都已归了天蝎教，挑了云门谷，血洗了中天池，如今又占据了绿萼庄。”

凌洵听了，惊讶得不禁瞪大了眼，怔怔地道：“哦，骚狐狸有这么大的手段呀？”

柳元善道：“所以我们应该主谋而后动，你目前可先同云霄

他提到云霄，不由得转头看去，见他仍然跪在当地呢！立即向凌洵笑道：“老二，你怎么不让他起来呀？”

凌洵脸上一热，笑道：“他小子打败了我，提脸露足，多跪一会儿无妨。”

云霄霍地站起来，笑道：“这么说来，我可不能跪了，如果打赢了罚跪，试问谁还敢打赢呢？”

一语引起众人一阵大笑，惊得江边沙鸥，扑扑惊飞。

柳元善扭头看了看天色，见月色已西沉，离天亮不到一个时辰了，忙向凌洵道：“老二，你目前先同云霄回转桃花坞，设法请出黄山七怪，然后可到梅岭望梅谷，先夺回绿萼庄，杀一杀骚狐狸的锐气，咱们再商量去救癫老头。”

凌洵当然是满口答应，立即向众人告别，同着云霄步向江口，跳上小船，鼓棹而下。

晨光熹微中，狂叟柳元善等人，默默地站在江边，望着那逐流而下的小船，心中一阵怅然……

摩云金刚凌洵同着云霄放棹中流，不到半天的工夫，船已到了华阳口，弃船登陆，竟然直向山深处走去。

云霄觉着有些奇怪，忙问道：“师叔，咱们这是去哪里呀？”

凌洵笑道：“我既然决定除此新衣换旧裳，回转桃花坞，也总得有个交代。”

云霄诧异道：“向谁交代呀？莫非是三清祖师？”

凌洵笑道：“我并非玄门中人，三清祖师管不了我。我所交代的，是一些同伙弟兄。”

云霄闻言，心中更是惊讶，暗忖：“我师父这弟兄二位，可都是怪人，一个是伤心人别具怀抱，癫狂成性，哭笑无常，这一位却行动怪异，俗儒粹道任我为，时而出世，时而还俗，更怪的是他还有同伙之人，敢算是聚伙成盗，作那没本钱营生……”

他心中这么想着，可不便明问，默默地跟着走。

摩云金刚凌洵，却是个爽朗的人物，他现在因为存在心中多年的死结，一旦结开了，感觉轻松了不少，同时眼见自己这位师侄，竟有这么高的武功，乐得他一路上，直打哈哈笑个不停。

云霄却因这位师叔行动怪异，揣不透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是唯唯诺诺，随话应声。

不知不觉间，已然金乌西坠，黄昏来临了，他们已到了一座山谷。

凌洵笑笑道：“这地方名叫摔琴谷，据说从前俞伯牙因为钟子期早死，世上再无知音之人，在这里把琴摔碎，从此再不抚琴了，有没有这宗事，我不知道，总之这地方叫摔琴谷。”

云霄道：“那么这座山一定是马鞍山了？”

“是的！这一带就叫马鞍山……哽？”

凌洵方说得一句，忽然哼了一声，转身以惊讶的眼光，凝视了云霄一阵，诧异道：“你……你来过这里呀？”

云霄见他这么样神色，一时也摸不着头脑，怔怔地道：“没有哇！”

凌洵道：“那你怎么知道这是马鞍山？”

云霄不由失笑道：“书上曾有这么一段故事，名叫高山流水，就是说的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所以我才知道。”

凌洵闻言，神色忽然变得一片暗淡，长叹了一口气，道：“可惜我没读过书，不知道那么多，所以连武功也难练到上乘境界。”

云霄道：“师叔的武功已然不错，数天下武林人物，有几个能是你老的对手？”

凌洵道：“别说了，那全是人家看在你师父的面上，让着我的，其实我还能不知道……”

说到这里，他忽然压低了声音，道：“你可知道我们为什么改扮道装，离家住在这里么？”

云霄道：“听狂老头说，你是和我师父斗气，立誓要胜过我师父，难道不是吗？”

凌洵道：“不是的，不是的，这件事我连你的师父都瞒过了，他们哪会知道，不过，他们这样的胡猜测，却对我有很大的方便。”

云霄道：“那是为了什么？”

凌洵突然神色变得严肃起来，冷冷地道：“小子，我这点秘密二十年来从未向人说过，今天我给你说了，要是给我说了出去，咱们可没有个完！”

云霄道：“我看你还是不说的为好。”

凌洵道：“那不行，因为我没读过书，穷二十年的岁月，也没有练出个名堂来，我既然答应狂老头回桃花坞，就此前功尽弃，太可惜了，如被旁人得去，那还得了。”

云霄见他说得郑重，心中一动，忙道：“莫非师叔得到了件武功秘笈……”

凌洵神色一怔，突地伸掌，一下拍在云霄的身上，哈哈笑道：“好小子，就你这一猜，聪明就高过我十倍。”

出掌也许重了些，拍得云霄一皱眉，忙道：“那是一种什么功夫呢？”

凌洵闻言，立时就迟疑起来，道：“这……这……”

云霄笑道：“师叔，你放心吧，我云霄心口如一，绝不泄露你的秘密，如违此言，天不佑我。”

凌洵一听云霄发了誓，刹时间，感动得热泪涌眶，一把抓住了云霄的手，道：“好……好孩子，凭你这句话，师叔终生不忘。”

云霄笑道：“师叔用不着这样，须知为人守秘，乃是我们武林中人的美德，云霄不才，还不会那样的无信无义。”

“好！”凌洵豪放地喊了一声，蓦地又是一掌拍下。

云霄闪身让开，笑道：“师叔手下很重，云儿受不了那一下。”

凌洵笑道：“你小子倒溜得快，来，我给你说……”

他一言未了，倏见从一座寺院中，飞纵出来十数条人影，从两面包围，扑了过来。

云霄见状，倏地翻手亮剑。

凌洵笑道：“小子，别动家伙，这些全是我的同伙弟兄。”

云霄一听，太阿剑立又还鞘，就听远远有人喊道：“是观主大哥吗？”

凌洵洪声应道：“费兄弟吗？不错，是大哥回来了，快告诉弟兄们，咱们今天在三清殿上喝个通宵，不醉不休！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大英雄。”

远远那人应了一声，跟着两边的人，也拥了过来，这个喊一声“大哥”，那个叫一声“观主”，神态之间十分亲热。足见这位摩云金刚甚得人缘。

凌洵不停口地哈哈大笑，在众人簇拥下，进了那座寺院。

云霄边走边打量，见这是一座道观，虽然有些破败，但却打扫得十分干净，大门上悬着一块匾，上写“琴声观”三个大字。

他不由心中暗笑，忖道：“世上尽多趋炎附势之人，连山川地名也难脱俗，数千年前，俞伯牙在这里摔了琴，连谷名寺观，也都以琴而名了。”

他思索间，人就跟着进了三清殿，在殿上站立着有二三十位雄赳赳、气昂昂的健壮汉子，一个个都以惊异的眼光，盯在云霄身上。

凌洵哈哈笑道：“各位弟兄，来……你们见见这一位英雄，他叫云霄，告诉你们，他的能为可高得很，只怕当今之世，没有几人能敌得过他的。”

“哦？”人群中响起一阵惊讶的声音。

凌洵又道：“再告诉你们，他乃是云门世家老侠云谊的孙子，哈哈！是我哥哥的徒弟我的师侄。”

他声方住口，立有十几个豪士，涌上前来和云霄周旋着，彼此间一阵互相请教，凌洵更是笑不绝声地从中介绍，一一都道过了姓名。

此际酒菜已经摆上，筵开四席，各人分别就座。

到这时，云霄知道凌洵口中所说的同伙弟兄，并不是聚伙为寇的一伙人，乃是受不了天蝎教的苛扰，来此避世的一班武林人物，其中还有几位，竟然是排帮中的舵主，因不愿归附天蝎教而进了这琴声观的。

不过当中有三位颇有来头的人物，人称伏牛三兽，因和九大门派结下了深怨，而在这里避风头。

其实他们也并不是坏人，因性情孤僻，目空一切，为了一时意气之争，动手杀了少林武当几个门人，而引起一场大风波。

这件事，当年曾轰动了整个江湖，云霄也曾听人说过，想不到却隐在此处。

他心念动处，就留神打量三人。

见那金毛神猿卢俊雄，鬓发已然苍白，天生成的一双火眼睛，年在六旬开外，说得一口湖北土音，言谈十分粗豪。

另一位叫翻天豹子武世长，他生得豹头环眼，虎口狮鼻，年在五十上下，神态威猛已极，真像一头择人而噬的豹子。

第三位叫独角玉虎魏真，年在四五十岁之间，生得是一表人才，眉清目秀，长须洒胸，根根飘然脱俗，就是头上长了个肉瘤，看去有些不雅。

云霄看在眼里，心中也就多留了神，因为这三个人，是出了名的目空四海，孤僻不群，世上就没有他们所服的人，不过若是让他们真的服了，他们会毫不珍惜自己的性命，而忠心不贰。

酒过三巡，凌洵的豪兴越发大发，耳中只听他哈哈大笑之声，喝起酒来，更是如巨鲸饮水，他还有意无意地，把云霄再次地向伏牛三兽，郑重介绍。

跟着他又道：“各位弟兄，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哥哥我今天栽了跟头，削发、割须、断剑，你们可知那打败我的是谁吗？”

翻天豹武世长洪声道：“大哥，你在说笑话了，我不信武林中会有能强过你的。”

摩云金刚凌洵已有了点醉意，闻言道：“你不信行吗，看，哥哥的胡子不已断了么？那人就是我这师侄。”

说着，倏地从袖底扔出断剑来，又道：“有凭有证，哥哥不是打肿脸充胖子那样的人，胜败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得输得值得，我今天是栽筋斗了，可是我心里很痛快，因为输得不冤。”

他一口气地数说着，使得大殿上数十双眼睛，都集中到云霄的身上。

云霄虽然也是个豪放不羁的人物，但被那么多人就么直起眼看着，他可觉着有些不好意思，俊脸上也就微现红晕。

在这时，那伏牛三兽的心中，却是大不受用，尤其那独角玉虎魏真，在三兽中他年岁最轻，性情也最暴，突地站起身来，朝着云霄一拱手道：“我魏真今天放肆地说几句话，不知这位云世兄愿不愿听？”

云霄也忙一拱手，笑道：“蒙各位武林前辈看得起我云霄，请教还怕不肯，哪有不愿听之理。”

魏真道：“听我们大哥把世兄一阵恭维，说得有声有色，简直是天上少有地下绝无，我们曾听人说过云门世家的武功，也相信世兄的身手不凡，不过，如非亲眼所见，终是心中不服，世兄可否露上一手，使我们见识一下。”

他这话一出口，那金毛神猿卢俊雄，同声响应，嚷道：“对，露上一手绝技，也好让我们开开眼界。”

凌洵一听，知道自己说话溜了嘴，激起了三兽那目空四海的傲性，可是，在这样情形下，他是无法能拦得住的，就只好默声不语，凝目看着云霄。

此际，云霄也感到十分为难，正也转目看着凌洵。

独角玉虎魏真却是得势不让人，他已离座站起，道：“兄弟几年来也练了几乎粗拳笨腿，打算就在这三清殿上，领教世兄几招绝学，不知可肯赐教！”

这一来逼得更紧了，越发的剑拔弩张，而云霄也更为难，不动手是不行，动手又恐找出麻烦。

大殿上二三十位武林豪雄，眼见独角玉虎魏真这么明摆着叫阵之势，都以为云霄在这局面下，没法不出手了。

再看那云霄时，却见他的神态忽然变了，笑嘻嘻神态自若，离座站起身来，笑道：“双方动过招，难免不有砸着碰着，那样反而不好，这样吧，我先露一手轻功，如有人能够比得过我的，咱们再在手脚上切磋研讨，怎么样？”

魏真道：“但不知你怎么施展法？”

云霄指了指殿门和后门的角门，道：“我从正门出去，由后门进来，在座各位都不是普通武师，我想会明白其中奥妙……”

魏真狂笑了一声道：“我想你不会被吓跑了吧！”

这句话说得有些过火，云霄不由剑眉一竖，冷冷地道：“你不会跟出来瞧着！”

魏真道：“我正有此意！”随着话声，迅速抢向院中。

云霄冷哼了声，举步向殿外走去。

第二十九回

回云霄几经伏牛三兽指名叫阵，一时间，他可就作了难，眼看不动手是不行，动手就许会惹出麻烦来。心念转处，倏地有了主意，站起身来，微笑道：“动手过招，难免没有失手之处，撞着点砸点，都不好意思，不如由我表演一手轻功，在各位前辈面前献丑如何？”金毛神猿卢俊雄道：“不知是个怎么个显露法？”云霄抬手指了指殿门和后面的角门，道：“我从正门出去，由后门进来，我想各位都是武林前辈，自然明白其中奥妙……”独角玉虎魏真笑道：“你若是被吓得怕了，一去不回头，让我们在这殿中苦等，岂不大煞风景！”他这句话说得可有些过火，使得这一代少侠不由得一竖剑眉，冷哼了一声道：“你不会跟出来瞧着我！”这一声也有些冷峻，魏真哪能受此顶撞，冷冷一笑道：“在下正有此意……”

话声中，倏地一顿脚，人就抢出殿外中站着。

云霄徐徐离座，缓步走出殿门。

就在他刚刚一脚跨出的瞬间，蓦地腾身飞起，飞得又高又远，径自凌空越过那宽大高耸的殿脊，到了后面，脚尖一点殿瓦，人就沿着檐边，疾坠而下。

三清殿中，那些武林豪侠，眼见云霄转身之间，已然横越过大殿房顶，回到殿中，一个个都不禁暗暗震惊。

尤其站在院中的独角玉虎魏真，因为他是看得最真切的一个，眼见人家这份轻功，凭自己的能耐，实在无法能办得到，不由得就愣在了当地。

摩云金刚凌洵一见自己这师侄的轻功身法，到了如此的境界，殿中的人，除了自己勉强可以一试之外，其余的人，可以说都无法办到。

他这时更笑得响亮了，端起面前的一大碗酒，把头一仰，咕嘟一声，全灌了下去，笑道：“哈哈，哈哈……痛快痛快！小子你这一手功夫，算是给师叔脸上贴了金，值得喝酒三碗。”

凌洵这么兴高采烈的样儿，使那伏牛三兽的心中，更不是个味道。

翻天豹武世长起身离座，拱手道：“云世兄这手轻功，是真不含糊，我武世长先就心服，不过，我弟兄还想在剑法上讨教几招，不知可肯赐教？”

云霄尚未说话，凌洵已然大声嚷道：“好！我猜你们伏牛三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替霄儿答应你们……”

云霄心中却又作了难，暗忖：“这位师叔可真爱管闲事……”

他正在思索着，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动手的好，不动手的好？

凌洵又已大声嚷道：“霄儿，我给你讲，常在江湖上走，总也听人说过伏牛三义的名儿，他们在江湖道上，可是数得出的人物。”

云霄笑道：“我早闻三位前辈的大名，只恨无缘拜见。”

翻天豹子武世长哼了一声道：“今日相见也不算晚！”

云霄笑道：“看来不动手是不行了？”

武世长道：“我弟兄是诚心见识云世兄的武功！”

言语之间，双方已到了剑拔弩张之境，云霄知道尽是谦让，徒耗时间，于是豪情陡发，离座站起，笑道：“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我就空手接三位前辈几招吧，但望手留情。”

他这么一说，大殿上那班豪客，没一个不愕然吃惊的，谁都知道伏牛三兽的武功不弱，任这位年轻侠士的武功再高，空手也难对敌。

尤其那伏牛三兽，一向自负惯了的，乍听对方要空手接三剑，几疑是自己耳朵听错了，刹时间，瞪目互视。

独角玉虎魏真因方才轻功受挫，心中仍是不眼，同时他的性情，也较二兽暴躁得多。

他在一怔之后，嗖的抽剑出鞘，喝道一声：“不要轻狂，我先请教！”声到人到，手中长剑，已向云霄平刺了过去。

但看独角玉虎魏真这出手一剑，就知他功夫不错，真个的快如闪电。

这一招，名叫“巧女纫针”，乃是一着虚招，存心要探云霄的虚实，如果对方闪避或格架，他就势变招立下杀手。

可是，云霄的身子动也不动，他那精光四射的眼神，紧紧地注视着对方的剑锋。

这么一来，使得独角玉虎却没了主意，以静制动，先就占了先机。

暴躁的魏真虽明知先机已失，但他并不就此放松。

“呀——嘿！”地一上步，右臂下沉，猛地一顿剑诀，招式忽化“举火燎天”，疾若飘风，又演“长桥斩蛟”，倏见那如虹似的剑光，朝着云霄迎头劈下。

“呀——”人群中发出来一声惊叫。

他们都以为云霄难避这疾如闪电的一击。

但云霄是会者不难，就见他身形一晃，右脚一跨步，左手两指，“燕子剪尾”，猛地戳向魏真的双目。

魏真没料到敌人身手这么的神速绝伦，竟然是静如处子，动如狡兔，禁不住脱口喊了一声：“不好！”

就在他一声甫喊出口，倏觉手腕一紧，赶忙后腿一用劲，倒纵出去七八步。

这只是转眼间事，等到众人看清楚时，见那独角玉虎人已站在殿门口，瞪着眼发怔。两手已空，剑已到了云霄的手中。

“好身手——”蓦然响起一阵热烈的喝彩声。

这一声响如雷的众声，无疑喊倒了伏牛三兽的半生英名，翻天豹武世长哪忍得下，高喝一声：“武世长也请教一下世兄绝学

他也是声出人到，“击楫渡江”，唰地一剑刺出。

忽觉对方右手抬处，指风已罩住了自己握剑右手的臂肘三处脉穴，心头一凛，急忙变化剑势。

他一口气使出自己成名的十余招剑法，幻起荡地光华，然而每一招出手，都因对方手掌移处，指风罩住自己的脉穴，不得又赶紧换招式。

旁观的人，只看出武世长身法轻灵，剑式翔动，围绕着敌人进攻，不过一招也没有攻进去。

云霄仅仅是面对着翻天豹，缓缓转动，脚下寸步不移。

这种打法，连那摩云金刚凌洵，也愣然不明其故，其他的人当然是无法看得出了。

不过伏牛三兽的心中明白，知道是剑法受了制。

金毛神猿卢俊雄倏地抽出了长剑，口中喝道：“老二！愚兄助你一剑之力……”

语声未落，一剑已疾如电闪般刺了过去。

哪知刚用上半招，猛然大吃一惊，忙忙收剑，立又招变“鱼跃于池”，

剑急探对方肩头。

可是，又是用上了半招，仍然不行，脚下赶紧地又移宫换位，疾转开去，手中长剑也招式变换。

原来他和翻天豹子武世长的遭遇一样，剑招刚发，便感到对方指风罩向了臂肘三处脉穴，是以不得不变化剑势。

刹时间，形成两打一局面，任凭二兽双剑攻势如何的凌厉，无奈就是近不得对方的身上。

云霄仍是面含微笑，他那双掌从来不会逐出一尺之上，同时双脚也钉在原地，一动未动，仅仅偶然徐转身躯，面迎攻来的对方。

凌洵此际已看出来云霄手法，一时间惊得双目圆睁，心中暗忖：“这是什么一种玄奥的武功，鄱阳湖口他如早使出这手，只怕我败得更惨……”

殿中那班武林豪客，却是越看越惊异，闹不清伏牛三兽是在捣什么鬼？方才喊叫得气势汹汹，动上了手怎么客气起来了，为何发剑攻不向敌人身上？……

有几个忍不住气的，就喊嚷道：“攻！攻上去呀！”

这一声声的喊嚷，使得二兽面上火热难禁，打算抽剑认输吧，岂奈剑招无法中断……

独角玉虎魏真看得面色阴晴不定，他已看出对方武功，真的深不可测，每一掌递出，都制住了敌人的剑路，迫得没有一招能够使完……

“这是什么功夫呀？别说亲眼瞧见，连听也没人听说过呀？……”

他心中反复地这么自问着，缓步走近战区，弯腰拾剑，在手中掂了掂。

突然他大声喝道：“我再来请教两手绝学……”

喝声中，手起剑出，唰唰唰，一连攻了数剑，出手奇快，他这是用了十二成的功力。

这么一来，那卢俊雄和武世长两人，方始喘了一口气，刹时间、剑势大盛，三支剑幻出满殿光华，笼罩住云霄的身形。

俗语说：“公道自在人心”，此际有人看着不顺眼，哼了一声，道：“以众凌寡，就算赢了也不光彩……”

卢俊雄愤怒地扫目看了一眼，厉声喝道：“那位朋友看不顺眼，不妨也下场来玩玩……”

云霄倏地一声长笑，双臂如剑，突发数招，眨眼间，把围攻的伏牛三兽，迫开四五步之多。

他笑容未消，越显得俊逸照人，双手一拱道：“咱们就此收招如何……”

伏牛三兽被迫开之后，相隔数步之外，环伺着他，闻言不应不动，虎视眈眈，凝目盯着那位少年侠士。

卢俊雄突然哼了一声，首先发难，长剑一挥，猛攻过去。

武世长和魏真两人也一齐应战，各挥长剑。

云霄见状，剑眉微微一皱，就起了戏耍三兽之心，立即施展出师门绝技龙卷风身法来，身形倏前倏后，左右飞舞，闪避躲让，全不和三人接招还招，尽量地在三人中间穿走。

这么一来，伏牛三兽却吃了说不出口的苦头，任凭剑势如何凌厉，岂奈就是找不着敌人。

有时明明看到云霄的身形，出现在独角玉虎魏真身后，等到卢俊雄武世长扑去时，已然身影全无，扑了个空。

及至留神查看，骤见云霄又到了卢俊雄的身后，正然一指点他的脑户穴。武世长惊叫一声：“大哥留神！”

声惊叫出口，仗剑疾扑过去，同时之间，卢俊雄也使出一招扫荡腿，猛然后扫。

“大哥！是我呀！”魏真倏地叫出来一声。

再看云霄时，又已不见身形，像飘风似的，神出鬼没。

论说这伏牛三兽既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武功绝不会这样的脓包，怎么会连人家的衣角都摸不到？这不但使身历其境的伏牛三兽不解，就连三清殿上看热闹的那么多人，也看着不懂。但见一条白影穿行在伏牛三兽之间，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电掣星驰，像旋风一般地飞转。

只有摩云金刚凌洵他看得清楚，认出来是他哥哥癫仙凌浑的成名绝技“龙卷风”身法。可是，他想不到这位年轻的师侄，竟然练到如此高明境地，不由脱口喝了一声采：“好——”伏牛三兽越喝彩声雷动，心中也越不是个滋味，心急加上性躁，已然浑身冒汗了。就在喝彩声方落的刹那间，接着又是伏牛三兽的惊叫急喝。大殿中的混战，突然停止，云霄竟失所在，只有伏牛三兽怔怔地呆立在大殿中央发愣，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互相地看望着。大殿中坐着二三十人，刹时间鸦雀无声，全都瞪着眼发愣。

尤其摩云金刚凌洵，不知什么时候竟上了桌子，张嘴瞪目，真像一尊大力金刚。

“呀——”伏牛三兽忽然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叫。

大殿上的人，被这一声惊嚷，惊醒了过来，细看那伏牛三兽，见他们身上的青布短袄，凡是衣角宽阔之处，都有被两指穿的圆窟窿。

以伏牛三兽的武功造诣，以三敌一，非但没有挨人的身子，反而在不知不觉间，被对方做了手脚，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号。

在场的所有武林豪客，一个个无不从心头冒起一股冷气。

尤其伏牛三兽在江湖上，也算得出色的人物，竟然在云霄手下，丝毫也施展不出来，无怪他们面面相觑，而做声不得了。

站在桌上的凌洵，突然扬声大笑道：“哈哈——哈哈——老兄弟，你们知道了吧？”

卢松雄长叹了一口气道：“大哥！我弟兄栽惨了！”

凌洵笑道：“那又算得什么，连哥哥我还栽了呢！栽在自己人手里，有什么可难过的……”

卢俊雄道：“我弟兄今日才知人上有人，对云世兄的武功没法不服了！”

凌洵笑道：“能得你们伏牛三兽心服，可真不容易呀！”

翻天豹子武世长接口道：“真看不出，云世兄那么年轻，竟有如此惊人的武功，当着这么多弟兄在场，有目共睹，不服也不成了。”

独角玉虎魏真诧异地道：“咦！云世兄人呢？”

他这一言提醒，大家张目四处搜视，果然不见云霄的影儿，不期同声诧异道：“咦！真的，云世兄呢？……”

站在桌子上的凌洵，又是一声狂笑道：“小子，你算露足了脸，不要再卖弄了，藏在那梁顶上干什么？该下来了，哈哈哈哈哈……！”

凌洵这一点明，大家一齐抬头，向殿顶上看去。

大殿中虽然灯光明亮，屋顶却因殿脊高大，灯光照射不到，乍看去黑漆一片，骤然之间，真无法看清楚云霄藏身之所。

但听黑影里响起了云霄的笑声道：“师叔！你老明白，这可不是我卖弄，实在他们伏牛三兽的剑术，端的是不含糊，我怕时间长了招架不住，只好跑上梁躲起来啦！”

凌洵笑道：“你小子的嘴巴可真够损的，算了吧，全是自己的人……”

云霄笑道：“好！那我下来了！”

他一答应下来，大殿中人不由得全都仰首上望。

云霄更是存心卖弄，身形在梁上一滑提气轻身，竟然悄没声息地从后檐上，飘然落地，声息全无。

众人仍在昂首仰视，讶异怎么不见人下来。

就在这时，突然身前有了声音道：“各位前辈请谅云霄放肆无礼！”

闻声看时，就见云霄已正襟坐在席上，面含微笑，正向众人招呼。

这一来，众人就更惊了，尤其那伏牛三兽，算是服了个死心塌地，神态也较前恭敬得多了。

凌洵跳下了桌子，一叠连声地喊着：“痛快！痛快！咱们今天得喝个够，不醉不休！”

此际在人众中，走出来醉猫刘康。

这个人别的能耐都稀松平常，惟独对于酒，却有百杯之量，他常向人夸耀说：“咱姓刘的祖宗，有个名叫刘伶的，纵酒放诞，人称酒仙，咱可不能替祖宗丢人。”

他见云霄在武功上压倒了众人，暗忖：“我何不和他拼一下酒量，如能把他灌醉，在众目之下，自己岂不露脸？”

心念动处，这才离座走了出来，到得云霄席前，笑道：“云世兄的武功高深莫测，我刘康先就服得五体投地，借花献佛，咱们算敬你几杯酒。”

他这么一说，金毛神猿卢俊雄心中立觉爽意，暗忖：“看不出这刘康真够朋友，如能将姓云的灌醉，也算替我弟兄我回来了面子。”

于是，忙插口帮腔道：“对，应当敬上几杯。”

凌洵闻言，心中可就着了急，暗道：“糟了，看云霄这么文质彬彬，绝不会有那么大的酒量！”

他心念一动，方想拦阻，云霄已站起身来，笑道：“各位前辈，这样地敬我酒，云霄实在不敢当，还由我敬各位的好！”

卢俊雄笑道：“今夜三清殿上所坐之人，全都是自己人，大家都用不着客气，互敬不如对饮。”

刘康笑道：“对的，还是对饮法来得干脆。”

云霄笑道：“但不知如何对饮法？”

卢俊雄道：“这是我们琴声观的规矩，凡是新进入观的不论是远亲近友，都得和我们对饮一大碗，以敦情谊。”

凌洵闻言，不由得拿眼瞪了卢俊雄一眼，心说：“我是这琴声观之主，怎么没听说有这宗规矩？”

云霄却不以为意，笑道：“这个规矩定得很好，不知在座有多少位前辈英雄？”

卢俊雄道：“没有多少人，大约有四十位。”

凌洵插口道：“没有那么多，只有三十六人。”

卢俊雄道：“大哥！按照四舍五入的算法，三十六人就等于四十位，这

是规矩，还请大哥不要干扰。”

凌洵一瞪眼，咽了一口吐沫，只好默然坐下。

云霄笑道：“好吧！就算是四十位，我再回敬各位一碗，合共八十碗，不过，各位得喝下碗酒呀！”

凌洵悄声道：“小子，八十碗足有一大坛你喝得了吗？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云霄低声笑道：“师叔，你忘了我是癡仙的徒弟了么？”

凌洵闻言，突有所悟，心道：“对，我那哥哥有十坛之量，他的徒弟，至少也得喝下五坛去。”

心中这么一想、顿时间豪情又发，大声嚷道：“来人呀，把那后殿的酒，全都搬来。”

云霄眼看着在每人桌上斟好了两碗，喊了一声：“请！”就见他抱起来酒坛，嘴对嘴，如巨鲸饮水般，一口气下去了大半坛。

看众人时，有的已喝光了一碗，有的却只下去了半碗，但被云霄神目一扫之下，剩下的半碗，也赶忙喝完了。

云霄微微一笑，又捧起了酒坛道：“这是第二碗了，请！”

半坛子酒，又是一口气喝完，方把酒坛放下。

此际，众人也都吃了第二碗酒，只有那醉猫刘康，却怔怔立在了当地，一时不知所措。

他虽然以饮驰名，几时见过有这样喝酒的？一坛子酒，少说也有四十斤，如用酒杯去量，当有数百杯，不要说是酒，就是水也喝不下去，他哪得不惊？

可是，云霄存心要挫倒他，好使琴声观这班人，以后不敢恃强欺生。

于是，他就起身离座，从后角门口处，两手一挟，又攫过来两坛酒，放在了大殿中央，笑向刘康道：“刘老前辈，云霄早闻你酒量超人，我这才是真的借花献佛，请和你各尽一坛如何？”

这一来，醉猫刘康立即变了脸色，由红变紫，由紫变白，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

云霄更进一步，逼道：“刘老前辈不要客气，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就是云霄醉了，我想各位也不会怪我失礼的。”

他说着，也不管刘康是否喝，先捧起一坛酒，来一阵急饮，一坛酒就又光了，他抬手抹了一下嘴上余沥，重又回到原席位坐好。

人群中，又爆出了一声喝彩道：“好！这才叫海量！”

醉猫刘康可就作了难，本打算以自己所长争回一点面子来，哪知却成了自讨没趣。

眼望着那一坛酒，心中盘算：“自己实在没那个量，人家已喝下去两坛了，自己如不喝，无疑是筋斗栽到底了。”

他念头连转之下，突地发了狠，也是一捧酒坛，嘴对嘴，打算摹仿人家一样地鲸饮一番。

无奈，他没有那个本事，第一口就锵住了，好不容易喝下去了半坛，人已萎顿在地，爬不起来了。

就在这时，突地从殿外射进来一道寒光，神速无比，直打向云霄的面门。此际云霄正好筷子夹起来一只鸡腿，一见寒光射来，顺手用筷子向外一拨，“夺”的一声，那暗器就被挡了回去。

又是锵啷啷啦一声响，原来是一只钢镖，在云霄筷子一拨之下，连着那

一只鸡腿，一齐落向殿中心刘康身边的酒坛上。

坛破酒流，溅得刘康一身，他这算是真成了醉猫。

殿外响起一声狂笑道：“哈哈！小小一座破庙，我不信会是龙潭虎穴。”

“那你就试试！”人随声起，灯光摇曳中，凌洵已纵出殿外。

可是，还有人比他更快，就见云霄已玉树临风般，站在院中。

另外在他对面也站着一人，五绺长髯飘胸，身着赤布道袍，瞪眼凝视着云霄。

此人非别，乃是嵩阳三侠之首的醉司命顾天爵。

两人瞪视了一阵，云霄冷冷地道：“老道长！夜犯琴声观，不知为了何事？”

顾天爵道：“奉天蝎教教主法谕，要擒捉你小子血祭阿房宫！”

云霄狂笑一声道：“老道长身为嵩阳一派掌门，怎么丧心病狂投降了邪教，对得起你们死去的师门历代祖师么？还有那惨死的雷天化，只怕他也难瞑目……”

“住口！”顾天爵突然厉喝了一声道：“那是我嵩阳派中的事，你小子管不着！”

云霄道：“我是管不着，但念在我曾和巧手方朔韩翊前辈和令徒杨海平有一段交情，劝你及早回头，免得利刃加颈，后悔莫及！”

顾天爵冷笑一声道：“嘿嘿！好大的口气！只怕你那还不够利！”

云霄道：“这么说来，尊驾是打算和我较量一番了？”

顾天爵道：“不擒下你小子，老夫无法交差！”

云霄笑道：“好！那你就动手试试看！”

顾天爵哼了一声，抽剑出鞘，左手一领剑诀，唰地刺了过来。

云霄身形一闪，避开了一剑，笑道：“这一剑刺的准头偏了些，出势也慢，如能再快点才能够上火候！”

顾天爵冷冷地道：“不用你小子费心！”

语声中，剑走轻灵，唰唰唰，剑光如潮，刹那间连发数招，快得难以形容。

这醉司命顾天爵身为嵩阳第十代掌门人，在江湖上享誉数年，武功岂是小可？

剑法一施展开来，转眼间化为一道白蒙蒙的剑光，飞洒出百十数朵剑花，卷住了云霄身形。

伏牛三兽也全是使剑的高手，一看顾天爵的剑法，面上不禁露出极为讶骇之色，心中都在暗自惭愧，觉得过去实在也太自负了，今日才知武功之道，进无止境。

凌洵已然洪声嚷道：“好剑法！真不愧是嵩阳派的震山之剑。”

被裹在剑影中的云霄，突然朗声笑道：“我瞧着并不怎样！”

他这一句话，气得顾天爵须眉俱张，攻势越见凌厉，但云霄闪避的身法，亦是佳妙的无比。

只见他身形闪动，脚下不离三尺方圆，任由顾天爵剑势如虹，却是无法刺中云霄一片衣角。

转眼间，顾天爵攻了有十几招之多，见无法沾着人家身子，心中似乎急了，手中剑舞起宛如长江大河般，攻得更紧。

云霄微微一笑，倏地一矮身形反手抽剑，金霞毫光方露，但听龙吟虎啸

一声长鸣，顾天爵陡然向后跃退。

众人注目看去，只见他那手中剑却剩下半截。

云霄笑道：“怎么样？不行吧！别瞧你以醉司命自居，却禁不住我一口吐沫！”

顾天爵轻叹了一口气，抖手扔下了那半截长剑道：“我不信你一口吐沫能制得了我？”

云霄道：“不信的话，何不再试试看？”

顾天爵道：“好，吐出来吧！……”

“来了！”

就见云霄把嘴一张，白亮亮的，从嘴中飞出一道长划，直射向那顾天爵。

顾天爵作梦也没想到，一口吐沫会这样厉害，等到发觉不对，打算往后跃退时，已然无及。

只觉着酒香扑鼻，胸口上似被大力相撞，被抛起一丈来高，摔在地上不动了。

原来云霄把早先喝下去的两坛酒，用气逼住，如今又用混元真气喷了出来。

这是他没打算伤人，如果存心伤人的话，喷出来的这一口酒，可比上十把硬弩，沾上就得筋断骨折。

旁观的伏牛三兽见状，人都惊得呆了，不由喃喃地自语道：“这……这是一种什么功夫？……”

凌洵哈哈笑道：“这就是江湖失传已久的‘水龙饮’，凭着嘴中一口水，可以喷倒尺厚高墙……”

“哎呀——有鬼！”他话声未落，大殿中突然传出一声惨叫，跟着就见醉猫刘康，滚滚跌跌，从大殿内爬了出来。

众人闻声，不禁大惊，一齐转头向殿中看去。

只见大殿中那些火烛，都变成蓝莹莹的绿光，渐闪渐小，在将将要熄的瞬间，突然“啪啪！”一阵乱响，火光突盛，冒出尺多的火头，随即又化绿焰，渐闪渐小。

方才那么热趣盎然的三清殿，就这么转眼功夫，变得有些阴森森的。

摩云金刚凌洵扬手一挥，示意众人不可慌乱，他缓步走向醉猫刘康，问道：“刘兄弟！你看到了什么？”

刘康大喘着气道：“我的妈呀！好厉害哟！”

凌洵安慰着道：“不用怕，快说，出了什么事？”

刘康闻言，坐起身来，凝目思索了一阵道：“大殿上出了妖怪！”

凌洵怔了一下诧异地道：“妖怪？……是个什么样的妖怪？”

刘康道：“是个狮头人身，满口獠牙，我的天哪！真吓坏我了凌洵听了，转身向众人看了一眼，道：“各位信吗？”

一人接口道：“我不信！必是刘康这小子喝醉了，信口胡扯。”

刘康一听急了，忙道：“钱标！你说话可得凭点良心，咱姓刘的什么时候胡扯过，你如不信，何不进殿去看个明白！”

钱标道：“你以为我怕吗？告诉你，谁不知咱钱二愣，就是不信邪！”

他说着话，探手亮出来一支铁尺，大踏步向殿内走去。

云霄此际已走近凌洵身边，低声道：“师叔，我看这事有点邪。”

凌洵道：“莫非你相信真的会有鬼？……”

提到了个“鬼”字，有不少的人，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云霄笑道：“我不信！即会真个有鬼的话，鬼应怕人，咱们怎么怕鬼？……”

他一声未了，陡地一声尖锐惨叫之声，从殿内传出。

众人闻声，全都惊得向后退了两步。

云霄的心中，何尝没有惊怕、畏惧？……

但却被一股强烈好奇之心掩去，就显得沉着了。

他翻腕亮出了太阿神剑，正待向殿内跃入，突一条黑影，疾冲而来。

那黑影掌势极快，直朝云霄身上疾而至撞。

云霄身形一闪，跃开了一步。

那黑影直飞丈余之外，蓬然摔在地上。

云霄注目看去，见正是方进殿去的钱标，手上铁尺已不见。卷曲着身体，委顿地跌倒在地上。

这一下可能摔得不轻，他自从倒地之后，就没见他挣动过一下。

猝然间的大变，使得那从不认输的摩云金刚凌洵，也有些慌忙失措，呆呆地站在当地，动也不动。

“何物鬼怪！呀——”突然一声声呐喊，立有三四个人，各扬兵刃、一齐涌冲进殿内。

但闻两声闷哼和一阵翻桌倒椅之声过后，殿内倏地静寂下来。

如此一来，更使群豪莫测高深了，哪还有人胆敢轻进，恐怖气氛，刹那间，笼罩了整个琴声观，箍紧着每个人的心头。

云霄微怔了一下，陡地转身，向跌在地上的钱标身边走去。

他缓缓蹲下身去，附耳在钱标前胸上，听了一阵，突然伸手点了他三处穴道。

钱标长长吁出了一口气，挺身坐了起来，翻眼发了一阵怔，蓦地爬起身来就跑，口中喝斯底里狂喊道：“妖怪——妖怪——”云霄长身一探臂，抓住了他，扬手摔了他一个脖儿拐，喝道：“镇静一点，你穷叫什么？”

钱标被这一巴掌，似乎打得清醒了，翻起一双眼珠子发怔，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

云霄道：“看到了什么？快说给我听！”

钱标道：“哎呀！那妖怪太可怕了！”

云霄道：“妖怪是个什么形相？”

钱标怔了怔道：“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

云霄闻言剑眉一竖，怒道：“那你怎么满口妖怪的乱喊，又怎么被人家摔出来了呢？”

钱标道：“我方进入殿中，什么也没看到，突觉被一只手抓着，摔出了殿外来，那不是妖怪是什么？”

云霄道：“你被人抓住时，就没有回头看看，那抓你的是什么人吗？”

钱标道：“我已被吓昏了头，哪敢回头去看……”

云霄哼了一声道：“就凭你这点胆子，还打算闯江湖，我看你还是回家抱小孩去吧！”

钱标听了，心中却有些不服，望道：“只怕你进去也是一样！”

云霄闻言瞪了瞪眼，也没说什么，转头又走到凌洵身边道：

“师叔，可发觉有什么动静么？”

凌洵摇了摇头道：“没有，不过方才进去的那几个人，怎的全没了声息？”

云霄寻思了一下道：“让我进去瞧瞧看。”

凌洵道：“我想再等两个时辰，天亮之后，鬼魅就无法逞强了，再进去不迟，何必此时涉险？”

云霄道：“莫非师叔也认定那真的是鬼魅作怪了？”

凌洵道：“即令那不是鬼魅，但在这敌暗我明之下，也是小心为好！”

云霄道：“我疑心是天蝎教中的人在暗中捣蛋……”

凌洵闻言，不由怫然变色，气愤地道：“我和他们无怨无隙，竟然敢找到我的头上来了。”

云霄道：“他们想一网打尽武林高手，要找的当然是成名人物。”

凌洵道：“如此说来，我是得和他们斗斗了？”

云霄道：“除非是束手请降，托庇于天蝎教卵翼之下，俯首听命，如果不然，他们会像冤魂缠身般，没有个完。”

他这两句话，无疑是抖尽了天蝎教的威风，使得群豪心头一震，不禁面面相觑。

金毛神猿卢俊雄插口道：“莫非云世兄怕他们么？”

云霄朗然一笑道：“数天下英雄，天蝎教最怕的是云某人，也只有云霄一人不怕他们天蝎教！”

这句话说得够狂，素常自负天下第一好汉子凌洵，已然须眉偃张，环眼一瞪，道：“小子，你那句得改一改！”

云霄笑道：“不知师叔要我怎样改法？”

凌洵道：“不怕天蝎教的人，除了你小子外，还有我凌老二！”

伏牛三兽也突然插口道：“再添上咱们伏牛三兽！”

群豪也有不少人，齐声嚷道：“还有我们几位兄弟，谁也不怕天蝎教！”

蓦然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殿内传了出来，道：“别臭美啦！谁有胆子不妨进殿来试一试！”

云霄存心就是要激对方出声，好判明究竟是人是怪，这一听对方出声答上了腔，群豪在心理上就抹去了一道阴影。

伏牛三兽先就同喝了一声，道：“装神弄鬼算得什么人物，有种的你出来，咱伏牛三兽想见识一下。”

那冰冷的声音道：“不就是你们这三个野畜生么？何不进殿来一试？”

独角玉虎魏真怒喝道：“难道谁还怕你不成！”

喝声中，一顺手中剑，当先向殿中走。

金毛神猿卢俊雄翻天豹子武世长也亮剑随后跟进，一进入殿门，三人成三角形，背抵背站好，执剑戒备，就站在那里。

约有一盏茶的工夫，并不见一点声息，只有那烛光在倏亮倏暗的殿内闪动不止。卢俊雄厉声喝道：“朋友！你总该现形了吧，我弟兄这不是进殿来了吗？”

毫无一点回音，似是这庙中，根本就没有人。

但刚才分明是有人说话的呀，难道他已悄然溜了不成？

他们在心念转动中，互相以时轻撞了一下，三人都是平剑护胸，缓步向前走去。

就见满地上躺着方才冲进来的那几个人，每人的脸上都现出一种恐怖的

形色。

魏真扫了那些人一眼道：“大哥，我猜他们都是被人点了穴。”

卢俊雄道：“是的，可能是被制住了穴道，要不总该惨叫一声的。……”

他一声未了，突听武世长闷哼了一声，赶忙扭头来看，就见武世长身躯连晃两晃，蓦地跌扑地上。

这一猝然变化，卢俊雄不由大吃一惊，忙喊道：“老二，你怎么啦……”

又是一声未了，突觉身侧一股强力袭来，震得全身疾向前栽。

金毛神猿卢俊雄的武功，却非先前入殿被暗算那些人可比，一觉着不对，惊喊了一声：“不好！”

跟着身形倒地，直向大殿门口滚去。

那股劲风，掠身而过，砰然一声大震，殿侧窗门被击毁了一大片，瓦砾齐飞。

卢俊雄不由心中大凛，幸而他见机得早，如是慢了一点，必被那一击重伤不可。

惊愕中扫目看去，只见黑影一闪而没，快得疾如电闪，再瞧那独角玉虎魏真，早已也扑倒地上了。

就这么一怔神的瞬间，三条人影，疾飞而至，从地上抓起了卢俊雄，一个转身飞跃，人就纵出殿外。

那人的动作、身法，可说是快到了极点，等到他纵落院中，放下了卢俊雄时，才看清楚原来是云霄。

他不禁感慨得老眼润湿，长叹了一口气，道：“老弟！我这是两世为人了……”

云霄笑道：“这不算什么，须知敌暗我明，再大的能耐也无法施展，你没有什么妨碍吗？”

卢俊雄道：“还好，幸而见机得早。”

云霄道：“那就好，只要我们的力量在，不怕敌人多么凶，咱们总有和他周旋之机。”

卢俊雄闻言，精神陡振，一长身站了起来，昂首然道：“好，云老弟，卢俊雄听你的就是。”

云霄低声道：“目前你先分配那些人，把这座三清殿给围起来，不论房顶墙角，是暗处全都按上卡，如见有人向外冲，就用暗青子招呼。”

卢俊雄一拍胸膛道：“这件事我准办得了。”

他说着，抬手向上一扬，招过来那班江湖豪客，大家窃窃私议了一阵，云霄又将殿中救出来那几个人，拍开了穴道，立即分头散了开去。

凌洵眼见这种情形，不明云霄是在干什么，诧异地嚷道：“霄儿！你小子在干什么？”

云霄道：“我是在张布天罗地网，等会你看我露一手瓮中捉鳖的绝技。”

凌洵突然狂声笑道：“哈哈！小子，你要捉那藏身殿中的大王八呀！哈哈！有意思！”

殿中那冰冷的声音，又传了出来道：“云小子，你这片心思，

只怕要白费了，凭你能够斗得了我老人家？”

云霄冷喝道：“你是什么人？”

冰冷的声音说道：“咱们是见过面的，听说你聪明过人，不妨猜一猜我老人家是谁？”

云霄闻言寻思了一下道：“听尊驾说话阴阳怪气，又闹些鬼吹灯的玩艺，莫非是鬼王马震天？……”

他语声方落，就见大殿门口人影一闪，现身出来一位苍髯老叟，正是鬼王马震天，纵声大笑道：“云霄心中竟然没有忘掉老夫，哈……哈……”

凌洵突地跨前了两步，厉声道：“姓马的，你可认识凌某人么？”

马震天笑声突止，凝目打量了一阵道：“老夫哪会不认识你凌老二，闻说你一柄虬龙剑，打遍天下无敌手，老夫今日是专程拜访。”

凌洵哈哈笑道：“好哇！我也正想找人杀杀手痒呢！”

云霄忽然插口道：“师叔不要上鬼老儿的当！”

凌洵一瞪眼道：“为什么？”

云霄道：“假如我猜得不错，鬼老儿哪敢和师叔为敌，必有大援在后。”

马震天神色为之一变，冷冷地道：“不错，在你们这琴声观四周，隐有不少的当世高手。”

凌洵道：“我凌某人和你姓马的井河不犯，你这样兴师动众扰我琴声观，是个什么意思？”

马震天笑道：“凌老二你放心，我们这样做绝无恶意，只须你答应一件事。”

凌洵道：“不知是什么事，不妨先说出来听听。”

马震天道：“交出那百酿温玉钵。”

凌洵一听，神色倏地紧张起来，忙道：“什么温玉钵，我不知道！”

马震天哈哈笑道：“凌老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道川九龙潭，你捞起了什么东西？”

凌洵哼了一声道：“没有什么东西，就算是有，你也过问不着！”

马震天笑道：“我为什么过问不着，须知那温玉钵乃我教镇坛圣物，怎能轻落人手！”

云霄插口道：“百酿温玉钵乃桥山古物，被玉面封狼桑锐盗了来，几时又成了你们镇坛之宝。”

凌洵接口道：“是呀？你们既可以从桥山盗得，我就可以在九龙潭捞得，凭什么要还给你！”

马震天冷冷一笑，道：“不凭什么！只凭本教一支天蝎令……”云霄突的纵声笑道：“哈……哈……金蝎令！须知我们却不是你们天蝎教中人，金蝎令约束不了我们！”

马震天怒哼了一声道：“天下已属金蝎教，你们敢不受令约”

凌洵怒喝了一声道：“放屁！天王老子也管不了我凌老二，金蝎令是什么东西！”

马震天陡地面色一改道：“凌洵你敢抗命，那就是你自觅死路。”

凌洵狂笑了一声道：“好个不识羞的东西！闻说你那一手五鬼断魂刀还有点功夫，凌老大爷领教领教！来，来，来！”

第三十回

凌洵嚷叫着，向后一退步，指着马震天叫上了阵。云霄插口道：“师叔，就这么一个小鬼小判，哪还用得着你老人家费事，看我一双肉掌就能打发了他……”势成骑虎，马震天准知道自己不是云霄对手，一时间，却怔在当地。突然殿脊上响起一声咯咯娇笑道：“你还是那样的神气呀？只怕你今天打发不了他，就得先归无常去。”人随声现，于殿脊上飘落下一位绝色美妇，白衣飘飞，冉冉而降。

凌洵一见来人，不禁骇然向后退了两步。

云霄朗然一声长笑道：“我云霄艳福不浅，在这里又和教主遇上了。”

来人正是天蝎教主花蕊夫人，她闻言不嗔不怒，却向云霄飘了个媚眼，笑道：“你既自称艳福不浅，然何不入幕称臣？”

云霄笑道，“可惜我不懂情爱，担心你不能如意。”

花蕊夫人道：“只要你人儿归我，懂不懂全无关系。”

云霄道：“不要现在说得好听，到头来又把我弃如敝履。”

花蕊夫人道：“仇湄娘此心比明月，只要你愿降，立誓同你厮守。”

云霄笑道：“你舍得下那三千面首？”

花蕊夫人道：“一副馋涎欲滴的急色相，弃之何惜！”

云霄道：“无奈我们仍难相配。”

花蕊夫人道：“那是为什么？”

云霄道：“年岁不相当，可惜你已人老珠黄……”

两个人本来谈笑风生，似乎敌意已消，气得那鬼王马震天双眼发直，听得摩云金刚凌洵疑念丛生，这样情爱的话儿，怎能在这种地方讲？

哪知，云霄一句“人老珠黄”的话出口，情势立即又变，花蕊夫人媚目一瞪，冷冷地道：“你嫌我老了么？”

她说出这一句话后，不期然地抬手一掠鬓发，一阵轻风过处，有几根青丝遗落在手上。

可不是吗？黑发已有半根泛白，她心中不禁暗自嗟叹：“真的老了……”

心里这么暗叹着，那娇笑嫣然的脸上，似突然被罩上一片严霜，静静地站在当地，两道森森目光，投注在云霄的脸上。

旁观的凌洵见状，觉出在花蕊夫人那目光中，似乎挟着无数的毒针利箭，似要戳穿云霄的胸膛，不禁心头大凛。

可是云霄却神态自若，微微一笑道：“莫非你不知道，完全靠采补而保持的容颜，是难得长久的，一旦铅粉尽坠，一夜之间，可以变成鸡皮老妇，除非修金丹大乘，方能使青春永驻，可惜你已身入魔道，今生无望了……”

他唠唠叨叨地数说着，花蕊夫人已不能再忍了，突然娇喝一声道：“住口！”

云霄一瞪眼道：“你干什么？难道不服老？须知我云霄打算成家讨老婆，也不会去找一个鸡皮老妇呀！”

他一再的讥骂，已气得个花蕊夫人浑身乱抖，颤着声音道：“云霄，你可知我今天来此何事吗？”

云霄笑道：“鬼老儿已说过了，不是来找那百酿温玉钵吗？”

花蕊夫人冷冷地道：“不错，是找那百酿温玉钵，但还要找你……”云霄狂笑道：“找我？哈哈！哈哈！那温玉钵不是被杨海平得到手的吗？”

花蕊夫人道：“是那小子从长春宫偷去的，他又丢在了九龙潭，又被凌老二捞了回来的。”

云霄道：“那又关我什么事呀？”

花蕊夫人冷冷地道：“我找你是要命来的！”

云霄又是一声狂笑，道：“哈哈……要命？我云霄可不欠你的命！”

花蕊夫人道：“你欠我的多着呢！整个武林全入了掌握，就只有你一人未归顺。”

云霄笑道：“为我一人，使你寝食难安，可对？”

花蕊夫人道：“我不许一人逃出天蝎教掌握……”

凌洵突然插口道：“还有我凌老二不服你们那邪教！”

花蕊夫人冷笑了一声道：“你已入我掌握之中，还敢抗命？快把温玉钵献出来赎命吧！”

摩云金刚凌洵闻言狂声大笑道：“哈哈……奇闻，凌老二只有向人家卖命，可没向人家赎过命。”

花蕊夫人道：“你今天不献钵赎命，眼前就叫你血溅五尺。”

云霄道：“碎琴谷中山风虽然不大，我却担心你那舌头娇脆，小心会折断了。”

花蕊夫人道：“云霄，你以为我是虚声恫吓吗？告诉你，我已在这琴声观设下了十面埋伏。”

云霄笑道：“我也不妨给你讲，在这琴声观，我也张起了天罗地网。”

花蕊夫人一怔，斜瞥了马震天一眼，突地咯咯娇笑道：“好哇！今天咱们得好好打一场，看看是你天罗地网强些，还是我那十面埋伏狠些。”

云霄笑道：“这倒是个好办法，但不知怎么个打法，是乱杀乱砍呢，还是定下个规矩……”

他话音方落，凌洵已向鬼王马震天一招手道：“鬼老儿，来来来，咱们先战个一百合再说。”

马震天哈哈笑道：“我早有意领教一下你这位武林高手的武功绝学，接招！”

喝声一出，人已抢到凌洵身前，探手就抓。凌洵见对方身法快得出奇，哪敢大意，右掌就势斜切，猛劈马震天的手腕。

马震天倏地一个转身，双掌连环劈出。

但觉得掌风逼人，人影闪动，任他凌洵在江湖上是第一流人物，竟然看不清以方的手法，糊糊涂涂地被人家迫退了八九尺远。

他哪知道，鬼王马震天这一手，乃是他成名的绝技“鬼手十八掌”，不知底细的，是会被他唬住的，凌洵自然不例外。

马震天见状，哈哈笑道：“凌老二，你不是自负为天下第一高手？怎么后退呢？哈哈……”

他这么一激，使得凌洵有点羞愧，跟着狂性大发，怒吼一声，猛地凌空劈出一掌，一阵罡风直向马震天逼了过去。

“哈哈！鬼老儿，谁后退了，我是让几招，你就水涨船高了！”

他这一掌，却是用了全力，劲力该有多么雄浑，如果对方功力稍差，百步之内，立可受伤。

马震天知道厉害，哪敢硬接，双足一顿，赶快跃开，退出足有一丈开外。

凌洵哈哈笑道：“怎么样？不含糊吧！你怎么也后退了！”

马震天怒哼了一声道：“我还真有点不相信！”

话声中，抢掌又扑上来，甫一近身，立即探爪抡攻。

两人这一动上手，声势确非凡响，但见双掌翻飞，内功激荡，掀起了呼呼风声。

此际云霄和花蕊夫人，也早已动上了手，正斗到紧处。云霄长剑如虹，宛如匹练流体，又似金龙舞空，洒下满天霞光，构成了丈余宽的一片剑幕，激起来冷风刺骨。

花蕊夫人身为一教教主，武功确有独到之处，长剑舞成瑞雪般的光芒，凌空翔飞。

“轰！轰！”激战中，突地一声冲天火炮，自远处遥遥传来。

花蕊夫人一边动着手，笑道：“云霄听到没有，我那埋伏已然发动。”

云霄笑道：“可是我也正然张网待兔，进来一个捉一个！”

花蕊夫人道：“我那埋伏之人，可全是江湖高手！”

云霄又道：“我那张网之士，也都是武林好汉！”

云霄道：“贵教之中必然先有人潜伏此地，但是我云霄却不怕你们人多。”

花蕊夫人笑道：“先别说得嘴响，今宵之战，就是命尽之期。”

云霄朗然道：“除非我剑断臂折，只怕你们难得如愿！”

花蕊夫人道：“好！那你就试试看！……诸位护法何不现身？”

“来了！”随声响应，从三清殿的房上房下，殿内壁角，现身出来五六个人。

花蕊夫人蓦地一剑反削，挡开了云霄一剑，纵身跳出圈外，冷喝道：“今夜只要云霄的一条命，那凌老二暂留活口。”

云霄朗然一声长笑道：“各位不怕死的就全上来吧，看我一剑一剑的打发……”

他这一声豪气壮语，那六位天蝎教的大护法，一时间，可就犹豫起来。谁也知道，若是凭着单独斗，哪个也不是云霄的对手。

浮生子丁南一顺手中长剑道：“我先见识一下云门秘传剑术。”

云霄嫣然一笑道：“死在剑下，可不能怨我手狠！”

话声中，太阿神剑已抖起片片金霞，罩袭而至。他这一出手，有点轻视对方之意，是以并没有施展全力。

浮生子丁南却是诚惶诚恐地接剑，是以应付起来，也还从容，随手数剑，已然化解开去了。

云霄微微一笑道：“大护法！小心点，我可要进攻了！”

笑语声中，剑法突然一变，使出来“化育十二解”中的攻夫，一解十二式，十二解一共一百四十四手，招招都算得上奇奥绝学。

数招之后，他那剑势，已化作层层霞光剑幕，卷罩住丁南的身形，可说是险象丛生。

浮生子丁南乃是武当门下高手，在武林中，武当派是以剑驰名，也以剑法自负，所以在武当产有解剑岩，凡是进入武当山的，都得解剑岩前解剑，由此可知，武当剑法在武林中的地位了。

可是，丁南展尽所学，却感到自己师门剑法，竟被对方克得有力难施，每一招出手，都觉着有一种飞蛾投火的味道，真不好受。

十招不到的工夫，已把个剑术名家急得心火万丈，面红耳赤。

花蕊夫人见状，不禁大惊失色，原来她已看出云霄的剑路，完全克制住了丁南的剑法，竟然和方才同自己过招之时，大不相同。

她一面回头示意其他五个人亮剑，一边却问道：“云霄！你施展的是什么剑法？”

云霄道：“你看不出来吗？这就是那通天狐吴巧在青灵谷守候了数十年未曾得到的那武功秘笈。”

花蕊夫人越发地吃惊了，忙问道：“是穷酸孟儒的遗籍，还是凌风道士的秘笈？”

云霄笑道：“告诉你也不妨，乃是他两位同修合参而成的化育集，懂吗？”

花蕊夫人冷哼了一声道：“如此说来，越发放你不过了。”

云霄笑道：“只要你有本事，何妨一齐上来。”

说话间，他一眼看见了云汉，倏然舍下了丁南，双足微顿，扑了上去，抡剑横着一扫，喝道：“忤逆的畜生，亮剑哪，你也过来试一试我长剑的滋味……”

云汉心中最寒怯之人，就是他大哥云霄，几次都险些断魂，

已使他谈兄色变了，尤其云超峰那场绝情之战，云汉已是心惊胆裂。

如今一见自己大哥又扑了过来，惊悸地叫了一声：“大哥！”

云霄冷哼了一声：“别叫得那么的亲热，云超峰顶咱们已义尽情绝，快点动手呀！”

云汉急促地应道：“噢——噢——”

他口中说着，并没有拔剑，人却向后倒退。

此际浮生子丁南已然又扑了上来，另外那三才剑姿无畏也疾扑而至，两柄剑疾如风雨般急攻不休。

云霄长笑一声，剑势一变，宛如波翻浪涌，立把两个又卷在剑光之中。

铁掌无敌顾家声也大吼了一声，疾冲上来，举掌隔空猛击。

云汉瞪着眼瞧着他大哥剑发威力，力敌三人，竟是从容自如，任那三人合力猛攻，仍然难得占到上风。

转眼间已拼了十余招过去，云霄的剑势越来越显威力，诡异辛辣已极，把三人逼得团团乱转，守多于攻。

玄都三子中的毕修凡，脸上阴暗不定，突然高喊一声：“好剑法，我也来请教几手……”

人随声起，化为一道白光，疾然加入战圈。

云霄倏地一声长笑，道：“好哇！今日索性教你们见识见识……”话声中，手上一紧，剑光暴盛，又把毕修凡圈入剑光之内。

琴声观四周已响起了厮杀声，火炮声，角鸣声，杂乱地在四外响起。

凌洵和马震天的恶斗已分出了强弱，马震天已有些招架不住了。

云汉目光触及了花蕊夫人的目光，不由打了个冷噤，明白自己不出手是不行了，于是念头转处，纵身跃起，一掌凌空下击，扑向了凌洵。

云霄见状，突喊了一声道：“师叔！小心暗袭，此人乃我云门忤逆，千万不能放过。”

凌洵哈哈狂笑道：“小子，你放心吧！今天要跑了他，我就算功夫白练啦！”

语声中，神威骤发，凝神行功，扬手一掌劈向云汉。

云汉眼见对方威猛已极，心知如果硬接他一掌，立判生死，自知功力不

敌，哪敢冒昧尝试，双臂向上一拌，“一鹤冲天”，平空拔起一丈三四尺高。

只觉一股劲风由脚下面扫过，撞在了殿屋墙角，轰然一声巨响过处，场倒屋塌，碎石破瓦纷飞。

云汉见对方这等威猛的掌力，心中暗叫一声：“惭愧！自己要是略慢上一步，怕得立时毙命掌下……”

就在他心中惊疑未定之际，凌洵又发神威，呼呼两掌急攻，迫退了鬼王马震天，纵身一跃，捷逾出尘鹰隼，猛向云汉扑来。

人未到，双掌挟着劲风已先袭至，同时口中喝道：“小子，你走不了！”

他这一掌虽是凌空而发，劲道也是奇猛，离着云汉三五尺远，劲风已自逼人了。

云汉挫腰一个急翻，闪开四五尺远。

可是，任他闪得快，虽避开了掌力下锋，却被那掌势激起劲风扫中，一个身子，吃那潜力一震，撞撞跌跌，翻滚出去七八步远。总算他的功力不弱，经那潜力一震之下，并未负伤，猛地一个“鲤鱼打挺”，人已站了起来。

“哈哈！”耳际响起了一阵狂笑，原来凌洵却又追踪袭到，右手五指箕张，“苍鹰搜蛇”已然当头抓下。云汉连受逼迫，已激起了怒火，暗中一咬牙，忖道：“生死一条命，拼了吧！”心念闪电般在脑际掠过，右手挥臂架了上去，同时左手一招“天外来云”，猛向凌洵当胸劈下。

“嘿嘿——嘿嘿”凌洵见云汉硬接自己这一击，发出了一声冷笑。

跟着右手易抓为打，左手却运起大力金刚掌，准备击毙了云汉。

这就是摩云金刚凌洵粗气处，他只听云霄喊出“此人不能放过”，也不问对方是谁，为什么不放过，就遽下毒手。

云汉却是情急拼命，挥架的右臂和凌洵右臂一接，觉出对方并不如想象那样力大，心是暗忖：“咦，这老儿是个虚有其表呀？功夫却是这样的稀松平常……”

他心念方动，凌洵左手的大力金刚掌已横扫劈出。

须知这大力金刚功，乃是内家极高的阳刚功夫，一掌拍下，可以力碎山石，纵然练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难受一击。

它和一般掌势不同的地方，是出掌无风，必待打实之后，才强劲外吐，隔肉碎骨，实是厉害得很。

云汉一时大意，妄想硬接对方横扫而来的一记大力金刚掌，如果接实了，纵然下被劈死，也要身负重伤。

也是他不该身受此危，就在两掌方将触及的瞬间，鬼王马震天突然惊喊了一声道：“云护法，大力金刚掌可接不得！”

他人随声出，跟着也打出鬼手十分掌，猛击凌洵的后背，寒风飒飒，随掌而出，卷袭到凌洵的身后。

在这个当儿，凌洵是自救要紧，自是顾不得去伤云汉了，百忙中向左边一跨步，云汉同时也跃出去一丈多远。

凌洵被马震天一掌逼开，气得他须眉怒张，探手一指马震天，怒喝道：“好个鬼老儿，暗中偷袭就是你的绝技呀，凌老二还得试试！”

他在喝声中，凝聚功力，呼的一掌劈出。

马震天自知不敌，哪敢硬接，一闪身让开掌势。

可是，凌洵已打出了真火，一掌劈出之后，跟着一个虎扑，箭一般直抢过去，拳脚并出，连着三招急攻。

这三招，招招含蕴着无上劲力，而且快逾闪电。

马震天哪能招架得住，边架边退，人已退到了墙边，只要凌洵再攻上一招，鬼王非得被逼下墙头不可。

在这时，云汉又抢攻上来，出手一掌，猛击他的背后心。

他们这样的彼进此退，一守一攻，互相救应，确是一个绝妙的战法，任对方武功再高，时间长了，也得疲于奔命。

云霄一柄太阿神剑，接战天蝎教五大护法，也有点感到支撑为难了，但他一点也不惊慌，灵极是平静，偷眼旁观，已看出来凌洵的形势不利，忙喊道：“师叔——那样打法不行，听着，背城借一，各个击破……”

凌洵闻言，忽然触动灵机，高声应道：“我知道了！”

须知这两句话的意思，那“背城借一”乃是决以死战之意，即指不顾一切，先把一个击伤，然后再集中全力对付另一个。

凌洵可不是傻子，所以一点就通，答应声中，明知云汉已袭向背后，并不返身，只是向右侧一闪身，跟着右掌左腿同时飞起，仍是猛攻马震天。

鬼王马震天被形势所逼，退无可退，只得奋力，两掌并出，准备硬接一招。

哪知，摩云金刚凌洵突然收住抢攻马震天的力道，一个旋身，反欺到云汉身侧，一掌劈下。

他这一招变得迅快，有些出人意外。

云汉正贯注全神，以防凌洵那背城借一之法，他好去解马震天之危，却没料到凌洵会反攻自己。

他一失神，再想躲避已自不及，右臂一迎，接了凌洵一掌。

倏觉得全身一震，右臂骨痛欲裂，心知道自己受伤不轻，百忙中用了一式“金鲤倒穿波”的身法，身子向后一仰，箭一般倒窜退去。

凌洵一声狂笑道：“小子，你还想走！”

身形跟着纵起，如影随形，闪电追去，右手闪电般推出了一记劈空掌力。

鬼玉马震天惊觉要救时，但已迟了一步，眼看着云汉就要毙命掌下……

猛然间，横里有一股力道撞来，而且来势极大，两股潜力一阵激荡，挡住了凌洵掌力，才算救了云汉一命。

凌洵一挫身，后退了一步，定神看去，面前站着一位白衣飘飘的美妇人，乃是那天蝎教主花蕊夫人。

“你！”凌洵惊愕地吐出了一个字。

花蕊夫人娇笑嫣然，道：“你的功力似乎精进得多了。”

凌洵哈哈笑道：“好说！好说！几手庄稼把式，算不了什么。”

花蕊夫人道：“你愿献出那温玉钵么？”

凌洵突地一瞪眼道：“我为什么要愿意，去你的吧！”

花蕊夫人道：“你可是自以为打败了两人，就很了不起啦，可对？”凌洵怒哼了一声道：“如果你不信，就不妨试试！”

“好！我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花蕊夫人话声中，左掌一晃，当胸直击，右手翻腕抽出来长剑，迎着一扫，剑化银虹如电。

凌洵刚刚让开了她的左掌，长剑又如怪蟒摆尾一般卷来。

只看花蕊夫人这出手两招，就知功力不凡。

凌洵霍地一闪身，双掌翻飞抢攻了七招，花蕊夫人也立还颜色，眨眼间也还击了八剑。此际琴声观外喊杀之声，越来越近了，从形势上看，似乎天蝎教中人占了胜着。

马震天倏地抽出来五鬼断魂刀，一个纵跃，打算帮花蕊夫人早些击败凌洵。

就在他身形方动，倏闻花蕊夫人一声娇喝道：“马护法，你不用助我，快去助各位护法放倒那云霄！”

此际那云霄力战五大护法，已感今日之战，无法取得上风。

因为能够列身在天蝎教护法的地位，武功已属第一流的高手，谁能接得住他们联手合力的攻势，就足以震惊江湖，何况又加了个鬼王马震天。

他在心头转念中，立生一计，因已看出来在合攻的六人之中，只有铁掌无敌顾家声是最易攻破的一环，如能放倒了一位，剩下的几人必然分散心神，那时就可以隐操胜券了。

他主意既定，暗中已密切注意敌方，准备伺隙发动。

走马灯般又斗了十几个回合，云霄剑眉一登，眼露杀机，倏地仰天一声长啸，唰唰唰，一连断剑，逼得浮生子丁南等人，后退有六七步远。铁掌无敌顾家声猛冲上来，拳发如风，声势惊人。

云霄正要他如此，倏然身剑合一，化为一道长虹，绕敌疾转，寻隙发剑。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七八剑，顾家声惨叫一声，凌空被抛出了战圈。这一下，把那几位护法都吓得魂飞魄散，齐齐惊叫不止。

另一边，凌洵和那花蕊夫人，也打得正紧。

他一听惊叫之声，也不禁豪情顿发，高声喊道：“云霄！加点劲，全打发了这些狗娘养的。”

云霄朗声笑道：“你放心吧，他们一个也别打算活出琴声观。”

两人这一问一答，在心战上立即生效。

花蕊夫人扫目一瞥，只见云霄剑发如风，每一招都是招中套招，变化奥妙莫测，很显然的，那些护法已不是对手，看来今天的围攻琴声观，已然落了败着。

此际观外的喊杀声，已不如先前激烈了，可是并不见天蝎教中的人冲进来，当然是被阻在观外了。

她想到这里，神色不期而然地显出来一丝沮丧，霍地一剑扫出，逼得凌洵后退一步，她也纵身后跃，仰天一声清啸，声如雌龙吟风鸣。

在武林中，每当拼战激烈，豪情大发之际，只听到壮士长啸，象花蕊夫人般的美女高鸣，却是初闻。

于是，摩云金刚凌洵和云霄两人，闻声不禁一怔。

就在这一失神的瞬间，花蕊夫人和那几位护法，已从地上挟起受伤的两人，飞纵而去。

凌洵气得冷哼了一声，顿足就待去追。

云霄拦住了他道：“师叔！放他们去吧！咱们得看看外面的情形呀！”

他话音方落，观门外进来了伏牛三兽。

不过只剩下两人了，已不见了金毛猿卢俊雄，来的是翻天豹子武世长和独角玉虎魏真，两人虽然安全回来，看样儿也受了不轻的伤。凌洵慌不迭跨步上来，一手抓住了武世长，颤抖着声音道：“二弟……你……大哥呢？”

武世长叹息了一声，道：“老哥哥，都完了，完了，我们老大也完了！”

云霄突然插口道：“师叔！走！咱们快去看看去。”

他话声一落，人就向观外纵窜而去。

凌洵闻言松开了手，双足一顿，追在云霄身后，也急急赶了出去。

两人绕着琴声观一阵急奔疾飞，沿途只见尸体纵横，到处都是血流漂杵，连天蝎教中的人加上琴声观的弟兄，少说也有七八十具，可见战况的激烈了。

凌洵见状气得顶门冒火，两眼圆睁。

云霄也不住地摇头叹息，心忖：“如不是这班肯卖命的弟兄，如让天蝎教中人冲进琴声观，自己和师叔两人的情形，就不堪设想了。”

不一会儿工夫，两人就回到三清殿前，再看武世长两人时，已然不支倒地。

凌洵忍不住老泪纵横，悲声道：“真的全完了……”

他一言出口，忽的转身就走。

云霄一上步，拦住了去路道：“师叔！你要上哪里去？”

凌洵看了云霄一眼，叹了一口气道：“我给我那些惨死的弟兄报仇去。”

云霄微微笑道：“师叔！报仇也不是眼前的事，忙什么？”

凌洵忽然又激动地泪如雨下，道：“我那些弟兄死得太惨了！”

云霄道：“刀枪无眼，动上手难免伤人，天蝎教此次来犯，尽出精锐高手，可说是志在必得，承他们舍命维护，琴声观总算无恙……”

凌洵道：“弟兄们全都完了，又要这琴声观何用？”

云霄道：“在此一战之中，我们故然死伤很重，但他们天蝎教也有不少横尸溅血，罪魁祸首，还是那花蕊夫人。”

凌洵恨声道：“我正是要去找那骚狐狸拼命去！”

云霄道：“天蝎教目前已掌握了整个武林，可说是高手如云，你去有什么用？只怕连那骚狐狸的面儿也见不到，如有一个不幸，岂不含恨九泉？！”

凌洵道：“照你这么说，咱们就罢了不成？”

云霄道：“当然不能算完，不过，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不必急在一时，咱们得从长计议。”凌洵暴躁地道：“计议个屁，十年我可等不及！”云霄笑道：“谁让你等十年了，眼前我们得掩埋死者救伤者要紧，他们可都是为琴声观而死，我们能忍心叫他们暴尸荒郊么？”凌洵闻言默然无语，沉吟了一阵，点头道：“好，就依你小子的。”云霄望着这位性情如烈火的师叔，苦笑了一下，从怀中掏出救伤灵药“天山冰玉祛毒丹”，在武世长、魏真两人口中，每人喂了一粒，又拿出金创药，替二人包扎了一遍。两人先后都长吁了一口气，苏醒过来。云霄眼看着这两人无碍了，才同凌洵出了琴声观，去埋葬那些尽义之人。此际天色已然大亮，山背后现出了晓日的的光芒。云霄似有无限感慨，轻轻地道：“唉！太阳又出来了。”

在云霄这短短数年中，曾不止一次迎过青天白日，而每一次朝阳初射的光辉，都曾给他添过不少的生命勇气。

两人在琴声观外选了块高亢的地方，抡剑先扫荡了荆棘乱草，开辟出一片干净的地面，一人挖土，一人运尸，一直忙过日色过午，方才把那些尽义的三十几个人，草草安葬。

云霄又用剑削平了一块巨石，以金刚指法写下“琴声观三十二义士之墓”，置在墓园之前。

事毕之后，日色已然偏西了。

凌洵眼望着那坏坏的黄土，深沉的凝视着，喉中似有痰涌，双目也失去了平日的光辉，扑簌簌地泪下如雨。

他低下头来，忍了再忍，咽了一咽，一声长吁，迈步回身向琴声观走去。

云霄他何尝没有感触，默默无声地也跟着回到琴声观。

真个是：“华堂酒正暖，人已隔幽冥，一场欢喜思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云霄同着凌洵再又走进琴声观，已然又是灯火初上了，想起昨夜的观乐场，只不过片刻工夫，大多半的人，都已成了陇头白骨。

好在这观中还有数名火工道人，已然准备下酒饭。

可是，这两个人哪还有心吞咽下去……

他们默坐了好大一会，还是凌洵忍不住道：“霄儿！我越想越不对，我如不为这些弟兄报仇，岂不成了无义之人！”

云霄道：“仇是要报的，单凭我二人之力，无疑以卵击石。”

凌洵道：“不是有狂老头和雪山那两个傻老儿吗？”

云霄道：“几个人怎能成大事？除非我们请出来湖海七怪。”

凌洵道：“有那七个老残废就能成事么？”

云霄道：“有他们七位帮忙，我们先协助梅家的人收复绿萼庄，以壮志势，九大门派就可能易帜倒戈，再去对付天蝎教就容易多了。”

凌洵沉思了一阵，忽然一击掌道：“对！就这样……”

“呵……”他一语未了，院中忽现异声！

两人心中一惊，不约而同地先后窜了出去。

就见在瓦砾堆旁，幽灵般站着一人，凝神看着两人。

凌洵猛喝一声，道：“你是谁？”

喝声中，凝聚真力，方待一掌推出……

云霄忙拦住道：“师叔且慢！……”

就听那人缓声道：“贫道顾天爵，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来了这里呢？”

凌洵一听对方报名是顾天爵，不禁怒火又起，喝道：“好你个牛鼻子，装的什么蒜，拿命来！”

说着，又待纵身扑去，但仍被云霄拦住了，低声道：“师叔！”不要性急，人本质不坏，可能中了天蝎教迷药，被我一口酒吐倒，如今醒了过来……”

凌洵恨声道：“为他闯进观来捣乱，害得我三四十位弟兄惨死，饶不得他！”

就他说话之间，顾天爵已然走到跟前，朝着两人打一稽首道：“这到底是什么事呀？贫道几时害了人？”

凌洵道：“别装了……”

云霄忙又拦住，笑向顾天爵道：“顾前辈可知这是什么地方吗？”

顾天爵迷惘地摇了摇头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到了这里呢？”

云霄先向凌洵使了个眼色，笑向顾天爵道：“此处名叫琴声观，老前辈请殿中坐吧！”

“琴声观？莫非这是马鞍山下那个琴声观？”顾天爵倒越发迷惘得摸不着头脑了。

凌洵冷哼了一声道：“绝不是牛岭上？装什么糊涂。”

顾天爵一听对方言语不善，不由得直起眼来，打量着凌洵。

凌洵仍是气呼呼地，环眼一瞪道：“看什么？难道不认识我？”

顾天爵忽然惊讶地道，“尊驾莫非摩云金刚凌二兄么？”

凌洵道：“好小子，你眼睛还没瞎，仍认得出我，是又怎么样？”

他这么气哼哼说话，闹得个顾天爵直搔头。

云霄笑道：“顾前辈请殿中坐吧，有话慢慢地谈。”

顾天爵迷迷糊糊，仍疑身在梦中，只好跟着云霄进入清殿。

凌洵依然怒气未消，云霄就将一切经过，对着顾天爵说了个详细。

顾天爵方始恍悟，叹了一口气道：“想不到我黄粱一梦，竟铸成了这样大错，这叫我如何为人？”

他说着霍地站起身来，面带愧作，朝着凌洵面前一跪，颤抖着声音道：“凌二哥，是我错了，顾天爵知罪，我愿沥血祭你那三十多位枉死的弟兄。”

说着话，翻腕亮剑就朝脖子上抹去。

凌洵本来气得双眼冒火，但一听顾天爵自承知罪，气也就消了大半，再一见他要拔剑自刎，心中一慌，忙道：“使不得！”

但等他看清楚了，禁不住破涕为笑了。

原来那顾天爵抹在脖子上的，并不是亮晶晶的宝剑，乃是一把光秃秃的扫帚。

乃因云霄既知顾天爵是中了天蝎教的迷药，更知他是条铁铮铮的汉子，等他知道入迷后的所作所为，必定痛不欲生。

本来死他一个顾天爵并算不了什么，但眼前正在用人之际，多一位帮手总比少一位好，所以他在暗中，就替他换了，以扫帚作剑。

顾天爵闻知自己铸成大错，真个地就打算一死以谢江湖，情急之下，也没细看，抹了几下，不但不疼，怎么也不见血？是剑钝了也不会这样呀？

心中怔然惊疑，一见凌洵失声笑了起来，这才意味着不对。低头一看，不禁低叹了一口气，倒坐在地上，抖手挥开了扫帚道：“云世兄这番好意，顾天爵心领了，但叫我以何面目去见武林同道……”

云霄道：“那还不容易，只要有赎罪之心。”

顾天爵道：“但不知怎样才能赎得了罪？”

云霄道：“舍生取义，咱们同心合力去打垮天蝎教，为武林谋求永久的和平。”

没等顾天爵说话，凌洵先就喝起彩来道：“好，小子，凭你这句话，我这为师叔的全听你的了。”

暴风雨后，三人反而觉得亲热多了，火工道人送上来酒饭，他们一边畅饮，一边议论，又谈到去请七怪出山的事。

凌洵道：“去黄山找七怪，可否晚去两天？”

云霄道：“莫非师叔变了卦，害怕天蝎教了么？”

凌洵道：“放屁，我自然有理由了！”

云霄笑道：“你有理由不说出来，我怎能会知道？”

凌洵道：“第一，武、魏两位兄弟伤势未好，我们能撇下他们不管么？”

云霄道：“我看他们那伤用两三天也就差不多可以好了。”

凌洵道：“第二，我想趁这一段时间，回一趟桃花坞。”

云霄笑道：“师叔可是想念新娘了么？”

凌洵笑骂道：“胡说八道，二十年我都没想她，如今就想她了？我是为

践那狂老头之言,再说我也不放心,天蝎教无孔不入,也好叫她们有个准备。”

云霄沉思了一阵道：“我猜天蝎教在这里吃此大亏,心中必然不甘,再说温玉钵他们得不到手,琴声观也难得到清净,不如咱们一齐全去桃花坞怎样？”

凌洵摇手道：“那不行,如果你猜得不错,在这马鞍山左近,敌人必定埋伏有眼线,那样一来,咱们不是又把灾难带去了桃花坞？”

云霄道：“那么你走了,琴声观不更显然人单势孤了么！”

凌洵道：“这个我有安排。”

云霄道：“那么温玉钵呢？”

凌洵道：“我自然要带回桃花坞了,不过那上面的东西,以后还得拜托二位替我解释哩！”

顾天爵笑道：“甘愿效命！”

凌洵笑道：“臭牛鼻子少冒风凉,那上面记的乃是失传的一宗武功,咱们三人将来一同参练……”

他话没说完,顾天爵又插口笑道：“没有什么,我早知上面所记的,乃是一种上乘的玄门功夫,名叫‘蛰龙眠’法。”

凌洵闻言倏地一变,凝视了好大一阵,方道：“怎么？牛鼻子,你早已会了那宗功夫？”

顾天爵哈哈笑道：“二哥你何必这样紧张,我要是会那上面的功夫,今天不会落到这样下场啦！”

凌洵道,“那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顾天爵道：“那温玉钵乃我嵩阳派中故物。被送到桥陵上苑保存,敝派典籍中曾有记载,我就是从典籍上看到的。”

凌洵道：“原来是这样的,我只练那上面的武功,将来原物奉还你们嵩阳派。”

他们只顾谈得高兴,不觉又是震光喜微了。

凌洵就带两个到了观后一棵合围粗的大树跟前道：“看到没有,这棵树是个中空,爬上树上就看到了洞口,有一条铁链可以坠下去,你们藏在里面,就是神仙也难找到。”

顾天爵道：“严密是真严密,不知另外还有出路没有,要不然被人堵住了口,可就糟了！”

凌洵道：“另一条口,乃在三十里外的马鞍山下临江之处。”

云霄笑道：“好啦！师叔你就快起程吧,只要有出口,谁也堵不住云霄。”

凌洵笑了笑,略作收拾,带了温玉钵,出山而去。

琴声观留下了云霄等四人,为防万一计,先将伏牛二兽坠下了地穴。

下面的地方还真不小,收拾得也十分干净,米粮存储的也不少,住在里面,三两年不出来,绝对饿不死。

第三十一回

树下地穴，称得上隐秘。

储量丰富，计出万全，不知摩云金刚何故营此地穴。

云霄怀着满腹狐疑，顾天爵也浑为不解……

他们哪知道，此乃摩云金刚壮志鸿图，他打算在九大门派、三大世家之外，别树一帜而称雄江湖。

可是，目前他的幻梦灭了。

固然因为和云霄一战，割须断剑，他雄心受了挫折。

但，他被天蝎教这一闹，更使他精锐丧尽。那争雄武林之心，方始消失。

树下地穴，正是他存粮之所。

是摩云金刚返去桃花坞的第二天。

云霄正和顾天爵谈起往事，他从普仙寺救巧手方朔韩翎，杯酒战群魔，说到雷天化浴血苦战，临终赠剑。

顾天爵听了嗟叹不已，也叹起他自己贪杯中毒，因而铸成此一大错，竟然腆颜事仇，不禁惭愧无地……

就在这时，倏闻地穴入口处树洞附近，响起了异声。

顾天爵诧异地道：“是否凌老二从桃花坞回来了？”

云霄道：“不可能的，讲好的三天后回来，这才只有两天了么，我想他不会这么快……”

“轧轧……”他话音未落，洞口响起了掀推闸门的声音。

顾天爵心中一动，忙道：“云世兄，看这情形，可能是天蝎教中的人，找到了这里来……”

他这么一说云霄也觉着有可能。

因为这地穴虽然隐密，但无法不使外人知道，除非没有这个地穴，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云霄沉吟了一阵道：“我们不管外面的人是谁，只要不是我凌师叔回来，就不允许他们进入地穴。”

顾天爵道：“为防万一，也只有这样。可是……我手中没有家伙呀……”

翻天豹子武世长道：“老道长，不用着急，有家伙在这下面也施展不开。”

顾天爵道：“我们可不能束手就缚呀！”

武世长道：“在那拐角处，堆着有一堆西瓜，是我们观主存贮待客用的……”

“西瓜？……”顾天爵可就迷惑了……

云霄笑道：“好！这倒是个好办法，用西瓜阵对付他们。”

顾天爵仍在茫然不解，他真想不出“西瓜”怎么可以做为武器？……

他想向云霄问个仔细，方便得一声，尚未说出话来。

“咯嘞嘞！”一响震撼之声，闸门被人打开了，从上面射下来一道光线。

一人哈哈大笑道：“凌老二真有本事，会安排下这么个隐密所在，这是碰上了我癞子，换个人可真无法找得到。”

另一人接口道：“老五这吹牛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如果不是仇湄娘那骚狐狸先告诉了你，我矮子就不信你有这样精灵。”

顾天爵道：“听他们的语气，象是受了天蝎教主的蛊惑而来，只怕居心

不善呢。”

云霄道：“不管他们居心如何，总之咱们小心对付就行了。”

两人念头方转，穴口外已有人上了阵。

一个尖声的嗓门叫道：“这地穴下面可有个小子云霄么？胆敢骂我们七个老残废，听说你有点能耐，何不出来较量一下……”顾天爵低声道：“云世兄，他们找上了你啦！”

云霄道：“这就是证明七怪是受了人家的挑拨而来。”

顾天爵道，“那你何不出去和他们说清楚？”

云霄道：“那不行，他们已有了先人为主的意念，是说不清楚的。”

外面那尖声音又叫道：“姓云的小子，你聋了么？有种的就答应我一声，六大爷就是秃子尤清，听到没有？”

瘸子李平接口道：“姓云的小子，你不是骂我们是江湖上的渣滓，武林中的废人吗？怎么不敢答腔呢？”

云霄实在忍不住了，就示意顾天爵准备，吹熄了油灯，各找有利地形站好，方朗声道：“姓云的是在这里，不答理你们，可不是害怕，而是替你们可惜。”

瘸子许龙道：“哈！这小子真在，有种的出来呀，有什么可惜的？”

云霄道：“我可惜你们都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竟然分不清红皂白，轻信人言，云霄几时骂你们了？”

秃子尤清尖声道：“你说你没有骂，谁能相信？”

云霄道：“是谁说我辱骂你们了，有什么证明？”

秃子尤清道：“仇湄娘说的，她身为天蝎教主，自不会随便说话。”

云霄道：“你又怎知我的话不实呢？”

秃子尤清道：“那还用解释，你小子初入江湖，从未立名扬万，只算上个江湖末流，谁能信得你？”

云霄闻言，低声骂道：“势利的家伙，难怪他们能成名！”

他声音虽然低，但却被聋子张澄听到了，大声嚷道：“小子，你在说些什么？”

云霄笑道：“你是什么人？怎么听到我说话了？”

张澄笑道：“老夫人称聋子张澄，耳朵最是灵敏，任你小子喘口气，我也听得十分清楚！”

云霄道：“如此说来，你并不聋吗？”

张澄笑道：“谁说我聋了？不过就有一点，恭维我的话，我是一句也听不进，骂我的言语，可就听得很清楚了，小子，你是在骂我们，可对？”

云霄笑道：“你猜对了！我是在骂你们。”秃子尤清尖声叫道：“你小子骂我们什么？”云霄笑道：“我骂你们是一群势利鬼，难怪人家称你们老残废，其实眼耳鼻、脾胃四肢，生在你们身上，那是多余，连那颗人心，也生得歪了……”他话未说完，瘸子许龙已忍不住发了怒，大吼一声道：“好小子，你说骂怎么真的骂了起来，有种的你上来，咱们比划比划！”云霄笑道：“你要有种就下来，云某人想在穴地领教湖海七残废的武功。”他这么一叫，湖海七怪可就犯了踌躇。因为他们如果妄自进入地穴，无疑是变优势为劣势，敌暗我明，吃亏太不合算。

云霄听上面没有回声，朗声哈哈大笑道：“看起来湖海七残，只不过徒具虚名，有种的下来呀！”

笑声中，洋溢着胜利的气氛。

瘸子李平气不过，大叫一声道：“你小子别得意，湖海七怪可不怕你阴谋暗算！”

云霄接口道：“云某人还不会学你们那样特别，有种的怎么不下来？”

瘸子李平气不过，真的一抬跛足，就要向下跳去。

矮子高丰突地拦住了他，轻声道：“且慢！”

跟着就在他耳旁咕啾了几句，瘸子不由朝着矮子一竖大拇指，轻声道：“四哥，真有你的！”

云霄和顾天爵两人，判断七残一定忍不住会下地穴来，立即蓄势以待。

哪知，上面却没有了声息，心忖：“莫非他们改了主意，撤退走了？”

就在他一念未了，穴口处突然火光一闪，有一缕淡烟直冲了进来。

云霄见状，不禁大惊，扬声骂道：“这就是你们七残的本事呀？卑鄙无耻，用下三滥的功夫来对付云某人，算是什么能耐？”

“咳咳咳！”武世长受不了烟熏，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聋子张澄又听到了，忙道：“下面好象不止一个人吗？”

驼子饶直道：“莫非凌老二也在里面？”

秃子尤清尖声地道：“没那回事，我亲眼盯着凌老二走的。”

此际火烟越来越浓了，云霄也是一样的忍受不住，就轻轻地剖开了一个西瓜，撕了衣袖，沾满了西瓜水，将口鼻包了起来。

可是，眼睛依然受了影响，视力感到了困难。

顾天爵可是个老江湖，他虽然没说话，心中却在暗中盘算。

他知道对方这么用烟雾进攻，确是一手狠着，时间一久，呼吸就大有困难，任你有再大的能耐，也无能为力了。

心念动处，就越发认为坐以待毙不是办法！

于是，他就捧起一个西瓜，慢慢地向地穴出口处移去。

当他刚刚接近入口木梯附近，方打算将西瓜用力掷出，引得七残分心，自己就可乘势纵了出去，以便阻止对方烟攻。

哪知，正当他双手捧瓜向上一举的瞬间，突然觉得有一股重力压下，“刹”的一声呼，西瓜破碎。

顾天爵立即意识到，那是一个人用脚踏下，暗忖：“原来七残是用烟雾掩护，而入穴进袭的呀？看样子并不单是为了云霄骂他而来，可能别有阴谋！”

念头方转，那一脚踏上西瓜之人，突的一声惊叫道：“哎！这是什么东西。”

他惊叫之声未了，顾天爵突的把手一松，西瓜落地，紧跟着一掌拍了出去。

对方那人在踏上西瓜之际，虽然惊咦了一声，还未料到那西瓜是在敌人手上，等到顾天爵一松手，重心顿失，立即向下滚跌。

恰在这时，顾天爵打出了一掌，正拍在那人肩上，闷哼一声。就地打了一个滚，抖手一抡，丁字拐就扫向顾天爵。

顾天爵已被浓烟熏红了眼，视界不明，一时大意，后胯上就挨了一下。

这一拐虽然用力不大，但是打在顾天爵身上，他也痛得直咬牙。

就势往下一伏身，探手抓去，竟然抓住了对方的头发、用力往下一扯。

那人又是一声闷哼，两个人就滚在一起了。

顾天爵挨了一拐，伤得不轻，一时难以提聚真力，而那人中了顾天爵的一掌，也够他受的，一条左膀已提不起来了。

所以两个人除了在地上打滚之外，是谁也拿不出真功夫来。

不料顾天爵却占了地利之便，虽然用不出真力来，但他却不愿放过敌人，就抓地上的烂西瓜，没头没脑的朝对方头脸上乱抹一通。

那人想是把西瓜吃得腻了，一张嘴竟朝顾天爵的手上咬去。

顾天爵手缩得快，没被咬着，但却触发了的灵机，一低头却咬向了对方的右手。

“呀——”的一声叫，一阵奇疼攻心，那人只好松手去捌，手肘上却被顾天爵咬下来一大块肉，鲜血直流。

在这时，洞口上又走下来第二个人，乃是癞子许龙。

他是听到洞底下连声惊叫，就知老七瘸子李平准是吃了亏，哪能见死不救，匆匆地就滑了下来。

哪知在扶梯下面，早已暗伏着一个人，乃是那翻天豹子武世长。

就当他一跃落地的刹那间，武世长猛地扑了上来，抱着了他的双腿。

这一来，两个滚在了一起，在地上打起滚来，是谁也不肯放松。

此际从上面又下来了秃子尤清，巧不巧，他又被独角玉虎魏真给抱住了。不过秃子的心眼多一些，已防着这一招了，一发觉不对，甩手一剑下削。

魏真一则是重伤初愈，劲力不足；一则是贪功心切，只顾侵敌下盘，没防到敌人手上有兵刃。

没等他把敌人双腿抱定，剑已先到，寒光一闪，掠面而过，一下子削了半个脑袋，惨叫一声，尸身倒地。

这一声惨叫，引起了两方面的错觉。

武世长当然是听得出来，那是魏真的叫声，心急之下，毒念立生，探手怀中摸出来一枚小钢镖，咬牙用力，在癞子后背心上一按，又猛力地一拍。

癞子许龙就只哼出一声，也就一命呜呼了！

洞口上的人，听到了那声惨叫，以为是自己弟兄吃了亏，矮子高丰跟着也下来了。

他却并没有碰到拦阻，但所遭遇的更糟。

原来当云霄决定用西瓜阵时，武世长和魏真两人已暗中布置好了，从扶梯下来，把西瓜一直摆到洞底深处，向两边走，有他们两人把守着，走中间，就陷入了西瓜阵，任是再高的能耐，也得一直被滚到洞底。

所以当矮子高丰身形朝下一跃，一脚踏上了西瓜。

西瓜是圆的，地是滑的，一个滚动，全都滚动。

高丰一个没有稳住势，身形就再也稳不住了。

就只惊叫了一声，随着西瓜向下滚去，越滚越远，越滚越疾，轰然一声大响，矮子撞倒了西瓜堆，刹那间，他就被西瓜埋了起来。

那呆在洞口上的聋子张澄，可就不敢轻易下来了。

只有放大了喉咙，喊道：“老四——老四——你怎么啦？”

矮子高丰被埋在西瓜堆里，一时间也挣扎不出来，同时也被那浓烟，熏得他喘不过气来，虽然听到了喊声，无奈他张不开嘴，此时只有秃子尤清的心情比较好些。

他因手刃了个敌人，以为地穴中的人技不过如此，所以胆子也就大了。

不过，他也感到了困难，那就是矮子高丰这烟攻之计，算不上高明，固

然困住了敌人，但也影响了自己，视线看不清楚。

“假如我猜得不错，七残已下来了四位，地穴中没有好的招待，只有请你们吃西瓜！”

云霄突然发话，可是他声落人已闪开，纵身就扑向了洞口，双脚一顿，人就纵了出去。

秃子尤清却循声扑了过去，又是人未到剑先至，锵的一声，火星冒起老高，原来一剑戳在了石壁上。

滚在地上的顾天爵和瘸子李平缠了一阵之后，心知这样下去，准是个两败俱伤的局，太不划算，趁机抓起李平的丁字拐，纵身跃过一边。

正当他身方站稳，倏觉身后一股寒风扫来，赶忙翻身抡挡了过去。

“锵！”的一声，拐剑相触，两人都被震退了一步。

那扫过来的一剑，正是秃子尤清，由于兵器相触，他感觉出对方是一柄丁字拐。

手持丁字拐的，当然是老七瘸子李平了，于是立即干咳了一声。

这是他们七残的信号，用干咳之声联络。

顾天爵却不知道，可是他被那烟熏得忍不住，也干咳了一声。

巧不巧，就又碰上了。

秃子尤清竟真的当他是自己人，一转身仍然向前搜索过去。

顾天爵见机不可失，慌不迭爬上扶梯，人就向上冲了出去。

此际，在树穴上面，云霄已和聋子张澄动上手了，那驼子饶直却向地穴中，大灌其浓烟。

跟着，翻天豹子武世长也出来了，他朝着顾天爵一招手，两人就爬上了大树，斜跨在树杈丫上，悠闲地观战。

秃子尤清持剑在地穴中，搜了个遍，哪有敌人踪迹，正在惊疑，忽听瘸子李平大叫道：“我的拐呢？”

尤清一听，心中倏地惊觉，暗道：“方才那人是冒充的呀？”

正当他一念未了，倏觉身后一股劲气袭来。

尤清不由大吃一惊，迅忙闪身躲让。

哪知他快对方更快，他虽躲开了“尾龙穴”，对方却点中了他的笑腰穴。

“哈——哈——哈——”尤清突地大笑起来。

这一笑，使得那出手之人怔了，才知自己找错了人。

原来那乃是矮子高丰，他好不容易从西瓜堆中爬了出来，怀着满腔愤怒，只以为找上了敌人，可舒一口闷气，哪知却误伤了自己人。

如此一来，别提他心中有多难受，慌不迭过去替尤清解开了穴道。

冷不防，瘸子募的一腿扫了过来，喝道：“好小子，快还我的拐来！”

他这一脚还真用上了十成的力道，一下子把矮子高丰踢了个筋斗，身形一倒，又和西瓜滚在了一起。

好在他此际身形倒地力劲大了些，没有滚出去好远，但却摔碎了好几个西瓜，弄得满身瓜浆。

他喘着气道：“老七，咱们弟兄有什么过不去的呀？我几时见着你那拐了。”

瘸子李平吃惊地道：“怎么？是四哥呀？”

高丰叹了一口气道：“唉！不是我是谁，你这一腿可照顾我不轻！”

秃子尤清道：“算啦吧，你那一判官笔，也点得他几乎笑岔了气。”

瘸子李平诧异地道：“怎么不见敌人呢？”

秃子尤清道：“已被我给宰了一个，可能已死光了吧？”

李平道：“不会那样简单，听说姓云的那小子，武功很不错哩，会让你给宰了？”

尤清道：“那除非这地穴另有出路，不然的话，难道他会地遁不成？”

地穴中的三人猜疑难解，外面的云霄和聋子张澄却拼斗正激。

一柄太阿剑，一根旱烟袋，舞起来满天寒光流转，激得劲风呼呼。

驼子饶直一个劲地在放火生烟，还不知敌人早已出来，且已和他们大哥打了起来。

等到一阵劲风从他身后掠过，始才倏地惊觉，赶忙一长身。

隐身树上的武世长，不期暗中惊道：“嘿！驼子并不驼呵！直起身子来比一般人还要高出一些哩！”

驼子饶直长身四下一打量，忽见聋子大哥和人家交了手，他猛地一摸双拳，就待扑奔过去。

武世长倏地从树上一纵而下，拦住了驼子饶直，喝道：“假驼子，休要走！”

驼子饶直闻声一怔，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人？”

武世长哼了一声道：“伏牛三兽，你可听人说过吗？”

饶直微微一撇嘴道：“无名小卒，也敢人前逞能？”

武世长冷笑了一声道：“你们湖海七怪，也算不得什么有世面的人物！”

他这一言顶撞，使得驼子饶直怒火立生，冷哼一声道：“你这样自寻死路，可怨不得他人……”

冷语声中，倏向前一纵身，双掌平推过去，一股极大的掌力，冲向了武世长。

武世长挥掌一接，立时觉着不对。

他功力既不如人，又在重伤初愈之际，怎能和敌人较重力，可是，打算不接，已然不及，只好咬牙苦撑。但觉那股力道冲来，他立即血气翻腾。

顾天爵在这当儿，他可不能见死不救，迅疾也飘身落地，哈哈笑道：“湖海七怪确是不含糊，既会熏烟放火，又能仗势欺人，原来在江湖上的万儿，是这样立起来的呀？”

驼子饶直闻言猛地一收劲，武世长才算逃出了鬼门关，但仍咬牙支持着，不让那口逆血喷出来。

饶直瞪大眼睛，打量了对方一阵，脸上泛起一丝冷峻的笑意，道：“看尊驾这副样儿，敢莫是嵩山醉司命顾天爵么？”

顾天爵笑道：“你这驼子的背是假的，这双眼可还真，居然认得出贫道来，善哉！善哉！”

饶直冷冷地道：“你身为嵩阳的掌门人，几时投效了凌老二？”

顾天爵笑道：“贫道在此做客，从未闻什么投效招降之事，不知你们湖海七怪，又几时成了仇湄娘的入幕之宾。”

驼子饶直闻言，气得哇哇大叫道：“顾天爵！你胆敢这样糟践我们湖海七侠的声名！”

顾天爵笑道：“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可以诡辩的！要不然，你们怎肯为

天蝎教出力卖命！”

饶直道：“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谁替谁出力卖命了？”

顾天爵笑道：“不知你们湖海七侠来犯琴声观究竟是为了什么？凌老二几时惹了你们？”

饶直道：“这不关凌老二的事，全是为姓云那小子一个人！”

顾天爵道：“那云霄和你们素无过节，什么事犯着你们了？”

饶直倏地一瞪眼，怒道：“你是云霄什么人，要你在我面前唠叨？”

顾天爵却哈哈大笑道：“词穷理屈，发怒就能唬住人么？”

饶直冷哼了一声道：“怎么？你打算和我较量一下么？”

顾天爵道：“较量一下我也不见得就怕你！”

饶直突地狂笑一声道：“好哇，我倒要见识一下嵩阳派武功绝学。”

顾天爵微微一笑道：“那你就试试吧！”

话声中，蓦地跃起身来，一掌劈了过去。

饶直右掌一推，硬接一掌，嘴里却冷笑道：“凭你这一掌之力，算不上什么绝掌。”两人对了这一掌之后，顾天爵已知对方的武功和自己不相上下，一语不发，只是发掌抢攻。此际那聋子张澄和云霄缠斗了将近百招，尚无法占得一丝先机，不由得越拼越急，一根旱烟袋，夹着丝丝风声，尽是急招攻法。杆影点点，砸、打、敲、点，招招指向云霄的要害穴道。

云霄手中太阿神剑，也是绝招源源出手，寒芒暴涨，扬起满天剑幕，从四面八方扫卷而来。倏然之间，张澄的招式变了，风劲仍旧，但手脚上是越来越缓，旱烟袋一抡一扫之间，都是力透千钧，重越山岳，显然他已运出毕生功力。

云霄此际也杀得性起，陡地清啸一声若龙吟。玄机深奥，变化无穷，裹住了对方，刹那间，张澄已感到力不从心。他心念动处，蓦地咬牙运气，施展出追魂三绝招，打算荡开剑幕。

但是，他已迟了一步。

只觉杆招发出，无形只有一股反弹力，重逾山岳，直向自己逼来，几乎把手中烟杆震飞。

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沉气运劲，力求自保。

无奈先机已失，处处受制，不由得就只有后退。

他不退还好，这一退越发地难支了，但觉对方剑势，越来越重，更是招架无力，惊险万状。

另一旁，那顾天爵和驼子饶直却打了个棋逢敌手，功悉力敌。

但见双掌翻飞，潜力激荡，好一场龙争虎斗，声势确非凡响。

就在这时，从地穴中先跳出来了秃子尤清，随后又上来了瘸子李平。

矮子高丰是最后上来，但他却背负着已死去的瘸子许龙。

三人朝场中扫了一眼，见四个人捉对儿厮杀，打得正难分难解，只有武世长一人跌坐在旁，似在掠阵，又像在观战。

他冷哼了一声道：“好小子，咱们两个拼两手试试！”

口中说着话，脚下一步一步直逼过去。

哪知，瘸子李平因失拐之恨，心中有股闷气难消，早已抢在前面，扑了过去。

人甫扑到跟前，身形一矮，抬腿踢去。

原来他这个瘸子也是假的，装模假样来遮人眼目，其实他最拿手的能耐，

应该是腿上功夫。

武世长本来正在调息，方压抑下那口逆血，冷不防有人袭击过来。

他来不及挺起身子，只好向右迅速地两个翻滚，翻出去八九尺远。

李平哪里肯舍，双脚一点，又追了过去，掌脚齐出，上打下踢。

眼看着翻天豹子武世长是难逃此劫，准要丧命在李平拳脚之下……

陡听一声：“鼠辈休下毒手！”

跟着一股强猛力道迎面打来，势若奔雷，凌厉已极。

李平陡觉胸口上如同中了一记千斤的铁锤，掌势未落，左脚刚起，人便向后倒栽过去。

秃子尤清见状心中一惊，抬道看去，见在武世长身后丈余远处，站着一个虬髯老人。

这个人他认识，正是这琴声观的主人，摩云金刚凌洵，他此际已恢复了本来面目，倒使李平乍见之下，有些眼生。

所以想也没想，蓦地一个急跃，直如掠波燕剪。

他的心意是先击毙了武世长，算是给李平报了仇，然后再找那虬髯老者算帐。

哪知，他这里方一发动，对方似早有备，突然右手一扬，虚空一送，又打了一掌，罡风飒飒，直逼过去。

尤清知道厉害，哪敢硬接，迅急斜跳开去。

就在尤清跃开的同时，凌洵双足微顿，人已抢到了武世长跟前，一把抱起来，望着尤清冷笑了两声道：“我琴声观和你们湖海七怪，并无怨仇，你们侵犯前来，未免欺人太甚了！”

他说着也不管对方是否答复，又低头向武世长道：“二弟，你怎么样了？”

武世长闻言，热泪立时涌了出来，悲声道：“大哥，我没妨碍，但是老三已毁在他们手上了……”

他话方说完，跟着又一阵急喘，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

凌洵也觉得眼睛有些润湿，哼了一声道：“兄弟，你放心吧，血债血还，毁了一个魏老三，大哥会叫他们七怪全给抵命。”

说着话，轻轻地将武世长放在地上，站起身来，猛提了一口气，瞪眼打量了对面两人一阵，冷冷地道：“听说湖海七怪武功不凡，我凌洵可有些不服气，今天是你自行找来琴声观，正好试一试谁强。”

矮子高丰哼了一声道：“谁还怕了你不成？”

凌洵哈哈笑道：“咱们谁也不怕谁！有种的咱们就手上见输赢。”

矮子高丰此际已找回了他那丁字拐，在手中掂了掂，转向秃子尤清道：“老六且先给我压住阵，等我不敌时，你可接第二阵。”

秃子尤清道：“对付这么一个江湖煞星，大可不必讲什么江湖规矩……”

高丰道：“那你得先把老七安置好呀。”

此时的瘸子李平，挨了凌洵一掌，人虽未死，但已是出气多入气少了，奄奄一息，也离鬼门关没有多远。

秃子尤清哼了一声道：“好吧！今天如不合力将这煞神除去，将会留下无穷后患。”

他们这一问一答，凌洵已然气得双目冒火，怒吼一声，纵身而起，抬手直向矮子高丰劈来。

高丰也大喝一声，手中丁字拐一招“横扫五岳”，猛击了过去。

凌洵嘿嘿一声冷笑，身形一闪，让过了高丰铁拐一击，倏地向前一跨步，又直向高丰身侧欺进。

高丰身形倏地往后一退，左掌平胸疾推而出。

随掌发出一股凌厉无匹的力道，撞击向凌洵。

凌洵身形尚未站稳，但右掌已疾翻而起，迎着高丰左掌劈出的内家罡力，轻轻地一划一引。

矮子高丰突觉得自己劈出的内家罡力，竟被一股强力引向一侧，而且带动起自己的身形，也有些前倾。

不觉大吃一惊，猛地一沉丹田之气，稳住身形，迅疾向左侧斜跨出去三步。

凌洵哈哈一声狂笑，道：“矮子，你可敢再接凌老二一掌……”

他在话声中，右手向前微微一探，轻飘飘的一掌直劈过去。

这一掌打出，和方才的掌势大不相同，竟然丝毫不带一点风声，随手击出，行若无事一般。

矮子高丰知道凌洵武功非同小可，别瞧他这一掌毫不着力，似如轻描淡写，其实却暗藏杀手。

他哪肯轻易冒险，纵身避开对方掌势，丁字铁拐忽地左打右击，连续攻出五拐之多。

他这五拐，乃是演化自疯魔杖法、参酌子散仙入拐而成的十二招化成拐中的精奥招术，舞动开来，但见青光流动，拐影纵横，幻化出一片片光幕，阻住了凌洵的攻势。

秃子尤清见状，不禁高声喝起采来，喊道：“四哥！你这化龙拐法，果不虚传，我可要助拳来了。”

他话声方落，呼的一拳，直向凌洵的后背心掏去。

这一拳，他乃是蓄势而发，用出了十成力道，威势非同小可，但闻拳风呼呼，宛如怒涛澎湃。

矮子高丰目睹尤清出手，心中大喜，立即将右臂一振，那流动的拐影倏然合而为一，化作“气龙归海”之势。猛向凌洵前胸点去。

如此一来，凌洵成了腹背受敌。

在这种情形下，他如不被尤清的一拳击中，也得挨上高丰那一拐，可说是惊险万分。

但他并不惊慌，蓦地一声冷笑，用了一式“铁板桥”的功夫，身形猛地平躺而下。

高丰冷冷一笑，迅又变招“金针定海”，疾沉右腕，紧随着凌洵倒下的身子，点向他的前胸“璇玑穴”。

可是那尤清击出的一拳，由于凌洵的突然倒下，而拳势落空，一股强猛潜力，却直撞击向高丰而去。

高丰虽然觉出尤清的拳力直击过来，但他不愿放过重创凌洵的机会，只得运气左臂，横掌当胸，准备硬挡尤清的一击。

同时之间，右手丁字铁拐仍然袭向凌洵的要害。

这本是电光石火一瞬间事，心念动作，间不容发。

就在高丰左掌刚横胸前，尤清的拳力已然近身，他方打算左掌推出之际，忽觉近身的潜力突然消失了。

原来是尤清已然借势收回了捣出的拳力，余劲却撞向了他那右手的丁字

拐。

就这么一刹间，凌洵早已贴地斜纵开去。

可是尤清动作更快，他在一收回拳力的瞬间，蓦地又一贯劲，人已迅疾向凌洵扑去。

高丰见状大惊，忙喊道：“老六不可躁进，当心……”

他一语未完，凌洵哈哈一声狂笑，倏地扬起右臂，呼呼呼，一连劈出三掌。

这乃是凌洵掌法中的绝技，名叫“雷音普化”，一声三掌，一掌力道比一掌强猛，任是再高的能耐，躲开了第一掌，就难躲就二三掌。

尤清见状，在百忙中，猛的一提丹田真气，双臂一抖凌空而起，直飞起三丈多高，才悬空一个转身，抖气将长剑打了出去。

同时之间，矮子高丰也抖手打出了一把钢丸，人也跟踪扑了过去。

凌洵掌势刚刚劈出，眼前突然一亮，那电掣寒芒的长剑已然近身。

但他毫不惊惧，不慌不忙地回手一抄，已把急袭而来的一柄长剑，握在手中。

倏然之间，高丰打出来的那蓬钢丸，也已破空罩下。

但听凌洵又是声狂笑，先振腕一剑朝着高丰刺去，紧跟着身形一晃，扬左掌猛贯劲一扫，劲风过处，钢丸纷纷坠地！

可是，他那右手之剑，仍然不即不离地直对着高丰的前胸，相差着只有两三寸，一探臂就能刺进高丰的胸膛。

在这时，矮子高丰空自手中握紧了丁字铁拐，一点也派不上用场。

秃子尤清此际也吓得呆了，暗自后悔，直骂自己混账，怎么把自己的兵刃，给了人家，这不是助虎添翼吗？……

凌洵以剑抵住了矮子高丰，咬牙狠声地道：“矮子，你这是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凌老二手辣……”

他说着话，身形往前移动一步，高丰迅疾后退一步，已然吓得面目变色了。

此际那顾天爵和驼子饶直，仍然打得不分高下，已然由拆招换式，逐渐变成了以内家真力相拼，一拳一脚之中，都蕴含着无穷的劲道。

云霄一柄太阿剑困住了聋子张澄，虽然没有下杀手，但张澄身上已连中了三四剑，衣服破裂，鲜血满身。

可是，云霄也挨了对方一烟杆，砸得一双眼睛成了乌黑。

就在这时，忽闻远远一声长啸，划空而来，倏忽之间，已到数丈之内。

场中之人，全都正在生死关头，谁也不敢抽空去看那来者是谁，但在心中，全又企望着是自己这方面的助手。

倏地一声高喝道：“全都给我住手！”

云霄闻声，先自纵身后退，舍下了张澄！

可是目前的聋子张澄，似已进入了疯狂状态，全身伤痕累累，哪里肯就此罢休，挥动烟杆又抢攻过来。倏见眼前人影一晃，烟杆砸处，锵的一声响，火星冒起老高，震得他人朝后退了两步，倒坐在地上。当他抬头一看之下，就只叫了一声：“老哥哥——”猛锐之气全消，人也失去了再战之能，就是打算站起来，也有点费劲了。来人原来是狂叟柳元善，就在他方挡下了聋子张澄，跟着又来了小叫化舒元和玉龙柳春，并肩站在柳元善的身后。在这时，驼子饶直突地一声断喝，左掌劈出了一招“飞钹撞钟”，右手含蕴真力，横

里扫打中盘一攻之中两种力道。顾天爵右手疾翻，迎扣对方左腕脉门，左掌当胸蓄势，准备应变。饶直陡然欺中宫踏前一步，后发右掌猛地加快打到，掌风飒飒，已近腰肋。

顾天爵冷笑了一声，当胸左掌，一挥迎去。

但听“砰”然一声，两人掌势接实！

这一击中，双方都用上了八成真力，一招硬接，各退三步。

顾天爵只感胸口一甜，血气直涌咽喉，身形晃了几晃，云霄迅疾抢出，扶住了他。

驼子饶直，也被掌势震得眼冒金星，耳鸣血翻，也由秃子尤清架住了。

两人这一战，算是打了个势均力敌，两败俱伤。

只有凌洵仍然以剑抵住了矮子高丰，目露凶光，眼看就要下杀手。

柳元善蓦地冲了过去，手中铁桨一点凌洵剑尖喝道：“老二，还不住手么？”

凌洵应声向后退了两步，环眼一瞪，冷冷地道：“又是你这老儿多事！”

柳元善道：“我怎么多事了，都是自己弟兄，有什么解不开的结，用得着拼命？”

凌洵哼了一声道：“你说得对，我和他们湖海七怪无怨无仇，凭什么扰我琴声观，且还杀伤了两位兄弟。”

柳元善笑道：“这也不能怪他们，全是仇湄娘的诡计，才闹出这场事来的。”

凌洵道：“我不管这些，伤我弟兄得由他们赔命！”

秃子尤清接口道：“但是我们弟兄也伤了两位哩！”

凌洵冷哼了一声道：“我们却有一位弟兄，死在你们的剑下。”

秃子尤清道：“我们这边也有一位是被钢镖钉死的，不信你看我们老五，就是我们老七挨了你那一掌，只怕也难活到明天。”

柳元善叹了一口气道：“别说了，什么都不怪，只怪仇湄娘的计毒和你们七怪的耳软。”

凌洵道：“这幸亏是我赶早回来了，要不然，你们岂不血洗了这琴声观。”

柳元善道：“也怨我慢来了一步，才闹出这场祸事。”

凌洵道：“如不是瞎子跑去，这场祸事还不更不可收拾呢？”

凌洵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柳元善道：“他们听信了骚狐狸仇湄娘的话，说那武林异宝温玉钵落在了你手……”

凌洵哼了一声道：“原来他们是为窥窃武林异宝而来的，贪心可诛！”

柳元善道：“还不只为了那武林异宝，仇湄娘又告诉他们，云霄当着好多武林人物，骂他们是江湖上的渣滓，武林中残人……”

凌洵陡向云霄道：“小子，你几时骂过他们的？”

云霄道：“谁骂他们了，我不是还和你商量，要去黄山请他们的吗？既然打算请他们出山，怎么还能骂他们呢？”

凌洵猛地一击掌道：“谁骂他们了，科直是放屁胡扯！”

柳元善道：“我知道霄儿没有骂他们，可是他们在骚狐狸挑拨下，居然信了，要不是瞎子靳亮惊觉得早，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此际那聋子张澄和驼子饶直，也都缓过了一口气，听柳元善这么一说，不由得汗颜无地了。

他张澄是七怪中的老人，解铃还须系铃人，连忙向凌洵拱手道：“凌二哥，这场祸事全是由我弟兄一念之差惹起，我惭愧不知应该怎样向二哥交代！”

凌洵冷哼了一声道：“死的死了，伤的伤了，还交个代屁！”

张澄道：“在我们湖海七侠之中，我是老大，应该负责任，怎得让你凌二哥过得去就是……”

他说着话，暗运真气，等到话音一落，猛地一举右掌，反向自己的天灵要穴猛地击下。

就在这一刹那之间，顿时吓得狂叟一声惊叫！

“大哥——”又是一声仓皇的惊呼同时响起。

跟着就见一条人影，电急也似地飞扑而来，一下撞在了张澄的怀中。

这一撞力道还真不小，张澄闷哼了一声，仰面倒向地下。

同时之间，那秃子尤清、驼子饶直、矮子高丰也一同扑了过去，齐声地喊道：“大哥——”

那撞倒张澄之人，此时已站起来，乃是瞎子靳亮，他却径直走向凌洵，拱手道：“凌二哥，你就不能顾点江湖义气么？”

凌洵看了柳元善一眼道：“算了算了，过去的事一概不提，咱们还是好朋友。”

第三十二回

回武林中的人，就是这样的，一语可以成仇，片言可以解和，他们遵循的只有一字，那就是个“义”字。

为了江湖义气，流血、丧命，都算不了一回事。

看方才湖海七怪和凌洵、云霄等人，仇似海深，是以生命相搏，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如今他们又片言解和了。

武林的人可爱之处，就是在一个“实”字，没有半点虚假，对是对，非是非，勇于认过。

一天云雾散了，太阳的光芒照射向琴声观。

观外墓地上，又添了两座新坟，那是癞子许龙和独角虎魏真。

但却便宜了瘸子李平，九死一生，被狂叟从鬼门关把他拉了回来。

葬死者，救伤者，凌洵等人又忙了一天。

又是日落黄昏时，三清殿依然排开了盛宴，但想起前几日热闹情形，摩云金刚凌洵不禁感慨系之。

好在他们这时意不在酒，虽然一样地推杯换盏，但却在商量着一件大事。

是如何对付天蝎教，阻止其势力扩展的大事。

狂叟柳元善叹了口气道：“目下邪教的势力，强绝一时，天下高手无不俯首听命，我们人单势孤，怎能与他们抗争……”他话音未落，凌洵已大叫一声道：“我不服气！”柳元善瞪了他一眼，接着又道：“对这事我筹之已久，眼前只有一条路走得……”顾天爵笑道：“老哥哥在武林中有智多星之称，我猜必是一条可行之路。”凌洵又插口道：“那就快说出来，又卖什么关子！”柳元善笑叱道：“你凌老二就是这点毛病，所以难成大事，一些都不沉着，那怎么行呢？”凌洵道：“我就最讨厌慢吞吞的人，煞了我们的英雄豪气。”柳元善微笑了一下，不再和他辩驳，扫了众人一眼道：“我们只有暗中结纳可以帮助咱们的高手，然后奇兵突出，一举击败天蝎教这股势力。”顾天爵道：“老哥哥这话虽是有理，但天下武林高手，眼前全都归了天蝎教，咱们还能结纳些什么人物？”柳元善道：“当然有啦，只不过须得有一人冒险，进入枉死城，去将那些人救出来。”云霄道：“除了我师父和莫师叔两人，我知道已陷入本死城中，其余不知还有些什么人？”柳元善道：“可多着呢，只看你有本事没有！”

“我？”云霄怔了一下道：“怎么？你是要我去？”

“嗯！”柳元善嗯了一声，道：“除了你再没有合适的人选！”

云霄道：“那是为了什么呢？”

柳元善哈哈笑道：“你可知道，数天下英雄，那天蝎教主最怕的就是你，所以也只有你可以去……”

柳春突然插口道：“爷爷，我也得叫那天蝎教主怕我，我也去！”

柳元善笑道：“好！你去！你去！但是你可不准淘气。”

柳春道：“我不淘气就是！”

瞎子靳亮摇了摇头道：“狂大哥，这个小孩去行吗？”

柳元善道：“你看这小东西不行，是吗？哈哈！告诉你，有许多地方，是大人不能接近的，懂吗？这小东西淘气起来，只你瞎子还得输给他呢。”

小柳春听他爷爷这么一夸赞，微笑起来，嘴边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足见他心中多么快活了。

小叫化舒元却是紧皱着眉头，似乎心中有些不自在。

柳元善看了他一眼，方又转向云霄道：“枉死城就在阿房宫地底，进口处却在红庙，一路上你们可得小心点，最好隐蔽起行藏，免得被人发现而节外生枝。”

云霄道：“那么绿萼庄的事怎么样了？”

柳元善道：“绿萼庄弹丸之地，有我们这些人在这，夺回来只是指顾之间的事，算不了什么，倒是你此去，责任可大了，一着失机，天下就全归了天蝎教，千万不可大意。”

云霄诺诺连声答应道：“云霄知道……”

一宿无话，次日一早，云霄和柳春二人向众人告辞。

在此际却不见了小叫化舒元，云霄准知道他是在夜里偷跑的，可能在前途就会碰上。他望着柳元善看看，狂老头却含笑不语。

云霄同着柳春出了琴声观，顺着碎琴谷的山道，中午时分，到了东流，唤船渡江，直奔徐家桥。

第二天，他们就进入了大别山，尽找人迹稀少的山径走，为了避免被天蝎教的人发现呢！

可是，山路总是有限的，五六天后，他们已出了山区，进入到信阳州的地界，可也就显出柳春的精灵了。

别看他人小，江湖门槛似乎甚精，走没多久，已被他发现了异点，悄声向云霄道：“云哥哥，有人缀上我们了！”

云霄闻言，倏吃一惊，忙道：“在哪里？”

柳春道：“就在咱们身后，他们不好露出行藏，一味鬼鬼祟祟的……”

云霄想了想道：“不管他，咱们走咱们的。”

柳春把小脑袋一摇道：“那不行，他们会死盯住不放的。”

云霄可真看不出小柳春有多么精灵，也有心试试这孩子，看是怎么样的鬼法，笑道：“依你怎么样呢？”

柳春眼睛眨了几眨道：“我有主意，走！咱们进城去！”

“进城？”云霄却迷惑了……

他可知道，这信阳乃是天蝎教分坛所在，进城不是自己送上门去吗……

他在沉思，柳春却着了急，一瞪眼道：“云哥哥，你去不去吗？走呀！”

云霄笑了笑：“好吧！就进信阳州，看小东西闹什么鬼？”

柳春笑道：“那你就不要管了，听我的就成！”

两人说笑着，就一直进了城。

云霄真也揣不透小柳春胸中机关，信阳州六街三市，有多么热闹，柳春都不去逛，径直进了一家脚行。

云霄就越发觉着奇怪了，忙道：“春弟，你在闹什么呀？天已黄昏，我们不赶快投宿明天还得赶路呢。”

柳春笑道：“我知道，可是我走不动了，雇两匹马骑着跑，不好一点吗？”

云霄无法，只好由着他，雇好了马，离了脚行，却又向城外走来。这一遭没等云霄说话，柳春已先开了腔，低声道：“云哥哥，你可是很生气？”

云霄笑道：“我凭什么生气，一切听你的，我的小诸葛！”

柳春甜甜一笑道：“云哥哥！你真好，难怪我姊姊说，她很喜欢你。”

这句话倒使云霄吃了一惊，忙道：“什么？蝉姑娘她说喜欢我？……”

柳春一翻眼道：“喜欢你不好呀？再不就是你不喜欢我姊姊，没关系！

等见着我姊姊时告诉你不欢喜她就行了。”

他说得可是轻松大方，但那云霄却感到有些莫知所措了，尴尬地一笑道：“好兄弟，咱们不提这些行吗？”

柳春笑道：“可以，但你得陪我到武胜关一趟！”

云霄道：“有什么事吗？什么时候动身？”

柳春道：“当然是有事了，现在就走，明天黎明就可到了。”

云霄却也不是傻子，俊目连眨之下，就已明白小柳春是要摆脱天蝎教中人的跟踪，于是也就欣然答应。

两人先找了个饭店吃饱了，又去脚行牵马出来，动身时，已到二更多天了。

一夜奔驰，黎明时分真的到了武胜关，早有脚行的人，出来拦住了马。

二人付出了脚钱，径直进关找店。

这么进去住店，使人不得不怀疑，但是他们却处之泰然，使人不敢盘问。

云霄一进店房，叹了一口气道：“这总算到了地头，可该休息了吧……”

柳春忙道：“不行，我们还得走！”云霄诧异地道：“我的好兄弟，还到哪里去呀？”

柳春道：“中午以前，咱们得赶到平靖关，到那里才可以休息。”

云霄闻言惊异地瞪大了眼道：“小兄弟，你对这一路的地势，好像满熟悉的呀？”

柳春笑道：“那是当然的啦！我从七八岁就跟着爷爷在这一带跑，要不他怎么会放心叫我跟你去呢？”

云霄笑道：“就因你的地势熟，可就害苦了天蝎教的眼线了。”

柳春道：“我连店家都不放心，所以我们还得走！”

云霄道：“咱们这一出去，如果店家真是眼线，被他看到，还不是白费工夫。”

柳春道：“云哥哥真傻，咱们不会溜出去呀？还能让他们看到……”

云霄闻言寻思了一下，突然大声笑道：“哈……哈……春弟，你真够鬼的！”

柳春倏地一瞪眼，摇手止住了云霄的笑声，转身猛地一抽门栓，扑通栽进一个人来，却是店中小二。

好柳春迅疾一探手，就将他抓了起来，哼了一声道：“好小子，你是听壁角的徒弟呀，快说你是干什么的？”

店小二身落人手，登时脸色大变，结结巴巴地道：“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柳春道：“哼！想死还没有那么容易！”

店小二忙道：“云大爷手下开恩，小的怎敢和您老作对，我是奉令行事……”

柳春道：“我问你，信阳州已有人追下来了么？都是些什么？”

“这个……这个……”店小二惶恐地说不出话来。

柳春哼了一声，探指一点他的后脊背道：“你如敢不说实话，我教你受尽活罪……快说！”

他这一指点下，是用的锁骨点穴法，店家小二虽然会上两手功夫，哪能承受得了，一阵阵酸疼难禁，骨节都像碎了似的。

他额上的冷汗，黄豆般大小，已沿着脑袋直朝下流，他倒是想快点说出来，无奈舌头僵硬，空自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

柳春微微一笑，抬手一掌拍去，解了穴道，店小二方始长叹了一口气，呐呐地道：“听说来的是信阳分坛云坛主和一位前辈老人毒剑五通赫连方……”

云霄一听云汉也来了这里，不禁怔住了！

柳春可不知云汉是什么人，忙向云霄道：“哥哥，你看怎样打发这小子呢？”

云霄这才惊觉，忙道：“听你这位小诸葛的就是了，怎么打发都行，但最好不要伤他的命。”

柳春笑道：“你放心吧，我自有主意！”

他说着倏地又是一指点下，点上了店小二的黑甜穴，跟着就又把他在床上，将被子盖好道：“好啦，咱们该走了。”

两个人穿窗而出，趁着此际天方黎明，路上行人稀少，直朝平靖关奔去。

中午不到，他们已到了平靖关，找了一座店房，好好地睡了一觉，当天夜里，又立即起程。

就这样昼宿夜行，一路上真的摆脱了天蝎教中人的追踪，又是五六天后，他们就到了武胜关。

武胜关又是个紧要关口，也是天蝎教的分坛所在地，从此地起，一路到长安，可就不易走了。

云霄望着柳春笑道：“春弟，从这里到长安，你是否也有办法摸过去？”

柳春笑道：“我当然有办法啦！”

绕过一个山沟，远远已看见武胜关那巍峨的城楼。

就在这时，忽听一阵人声吵嚷。

跟着就见从对面跌跌撞撞，跑过来一群人、一个个神色惶惶，其中有几个人鼻青脸肿，也有几个人鲜血淋漓。

云霄见状，不由大吃一惊，忙一扯柳春，低声道：“走，掩身过去看看，是出了什么事？”

两人一路掩身疾奔去，又转了两个弯，已看到路上横尸累累，少说也有二十个之多，从衣着上看，认出来是天蝎教中的人。

此刻在黄尘影中，正有两人在激斗，一个是位装束怪异的道士，一个是位高大魁梧、鹞鼻鹰眼的大汉。

另外在路边上，也站着有四个人。

这四个人云霄却都认得，乃是云汉同铁臂豺人梁杰，金刀无敌祝邦泰，毒爪鹰鲁昂。

四个人并肩站在路边，凝神注视着那动手之人。柳春悄声道：“云哥哥，我猜那大鼻子一定不是中国人！”

云霄闻言心中一动，倏的想起了一人，忙道：“是的，他不是中国人，可能是小北极赤身教主，通天神魔高斯哈赤。”

他话音甫落，小柳春已然忍不住笑，赶忙捂住了嘴，轻声道：“什么狗屎好吃呀？”

云霄笑道：“那个大鼻子就叫高斯哈赤！”

那高斯哈赤当真是个凶野之人，一边动着手，口中却是厉啸连声，震得山石晃动，簌簌土坠。

他手中一柄大斧，舞起来闪出耀目白光，宛如奔雷闪电。

两个人却是打得势均力敌，一时间，倒也难以分出胜负来。

铁臂豺人梁杰突然大喝一声，抡起铜铸棍，扑了上去，也参加了战圈。

这么一来，高斯哈赤可就显得支架不住，有些难敌了，不过他却是出了名的凶悍，啸声越发的惨厉，手中大斧也更是威不可当。

以一敌二，高斯哈赤又支持二十几个回合后，突见赫连方剑光一闪，兜心射入。

真是凶野之人，明眼看到敌人一剑刺来，他是连闪都不闪，竟然迎着挡了过去。

“当！”的一声，冒起来点点火星，赫连方一剑宛如刺了铜铁筹壁上，震得手腕都有些发麻。

原来高斯哈赤胸前竟然披有钢甲，难怪他不怕利剑刺胸了。

赫连方剑受挫，心中方一惊，高斯哈赤翻腕一斧已劈到他的左肩下，更是大骇，风车般转了过去。

但他还是慢了一步，被对方斧刃划着了左臂，一阵奇痛攻心，差一点便叫出来。

高斯哈赤一见斧刃扫着了对方，陡地哈哈一阵怪笑。

哪知，就他这微一失神的瞬间、梁杰镔铁铸棍“长蛇出洞，”一棍捣了过来。

砰的一声，又正砸在他前胸钢甲上，虽没有捣断了胸骨，但却被震得向后退了四五步。

他们这是一招换一招，双方各有损伤，表面上两不亏欠恰好扯平。

可是那通天神魔心中可就难过得多，试想他在小北极是何等的威风，没想到入得中原居然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

他越想越气，哪还把疼痛放在心上，厉吼一声奋勇再战，手中大板斧、抡舞起来，越发的凶猛无匹。

但凭他这般气势，已能将对方压倒了。

云汉一见情势不对，倏地呼啸一声，一齐扑了上去。

就在这时，咕辘辘一阵轮声响，从关上飞驰而来一辆轿车，双辕双马，奔走如飞，转眼工夫已到了眼前，倏地停住了。

但见车帘轻启，探首出来一个螭首蛾眉，娇喝一声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搞的，没见着敌人，怎么自己人先打起来了？”

这一声娇喝，宛如黄莺出谷，声音清脆而甜，但却有无比的威力。

恶战中的几人，闻声全都向后跃退，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柳春见状，惊疑问道：“云哥哥，你看那个姑娘好厉害呀，那些人怎么都怕她？”

云霄道：“她就是长春公主薛玲，天蝎教中的贞女。”

柳春道：“她的本事可是很大……”

云霄忙道：“别唠叨，快看他们干什么？”

此际薛玲已将车帘挑起，缓缓走下车来，先朝云汉瞟了一眼，冷冷地道：“云坛主不谨守汛地，却跑来武胜关干何事？你可知教主命你执掌信阳分坛的深意么？”

云汉道：“禀公主，云汉知道！”

薛玲道：“那你为了何事跑来武胜关？”

云汉道：“因在信阳发现了家兄云霄的行踪，追赶来此。”

薛玲闻言似乎有些吃惊，忙道：“怎么？云霄他来武胜关了？”

云汉道：“在下只是这么猜测。”

薛玲突地变了脸色，冷冷地道：“你不是追踪而来吗？怎么又猜测了？”

云汉惶恐地道：“是的！是的！但是在追到武胜关时，竟然失去了他的行踪，所以……所以……”

薛玲冷叱一声道：“从信阳去武胜关是朝南走的，你怎么会追到西面来了，简直是胡闹吗？是不是别有企图？”

云汉这一来更是慌了，连忙伏身跪在地上道：“小的不敢……不敢！”

薛玲哼了一声道：“瞧你这份骨头，我料你也不敢，还不快回汛地！”

云汉闻言，无疑是奉到了皇恩大赦，磕了一个头，爬起身来，朝着那三人一招手匆匆而去。

薛玲眼望着云汉等人走得远了，方才转向高斯哈赤道：“高斯教主，你怎么和他们打了起来？”

别瞧这位通天神魔那么凶悍的人，见了这位长春公主薛玲，竟然瞬间驯如羔羊般垂首躬身道：“姑娘！这全怪我，没想到他们是自己人！”

薛玲道：“打都打过了，自己人又怎么样，你现在且随我去一个地方。”她说着一转身，人又跨上车去。

车汉子一抖缰绳，抡起长鞭，“唰”的一声响，两马拉起轿车，飞奔而去。

小北极的赤身教主通天神魔，竟然跟在车后健步如飞。

柳春见状，直晃脑袋道：“奇怪，那么凶的汉子，会怕一个大姑娘！”

云霄哈哈笑道：“这有什么稀奇的，大莽牛还怕小牧童呢。”

柳春大眼眨几眨，突然道：“云哥哥！快走，趁那姑娘不在，咱们快出关！”

这是个大好机会，两人哪肯耽搁，一阵疾奔，转眼间就出了武胜关，入暮时分，他们就到了龙驹寨。

可是，并没有敢多停留，又跑了一个更次，就在白杨店住下。

第二天一早，黎明即行，又是赶到天黑，住在了鲍坡镇。

眼前，他们已是到了地头，依着云霄的主意，立刻就去一探红庙——即那枉死城的入口处。

但被柳春拦住了道：“云哥哥不要慌嘛！我猜咱们一进去，可能要个三几天，不养好精神怎么行？”

云霄思讨了一下，以为柳春这孩子，可能因人小力薄，已耐不住疲累了，所以就点头答应。

他们在小店中住了一天，可就是寸步未出房门，除了吃饭和大小便之外，就在房中打坐调息。

可是，此际在这条通往武胜关的驿道上，却显得比往常不同得多了。

快马扬尘，一阵飞驰过去，一阵又奔过来。

马上人一个个都是悍强的汉子，意味着在这一带，将有一场恶风暴雨。

关在房中的两个人，因为是在打坐养神，所以听觉非常灵敏，虽明知敌

人必定是发觉了自己行踪，可也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互相微笑了一下。

转眼间，已是初更时分了。

两人方收拾好行装，正打算动身夜探枉死城……

忽听房外有人大喝一声道：“臭小子，我看你准是被鸱鹰啄瞎了眼珠，竟找到大爷的头上了。”

云霄一惊，心道：“这不是小叫化舒元的声音吗？琴声观偷跑，却来了这里。”

心念动处，又听一人叫道：“这小要饭的是云霄的前站，只要收拾了他，不怕姓云的小子不出面。”

这个声音也很熟，他听出来是黑心书生胡满的声音。

于是，他暗中一扯柳春，两人从后窗窜了出去，翻身上房，往下看去。

就见小舒元，一柄软鞭，正和一人拼命搏斗，那人正是黑心书生胡满。

此时，西厢房门口，又出来一人，是个淡妆少女，手中持了一柄剑，不言不动，凝目看着场中动手的两人。

云霄心中惊讶地暗叫了一声：“咦！那不是施姑娘吗？她怎么也到了此地？”……”

他一念未了，上房屋顶上又出现了一人，一袭白衣，冷冷地站在房脊上，宛如是一团积雪，目光只一触到，立觉一股寒气袭来。

柳春惊讶地悄声道，“云哥哥，出了妖怪啦！”

云霄道：“那不是妖怪，他叫千山雪魅阴寒，练的是玄冰功

他话未说完，阴寒已是嘿嘿一声冷笑，纵身落地，亮出了黑霜剑，扑向舒元。

施琳姑娘娇叱一声，长剑一顺、窜了上来。

他这一发难，就听四外墙上房上，噗噗噗，也纵下来七八位天蝎武士，抡开手中兵刃，寒光霍霍，立将小叫化围得密不透风。

东厢房上的云霄见状，悄向柳春道：“春弟该出手了。”

柳春道：“你呢？”

云霄道：“我现在还不能露面。”

柳春闻言，朝着云霄一挤眼，微笑道：“我知道了！”

话声中，就见他小身子一顿一长，好一式“燕子掠波”，轻飘飘地落向东院中。

院中动手的人，谁也搞不透这小孩是哪一方面的探手，但又见他小小年纪，更没将他放在心中，仍然各拼各的，杀成两堆。

柳春身落院中，他也不加入任何一方。

只是闪动着两只大眼，在打量眼前的形势。

小叫化舒元一支软鞭，虽舞得风也似的紧，但被十几人围攻，形势是相当的危急。

不过这小要饭的相当滑溜，虽然处于劣势，眼前还不致会吃亏。

柳春在约略估计了一下眼前情势之后，认为最迫切支援的是施琳那一方面。

因为她虽然是一人对一人，一剑斗一剑，但较功力，她可比人家差得太远。

此际小叫化舒元已然发现了柳春，忙喊道：“春弟，你来啦，云大哥呢？”

柳春道：“他也就快到了，元哥哥加点劲呀！”

两人这么一答话，那些天蝎武士心中可就发了毛。他们全知道云霄的厉害，只要他赶到了，太阿剑下，不知要有几个人丧命。

在这时有一位天蝎武士，瞧出了便宜，他看柳春年岁不大，心忖：“先把这小孩儿干掉再说，就是等姓云的来了，自己命丧剑下，也够了本。”

念头一动之际，倏地一顺手中鬼头刀，猛喝一声：“小娃儿，看太爷送你回老家吧！”

声出人动，疾扑柳春。

在狂叟柳元善口中赞许的鬼娃儿，岂是个木头人，他早已防着这一手了。

就在那一名天蝎武士扑到的瞬间，小柳春微笑不动，蓦地一扬手，打出了一物……

在这同时，另外四名天蝎武士，也和方才那人同样的想法，刀、棍、剑、尺，皆一齐递到。

柳春扬手打出一物之后，身形突地后仰，一式“咫尺天涯”，从对方兵刃下面一滑而过，却又从四人身后窜起。

锵唧唧，四个人闹了个互拼。

那被柳春打中面部的，也在此际，发出了一声惨叫。

就见他血流满面，身形晃了两下，栽倒地上，入眼一看，就知准活不成了。

原来他被柳春一颗飞蝗石，打碎了额头骨，已然脑浆迸裂。

小叫化舒元蓦地大喝一声道：“春弟，这一手够漂亮的，干净利落……”

柳春嘻嘻笑道：“舒哥哥、你可小心着点哟，他们用的这可是疯狗阵，别被咬上一口……”

话声中，人已纵起，长剑一式“天际流萤”，划出一道银虹，笔直冲向了千山雪魅。

那四个扑空而闹成互拼的天蝎武士，一招之下，全都各有伤损，气得怪叫连天，各自一顺兵刃，又待朝柳春扑去。

舒元倏地笑喝一声道：“朋友，你们走不得，咱们还是玩咱们的好！”

喝声中，猛窜一步，手中软鞭一抡，嗖的一声，已缠住了一人双腿，又振腕一抽一抖，把那人甩起来八九尺高。

这一来，余下的三人，只好转身又和舒元打在了一起。

柳春便冲向那千山雪魅，施琳之围立解。

可是，那千山雪魅阴寒却被闹得手脚失措了。

原来柳春这一上来，虽然用的也是柄剑，但就没有一招按着剑法路子，一味的胡窜乱蹦。

论功力，千山雪魅阴寒已入高手，那是比柳春高过好多倍哩！

说到战阵经验，他也懂得如何保留精力作持久之战，以及取胜之道。

无奈在斗心眼上，他可就不行了。

柳春人小鬼大，仗着身法灵活，一柄剑专攻敌人的后臀后胯。

另一旁那施琳却施展开莲府秘剑，专攻中上两盘。

两个人配合得恰到好处，使得千山雪魅前后受敌，上下难顾。

这一来，刹那间把个千山雪魅逼得狂性大发，也不再讲究什么剑法化解之道，施展开千山绝门武功，那一招狠，就用哪一招，哪一式毒，就施展哪一式。

玄冰功催动寒霾剑，一转眼间的工夫，已把柳春、施琳两人，裹在了一蓬白雾当中。

柳春突然叫一声道：“哟！好冷啊！”

施琳连忙叫道：“小兄弟，小心点，千万不能着急，他这是一门邪功夫！”
柳春道：“我不怕！……邪不压正……正……哎呀！天要下雪。”

西厢房上的云霄见状，心忖：“看来敌人没有后援的高手了，自己再不出手，小柳春怕要吃亏。”

他心念转处，突地一声喝道：“春弟，不要怕，云霄来了！”

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云霄这一报名，场中贼人登时大吃一惊，循声看去。

只见一道金霞凌空，自西厢房，射下一条修伟的身形。

施琳闻声微微一怔，惊呼道：“云霄——是你！”

柳春已然高兴地叫道：“云哥哥！我算准你该下来了！”

云霄身形落地，手中太阿剑一挥道：“施姑娘和春弟你们快去帮小要饭的，今夜不能放走一人、尤其那位黑心书生。”

话音方落，剑尖已洒出了满天寒星，罩向千山雪魅阴寒。

千山雪魅方惊叫一声：“真是你小子……”

云霄笑喝道：“洛阳金谷园饶了你一命，今夜你可别想再活了。”

“姓云的，你休发狂，我看今夜就是你末日到了！”

随着喝声，从东厢上又跃下来一人。

云霄扫目一看，认出来是那乾坤浪子藏龙。

他哈哈一声长笑，太阿剑一振一弹、“叮叮！”两声，分别点在两人的兵器上，登时各震开三步。

云霄哼了一声道：“你们两人联手合力，也难接得云某人三剑。”

阴寒冷冷地道：“若说单打独斗，我自认不是你的敌手，如果我们两人联手合攻，迎接不下你三剑却难使我相信。”

云霄笑道：“那你们就试试！小心我这第一剑……”

声出剑已舞起，漫天剑气，已然向两人当头罩落。

两人奋力迎架了第一剑，方觉到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厉害。

紧跟着云霄舌绽春雷、又大喝了一声：“第二剑——”

就见剑如蛟龙，破风流出，霞光耀目，洒出满天剑花，使得两人眼花缭乱，认不出那是实剑，还是虚招。“第三剑——追魂夺命！”

剑气毫芒在空中一圈一荡，已使得两人欲振无力了，倏见一条金龙夭矫腾空而起，接着就是两声惨叫。

云霄倏把剑势一收，只见那千山雪魅和乾坤浪子两人，真个的身首异处了。

那一边舒元等人对付的天蝎武士，也早已躺下了六七人，只剩下黑心书生和一位天蝎武士两人正在拼命夺路。

云霄又是一声长笑，一跃而上，手起剑落，先砍翻了黑心书生胡满，顺势一转身，剑走“神龙翘首”。

“呀——”那一位天蝎武士，竟被腰斩两截。

一阵暴风雨过去了，这小店院中，陈尸狼籍。

好在那个时代，江湖上仇杀，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官府不问，又没有苦

主，只须店家费事，拖出去埋掉，也就算了。

柳春朝着云霄一竖大拇指道：“云哥哥！你真行！”

云霄笑道：“但我还比不上你小诸葛！”

柳春笑道：“论剑法我可差得远，比主意我是要比你高上一筹呀！”

施琳走了过来道：“今夜要不是云兄来得巧，我们只怕就要吃亏了。”

云霄笑道：“哪里哪里，莲府秘剑也还是武林绝传，因姑娘心慈手软罢了！”

他这一句话，算是恭维到施姑娘心坎里了，她心喜面含羞微微笑了一笑。舒元此际也有气无力地走过来道：“我小要饭的今夜算两世为人了。”

云霄笑道：“这是你自我的，放着正经事不干，为什么偷跑了来？”

舒元道：“我实在气不过，狂老头会那样看不起我，为什么不让我来？”

云霄道：“你这不是已经来了么？”

舒元道：“可是也碰了个大钉子，今夜不是你大哥来得巧，小要饭的就得归阴！”

柳春哼了一声道：“活该！”

舒元闻言猛地一瞪眼道：“小春儿你记着，早晚我叫你认识我！”

柳春道：“我早就认识你了，怎么样？……”

舒元连忙摇手道：“好好！咱们这时候用不着吵，你不是心眼多吗？咱们就从这时候起斗斗看。”

柳春把小胸脯一挺，昂然道：“好吧！舒哥哥，春儿接着你的就是！”

云霄看着两人这副样儿，几乎失笑，忙转向施琳问道：“施姑娘你怎么也到了此地？”

施琳闻言，禁不住眼圈一红道：“我韩师伯和平哥哥，已被天蝎教的人捉去了，听说囚在枉死城，准备在清明那一天，拿他们在阿房宫血祭教中的护法祖师，我……”

云霄道：“我知道了，实告诉你，我们也是为探枉死城而来。”

柳春忽然插口道：“云哥哥，要探枉死城现在去最好！”

云霄道：“现在有什么好的，打了半夜，人都累坏了！”

柳春道：“你真笨，连攻其不备都不懂。”

云霄笑道：“我倒要听听，什么叫攻其不备？”

柳春道：“趁这时他们落败，作梦也想不到咱们在这个时候去，不是攻其不备么？”

云霄蓦地一拍手道：“对！春弟真是个小诸葛。”

柳春笑嘻嘻地瞟了舒元一眼道：“舒哥哥是真累了，你不要去好啦！”

舒元闻言一直腰，叱道：“胡说，谁累了，不让我去，你们谁也别打算去！”

柳春又是嘻嘻一笑，朝着云霄一挤眼笑道：“要走现在就动身。”

舒元气哼哼地道：“走就走，怕什么？”

于是，四个人略微又扎束了一下，连袂就出了鲍坡镇。

四更天过后，四人就到了枉死城的入口处——红庙。

庙不甚大，多已残塌，满目颓垣断壁，原来此地并无人居。

在这一带，舒元就比柳春的地势熟，忙向众人一摆手，沉声说道：“到这就是红庙。”

施琳诧异地道：“枉死城就在这破庙里呀？”

云霄道：“这里只是个入口，枉死城却在阿房宫地底。”

他说着话，向着三人一打手式，方打算自己先进去探一探。

哪知，舒元已抢了先，飞步就向庙内跑去。

就当他方一脚踏进庙门，蓦地响起一声虎啸、吓得他“娘呀！”一声，又倒纵回来。云霄忙问道：“元弟、什么事呀？”

舒元喘了一口气道：“庙门口有恶虎守口。”

云霄诧异地道：“有恶虎守门，你没有看错吧？”

舒元道：“你不信可以过去看看嘛！”

柳春接口道：“云哥哥，你替我掠住阵，让我看看，我就不信长安府左近会有老虎？……”

他说着，一手持剑，一手顺势在地上摸了两颗石块，慢慢地向庙门走去。离着庙门有丈许远处，停下了步，注目看去。

果见有一双吊睛白额虎，水牛一样大，阻门而卧，眼看着柳春离得这么近，哪虎似如不知。

柳春可不禁就犯了疑，心忖：“如是真虎那有见人不理不睬的，就是一只狗，也会低啸两声呀！……”

他心念动处，抖手打出一颗石块。

“吧！”的一声，石块正击中那虎的后臀。

怪了，那虎仍然不动，而且那石块击处的响声，怎么却像击中在木板上呢？

小柳春双眉轻皱，大眼连眨，又是一石投出。

这一石，他打的不是虎，而是击向虎首前一尺的地上。

“吧！”的一声方响，那虎猛地向上一窜，“吼！”的一声厉啸，跟着就又伏下了。

柳春已看出究竟来了，转身朝着云霄一招手，三人赶了过来。

他轻声道：“云哥哥，那虎是假的，是在吓唬人！”

舒元道：“我不信！”

柳春道：“我敢打赌。”

云霄忙道：“你们别闹好不好，以免惊动了敌人。”

柳春道：“舒哥哥要说是假的么！”

云霄道：“让我过去瞧瞧就知道了。”

他说着大踏步走了过去，又是脚方点向虎头一尺多远，那虎蓦地往上就窜。

云霄手下该有多快，早已运力一掌劈下。

“蓬！”的一声响，虎头粉碎，果然是只假虎。

他微微一笑，招手唤三人过来。

四个跨进庙门，直奔大殿，仍然是舒元领先。

就在刚刚走近丹墀，忽然吱吱两声，分由两边大树上，飞纵而下一双黑猿，爪中各抓着一柄利刃扑袭而来。

舒元心中暗道：“这一定又是两双木猴子了……”

他心念动处，并不还手，只是向后跨了一步，打算看看这木猴儿有怎样的灵巧。

哪知，他这一遭又上了当。

两双黑猿竟然追踪而至，双爪扬处，兜起了一蓬绳网，直罩而下，一下兜个正着。

又是吱吱两声，立又向两株大树窜去。

云霄见状，哪敢怠慢，顿足而起，长剑霞光闪处，绳断、人落，尖厉的一声惨叫。

网中的舒元，却被摔了个头昏脑胀，直嚷道：“嘿！真是巧夺天工，木头猴儿也这么厉害。”

云霄笑道：“元弟，你又上当了，这一双黑猿却是真的了！”

舒元叹了一口气道：“我今天是流年不利，看你们去逞强吧，我愿在后掠阵。”

第三十三回

小叫化舒元大意受挫，他可不敢再抢先了，自愿退后压阵。

柳春朝他一挤眼，扮了个鬼脸。

舒元哼哼地道，“小春儿，你别讥笑我，有种的就去打头阵！”

柳春笑道：“怕什么？不服气就看我的！”

他说着，笑嘻嘻把就往大殿上走去。在他方一进入殿门，倏见门柱上浮雕着两条金龙，栩栩欲活，似要腾空飞去。

柳春小孩儿心性，禁不住好奇，打算近前看个清楚，但他却仍未敢大意。方当他往前迈步，脚尖微一着地的瞬间。

“格登！”一声响，倏见从那金龙口，各喷出一串寒星，直向柳春射来。这下出其不意，若换别人，定必打中无疑。

可是柳春却占了身躯矮小的便宜，赶忙又一低头，两串寒星抹着他的头顶飞过，直打向门口天塔石上。

“叮叮叮！”十几响声，却把云霄等人吓了一跳。

细看那些东西，是十四颗铁莲子。云霄方喊了一声，“春弟！小心点，不可冒险！”

殿内的柳春已然叫道：“云哥哥，快进来！”

云霄闻言闪身进殿，却见柳春人已站在柱下，忙问道：“有什么事呀？”

柳春用手一指两柱之间横架着的一条铁索道：“我猜那一定是根总弦，你的剑锋利些替我削断行不行？”

云霄抬头打量了一下道：“春弟，你懂得机关埋伏吗？”

柳春摇了摇头道：“不懂得，听爷爷说那地宗功夫是很难学的哟！”

云霄道：“那你怎么知道柱上铁索就是总弦呢？”

柳春道：“我只是猜的。”

云霄道：“猜测的事不可靠，我看还是不动它为好。”

柳春闻言，却有些不高兴，冷冷地道：“云哥哥好胆小呀，这我可不服你了……”

他话音未落，倏地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道：“小施主不知厉害，那铁索只要一断，任你们再高的能耐，也休想要出这大殿！”

这骤然的人语声，立使二人大吃一惊，凝神循声看去，就见在靠近墙的神案上，盘膝坐着一位老僧，慈眉善目，但却有些憔悴。

云霄看那老僧有些面熟，一时却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

柳春已然朗声问道：“啊！是个老和尚呀！你怎么坐在这庙里，难道不怕死吗？”

云霄突地惊叫一声道：“你？法显老禅师！”

老禅师宣了一声佛号道：“正是老衲！”

少林三佛之首，修为、武功，都为武林所尊崇的法显老禅师，竟会被困在这破庙中，实在令人不解。

云霄怔了一下，忙问道：“不知老禅师为何会在这里？”

法显和尚道：“老衲中了花仙仇贞的诡计，被困此地已有三月之久了。”

柳春插嘴道：“那你怎么不走呢？这里又没有人看守？”

法显苦笑了一下道：“老衲能来去自如的话，岂不早走了么？”

柳春大眼连眨了几下，他似明白了什么，微微一笑道：“呵！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怕这机关埋伏，可对？”

法显老禅师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云霄道：“莫非他们伤损了老禅师的身体不成？”

法显道：“虽然没有伤害到我的身体，但却残毒更甚。”

云霄笑道：“我不解老禅师话中含意？……”

法显禅师缓缓举起双臂，就见有七八条晶莹闪亮的细绳，分缚在他腰间、双手、双足，都直悬坠向身下一个石井中。

云霄心中暗忖：“这绳索是什么东西，竟然也能困得住人

法显似已看出来他的心意，笑道：“这细绳乃是金线发丝合成，算得上够坚实的，普通刀剑，绝难削断得了。”

云霄诧异地道：“金线发丝合成之物，虽然坚韧，但以老禅师的内功造诣，我想断去并不费事，何以却甘愿受此活罪，不断绳而去呢？”

法显苦笑了一下道：“云施主说得太轻松了，花仙仇贞的手段，如果就只如此的话，天蝎教怎能有今天的气焰？”

云霄道：“莫非在那金线之下，还有什么阴毒机关不成？”

法显道：“这八根金线，就是枉死城埋伏机关的总弦，金线如被断去，机关就全失去了效用。”

柳春道：“那你怎么不断去总弦呢？”

法显道：“我目前不但不能断去总弦，且还得拚力保全，不使总弦被人削断。”

云霄惊异地道：“难道老禅师死心降了天蝎教？”

法显叹了口气道：“老衲大意中了仇贞的迷魂之计，被困在此已有三个多月，少林弟子为了老衲，已付出了无数生命，你认为我就能甘心么？”

云霄道：“既不甘心事仇，又不让人破去机关总弦？云霄实在不解老禅师的居心到底何在？”

法显道：“这也难怪得你，须知在这八条金线之下，系着有八条奇毒小蛇，总弦一断，毒蛇齐出，纵然我手脚自由，也难制服得了，势必受蛇毒攻心之苦。”

云霄吃惊地道：“有这等事呀？”

柳春却是一撇嘴道：“我猜老和尚准是骗人的。”

法显道：“出家人不打诳语……”

柳春道：“我就是不相信。”

法显道：“不知如何才能取信于施主？”

柳春道：“除非让我为你断却那金线，看看有没有什么毒蛇

他说着话，一顺手中剑，就朝法显禅师扑去。

法显老禅师倏地把袍袖一拂，一股强劲潜力，逼住了柳春的剑势，冷哼了一声道：“小施主，不可轻动！”

柳春被那股劲力一推，往后退了两三步，瞪起了一双大眼睛发怔。

云霄道：“老禅师莫非真的甘愿降身为好，为天蝎教定此罪恶之城么？”

法显叹了一口气道：“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呀！”

云霄道：“难道你就不念少林寺在武林中的声誉，还有那五百僧侣的生死存亡？”

法显闻言，似微受感动，缓缓地道：“我也曾想过这些事，无奈我无能为力。”

云霄道：“这并不是你无能为力，而是你向佛之心不够坚定。”

法显听了为之色动，低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老衲自八岁出家，迄今已七十年，破五蕴，守八戒，怎能说向佛之心不坚？”

云霄道：“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不知作何解说？”

法显闻言，微微一怔，默默无言。

良久，他突然长眉一掀，慈目圆睁，在云霄脸上注视了一阵，方道：“你们要想断去我缠身金线可以，但得依我一件事。”

云霄道：“你说吧！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一定依你就是。”

法显道：“当你用剑削断我缚身金线之时，我要你迅速离开大殿、因为金线一断，这整个殿中的机关，立即有反常的制动。”

云霄暗忖，我眼前如不答应他，决难断得了总弦，再说自己出去，不是仍可进来……心念迅转，忙道：“好吧，我依你就是！”

法显目光盯向了柳春，又道：“这位小施主先请出殿，免得使老衲分心！”

柳春满肚子不高兴，但不走又出不得殿去。法显眼看着柳春已出殿门，方喊了一声：“云施主准备了！”

云霄闻言、翻手抽出太阿神剑，蓄势以待。

法显猛提一口真气，坐着的身躯，倏地平拔而起四五尺高。

云霄身形闪处，太阿神剑已然平扫而过，金线迎刃而断。

法显蓦的一声高喝：“云施主快退！”

云霄哪敢怠慢，身形一转，“燕子穿帘”式，纵退出了殿外，身落丹墀之上，回头看去。

就见殿中冒出了一股浓重的黑烟，隆隆之声大作，整个殿似乎都在摇晃，声势确是慑人。

云霄关心着法显老禅师的生命危险，见状吃惊不止，方待飞身入殿救人。

忽见沙石弥漫的方殿中，冲起一道火光，蓦闻法显禅师大吼，声震屋瓦。

惊得小叫化舒元和施琳、柳春等三人，不期然全都靠在了云霄身边。

柳春大眼眨了下，问道：“云哥哥，那老和尚在闹什么鬼？”

云霄道：“他可能是被毒蛇咬得难受了！”

柳春道：“那咱们快进去看呀。”

此际天色已然放晓，太阳却躲在茫茫白雾中，不敢露面。

云霄忖度了一下道：“咱们走，都进去看看！”

四人并肩而进，方一踏进殿门，施琳姑娘倏然惊悸地一声尖叫。

大家注目看去，就见那法显老禅师仍然盘膝坐在神案上，身上晶光闪闪，居然盘绕着八条金色小蛇。

云霄吃惊地道：“老禅师你……”

法显沉声道：“云施主放心，老衲很好，谢谢你那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警语，使我痛彻大悟。”

柳春此际，像似吓呆了一样，呆呆地盯着法显禅师身上那八条小蛇。

都在酒杯粗细，重重地缠在老和尚的四肢、腰腹上，口中红信伸缩。看得他不禁心中涌起一阵寒栗，冒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心付：“受这等罪，不如一刀杀了个痛快！”

小叫化舒元乃是丐仙的徒弟，在丐帮中代代相传有一种制蛇的功夫，他当然是精通此道。

于是自告奋勇，向前跨了两步道：“老禅师，弟子代你驱走此蛇如何？”

法显轻轻叹息一声道：“小施主的盛情，老衲心领就是！”

舒元道：“你是疑惑我功夫不行，降不了此蛇么？”

法显道：“不是的，我知你降得了此蛇，但我要借这个机会，以坚定我向佛之心。”

柳春道：“信佛又何必这般折磨自己呢？”

法显禅师肃然道：“其中自有道理，和小施主很难说得明白。”

柳春一嘟嘴，冷冷地道：“好啦！算我不明白，请问我们可以进得地穴了吗？”

法显禅师道：“在枉城的入口，就在我身后，机关尽除，已无防御，你们可以下去了。”

柳春哼了一声，当先闪向老和尚身后；舒元随后跟着。

云霄凝望着那法显禅师，心中似有些不忍。

施琳从旁催道：“云兄！咱们也下去吧！”

云霄轻叹了一声，跟着也转入老和尚身后。

那是一条斜斜伸展了去的地道，下去五七丈深，地势就较平坦，两壁间，松烟火烛通亮。所以行走起来，并不费事。

奇怪的是，一路上每隔丈许，就有一个持戈壮汉，拦路而立，相貌凶恶，似欲挥戈前拼的样儿，十分骇人。

柳春走在最前面，见状大喝一声道：“挡我者死！”

喝声中，纵身前拼，挥剑横扫。

“锵啷！”一声，火星冒起老高，震得小柳春手腕发麻，迅疾倒纵而回。

但是那持戈的壮汉，仍然丝毫未动。

舒元笑道：“小春儿，假若我没猜错，那人一定不是真的。”

柳春道：“你是说他是个假人呀？”

舒元道：“嗯，对的，是用钢铁铸成的机械人，因为总弦已被破去、否则你小春儿早已吃了亏啦！”

柳春点了点头道：“你说得也对，让我再过去瞧瞧，就知道你推测有没有错。”他说着，就慢慢走近那持戈大汉跟前伸手摸了摸，果然是钢铁铸成。

四人就从那长戈下钻了过去，紧接着又是个持剑的汉子，作势欲砍，双眼隐隐闪出了凶光。

话不重述，总之从红庙入口，一直到阿房宫地底，约有四五里路长的地道，共有一百零八个铜铁假人，穿着各异，相貌丑俊不一，所持兵刃，也不相同，一人有一人的神态姿势。

云霄不同赞叹道：“当真是鬼斧神工，简直跟真人一模一样。”

他话音方落，忽然，一个阴森冰冷地声音道：“不但铸造精细，就是那每人一式的武功架式，也是武林罕见的绝传武功，可惜你们错过了机会。”

柳春倏喝一声道：“你是什么人？”就见灯光暗处，转过来一位苍髯道士，冷冷地道，“贫道武当浮尘子。”

云霄闻言，连忙越众而前，躬身说道：“弟子云霄，老道长可是这枉死城中主事之人么？”

浮尘子叹了一口气道：“说起来惭愧，为一时意气用事，误坠奸人圈套，被困在此，已有百日之久了。”

柳春道：“你又没被人拴住，不会跑出去吗？”

浮尘子道：“谈何容易，打算冲出这一百零八人的天正地煞阵、贫道自

信还没有那份能耐。”

柳春笑道：“那没关系吗！你没见阵式已被我们破了么，现在你就可以跑了。”

浮尘子道：“必是法显老禅师被你们说动了心，甘愿受那蛇毒攻心之苦，要不然任是大罗神仙也到不了此地。”

柳春笑道：“你猜对了，他是被我云哥哥说服的，你现在可以走了，我们是不会拦你的。”

浮尘子微微一笑：“多谢小施主好意，但是贫道还是走不得。”

舒元接口道：“那是为了什么呢？”

浮尘子道：“贫道以武当三百道侣的生命为条件，换来守此第二关，除非有人能畅通过去，贫道才能恢复自由之身。”

柳春笑道：“那不算什么？机关总弦已破，第二关是形同虚设。”

浮尘子道：“小施主看得太容易了，须知那红庙总弦只能管得第一关，这第二关就不那样简单了。”

云霄道：“但不知是怎样的阵法！”

浮尘子道：“名叫五兽争霸，七禽夺天，过去此阵，就是这死城的腹心。”

云霄道：“那被掳来之人囚在何处？”

浮尘子道：“就在那腹心地带。”

云霄道：“是否还有埋伏设施？”

浮尘子摇了摇头道：“贫道难知究竟。”

云霄道：“对于这第二关中阵式，老道长可否赐示先机？”

浮尘子苦笑了一下道：“贫道有难言的苦衷，还请施主原谅。”

云霄闻言，心夜知浮尘子必定和花仙仇贞有什么诺言，所以也不多问，忙道：“好吧！请老道长开关布阵，云霄打算试闯一下

看看。”

浮尘子默然推开了一道木门道：“施主请吧！不过千万小心，记着物相生克，如觉得不行的话，请赶快退回，不可妄自逞强。”

云霄笑道：“谢谢老道长的关心。”

说着话，伸手向柳春要了几块飞蝗石，揣在怀中，大步入阵。

正当他脚力踏进一步，忽然格登一声响，一十二块翻板同时转动。

跟着净板一落，梅花阴板一起。

倏见一块木板，三尺宽五尺长，板上立着一只凶光闪烁、张牙欲噬的残狼，由东向西，轰轰连声，疾冲而来。

云霄岂能被它冲着，迅忙向南一转身，将将躲过。正南方也是阴板一托，阳板一起，冲出来一双金钱豹子，由南向北而来。

云霄忙又向西转去，从西方冲来一双吊睛白额、小牛般的猛虎。

云霄转向北，正北方冲来了一只大白熊。

他赶忙旋身一打转，倏的一声长吼，从中央现出了一只长毛披拂的狮来。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五兽一齐出现。

云霄在天山学艺之时，对于江湖上一切埋伏，也曾受师父指点过，平日也涉猎过不少此类的书籍。

此际猛触良机，已然看出这五兽争霸阵的总键，就在那中央凶狮身上。

他略一忖度，已想好了破阵之法。先探手从怀中摸出了一块飞蝗石，抖手打向那金钱豹。

“吧！”地一声，不偏不倚，正打中金钱豹的腰部，突然内陷，列开半尺来宽，向外喷出一股火焰，迎风化作四五十个火球，飞溅开来。

幸而他投石打的乃是较远的金钱豹，火球方没有射到他身上。

须知这些火球，全是焰硝松香之类所制，只一沾身，任你练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得被烧个皮焦肉烂。

看得舒无、柳春，无不吐舌，施琳姑娘却冒出了一头冷汗，浮尘子的口中，却直念着：“无量佛！”

云霄那第一颗石子，本来是试探性质，一见生效，第二颗石子又随手打出。

他这一石打的是那大白熊额头。

但见白熊两双凶睛开合之间，喷出两股毒水来，飞溅出一丈多远，一阵腥臭之气扑鼻而来。

不用问，准知那黑水必然含有奇毒。

云霄越发不敢大意了，就在毒水喷出的刹那间，他身形已然纵地，落到狮子身边，用手一拍狮头。

“嗖嗖嗖”当堂喷出一排十二支毒药弩箭来，完全射向那猛虎身上。

猛虎被击，阔口一张，从嘴中喷出十二柄飞刀，一刀刀又全扎在了那狼的身上。

从狼的七窍之中，放出了七股白烟，被风一吹，白烟迷漫，刹时间遮成一片，仿佛罩下了一层细沙帐幔。

云霄深知天蝎教中的人，全都狠毒万分，这白烟必是迷魂毒烟一类，哪敢大意，一边闭气停住了呼吸，迅忙腾身跨上了狮背。两腿用力一夹，蓦然间，轰轰隆隆一阵大响，狮身下轮子立即转动，直向中间阵门奔去。

总链一动，其余的四兽，也跟在狮子背后行动，转瞬之间，归了原位。

可是，云霄并不就此作罢，在他跃下狮背之际，太阿神剑已然出鞘。

矮身挥剑，“锵！”的一声，剑锋过处，削断了狮子四足，跟着又是轰然一声大震，宛如是重物坠地，震得四壁都在摇晃。片刻工夫，声息烟散。

云霄方始长嘘了一口气道：“好厉害呀！”

浮尘子此际，面上始现出了喜色，笑道：“云施主神功盖世，贫道十分佩服。”

柳春一翻眼道：“当然啦，我云哥哥的本事大着呢！连湖海七怪都服了，你敢不服？”

浮尘子笑道：“云施主的武功是很高，就凭你小施主敢来天蝎教的枉死城，本事也决错不了。”

柳春被人一恭维，嘻嘻笑道：“我虽然比不上云哥哥，但也决不含糊。”

云霄笑道：“小鬼头，别尽朝脸上贴金了，还有一阵呢！”

前行两三丈，就到了“七禽夺天”一阵。

此阵全是飞禽，飞鹰、鹞、鹤、鹏、燕、雀、大鹏共为七禽。

每一种飞禽，代表着一种武功路数，或是凌空突击，或是拦腰急袭，或是地下猝起，使人防不胜防。

云霄站在阵外，打量了一阵，倏然想起了浮尘子那句话，“物相生克”，触动了灵机，微微一笑，冲了进去。

身甫入阵，机括声响，立即发动。

云霄早已想好了破法，循着物相生克之理，每一种飞禽袭来时，就用一

种动物的路数抵挡。

鹰扑，就用兔滚……

鹤啄，就用猿击……

就这样，一一拆解，不到半个时辰，七禽夺天阵又被他破了。

柳春先就欢呼起来，叫道：“啊——七禽阵又破了！”

云霄虽胜不骄，却恭身向浮尘子道：“老道长，你这时可以自由了吧？”

浮尘子稽首诵了一声：“无量佛——”

接着道：“贫道感激施主相救之德，虽只我一人获释，武当派三百道侣受惠无穷，贫道敬此谢过。”

说着又打一稽首，转身而去。

四人立又循路前行，又约三四丈，有一石壁阻路。

石壁宛如天生一般，把去路堵得死死的。

云霄望着那石壁大大一怔，用力推了几下，丝毫不动，轻摇一下头，转向柳春道：“我的小诸葛，你可有法儿过去吗？”

柳春眨了几下眼，倏地一指石壁左侧，道：“哥哥真笨，你看那不是门环吗？”

云霄看去，果见在自己身侧，石壁上有一个铜环，深陷在石内。

他微微一笑，伸手抓住那铜环用力向怀中一拉。

“铮——”的一声响，石壁动也未动。

他不相信自己会扯不动，再次用力，贯足了十成劲，可是仍然不动如故，不由得十分诧异。

舒元插口道：“云大哥！你不会向横推吗？”

云霄闻声恍然大悟，立即挥两掌抵住石壁，使出十足功力往横里一推，朝里面一压。

蓦然间轰轰两声大响，一段石门，居然被他震成粉碎，倒塌下去。

突然间一声响亮如洪钟的佛号，传入耳中：“阿弥陀佛……”

这一声佛号吓了四人一跳，注目看去，就见迎门两三丈远，趺坐着一位老尼。

原来那老尼乃是少室白莲庵的慧清老尼，她乍闻施琳的叫声，似乎也吃了一惊，忙道：“是琳儿么？”

“是我！师父——我就是琳儿！”

施琳似因惊喜过度，歇斯底里地叫着，人已扑向老尼身边而去。

云霄也紧走几步，向老尼施礼道：“弟子云霄，给大师行礼。”

慧清老尼慈祥地抚摸着施琳的秀发，缓缓地道：“他就是云门世家的小施主么？老尼幸会了。”

云霄道：“大师在此，莫非也是在守阵么？”

慧清老尼道：“贫尼被困在此，并非为人守阵，只是为遵守一项诺言。”

云霄道：“但不知什么诺言！”

慧清道：“找回舍弟的太阿神剑。”

云霄闻言倏然一怔，忙道：“剑在我处，乃雷天化老前辈死前所赠。”

慧清老尼突的站起身来，双目射出一股慑人的寒光，冷冷地道：“那你就快把神剑还我！”

云霄往后退了一步道：“不知大师要此剑何用？”

慧清老尼道：“还与天蝎教主，以赎我自由之身。”

云霄哈哈一声朗笑道：“当初雷天化赠剑之时，我曾和他有个诺言，所以此剑不能给你。”

慧清老尼冷冷地道：“你有什么诺言？”

云霄道：“你要我凭仗此剑，荡平天蝎妖孽，为他报惨死之恨！”

慧清老尼道：“死人之言难凭，我目前要先赎回自由要紧，快还我剑来。”

云霄又是哈哈一声笑道：“要剑容易，除非破了这禁锢群雄的枉死城！”

慧清老尼道：“此处如破，贫尼又要剑何用？”

施琳突然插口道：“师父！从红庙到这里，云兄已破了两关，所余最后一关，还不是唾手可破。”

慧清老尼寻思了一阵，叹息了一声道：“你哪知道这第三关腹心之地，更险过先前两关。”

云霄道：“只要我们能够放出被禁锢的高手，再险的枉死城也阻不了我们。”

慧清闻言，转眼看了看施琳，点一点头道：“好吧！要动手就得快，迟了怕会节外生枝。”

她说着，倏地一转身，就朝身后窄门内走去。

施琳朝着云霄一招手，四个人迅快地也跟着走了进去。

前行丈许，但觉地势斜向下伸，同时也越来越黑。

好在五个人全有很高的武功造诣，眼神非常人所及，虽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也还能辨出方位来。

只有柳春功力稍差，他伸手抓住云霄的衣角，惊讶道：“云哥哥！你看清楚吗？”

云霄道：“勉强还瞧得见。”

柳春道：“咱们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云霄道：“此处像是一条甬道，……呵，现在忽然宽阔了，倒像走入一个巨大的地底穴窟之内了！”

柳春道：“难怪我觉得更黑暗了，连你的身影也瞧不见了呢！”

他们在说话之间，前行已有三五丈远近。

慧清老尼忽然道：“前面崖壁上，似有一道门户……”

施琳突地自告奋勇道：“让我过去瞧瞧！”

她说着，迈步就往前走。

慧清老尼忙道：“琳儿！留意地下有没有陷阶……”

施琳方说一声：“我知道了……”

正当她话声未了，空中蓦然刮过一阵微风，迎头罩落。

舒元倏地惊叫了一声，道：“网！一张大网！”

施琳闻声警觉，果见一面大网迎头罩来，离着头顶已来不及一尺了，不由得失声叫道：“糟……”

在这个当儿，任她武功再高，也难跃出这片大网。

慧清老尼也不禁失声叫道：“琳儿……”

云霄蓦然轻笑了一声道：“施姑娘休慌，这片网阻不了我们。”

话声中，翻手一挥太阿神剑，飞纵过去，疾然削划而下。

那张大网本来不怕寻常刀剑，否则焉能困捕住闯入的武林高手。

可是，碰上了太阿神剑，乃当年秦始皇所持的王者之剑，神兵利器，却

也抵挡不住，刹然一声，顿时裂开。

那面大网就从两人身上透穿而过，落在地上。

慧清老尼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好险，若不是云施主身手快捷，只要琳儿被网罩住，动弹不得，有剑也无法施展。”

一行五个人踏网而过，走入那道门户之内。

柳春走得慌张，一直撞到墙上，惊叫了一声道：“咦！这是什么？”

伸手摸去，触指一片光滑冰冷，又道：“乖乖！这是一道铁墙呀、怪不得云哥哥撞它不动。”

舒元道：“如不用钢墙铁壁，怎困得住那么多武林高手？”

云霄接口道：“恐怕并不只此一道钢墙铁壁吧？”

说话间，几人已然又进去两三重门户。

骤然间，灯火大亮，原来到了一处宽大的石室，空荡荡的并无陈设，但却点着二三十处松油火光，烟气熏人。

“师妹……”突地响起一个沙哑的声音。

云霄正自惊异，心忖：“这是什么人，唤的是谁……”

“平哥……”施琳忽然悲叫了一声，人就朝一处角落里奔去。

角落里那人惊悸地大声叫道：“师妹快止步……”

他喊声未了，施琳已到了跟前，蓦然间一声大震、从石室顶上，落下了一座铁笼，疾电似的罩落，顿时把施琳姑娘罩在其中。

她悲痛地又喊出了一声：“平哥！”

慧清老尼睹状，就待纵扑上去抢救。

倏地又一个苍老的声音道：“你是师妹么？”

慧清老尼闻声止步，怔了一下道：“你是韩师弟么？”

那人道：“小弟正是韩翊，被因此地已两个多月了！”

慧清老尼道：“那一位是什么人？”

韩翊道：“大师兄站下弟子杨海平。”

云霄突然插口道：“韩前辈，可还记得我云霄？”

韩翊突现沮丧之状，惊问道：“云霄你来啦！这就真的一网打尽了！”

云霄道：“我们是来打破这地下鬼城，救你们出险而来。”

韩翊道：“难道你们不是被掳来此？”

云霄道：“料他们天蝎教还没有掳我云某的高手……”

“好壮语，这才像我的徒弟……”

另一阴影暗处，倏地传来人声。

云霄吃惊地道：“师父！你……”

那人哈哈笑道：“我怎么啦？……我是阴沟里翻船，这跟头栽得冤。”

云霄俊目四下一扫视，但见每一松油灯下，趺坐着一人，都像枯尸一般动也不动。他心念一转，忙道：“师父，你们可能移动么？”

癡仙凌浑道：“我等全被一种无色毒网所罩，皮肤只一触上，立即全身溃烂而死，哪个敢动？”

云霄道：“但不知如何才能救得了你们？”

凌浑道：“除非你一举能尽毁这三十六盏灯火……”

云霄闻言，细一打量这石室，少说也有二三十丈方圆，每灯间隔丈余，分布着三十六盏灯火，如打算一举全毁，实在是件难事。

刹时间，难住了云霄，他眼望着那些灯火，呆呆地出起神来。

柳春大眼连眨了几下，突然道：“我有办法了！”

云霄道：“说出来听听！”

柳春道：“咱们这不是有四个人吗，各对正一方，用掌力灭那灯火，我想还并不怎样难！”

凌浑接口道：“小儿之见，那样可就害苦我们了！”

柳春有些不服气，抗声道：“你不说一举毁去那灯火吗？怎么又不行了呢？”

凌浑道：“对呀！我是说毁去那些灯，如果熄而不毁，热油外溢，我们可都要变成油炸桧了！”

云霄闻言，立时又发了呆，搜尽枯肠也想不出可行之法来。

在这时，隐隐听到一片吵杂喝叱之声遥遥传来，时断时续。云霄准知必是天蝎教人发现了红庙的总弦被破，可能是一些天蝎教高手们冲了进来。

这一来他心中更急了，不停地搓手搔头。

舒元突然道：“云大哥！你那天趣掌，如化作剑式，不知有没有办法！”

一言立使云霄独动灵机，倏地翻手抽出来太阿神剑，笑向慧清老尼道：“前辈请恕云霄无礼，在我剑法施展开时，烦各位坐在地上不动，免为剑气误伤。”

慧清老尼惊愕了一下，她却不相信云霄的剑术，会到了双剑的境界，忙道：“你认为可以吗？”

柳春接口道：“可以的，可以的！你看不起我云哥哥呀？”

慧清老尼瞟了柳春一眼，默默地坐在地上。接着舒元、柳春也坐在地上。

云霄扫了众人一眼，突然低啸了一声，呼了一口气，运转真力，先抢剑舞起了一团剑气，忽地化为一道虹光，星驰电射神速绝伦地向正面九盏灯火冲去。

众人但觉在这间石室内，剑气迷漫，一眨眼间，九盏灯火全都熄掉。

跟着，又见那道长虹，绕室转了一个圈子，一晃而过，全室灯火全熄，剑虹倏失，室中顿成黑暗。

众人心中方自惊喜，蓦地轰然一声大震，洞壁竟然倒塌了半边。

云霄剑势方收，并不稍停，纵身打从倒塌壁洞中窜跃而出，神目一掠四周，但见残墙断垣林立，原来已然上到了地面。

这里正是阿房宫废遗址……

正惊愕间，忽见从一处断壁后面，转出来一群人。

此际已然又到黄昏时分了，晚霞满天。

云霄打量那些人，见头前走的是两位白衣美妇，乃是那花仙仇贞和天蝎教主仇湄娘。

后面跟着有十几个人，高矮肥瘦全有，其中有云霄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

最扎眼的人物，一个是云门逆子云汉，使云霄一见眼红，仇火立燃。

另外是两位番僧打扮的人物，生相凶恶，令人望之心惊。

花仙仇贞见云霄微微一怔，冷冷地道：“你就是那疯者头的传人么？”

天蝎教主道：“对的，这小子名叫云霄。”

仇贞嘿嘿一声冷笑道：“小子，你的能耐不错，偌大一个天蝎教，已被你搅得功败垂成，你是值得骄傲的。”

云霄微微一笑道：“那也算不了什么！你岂知邪难胜正么？”

仇贞冷冷地道：“我一生从不信什么邪正，谁邪谁正，很难下个定论，但我只相信一件事……”

云霄道：“什么事？”

仇贞道：“一个力字，谁的力量大武功高，谁就能主宰武林，不然的话，就得被取消掉。”

云霄道：“你可是认为你的力量够大，武功够高了么？”

仇贞转身一指身后那十几个人，冷冷地道：“看到没有？有这武林十大高手，足可要你小子的命！”

云霄哈哈一阵狂笑道：“你是说身后那十个人么？除了那两位番狗之外，全都是云霄手下败将，算不得什么高手！”

仇贞道：“如合他们十人之力，只怕你也难以招架……”

她话音方落，蓦然间风声飒飒，几道人影一齐涌出，成一列队站在云霄身后。

一个沙哑的喉咙道：“仇丫头，你算错了吧！凭我们几个老不死的，一对一，你未必就有取胜的把握。”

仇贞嘿嘿一声冷笑道：“但也未必就会败。”

她说着扬手一挥，天蝎教主仇湄娘发出一声尖啸，转眼之间，墙后壁角，现出来有几十位武林好汉。

这一来莫说云霄心惊，就是在场的人，谁也禁不住有些胆寒。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洪亮的宣诵佛号声：“阿弥陀佛

接着又是一声断喝道：“少林弟子，即刻退出这场是非！”

这一声颇具威势，在场中的少林弟子，闻声立刻向后倒退出去七八丈远。

残垣后面，缓缓转出一个老和尚，因他法相庄严，神态肃然，虽已僧袍破烂，并不觉得怎样惹眼。

他朝着仇贞一合十道：“老衲已遍尝了蛇毒攻心之苦，幸我佛慈悲，得保残躯，诺言已了，应还我少林自由。”

说着也不等仇贞答应，径自缓步走去，片刻工夫，已和那些弟子会在一起。

但听一声佛号喧腾，宛如是一曲天龙禅唱，场中人全不禁心头一震。

天蝎教主叱了一声道：“少一个少林寺，也坏不了我天蝎教

“无量佛……武当弟子也快退出阿房宫！”

倏地又来了浮尘子，他一声又唤走了二十多位武当弟子，退出了阿房宫。

那百数十名武林好手，刹时间走得一空，又只剩下了那先前的十人。

天蝎教主仇湄娘看大势已去，气得发了呆。

花仙仇贞脸上却是阴晴不定，冷目凝视着对方。

突地冷喝一声道：“高斯教主，上前和那姓云的动手！”

通天神魔赤身教主高斯哈赤，应了一声道：“你可答应将那小女娘给我？”

仇贞冷冷地道：“十二花姬全数都给你如何？”

高斯哈赤把头一摇道：“不行，她们一百二十个抵不上那小女娘！”

仇贞沉思了一阵，突地眼露凶光道：“好！我答应，但你得毙了那姓云的小子。”

“好！”高斯哈赤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大踏步走了出来。

离着云霄还有一丈多远，站住了身躯，双拳一晃，喝道：“小子，过来

受死！”

癡仙凌浑扫了对方一眼，轻声道：“霄儿，你行吗？”

云霄道：“不妨事的！”

话声中，他挺身而出。

高斯哈赤此际脑里充满着薛玲的影了，不惜忍气吞声，给人家为奴婢，图的就是美人芳心。

此际，只须将对方这小了击倒在地，就可得到那娇滴滴的美人儿，哪能不乐开了花心。

所以，他一见云霄出声，更不打话，抡拳便打。

他人高体壮，臂长拳大，抡动起来，仿佛是舞动着两柄流星锤。

拳出处，强风劲厉震耳，可见他力气之大。云霄见对方赤手空拳，他也无法亮剑，而且对方拳路，和中原武功不大相同。所以一上来抢先躲闪了对方三拳方才出手还击。他在武关会见过这猛汉的凶相，存心打算一试对方到底有多大的拳力。于是，他先施展出师门的混元掌，左掌倏地一托右肘，蓦地拍出一掌。

凶汉高斯哈赤，此时也正好捣过来一拳。

拳掌相交，“蓬！”的一声。

云霄被震退有四五步，赶忙一运气，毫无所伤，没有半点儿不适。

凶汉高斯哈赤也被震退了四五步。

但他可就不行了，立感血气翻腾上涌，连忙调运了一口真气，方始平复下去。

丐仙莫邪见状，深怕云霄受了伤，忙道：“霄儿退回来，让我老要饭的领教人家一下域外武功。”

仇贞尖喝一声道：“臭要饭的，你要脸不要，不是讲好的一对一吗？”

第三十四回

莫邪嘻嘻笑道：“我老花子生成的劳碌奔波命，被你请来这里住有好几个月，人都养得懒了，打算活动一下筋骨也不行吗？”

仇贞道：“你要打算动手，我自会找人陪你……”

说着转头向那二番僧道：“神鹰二行者，你们出去会会人家这位武林侠隐。”

这神鹰二行者当年却也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不知什么时候竟成了番僧，而且又闯出了个神鹰二行者名号来。

老大叫金鹰巴哈，老二叫银鹰巴鲁，他们本来的名姓，可不是这样，但入了番籍，就得有个番名，所以就巴哈、巴鲁了。

丐仙莫邪早知两人的来路，哈哈笑道：“原来你们二位呀，幸会幸会！神鹰二行者互视了一眼，道：“你认识我们吗？”

莫邪笑道：“要是人披了驴皮，一时可真不好认，如果是驴穿了人的衣裳，一眼就看出来，还是一条驴。”

二行者被骂，不由得怒吼一声，双双纵出。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个小孩的声音道：“花子伯伯休动手，这两条老驴是我弟兄早订下的，从金沙江追到了这里，可不容易。”

声出人现，飞燕双剪，凌空落下两个人来，乃是那云超、云起弟兄二人。

神鹰二行者一见这弟兄二人，已气得眼冒出火来，厉吼一声道：“小畜生！金沙江畔的旧帐，今天该有个结算了。”

云超笑道：“那是当然，家师已早备下了东阿水，等着剥下驴皮好熬胶呢。”

云起也接口笑道：“釜已备就，火已引燃，红烧驴肉，可是下酒的好菜。”

神鹰二行者被骂，更是暴跳如雷，怪叫连天。

云超笑道：“你们别怪吼怪叫，要打就动手，不过你们那伤好了么？我弟兄可不愿赶乏兔儿。”

书中交代，原来云超、云起弟兄二人，被丐仙莫邪救上天山之后，又辗转送上了昆仑山钟先生处。

在一代剑客指导之下，武功进境可说是一日千里。

一年期满，别师下山，数日之后，他们走到金沙江附近，听人传说，在附近出了掳掠少女的事。

两人全都少年心性，好管闲事，一闻之下，哪能放手，明察暗访了几天，就被查出个端倪来了。

一日神鹰二行者应了天蝎教之约，东下助阵，将走到金沙江东岸，忽听身后有童音喊道：“二驴休走！”

二行者未回头，闻声心中先就一凛，暗忖：“发话的娃娃，好深厚的功力……”

双方对面之后，先嘲骂了一阵，接着就动起手来。

云超、云起两个鬼精灵，深知自己的功力都不及二行者。

于是就用招式来弥补功力上的缺点，一开头就施展出昆仑绝传天龙掌法。

神鹰二行者虽然在江湖上成名多年，还真不认识昆仑的天龙掌，只觉着对方的掌法，在正大中含有奇异，于简略中藏着无数变化。

他们枉自在江湖上称雄，在二小连攻之下，竟然被逼得连连后退，有几次，还险些被掌击中。

这一来把二行者气得连声狂吼。

无奈，对方的每招每式，都玄妙莫测而且未发招之先，就已封闭了自己还手反击的机会，三十招不到，二行者已然狼狈不堪

金鹰行者哈巴哈在打了一阵之后，灵机一动，道：“老二，咱们用一力降十会的法子，来制服这两个娃娃！”

银鹰巴鲁连声应道：“好，好！哥哥！你这主意高明极了！”

于是，二行者招式一变，四手掌挟着极大的威力，宛如一阵急风暴雨，向二小猛攻，而且专朝两人的肘腕及臂部下手。

这就看出功力来了，二小就吃亏在功力的不足，被他们这一阵猛攻，因为不敢和人家硬架硬接，还必须小心闪避。

如此一来，任是那天龙掌如何的奥妙，也大大打折扣。

转眼间，双方已拆了四五十招。

云起道：“三哥！咱们干么和蠢驴拼起力来了。”

云超一听，就知自己弟弟要闹鬼了，但他也知道如此下去，吃亏的准是自己。

心念在脑际一掠而过，忙道：“老四你说得对，和蠢驴拼力犯不着呢！”

云起道：“那我们就走吧！”

云超应了一声道：“好，咱们走！”

两人一问一答，倏地一卖招，向后一纵身，翻身就跑。

神鹰二行者已被二小激上了火来，他们本来就凶悍成性，哪肯舍得，厉喝一声道：“小畜生，你们还走得了吗？留下命！”

喝声中，二行者立即纵身前扑！

就在两人身形刚已离地，二小忽然转身而立，同时喝了一声：“打！”

云起抖手打出了三枚铁胆，云超打出三支穿云弩。

这两种暗器，乃是昆仑门下的独门传授，在江湖上拥有不小的威名。

二行者乍闻喝打之声，心中一惊，哪敢大意，瞪眼瞧准了暗器打来的方向，朝后斜拨。

两人已将数十年的功夫，可以说全用在这一纵之上，真个是快速绝伦。

任这样，那铁胆和穿云弩，还是穿破了他们的衣服。

二行者算是堪堪躲过，虽未受伤，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昆仑绝技，要是仅止如此，也算不得独门绝传了，它乃是个连环手法。

就在二行者身方闪躲的瞬间，跟着第二次已然打出了手。

可是那神鹰二行者也算是一时糊涂，以致顾此失彼，在向后斜纵之际，身形跃起，两眼却盯紧着二小的双手，准备应付打来的暗器。

哪知二小早已出手，此时看去，所以毫未见有所动作，心中方一大意，身形已落，那第二拨的暗器已到。

二行者突然发觉暗器打到，才知昆仑手法确实玄奥，急忙仰首挺腰，打算躲开，却已迟了。

金鹰巴哈右肘中了颗铁胆，肘骨碎裂。

银鹰巴鲁的右腿，却挨了一支穿云弩，穿皮肉，钉入骨中。

这一来，二行者一个碎肘，一个伤腿，也顾不得疼痛，翻身就跑。

云超却笑道：“二位慢点跑，小心绊着石头栽个大跟头，跌破了脑，就

没法治了。”

行者此际最怕的是云起、云超两弟兄追来，笑骂由你笑骂，眼前却是逃命要紧。

这是前几个月的事了，今天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哪能不怒，怪吼连声，作势欲扑。

就在这时，倏地人影闪动，场中又落下了两人。

神鹰二行者一见来的两人，心头一震，半截身子都发了凉。

来人乃是雪山双奇，干痴上人金不問和百愚上人古百愚。二行者宛如是老鼠见了猫，连忙拱手道：“二位老人家不在大雪山清修，来到这阿房宫不知有何贵干？”

干痴上人一瞪眼，喝道：“你们可少和我耍嘴，今天我老人家是死了心，好坏话是不听。”

百愚上人接口道：“我们弟兄今天是专来找你们的，第一是受了大雪山左近父老所托，找你们讨回冤死去十多位小姑娘命；第二，闻说你们那金银双鹰又练到了火候，打算领教领教。”

二行者心中明白，非动手不可了，因为单是大雪山那十几条命债，对方就不会轻易饶过自己。

但他们还想装门面，同声喝道：“既然如此，就请亮出兵刃来吧！”

百愚上人哈哈笑道：“我弟兄打从二十年前退隐大雪山之际，就已立下誓言，不再用兵刃，凭你们那金银双鹰，我们还自信空手接得住。”

银鹰巴鲁突然喝道：“不知死活的老狗，卖的什么狂，你们那点能耐，也不比佛爷高到那哪去。”

干痴上人怒道：“巴鲁，你可是个出家人，怎可口出不逊，如不检点，可小心你那嘴巴。”

银鹰巴鲁又骂道：“你倒要小心着狗头……”

语音未落，翻手亮出来毒羽神鹰，纵身前扑，银鹰利喙，已朝干痴上人头上砸下。

须知神鹰二行者手中的毒羽神鹰，乃是不上兵器谱的外门兵刃，而在喙、翼、羽上，皆喂过巨毒，一按钢钮，可以发出三十六支毒羽。

干痴上人一见对方先动了手，身形向左一闪，右掌斜挂，倏地朝鹰腹上格去。

银鹰巴鲁见状大喜，心忖：“你这老狗可是自己找死，怪不得咱家手狠……”

他心念动处，中指一按钢钮，格的一声，三支铁羽，射向了干痴上人的右掌，同时之间，那鹰喙仍然下砸。

在他以为，这样地双管齐下，任对方能为再高，也万难躲过。

干痴上人冷哼了一声，右臂和身形微向左移，使铁羽鹰腹全告落空，随即袍袖一展，借内家真气，猛力一拂，巴鲁手中毒羽神鹰立向下斜去。

这么一来，银鹰巴鲁右侧门户洞开。

干痴上人右掌趁机随手一挥，“吧！”的一声脆响，搵在了巴鲁的右颊上。

一巴掌打得巴鲁向左踉跄奔出三四步，先喷出一口鲜血，然后觉着牙齿有点动，用舌头一舔，张口又吐了四颗槽牙。

那一边的金鹰对上了百愚上人，他先全力推了去一掌。

百愚上人连掌都不用，袍袖一拂，就将对方震退了两步，哈哈笑道：“哈哈，你有什么绝招就快施展吧，这恐怕就是你们最后一次和人动手了。”

神鹰二行者不是傻子，哪会听不出对方话中含义，明知自己武功不行也得拼命了。

此际云超、云起两条金锁鞭，缠上他二哥云汉。

舒元、柳春、施琳，联袂纵起，扑向了人群，找人厮拼。

就连巧手方朔韩翊、铁背苍龙欧清、杨海平等，也纷纷出了手。

阿房宫乃天蝎教根本之地，人手当然不少，所以是越打人越多。

何况天蝎教连受挫败之下，当然要退保根本，所以好些花坛使者、法坛尊者、护坛将军等，也都陆续赶来了阿房宫。

可是，那以狂叟柳元善为首的武林豪侠，在收复了绿萼庄之后，也跟踪追来。

阿房宫的废墟上，激起了一场混战。

无奈，侠义道这方面，就只有十几个人，敌人方面，却越杀越多，显然是有些寡不敌众了。

就在这时，突然两声大吼，宛如迅雷忽发，震得人耳鼓生疼。

随着喝声，就见从外面冲进来两条大汉，一人使一根镔铁棍，一人用的一根虬龙棒。

这两人宛如凶神下降，又似虎入羊群。

铁棍扬处，血肉横飞，虬龙棒抡起，惨叫连声，好一场厮杀。

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位黑衣女人，她静静地看了一阵，突然叫道：“云霄，你还不快宰了这野熊……”

云霄正在混战中，也不知是谁唤他，但那口音很熟，一时间豪气冲云，倏然长啸了一声，太阿神剑出鞘，金霞闪处，长虹忽起，凌空一匝。

“呀……”惨叫之声蓦起，一颗人头迎剑飞起两三丈高，斜坠向人丛中。

原来那赤身教主高斯哈赤，已然身首异处了。云霄正然砍得性起，也忘了那招呼之人，一抡手中剑，方待向混战之处扑去

“云霄……”突地又是一响娇脆的呼声入耳。

云霄闻声扭头看去，就见身后不远处，站着个黑衣女子。

“你……霞妹……”云霄怔怔地惊叫了一声。

那黑衣女微笑着点了点头，道：“嗯！你还认得我！”

云霄不禁大喜若狂，顿足纵了过去，探手抓住人家的两肩，道：“霞妹真是你！”

“嗯……”那女子又应了一声，道：“过去因中了邪教的迷药，忘了一切，如今蒙赤阳子老前辈以佛门大法救醒。霄哥哥！你还恨我么？”

云霄傻傻一笑道：“我谁也不恨，那不是你的错，我只恨天蝎邪教。”

黑衣女子正是那失去本性的欧阳玉霞，她幽幽地叹了一口气，道：“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要你去救一个人，你可愿意么？”

云霄慨然道：“他是谁？只要是你的朋友，我都愿意！”

欧阳玉霞道：“她是薛玲！”

“薛玲！”云霄吃惊地失声叫了一声，道：“她怎么啦？”

欧阳玉霞道：“是的，她现在已认母归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云霄道：“她本来就是祥符薛家的骨肉么！”

欧阳玉霞道：“但是却被花仙仇贞又抢了来，现因在长春宫，你可愿意救她么？”

云霄笑道：“既然出自霞妹妹的意思，我当然义不容辞了！”

欧阳玉霞白了他一眼，娇嗔道：“我不承认你这空头人情，要去就快点，迟了怕就救不成了。”

云霄笑道：“好吧，我现在就走！”

说着话，扫目向战场中打量了一眼，纵身飞奔而去。

阿房宫的废墟上，混战不歇。

欧阳玉霞柳眉轻皱了一下，缓缓地抽出长剑，移步向战场中走去。此际那铁背苍龙欧阳清正和秃龙贾祥打得难分难解，双方都是险招互见。

突听身后有一个娇脆的声音道：“爹，把这贼让给女儿吧！”

两人闻声，全不由得向后一回头。

就在这一刹那间，但见寒光一闪，倏地响起一声惨叫。

欧阳清蓦然一怔，回头看去，秃龙贾祥已然倒地，再看那刺死贾祥之人，乃是个黑衣女子。

仔细地又一打量，失声地叫了一声：“你……”

刹那间，把个者侠怔在了当地，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但那热泪，已然夺眶而出。

就在这时，突地一股劲风袭来，欧阳玉霞也倏地一声娇喝：“你找死……”

“呀……”凄厉一声惨叫，从地上冒起一片大火。

原来是那火龙焦炳，偷袭不成，反被欧阳姑娘一剑剁翻，火器受了重击，也登时炸燃起来。

到这时，欧阳清才算惊醒，悲号了一声：“霞儿……我苦命的孩子。”

这父女两人，全都忍不住，竟然抱头痛哭起来。

在此际，又有一人看出了便宜，乃是那铁臂豺人梁杰，一横手中铁棍，扫砸而至。

欧阳清父女正在悲痛之际，早已忘了身在何处，更不会防到有人偷袭了。

眼看着，这一铁棍扫到，父女二人就得毙命当场。

一边恶战中的小叫化舒元眼尖，已看到危机，倏地高喝一声：“小心暗算偷袭！”

同时之间，手中软鞭已然出手，飞扔过来，正好缠上了梁杰了脖子。

铁臂豺人梁杰不防黄雀在后，一棍方扫空，倏觉脖子一紧，脑袋似也被重物击了一下，就只闷哼出来半声，尸已横倒地上。

这一下，却把悲痛中的欧阳清父女惊醒了，慌不迭站起身来。

可是那小叫化舒元撒手扔兵刃，救了人家父女，他却被邪龙胡俊缠住，闹得狼狈不堪。

欧阳清父女眼见小叫化救了自己，他哪能眼看着人家势危而不救，各自一摆手中兵刃，扑了上去。

舒元这才腾出身手，捡回了自己的软鞭，又向人多处杀了过去。

另一边那云起、云超兄弟俩，两条金锁鞭缠住云汉，舞了个风雨不透。云汉想不到这两位小兄弟一年不见，能为长进这么高，他一柄剑竟然对付不了。二小可也真够刁钻，他们要打算取云汉之命，并费不了多大的事。但是，他们总是手足情深，下不得毒手。

所以，两条金锁鞭只在云汉身上不致命的所在，乱抽乱打。

远处响起了老侠云靖的声音，道：“超儿，还不把那畜生给我宰了！”

他这一句话，胜似大力金刚一样。

云汉已知他自己今日难逃一死了，在这一刹那间，良知倏现，突喝一声道：“三弟、四弟，你二哥我自知罪大难恕，你们就不容我一拜父母养育之恩么？”

云起心性较软，闻之为之色动，已有退让之意。

云超已把云汉恨透了心，哼了一声道：“在你心中还有父母养育之情么？别骗人，谁信你的！”

说着话，手中金锁鞭一紧，唰唰唰，一连猛攻三招。

这三招乃是鞭法中的杀手，在心疲力竭之下的云汉，怎能招架得了，身上又连挨了两下重的。

在这时，云汉已是招架无力，求死不能，喟然一声长叹，松手扔下手中剑，身形朝地上一坐道：“二位兄弟请动手吧！你二哥罪孽深重，死而无怨……”

他这一扔了兵刃坐地求死，云超、云起可就下不去手了，总是一母同胞，哪能如此的忍心？

老侠云靖远远地看到这种情形，也有些不忍，但是想到云门世家的百年声誉，他又不得不狠起心肠了。

于是缓缓地走了过来，冷冷地道：“畜生，你这样以为我会饶了你么？”

云汉含泪道：“孩儿罪该万死，就请老人家动手吧！”

云靖狠起了心肠，冷冷地道：“你可有什么遗言么？”

云汉道：“只求父母保重身体，孩儿死也瞑目。”

云靖冷哼了一声道：“这个倒用不着你费心……”

他话方落，掌已拍下。

云汉闷哼了一声，尸身后倒，七窍沁出丝丝鲜血，双目突出，形状十分骇人。

云超、云起两小弟兄，眼见其二哥死状，忍不住小眼模糊。

老侠云靖何尝不心痛如绞，但他强忍住热泪，扭头而去。

此际，天色已将黎明，战况渐渐沉寂。

阿房宫上遗尸百具，单单跑了神鹰二行者，不见了仇氏双妖。

但在长春宫中，另一场混战，仍然激烈。

那是仇氏双妖的花仙仇贞、天蝎教主仇湄娘，她们在混战起时，就已抽空溜走，跑来了长春宫。

真个是黄蜂尾上刺，最毒妇人心。

她们竟然大发凶性，血染长春宫，挥剑杀完了十二花姬，最后还要火焚贞女薛玲。

恰在这时，赶来了女飞卫林可卿、侠女薛琴两人。

一个是母女连心，一个是姐妹情深，甫照面就恶战在一起。

林可卿面对着花仙仇贞，想起青灵谷十八年幽禁之苦，仇焰高涨，人已入了疯狂状态，一柄剑舞起满天寒花，招招都是狠毒万分。

以两人的功力，可说是相差无几，林可卿似要弱上一环，但她已存了拼命的念头，在势上，她已高了仇贞一筹，所以打了个锱铢难分。

另一边小姑娘薛琴力敌天蝎教主仇湄娘，却有些不行了，她虽然得有名师传，功力却还稍欠火候。

好在她仗着招法玄奥，一时间，还能勉强支持。

但被囚在一座铁笼中的薛玲，她隔着那铁栏杆看着母妹两人拼命，一颗心七上八下，说不出什么滋味，眼泪直洒下来。

她并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却怕母、妹失手，如果有个不幸，那自己真是生不如死了。

她一味地抛洒泪珠，但却没有一点办法，甚而连声音也不敢发出，以免母、妹为自己分心……

战圈中的四人，仍然拼搏激烈。

女飞卫林可卿全仗着一副拚死的决心，使得花仙仇贞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仍然打成平手。

薛琴此际却已十分危殆，可说是险招迭现，还好她剑招神妙，加上身法轻灵，还算没有受伤。

铁笼中的薛玲看得胆战心惊，冷汗与泪水同流。

突然远远呼起一声清啸，清越震耳。

薛玲闻声，精神突地一振，因为这声音，她听之甚熟，连忙高声大叫道：“云霄……快来啊……”

薛琴一听云霄来了，登时间，力道似已增加了数倍，剑走如风，凌厉无比，立将天蝎教主仇湄娘逼退了两步。

可是，仇湄娘这女人，是出了名的凶悍，这被人逼退了两步，无形中就算栽了跟头，禁不住暴怒异常，乍退又进，剑上洒出七八朵剑花，袭罩向薛琴头顶。

这一来，小姑娘可就慌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招架才好。……

倏然一道剑光自空中急泻疾坠而下，一直冲入她们战圈之中。

“锵”的一声响，剑光闪处，格开仇湄娘斩来的一剑。

来人跟着出现，剑眉朗目，玉面朱唇，好一个俊俏男儿、美剑客，正是云霄。

薛琴娇喘了两口气，笑道：“云哥哥，你来了！”

云霄朗然笑道：“手持神剑荡魔，没有负了神剑。”

天蝎教主仇湄娘冷冷地道：“云霄，你自信有那份能耐么？”

云霄朗然笑道：“天职所在，但问有无降魔之心，不论能耐如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怕你们在神剑之下，无所遁形了。”

花仙仇贞霍地舍了林可卿，扑向了云霄，冷哼了一声道：“小子，你倒会冒大气！”

云霄笑道：“废话少说，行不行何不动手一试！”

双妖互相对望了一眼，似乎交换着心意。

云霄见状，心中一动，忙道：“薛伯母，快去，先救薛玲要紧话声中，他竟不把双妖放在心上，径直先奔向那铁笼。

那铁笼高有七尺，宽仅三尺，四周都是厚达两寸钢板，有一道小门，仅可容人曲身钻过，门上的一排有五个巨锁，坚牢异常。

这些锁可难不住云霄，太阿神剑无坚不摧，哪在乎几把巨锁。

方当扬起神剑，正要劈下去的瞬间。

花仙仇贞和仇湄娘两人，已然喝叱连声的扑过来。

云霄剑眉倏地一竖，神剑疾挥而下，“锵！”的一声，锁头落地，他迅疾地抽剑扫向身后。

就在这眨眼之间，两股剑气已劲疾刺到。

其中一剑正好撞上云霄那太阿神剑之上，“锵！”的一声大鸣，原来对方也是一柄神物利器。

另一剑扫向云霄下盘，便在风声飒然扫过之际，云霄人已无踪。

仇贞一转向，跟踪电扑，缠住云霄。

仇湄娘却纵身跃到铁笼后面，搬起一个小铁箱，打开箱，跃上铁笼。

林可卿看对方这怪异动作，虽不知她在闹什么玄虚，准知道不是好事，抡剑也就刺了过去。

仇湄娘阴森森地一笑，将那铁箱迎着林可卿剑尖撞去，“锵！”的一声，剑戳铁箱破，从里面射出一股黄黑色的液体。

林可卿深恐是什么毒汁，赶快撤身后退。

那箱中液体就全倾入了铁笼之中。

登时之间，有一股奇异的气味触鼻。

林可卿心中一动，忙叫道：“琴儿，快，赶走这妖狐狸！”

喝声方了，两柄剑一齐袭向了仇湄娘，逼得她扔下了那铁箱，窜下了铁笼，哈哈一声娇笑道：“本教贞女不容背叛，今日就教她归天。”

说着，探手囊中，取出一个火折。

云霄见状大急，忙叫道：“薛伯母，快缠住那老妖，千万不能让她丢出火折，那样一来，玲妹妹可就会被烤焦了了。”

林可卿也觉着事情不简单，从那气味中，她已嗅出来松烟、硫磺的味道，再一听云霄惊呼，电急般纵身前扑。

就在云霄微一失神的眨眼间，花仙仇贞已然点燃了火折，抖手扔出。薛琴本待开锁去放薛玲，一见火折飞来，迅疾地舍下铁笼，去截扑那火折。这样五个人在庭院中飞扑追逐，两个人要放火，三个人要阻止放火，飞窜跳纵，追逐不休。

倏然之间，“呀！”的一声惨叫。

是那天蝎教主中了一剑，身形一晃，栽倒地上。

强敌已去其一，林可卿才算放了心，轻叹了一口气，回身去放薛玲。

哪知，天蝎教主仇湄娘死而未僵，拼出最后一点力，扔出了一个火折。

就在林可卿刚刚走近铁笼，蓦的轰然一声大震，火光冲天而起，出现了一个方圆三丈的火海中。

一声声惨呼惊叫，从火海传出，跟着就是从火海中飞跃出两条人影，乃是林可卿、薛琴母女，一落实地，立即倒在地上打起滚来。

怪得很，薛琴身上毫未着火，怎么她也打起滚来？

原来小姑娘已然吓得糊涂了，竟然忘了自己身上藏着克火神物“三阳铜”。

云霄不知究竟，一时情急，倏然身剑合一，冲霄而起。

但见他捅起一道眩目霞光，直飞上五丈高空，然后掉头下去，一泻千里，气势如虹。

花仙仇贞眼见仇湄娘已死，自己的生死存亡，也系此一战上。

但她毫不气馁，因为林可卿母女已然伤倒在地，以自己的武功造诣，以一敌一，并不会输给云霄，因此之故，所以尚能沉得住

可是，当她目光一瞥此一剑势，不由得心头一凛。

哪敢硬迎其锋，迅集太阴真力，尽聚左掌之上，右手剑斜拄地上。

剑光如虹，电掣般罩下，金刃划风之声，锐烈之极。仇贞此际已生她那美妙风姿，一双美眸瞪得大大的凝视着云霄下落之势。

云霄也是虎目圆睁，身形化在剑光中，急泻疾冲下来。

仇贞慌不迭全力推出去一掌，打算击开云霄下击的一剑。云霄眼见对方左掌迎空击来，他是理也不理。

剑光倏地暴涨，罩袭而下。

眼看着，堪堪已罩向仇贞的颈上了。

老妖狐手腕突地一振，整个人斜飞开去。

云霄身剑合一，紧追不舍。

仇贞身形忽地打了一个急旋，挥剑反攻向剑虹中部。

云霄急忙沉气收剑，身形也随之一轻，倏然大喝一声，长剑脱手飞出。

剑光闪处，老妖狐仇贞惨叫了一声，身形连连摇晃。

只见那柄太阿神剑，从她前胸插入，从后背心直透出来。

但是，她似尚未死去，身形也未倒地。

她苦笑了一下，缓缓地道：“云霄，你打赢了。”

云霄突然间有一种惋惜之感，忙道：“老前辈，云霄失手了。”

仇贞道：“不是你的错……如果神剑在我手，我一样会杀你的。”

云霄尴尬地一笑，道：“你恨我吗？”

仇贞苦笑道：“不……我有事求你！”

云霄道：“愿效微劳，不知是什么事？”

仇贞道：“好好埋葬我，别使我暴骨人间……”

云霄道：“你放心吧，云霄一定遵办。”

仇贞道：“还有……还有你善待玲儿……我……我太对不起她……哇！”

话音未落，“哇！”的一声，喷出一片红光，洒地上，腥红一片，原来吐出一大口鲜血。

紧跟着，她尸身倒地。

云霄眼看着地上鲜血，脑际想着仇贞死前那两句话，脸上不由现出一种悲凄之色。

他替这位一代武林高手，天山三仙之一的花仙惋惜，由于一念之差，落得如此下场……

他凝神看着那剑插心房的仇贞，忘了取回剑来，也忘了人，更忘了一切……

是什么事吸引住了他？……

原来就在转眼间，仇贞长驻的青春，悄然消逝。

黑发渐渐变白，娇好的面目，也慢慢地起了皱纹，连着那欺霜赛雪般的玉肌冰肤，刹时间也变得鸡皮黑皱了。

眨眼间的变化，使他体验到“青春”与“衰老”的味道……

“云哥哥，你真行……看什么呀？”

耳边突然传来薛琴的声音。

但她一眼看到了地上的花仙仇贞时，惊得又尖叫了一声。

云霄缓缓地道：“你害怕么？”

薛琴摇了摇头，道：“不怕，我奇怪她怎么会变？”

云霄叹了一口气道：“天下的万事万物都会变，只是有变好变坏之分而已。”

薛琴翻了翻美眸，道：“我不懂得！”

云霄微微一笑道：“你不懂最好！”

他说着话，忽然想起了薛玲，忙问道：“你姊姊呢？”

薛琴用手一指铁笼，道：“呶！你看，不是在那里吗？”

云霄注目看去，就见在那烈火熊熊的铁笼后面，出现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人。

他不由心头一震，差点儿没有失声惊叫起来。

只因在他心目中的薛玲，乃是一个白衣飘飘若仙，怎么一下子变成这般模样？……

蓬首垢面，衣衫狼藉污浊不堪。

那人正是薛玲，她是被火熏成了这副样儿，只一现身，就扑向林可卿的怀中，哀哀痛哭起来。

云霄慢慢地走了过来，打算安慰人家几句，哪知方喊出一声：“薛姑娘……”

薛玲宛如被毒蛇咬了一口样，尖叫一声，跳起身来道：“我不要你看我这副样儿！”

话声中，翻身就朝一处精致的院落中跑去。

这一来，云霄登时怔住了，望着人家的背影，呆呆地出神。

薛琴翻了翻美眸，似懂非懂地道：“哥哥！你看什么？”

林可卿却神秘地一笑，道：“云霄，还不快追去，小心那院中藏着天蝎余孽！”

云霄闻言，倏吃一惊，这才想到了自己那太阿神剑，连忙回身跑向仇贞身边，当他伸手去找剑……

咦！神剑早失踪影。

方当他愕然之际，倏见眼前紫光一闪，一条人影电掣般飞向那院落中去了。

“还我剑来！”他突地厉喝一声，顿足追扑过去。

这是一座设置精雅的小院，疏香暗影，花木繁阴，十分的悦目幽雅。

迎面一幢三间瓦房，竹帘低垂，人影闪晃可见。

光是这优雅的环境，就足以使人杂念俗虑，为之全消。

可是云霄此际哪有闲情观赏，他一心都在剑上，是以一进入院中，就高声喊道：“还我剑来呀！”

竹帘掀处，从屋中出来了一人，冷冷地道：“你这个人喊叫什么？谁见你什么剑了。”

云霄但觉眼前一亮，欢愉地叫道：“啊！霞妹妹！你怎来了这里？”

那女郎正是欧阳玉霞，她寒着脸冷冷地道：“你别叫得那么亲热好不好，你不是讨剑来的吗？”

屋中又一女子的声音，接口道：“是要剑来的吗？拿去吧！”

声出，只见一道长虹从屋中射出。

云霄探手接住了太阿神剑，心中一动，忙喊道：“影妹妹！哈哈，你也来啦！”

喊声中，顿足就往屋里纵去。

倏地一股劲风袭至，竟然击向云霄前胸。

云霄骤觉有变，赶忙刹势，不小心一脚踩住了竹帘子，再被那股劲力一

推，一下摔了个仰面朝天。

“哈哈！哈哈……云哥哥也会摔跟头呀？”

随着笑语去，小院门口出现了小叫化舒元和小捣蛋柳春

舒元却满面正经地向柳春叱道：“小春儿，不要嚷嘛，瞧大哥脸都红了
呢。”

云霄红着脸站起身来，叱道：“你们两个谁也别说谁，还不都是一样。”

舒元笑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太冤枉了。”

柳春道：“云哥哥怎么不进房呀？却在院里摔跟头玩，可惜把这些花儿
都压倒了。”

云霄没好气道：“我高兴这样，你管得着吗？”

房中的梅影插口道：“是呀，谁管你了……”

云霄着急地道：“影妹，你这是干什么嘛？开玩笑也得适可而止，我不
已摔过跟头了么？”

竹帘一起，房中已出来了梅影，满脸冰冷，沉声道：“你要想进房来是
吗？”云霄道：“我只是想看看薛姑娘的伤势怎样？”

梅影道：“伤得很重，而且是面目全非。”

云霄道：“那我更得看看她了。”

梅影道：“要进房来可以，得答应我一件事。”

云霄笑道：“就是你的鬼主意多，我不是已认输了么？”

舒元突然叹了一口气，道：“好，我这是第一遭听到‘我认输’柳春笑
道：“我也是初闻！”

云霄叱道：“你们两个小鬼留点神，不定什么时候，要你们知道厉害。”

柳春扮了一个鬼脸，笑道：“厉害已看过了，不就是那个跟头摔成面朝
天吗？”

云霄突喝一声，道：“你找打！”

柳春、舒无两人一缩头，跑进房中隔帘叫道：“云哥哥，有能耐就进来
呀。”

云霄气得只有干瞪眼，当着娇妻的面，他却发不得气。

梅影道：“喂！你答应不答应吗？”

云霄道：“你还未说是什么条件呢！”

梅影道：“好！我问你，霞姊姊曾和你文定在先，你是不是还要她？”

云霄道：“父母之命，我怎敢违，只要她不嫌弃，我云霄是求之不得。”

梅影道：“那么我呢？”

云霄道：“媒的之言，还有师长之命，我越发不敢抗命了。”

梅影道：“叫你答应的，就是这第三人了，我们愿和玲妹妹事你一人，
答应不答应啊！”

云霄想不到会出这个难题，一时间，实难答应，不由得呐呐地道：“这
个……这个……”

梅影催道：“这个什么嘛，答应不答应？”

云霄道：“这件事，我得禀告而行，不得父母许可，那怎么能成？”

“有我老要饭的作主，谁敢不听！”笑声中，又进来了丐仙莫邪。

云霄连忙转身施礼道：“怎么师叔也参与这件事。”

莫邪笑叱道：“放屁！你认为我老要饭的爱管闲事，告诉你，参与这件
事的人，多着呢！”

随着话声，从外面真的到了不少的人。

这么一来，云霄越发的挂不住了，但他心中却是乐开了花。

梅影又催道：“你答应不答应嘛？”

云霄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刹时间，鼓掌声喝彩声雷动而起。

房门口白影一闪，出来了薛玲，仍是那样明艳照人。

云霄先怔了一下，接着忘形地扑上前去，道：“好哇！你骗人，还是依然的娇艳嘛！”

薛玲一瞪眼道：“你真是个无赖汉！”

——全书完——

